

## 第十四回 两败俱伤

徐元平探臂捡起地上银剑铁扇，高声说道：“于兄，怎么连兵刃也不带走？”

于成回过身来，仰天哈哈大笑，其声悲壮，直冲霄汉，直待笑声停下，才冷冷说道：“在下从此弃剑，告别江湖，寻一处深山大泽，以度余年岁月，要此兵刃何用！”

金老二突然插嘴说道：“平儿不可太过拘谨，于兄乃性情中人，说一不二，既有追随之心，必是出自衷诚，你如太过拘泥于世俗之见，那就辜负于兄一片挚诚了。”

徐元平真情激荡，双手捧着铁扇银剑，缓步走了过去，沉声说道：“徐元平初出茅庐而且身负血海沉冤，而仇人又是名盖当世武林的神州一君，报仇之事，渺渺茫茫，但此仇又是非报不可，于兄相随兄弟，有害无益……”。

于成朗声大笑道：“在下生平之中，从未对人生过敬佩之心，既生敬佩，虽为他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如非公子相救，于成纵有十条命，也早已葬送在那古墓之中。”

金老二正容道：“平儿，于兄一片诚意，你如再要推辞那就未免有些矫情了，快些答应下来吧！”

徐元平递上手中银剑铁扇，说道：“于兄这般相爱，愚弟却之不恭，但我们要平辈论交，兄弟相称，在下才敢答应。”

于成略一沉思，道：“这个……”

金老二道：“我们武林中人，素不讲求称呼，于兄也不可太过固执。”

于成接过铁扇银剑，正容说道：“这么吧！在下仍以公子相称，以重主仆之分，至于公子如何称呼在下，自行请便。”

金老二大笑道：“这样最好不过，咱们各交各的，在下还是和于兄，兄弟相称……”

忽听汪汪几声狗叫，巨犬突然转过身去，向前跑了数丈，重又停了下来。

金老二微微一皱眉头，望着徐元平道：“眼下武林之中敢和神州一君为敌之人，只有一个神丐宗涛，此人冷傲无比，盛名震江湖，肯这般和你相交，实是异数，这畜生已等的耐，想必有紧要之事，咱们也该去了。”

三人一齐转过身去，随在那巨犬之后，向前奔去。

翻越过三座山巅，到了一处十分隐秘的幽谷，但见火光熊熊，神丐宗涛正正面壁而坐，手中拿着鸡腿大嚼。

三人一直走到宗涛身前，躬身说道：“老前辈传笺相召，不知有何示教？”

宗涛大大的啃了一口鸡肉，一面大嚼，一面说道：“老叫化不是写的清清楚楚要你看热闹吗？”

徐元平微微一笑，道：“不知要看什么热闹，还望老前辈见示一二。”

宗涛咽下口中鸡肉，说道：“说来话长，包你好看就是。”抬头看看天色，接道：“天已不早，咱们该走了。”站起身子直向正北走去。

徐元平还想追问，却被金老二轻轻拉了一下衣角，只好默默不言。

神丐宗涛在前翻过一座山岭之后，脚步逐渐加快，他走的尽都是荒僻小径，很少人迹，几人都不由自主的施展开轻身功夫。但见前面带路的宗涛，愈走愈快，到了最后，简直疾如划空流矢一般，徐元平近来功力大进，还不觉出什么，金老二重伤未复，于成功力难及，只跑得两人汗流浹背。

徐元平回头瞧了两人一眼说道：“老前辈请走慢一点好吗？”

宗涛停身，望望天色说道：“现在天色还早，我们一会再走。”说罢，盘膝坐在地上闭目休息。

金老二和于成赶了上来，手不停挥的擦着脸上的汗水，缓缓走动了一阵，才在原地坐下。

众人坐息了约半个时辰，神丐宗涛一骨碌站起身子，道：“时光不早了，咱们走，”人已领先向前奔去。几人走了一阵，翻越过几处树丛，夜色中见屋脊重叠隐着一座极大庄院。他正想开口，神丐宗涛突然一矮身，摇手阻止徐元平，转脸对金老二和于成轻声说道：“今晚虽有热闹可瞧，但正戏上场，还不是时候，你与于成暂且找处地方隐起，我与这娃儿先去瞧瞧再说。不论庄院之中发生了什么事，两位都不可擅入庄院去，四更之后，仍不见我们回来，两位先到正北方十里左右，一座小土地庙中等候！”

说完话，也不待两人回答，忽然一挺身，飞起了三丈多高，夜色中直向那座巍峨庄院之中射去，一起一落，人已到五丈开外，而且起落无声、衣不飘风，听不到声息。

于成轻轻一叹道：“久闻神丐宗涛之名，今日一见果是不虚，单是这份轻功，就足以震撼武林……”

话还未完，突见站在丈余外的徐元平，紧随着凌空而起，半空中连打几个转身，也落出四五丈远。

但见两条人影闪了几闪，隐入夜色之中不见。

金老二一拉于成隐入草丛中间，低声说道：“易天行作事谨慎无比，这庄院四周说不定早已经埋下暗桩……”，一言未毕，突闻弩弦惊风，两人停身左侧八九尺处，一株高大白杨之上，飞出一支弩箭，直向那庄院之中射去。

于成抬头看了那白杨树一眼，只见树高在四丈以上，枝颓叶落，乍看去绝不疑会有人在树上守望，不禁低声骂道：“神州一君果是狡诈的很，竟然在这枝颓叶枯的白杨树上，埋下暗桩。”

金老二低声接道：“咱们想个法子先把发现咱们的这处暗桩起了再说。”

于成道：“此树四丈多高，如若想爬上去，不让敌人发觉，甚是不易，只有用暗器把他打下来了。”

两人正自计议，突见一团影由四丈多高的白杨树上直摔下来。距实地尚有两丈多高之时，横里疾飞过来一条人影，双臂一伸，把摔下来的黑影接在手中，轻放在一撮深草之中，拔身跃起直向那庄院扑去。

但见来人一袭长衫，背上斜背兵刃，一晃而失，身法之快，不输神丐宗涛。

于成皱了皱眉头，附在金老二耳边问道：“金兄见多识广，可知这来人是谁？”

金老二摇摇头道：“此人太过迅速，夜色朦胧中我也无法看清楚他的面貌……”他略一沉吟之后，又道：“当今武林之中，能有此等身法之人，有限的很，大概总不出……”，话还未完，忽闻衣袂飘风之声传来，赶忙停下口来。

偷眼望去，只见两个手执单刀的劲装大汉，疾奔那高大白杨树下，抬头问道：“为什么发出响箭，可是发现了什么动静么？”

那树上埋伏之人，已被人用见血封喉的绝毒暗器打死，所以，两人一连问了数声，仍不闻相应之声。

只听那走在后面的大汉说道：“只怕出了毛病，我爬到树上瞧瞧去。”

那当先之人突然一拉那说话之人衣袖，转身伏下身子，缓缓地向那庄院之中走去。

于成拔出铁骨折扇，低声对金老二道：“如果让这两人回入庄院，只怕不妥，咱们分头偷袭把他俩点倒。”

金老二道：“不要慌，用不着咱们动手，这两人绝难走过三丈。”

于成知他见识比自己广博甚多，心中虽还有些不信，但却不便追问，忖道：“看你推断如何。”

心念尚未息下，果见前面两人一齐摔倒地上。

于成回过头来，低声说道：“金兄果是料事如神。”

金老二微微一笑，没有答话。但见一条人影，疾如海燕掠波一般，疾跃而过，一闪而逝。恍惚之间，只觉那人身材娇小，似是女子，但因对方手法过快，一时难以确定。

于成呆了一呆道：“好歹毒的暗器，发时无形无声，中人立即死去，在下在江湖道上闯荡了几十年，还未见过这样歹毒的暗器……”，他微微一顿之后，又道：

“是啦！是查家堡的蜂尾毒针……”

金老二摇摇头，笑道：“查家堡蜂尾毒针虽然歹毒，但尚不致中人即死、见血封喉，而且查家堡除了老堡主查子清外，难再找身负这等轻功之人。”

于成道：“刚才那施放暗器之人，可是一个女子吗？”

金老二道：“不错，男人身材绝不会那等娇小。”

且说徐元平紧随宗涛身后，到了那庄院外面，宗涛拉了徐元平一把，隐入暗处，低声道：“神州一君易天行武功高不可测，而且手下高手甚众，咱们可能会被人发觉，如果自觉难以再隐藏身子之时，不妨堂堂正正的现身出去，神州一君为人最重面子，只要他不亲自出手，危险就小了一半。”

徐元平听这位素来自负的武林大侠竟然这般慎重起来，心中大是惊奇，暗忖道：以宗涛这等身份的高人，竟然也这般称赞神州一君的武功，想来那易天行的艺业定是有惊人之处了。

宗涛看他沉思不言，又接着说道：“如非生死交关，最好别和神州一君动手……”，双眉微一耸动，人已贴壁飞起，落入墙内。

徐元平一提真气纵上墙头，但见一片漆黑，神丐宗涛人迹已杳。

他抬头打量一下四周景物，纵身向院内跃去。

这座广大的庄院中，除房屋栉比，楼阁耸立外，都是高大的梧桐、榆树，阴气森森，不见一点灯火。

深秋的夜风，吹拂着树上的黄叶，更增加了这荒凉庄院的阴森气氛，徐元平默然站了良久，突然想起那夜丁凤带自己去的一所跨院落，那里满置盆花，而且房中布置华贵无比，或许住的有人。

他暗中调匀真气，伸手摸摸怀中戮情剑，四下打量了一阵，看准路线和落脚之处，一提真气，施展“八步登空”的身法，迅快绝伦的直奔过去，一口气穿过了一座四五丈宽的庭院，飞落在屋面之上。低头看去，各室门窗紧闭，毫无有人迹象，心中不觉大为生疑，暗道：此等情景，哪似有人住的地方，不知神丐宗涛要我来瞧的什么热闹。

但转念又想到以宗涛在武林中的身份地位，绝不会说出谎言，微一沉思之后，抬头辨认了一下方向，直向正东跃去。又越过一重院落，果然找到了

那处满置盆花的小跨院。

这座精致的跨院仍和过去一般雅致，盛放的菊花，飘过来阵阵花香，但那两扇房门，仍然紧闭着。

徐元平暗暗忖道：这院中盆花，如果无人修整，绝不会是这般整齐的，从这迹象看来，这座小跨院是经常有人来了。

徐元平双足微一用力，人如离弦弩箭一般，落在那雅室门前。举手一推，两扇房门应手而开，但闻一阵脂粉幽香，迎面扑袭过来，不禁心头一凛，暗道：这雅室分明是女子闺房，上次由丁氏姐妹相陪而入，眼下我孤身一人，如何能够随便进去，当下呆了一呆，愣在门外。

忽听房中响起了一阵微弱的呼吸之声，紧接着又是一阵被褥移动的声音。

这两种声音，都异常低微，如非耳目灵敏之人，很难听到。

徐元平心头一惊，不自觉的失声问道：“什么人？”

他失声之后，立时惊觉，身子一闪，隐入门后暗处，心中惊道：我这声音虽然不大，但在这静夜中，只怕传播甚远，如果这静院四周埋伏有人，定然会听到我这一声呼叫。一念及此，赶忙暗提真气，蓄势戒备。哪知过了有一盏热茶工夫之后，仍然不见动静，倒是室中的那轻微的鼻息之声，时时可闻。

这时，徐元平已确知室中有人，而且依那微弱鼻息之声判断，可能还是一个女人，只是不知是否真正的在熟睡中。

大约过了一杯热茶工夫，仍然不见动静，探头向外望去，只见繁星闪灿，夜静似水，心中大感奇怪，暗道：如果神州一君易天行真的在这庄院有所聚会，何以这等大意，毫无防范。

忽听一阵嚤嚤之声，传入耳际，似是那熟睡之人梦见了什么欢乐或愁苦之事，喃喃呓语。

这一阵娇婉嚤声，使徐元平确定了这室中熟睡着的是一个女子，心中暗自忖道：这室中既然有女子熟睡，我徐元平岂能停留其中。正待举步出室，忽闻一阵轻咳从院中飘传过来，紧接着响起了一阵步履声。

徐元平赶忙又缩回门后，慌忙中抬头望去，只见屋角处锦帐低垂，一人拥被而卧。

他隐隐还记得那屋角之处放有一张雕花木榻，但他为人磊落，所以入室之后，始终未向那屋角瞧过一眼，此刻，为形势逼迫，不得不寻找藏身之处，但闻那步履之声愈来愈近，已到室外石级之上，不禁心头大急，慌忙中一提真气，身子凌空而起，跃落横梁之上。

他刚刚藏好身子，突见火光一亮，房门口出现了两个大汉，一人劲装佩剑，一人身穿长衫。

只听那身穿长衫之人说道：“那女娃就放在此室吗？”

那劲装佩剑之人似是甚怕那身穿长衫之人，左手高举着火折子，躬身答道：“不错不错……而且此女容貌艳绝尘寰……”。

那身穿长衫之人冷哼一声，接道：“哪来的这多废话，快带我瞧瞧去。”

那劲装大汉口中应了声，大迈三步，人已到那雕花木榻前，左手高举火折子，右手掀开低垂锦帐。

徐元平隐身在横梁之上，只需微一转脸，立时可把那锦帐中横卧玉人，瞧个毫发不遗，但他觉得此事有愧于心，竟是不肯转脸相望。

只听那身穿长衫之人，长长出了一口气，赞道：“果然是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天上仙子，人间尤物……”。

那劲装佩剑之人，也不觉的叹息一声，接道：“此等绝世容色，任是铁打铜铸之人，也要为之怦然心动……”。

两人这般交口称赞，徐元平也不觉怦然心动，暗道：世界之上，当真有这等美丽的人吗？不自觉地转头望去。

火光照射之下，看的甚是清晰，只见一个身着紫衣的少女，面向外侧卧榻上，发散枕畔，色凝桃花，翠眉如黛，瑶鼻樱口，果然天香国色，秀绝尘寰，不觉瞧的一呆。

只觉此女似曾相识，但一时之间，却又无法确定是否真的相识。

只听那身穿长衫之人无限惋惜地道：“此女定可邀得庄主青睐，如再能从她身上获得南海门下奇书，定会得到庄主厚赐，你们要好好的看守着她。”

徐元平心中一动，暗道：果然是她！徐元平虽和这紫夜少女相见数次，但他始终没有仔细的瞧过她一眼，脑际之中只留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情影，只知她长的十分美丽，尤胜丁氏姐妹几分，但究竟容貌如何，他却全无印象，所以初见之下，只觉似曾相识，但却不敢确定。

这时，那劲装佩剑之人手中的火折子，已经燃尽，只听他啊哟一声，火焰一闪而熄。

原来这两人都为那紫衣少女艳绝的容色吸引了心神，一语不发，呆呆地站在榻旁欣赏，直到火折燃尽，烧到手上，才霍然惊觉。

黑暗之中，只听两声长长叹息，随着步履之声，出门而去。

徐元平待两人去远之后，纵身跃下横梁，缓步走到那木榻之前，正待伸手去抱那紫衣少女，心中突然一动，暗道：“男女授受不亲，君子不欺暗室，我与她素无交往，纵然存心光明，旨在救人，但也不能不防瓜田李下之嫌。”心念及此，脚步为之一顿，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是好。

徐元平正感为难之际，忽听低垂锦帐之中，传出那紫衣女娇婉的声音道：“哼！男女授受不亲，君子不欺暗室，夜深人静，孤男寡女，你站在我卧榻之侧，瞪着眼睛瞧我干什么？不要脸！”

徐元平被她骂的一股怨气直冲上来，身子摇摇欲倒地退后两步，接道：“姑娘不要误会，在下绝无不敬之心。”

低垂锦帐之中，又传来那紫衣少女的声音道：“瓜田李下，虽无不良之心，亦有非分之嫌，看你这个样子，就不像知书识礼之人。”

此女言锋犀利，句句字字，如刀似剑，只骂得徐元平如受众矢攻心，一种被委曲的感觉，使他全身颤抖，心情激荡，反而愣在当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呆了良久，才恭恭敬敬的抱拳一揖，说道：“此等之事，甚难解说，在下存心惟天可表，但姑娘误会亦非不当，失礼之处，尚望大量海涵……”，转过身子，大步向外走去。

只听那低垂锦帐之中，又传出那紫衣少女娇脆的声音道：“你自鸣男子汉大丈夫，见危规避，也不觉着羞见天下英雄吗？”

徐元平怔了一怔，暗道：这倒怪了，怎么她相骂之言都是我心中想到之事，当真骂的入木三分，又叫你无言反辩。

他本走到门口，又不自主的停了下来。回头望去，只见那紫衣少女已经拥被坐起身子，一时之间，想不出该说些什么，沉默了半盏茶工夫，才想起

几句话来，说道：“姑娘已陷身龙潭虎穴，要及早离开此处才好，在下言尽于此，姑娘肯否听信悉由尊便！”说完，又转身向外走去。

忽听那紫衣少女冷笑一声，说道：“站住！”

徐元平人已出了室门，听得她喝止之言，只好又停了下来，当门一立道：“姑娘还有什么话说？快些吩咐，在下还有要事。”

紫衣少女似是突然受了甚大委屈一般，气的哼了一声，立时别过头去。

徐元平见她转过头去，不理自己，深感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呆了一阵，说道：“姑娘如无吩咐之言，在下就此别过了。”

只见那紫衣少女缓缓躺下身子，面里侧卧，望也不再望他一眼。

徐元平心中虽觉她生性冷傲难以相谈，但又觉她处境险恶已极，必须早些离开，当下说道：“姑娘处境险恶，还是早些离开此处的好！”

那紫衣少女听了徐元平的话，当下头也不转的答道：“我死了也不干你事，哼！你别多管闲事！”

徐元平叹息一声，自说自语地说道：“女孩子家真是难惹……”，纵身一跃，飞上屋面而去。

紫衣少女听得衣袂飘风之声，迅速的转过头来，但见暗淡的星光下，人影一闪而逝。

这位才华绝世、艳若天人的少女，似是陡然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一般，热泪滚滚，夺眶而出，但她却能忍住不发出些微哭声。

徐元平跃上屋面，长长吐一口气，但觉满腔受委屈的积忿，尽随这一口长气而出，心情为之一畅。

放眼望去，但见星河耿耿，四野不见人踪，不禁暗觉奇怪，忖道：这庄院之中明明有人，为什么自己这等暴露行迹，竟似没有被人发觉一般，既没人出面拦阻，也没人暗中偷袭？

但这等出于意外的平静，却使人更觉着这阴森庄院的恐怖。

徐元平呆呆的在屋面上站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仍然不见一点动静，他乃毫无江湖阅历之人，遇到此等情势，只觉手足无措，此刻不知该如何是好。

夜风轻拂，花香袭人，徐元平举手在头上轻轻的拍了两下，只觉眼前的景象，沉闷中充满了无比的紧张，但自己却又不知如何应付，只是这般呆呆站在屋面之上，也不是办法。

正自为难之际，瞥见数丈外一条人影，疾如电奔一般，一闪而逝。

他正觉难以自处当儿，见了这条人影，立时疾追上去。

他这数月来，打坐调息，已把慧空大师转授于他的真元之气，大半收为己用，功力大为增进，这一跃直飞二丈七尺高，悬空施展“八步登空”身法，连越过两重屋面，落到一株梧桐树上。

手抓树枝，微一借力，人又向前飞出一丈四五尺远，落在屋面之上。他心中急于追上那逝去的人影，施展全力追来，脚落屋面，抬头望去，夜色茫茫，哪里还有人迹。

忽听咚的一声，似是一件重物落在地上。

徐元平迅速的转过头，只见自己借力的那梧桐树下，蜷伏着一团黑影，当下一提真气，猛扑过去。

他这时早已被这阴森恐怖的气氛憋得满腔气愤，只想早些找着一个人，追问这庄院之中的情形，所以一见那蜷伏在树下的黑影，也不考虑，立时疾扑而下，探臂一抓，脚落实地，已把黑影抓了起来。

仔细看去，竟是一个身着劲装、背插单刀的尸体，此人身体尚有余温，分明刚死不久，但全身上下找不出一点儿伤痕，耳目口鼻之处亦无血渍，不知怎的死去。他忽的恍然大悟，暗道：是啦！神州一君在这庄院之中聚会之事既被宗涛探到，想来别人也可探到。

徐元平暗道：刚才瞧见那条黑影，身形迅快异常，如是这庄院中埋伏之人，定然已看到我的形迹，但他竟不顾而去，自然不是庄院中的人了，看来这阴森庄院之中，今夜来的人定是不少……

正在忖思之间，忽听轻微的飘风之声，起自身后。

徐元平机警无比的转过身子，凝神望去，只见一个身材娇小的黑衣少女，背插双剑，站在八九尺外，两道目光怔怔地凝望着他。

四目交投，互注良久，彼此都未讲一句话。

徐元平缓缓把手中尸体放下，慢慢向后退去，他自被那紫衣少女骂了一顿之后，心中对女子已存了惊惧之心，不自觉向后退去，但又怕她突然下手施袭，所以，不敢转过身去。

只听那黑衣少女低沉冷漠地喝了一声：“站住！”

徐元平只觉心头一跳，但却依言停下脚步。

黑衣女胆子甚大，竟然一步一步地向他逼来，直待相距徐元平三四尺处，才停下身子，冷冷地问道：“你是这庄院中的人吗？”

徐元平摇摇头道：“不是。”

那黑衣少女突然微微一笑，道：“你如何能够证明你说的话呢？”

徐元平奇道：“为什么要证明呢？我们素不相识，无怨无恨，彼此互不相干……”。

那黑衣少女冷冷接道：“你如无法证明你说的话……”，她轻

藐地向那尸体瞥了一眼，接道：“那就是你的下场。”

徐元平暗忖道：今夜到此之人，大概都和神州一君易天行有敌对之心，凭此一点，我也该让她几分，当下说道：“在下要如何才能证明我不是这庄院中的人呢？”

黑衣少女似是想不到他有这样一问，怔了一怔，道：“这也不是什么难事，你如真的不是守护这庄院之人，那么你就要听我的话即时退出，别过问这庄院之中发生的事情。”

徐元平道：“此事的确是简单不过，可是在下要反问姑娘一句，你要我退出这庄院而去，不知用心何在？姑娘半夜到此，绝非无因而来，在下如无事情，也不会深更半夜之中，跑到这荒凉的庄院中，我只能告诉姑娘，我确非此庄中守护之人，你不信，那也是无可奈何地事。”

那黑衣少女冷然一笑道：“我生平之中，从未对人说过这样多无用的话，今宵破例对你多讲几句，你如不肯退出，对你有害无益，今夜之事，凶险异常，看你年纪轻轻，又不像走江湖之人，故而特地劝你几句……”。

徐元平微微一笑道：“姑娘盛情，在下心领，一个人生死之事，谁也难以预料。”说完，转身急掠，人已到屋面之上。

那黑衣少女突然娇喝一声：“站住，你能跑得了吗？”玉腕扬处，一缕白光，疾射而去。

徐元平双足一点屋面，平向屋下暗影之中射去。

他突然福至心灵，想到自己如果向上一跃，对方定然紧追不舍，要想摆脱，只有跃入暗影之中，所以在他跃上屋面之时，已瞧准落脚之处，脚不起

步，疾向屋下暗影之中投去。

这一着倒是大出了那黑衣少女的意外，一线白光，疾掠屋面飞过，第二道暗器尚未发出之时，徐元平已跃下屋面。

黑衣少女四下望去，哪里还有徐元平的影子，心中大是惊奇，暗道：此人身法好快。

徐元平隐在暗处，连头也不敢探出一下，直待听那黑衣少女离去时衣袖飘风之声，才从隐身暗影之中走了出来，抬头望着天上繁星，长长吁一口气，正待跃上屋面，去找宗涛，突然心中一动，暗道：她刚才打我一下，不知用的什么暗器，不如把它捡起，带给神丐宗涛瞧瞧，他见多识广，也许可以由暗器之上，看出此女来历。

心念一转，大步向对面一株榆树下面走去，只见一枚三寸长短的银针，端端正正的钉在树身上。伸手把银针拔下，放在手中仔细一瞧，只见此物似针非针，尖端扁平，尾处有两片极薄极小的钢叶，制造十分精巧。

他初入江湖，见闻有限，瞧不出是什么暗器，随手放入怀中，刚想举步，忽听身后响起一声轻微的冷笑道：“我只道你有飞天遁地之术，眨眼间，跑的踪影不见，原来是藏在暗影之中了，哼！亏你还是堂堂七尺之躯，此刻不觉着丢人吗？”

这几句话，骂的尖酸刻薄，大伤了徐元平的自尊，也激起好胜之心，霍然转过身子。只见八九尺外，站着那去而复返的黑衣少女，当下冷言道：“姑娘且莫出口伤人，在下素不愿和女子动手，故而相让姑娘三分，岂是真的怕你不成。”

那黑衣少女对他反击之言，似是甚感意外，怔了一怔，道：“你可是说我的吗？”

徐元平答道：“此处除了你我之外，别无他人，自是说你黑衣女似是异常忿愤，娇躯微颤动了一下，道：“你敢骂我！”

徐元平听她口气愈来愈大，也激起心头怒火，当下接口说道：“我有什么不敢，骂你又怎样？”

那黑衣少女目光凝注在徐元平脸上，瞧了半晌，忽然微微一笑，道：“那是因为你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如果知道了，你定然不敢骂我啦。”

徐元平：“你对人这般没有礼貌之人，骂了你也不算欺侮你，哼！不是看你是一个女孩子家，刚才我就好好教训你一顿。”

那黑衣少女摇摇头，叹口气说道：“我懂事以来，从没有人敢这般对我无礼，举世之内敢骂我之人，你可算得第一个……”。

徐元平笑道：“在下堂堂男子，和你们女孩子呕气，本是大不应该之事，但你这等欺凌于我，实叫人难以忍受……”，忽然想到我这般和她胡扯下去，扯到几时，才能停止，倏而住口，转身一跃，人已飞上屋面，急奔而去。

那黑衣少女被他豪气凌人地骂了一顿，不觉呆愣在当地，只觉此等之言，生平之中从未听过。

待她发觉徐元平借机而去，想要追赶时，徐元平早已隐入在夜色之中不见，恨的她一跺脚，自言自语的骂道：“哼！除非这一生中，你别让我遇上，再要遇上我，非得打落你满口牙齿不可。”

她骂的声音甚大，徐元平耳目灵敏，人虽到数丈之外，已然隐隐可闻，心里暗自想道：好吧！就让你骂上两句出出气吧！好男不和女斗，只当我没有听见算了。

他自思自慰的消解去胸中之气，急掠过几重屋脊，忽见花木葱茏，又到了一处雅致的庭院所在。

院中秋菊盛开，丹桂飘香，虽已是深秋季节，但这院中花木却一片翠绿，不禁心中大感奇怪，暗道：这些花木分明是由其他地方移植而来，庄院之中却又这等荒凉，既无人常住于此，不知为何却又布设得这等雅致……心中疑窦重重，但一时之间，却又思解不透。

忽听院中花丛一动，传过来一个低沉的声音，道：“小娃儿，快些走吧，今晚上咱们算白来了。”

徐元平听出是神丐宗涛的声音，当下循声望去，又立时纵身而下。

只见宗涛斜倚花丛而坐，满口酒气杂在各种花香之中，阵阵飘来。

徐元平心中积存了很多事要说，哪知还未来得及开口，神丐宗涛却又抢先说道：“老叫化只道是独得之秘，哪知消息早已外泄，小娃儿，你胡撞瞎闯了一阵，大概遇上了很多事吧？”

宗涛说完话，取过背后红漆葫芦，咕咕嘟嘟又喝了一大口酒。

徐元平道：“今夜来这庄院之中高人似是不少。”

宗涛微微一笑道：“你又遇上了一个身穿黑衣、蛮不讲理的姑娘是吗？如果老叫化子猜的不错，你定被她骂了一顿。”

徐元平道：“怎么？老前辈都看到了？”

宗涛笑道：“老叫化子如若看到，说对了，哪里还算本领。”

徐元平轻轻叹息一声，道：“今夜中，晚辈连受了两人之骂，一次被骂的哑口无言，一次被骂的怒火万丈。”

宗涛笑道：“那黑衣女娃见在西北江湖道上，乃出了名的蛮不讲理之人，骂你几句，不足为奇。”

徐元平看他说的轻轻松松，似是自己被人骂上几句，是十分应该之事，心中甚是气愤，冲口说道：“晚辈如果不看她是女流之辈，非得好好的教训她一顿不可。”

宗涛道：“那女娃儿最是难惹不过，你还是别惹她的好。”说着话，又喝了一大口酒。

徐元平道：“这么说将起来，老前辈定是认识她了。”

宗涛笑道：“老叫化天不怕地不怕，但却对那女娃儿有点儿头疼，我都招惹她不起，你更是惹她不得了……”。

徐元平生性倔强，心中自慰自解的想到是相让于她，听得宗涛一番劝慰之言，反而激起了心中怒火，说道：“这么说来，晚辈日后遇到她时，倒是得向她领教领教了。”

宗涛哈哈笑道：“小娃儿好大的火气。”

徐元平看他纵声而笑，毫无顾忌，心中甚感奇怪，忍不住说道：“老前辈这等毫无顾忌的大笑，就不怕惊动这庄院之中埋伏的人吗？”

宗涛道：“神州一君果是狡猾无比，今宵在这荒凉的庄院中召集他的爪牙举行大会，不料突然取消，骗得咱们辛辛苦苦的跑了半夜。”

徐元平心中暗道：刚才我在被囚紫衣少女雅室，明明听那身穿长衫之人说过庄主要来，还要劲装佩剑之人好好的看守那紫衣少女，这庄主定然是神州一君了，不知何故，突然变卦不来……他毫无江湖阅历，反复思索，仍是推解不透，忍不住又问道：“难道咱们入这庄院之事，已被他知道不成。”

宗涛道：“易天行虽未必知道咱们夜探这庄院之事，但除了咱们之外，

还有别人……”话至此处，似是想到了什么事，突然住口，站起了身子。

徐元平看他紧张之情，也跟着站了起来，不自觉地问道：“怎么啦？”

宗涛微微摇头，缓缓地说道：“易天行狡猾过人，这迟迟不来也许有什么阴谋，也许他早已到了这庄院之中，故意隐匿不出。”

徐元平被他说的中心微震，抬头向四周打量了一阵，道：“这倒未必，守护这庄院之人恐已有甚多伤亡，如果易天行已经到了这庄院之中，绝不会视若无睹。”

宗涛叹道：“此人生性冷酷，不能以常情衡断。”微一停顿之后，又道：“你遇上那黑衣少女，出手素极险辣，是以西北道上的绿林人物，个个对她心存戒惧，好在她很少在江湖之上走动，难得遇上她一次，如果她常在江湖之上走动，只怕早已闹翻了半边天，今宵埋伏这庄院之人恐怕大半要伤亡在她一人手中。”徐元平本想说一个女孩子家，出手这等险毒，实该受些教训，但转念又想到，神州一君的手下绝不会有什么好人，多杀几个，自是无妨，口齿微一启动，却没有说出来。

宗涛凝目望天，似在推敲着一件十分为难之事。

徐元平也不惊扰于他，借机流目四顾，打量这雅致庭院的形势。

这是个半亩地大小的花园，除了满植着珍贵的花木之外，还有一座人工堆成的假山，假山下，有一个丈许见方的水塘，花园不大，但精致纤巧，极具匠心。

庭院四周房舍连绵，每一间对准这花园的一面，都开着两扇很大的窗子，只要打开窗子，就可见庭院全景。

徐元平打量了庭院的全景，又转脸瞧了瞧神丐宗涛。

只见他倚靠树根坐着，一双似醒似醉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凝神注视着身前的一株花木。

徐元平知道这位武林奇侠平日放浪不羁，如不是遇着什么重大疑难之事，绝不会这等苦苦思索。

同时也知自身已深入他人心腹之地，自己阅历浅薄，前途是祸是福，与这江湖奇士有着极大的关系，所以也不敢惊扰他。

徐元平又觉心头一阵烦乱，便信步顺着地下的卵石小径，向右首屋子走去。

走完卵石路，跨上白石台阶，便是一条环绕花园的廊榭，这走廊建造得也十分讲究，沿着石阶，是一道朱漆雕栏，凭栏就可俯瞰园中的池水。

那面对庭园的大窗子也是极为精致，窗棂的图式分别镶嵌着“五福盘寿”，或是“瓶生三吉”，或是“万寿无疆”的花式。走近一看，那糊窗用的纸也是名贵的内夹丝棉的竹纸。

徐元平心中暗道：这荒僻山的庄院，怎的这等讲究呢？

他原是极易冲动之人，心中想到这里，好奇之心与豪气油然而生，忖道：既来之则安之，管你是什么龙潭虎穴，我倒要见识见识。

心念一动，身子向前紧跨一步，轻伸右手，就要试推窗棂……

就在徐元平的右手尚未触到窗棂之时，突然身后传过来神丐宗涛哈哈大笑之声。

徐元平忍不住心中的激动，正想问他为何发笑，神丐宗涛先开口说道：“小娃儿，你不觉着这座房子有点怪吗？”

这句话问的没头没脑，徐元平只得应道：“这房子造得确是独具匠

心……”。

神丐宗涛接道：“老叫化子是天地为房，从来不管人家房子造得好不好，我只觉得这房子大异寻常，依老叫化子看，就怕这房子大有文章。”

徐元平听神丐宗涛一说，不由得环顾了四周一眼，心里想答宗涛的话，但骤然间又不知如何回答。

神丐宗涛斜瞟了徐元平一眼，见他沉吟着没有说话，微微一耸肩，又道：“想不到他们竟这等处心积虑，事事都有安排，处处皆有伏线，小娃儿，只怕你阅历过浅，还看不出其中奥秘。”

徐元平虽是仁厚笃实之人，但他的性格之中，却有着一股倔强的冲动，神丐宗涛无心之间说了他一句，他便觉着有损他的自尊，鼻子里轻哼了一声，道：“来也是老前辈你要我来的，如今却又说其中奥秘难测，莫非老前辈有畏怯之意吗？”

神丐宗涛听得仰首哈哈大笑，道：“老叫化子一生浪迹江湖，水里火里、刀山剑林都闯过，从没有什么值得我老叫化子怕的，难道到了垂暮之年倒反而贪生怕死了吗？”

要在平常徐元平绝不会再说什么，但今天深入此宅，乃是为了易天行而来，他焉肯放过这个机会，当下冷冷说道：“老前辈既是有心而来，又不畏怯，那么这房子虽是古怪，又有何惧呢？”

神丐宗涛心中暗道：你这娃儿性子倒比我老叫化子还急，今天我要故意难难你呢。

他心里暗暗一笑，慢吞吞地说道：“我老叫化子倒不是畏惧不畏怯，我是在想，这房子之中能有什么花样……”，说着又看了那座假山一眼，道：“看情形，不仅是房子，就是这座假山，堆建在此，想必定也是有道理。”说罢，将一双眼睛，盯瞧着徐元平脸上，仿佛在等他的答复。

徐元平近来的际遇奇特，而且又陷在孤独老人古墓之中一次，所以他的见识无形中大为增进。这时听神丐宗涛说破，心中不由一动，忖道：对了，这老叫化子真不愧是老江湖，方才我虽疑心这庄院的布设，可还没有想到这座假山。当下豪兴又起，转脸对神丐宗涛道：“依老前辈所见，此处既是这般可疑，而易天行也未露面，咱们何不就可疑之处，先搜探它一番呢？”在徐元平的想象之中，宗涛定会赞同自己的意见，哪知事实不然，神丐宗涛却满脸凝重之色地说道：“使不得，使不得，神州一君易天行虽是未曾露面，但依老叫化子揣测，这不过是故布悬疑，如果我猜的不错，易天行定然已按时来到此处，不但如此，而且今天来到此处之人，也定然不在少数，方才你遇见的那黑衣女郎，都曾现过身，由此可知今晚必定有热闹可看。你千万不可性急，要是咱们胡打乱闹，说不定会闯出麻烦来。别的不说，就拿你碰到的那个丫头吧，她就够咱们缠的了，不是我老叫化子怕事，那丫头也真的叫人头痛……”

神丐宗涛话还未完，但听假山背后一声冷笑，响起娇脆的声音，道：“哼，你身为武林长辈，背地里竟然说长道短的，编排起我的不是来，真是做大不正。”

神丐宗涛听了这几句话，望着徐元平，把眉头一皱。

徐元平也同时望了神丐宗涛一眼。二人交换一下眼色，谁都没有开口，转脸朝山侧发话之处望去。

只见那山侧花树背后，缓缓走出来一个身背双剑的黑衣少女。

那黑衣少女望着神丐宗涛，慢悠悠地、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说道：“长了这把年纪，背地里却放不过我们一个晚辈，说来真是令人好笑。”

徐元平讪讪地望了宗涛一眼，见宗涛两眼望着别处，竟似充耳不闻一般，徐元平一看他神情就知他是不愿和她冲突。

这黑衣少女适才之言，原是对宗涛而发，徐元平身在两人之间，处境十分尴尬，要是换了别人，只有僵在当场，但徐元平的个性甚为奇特，他一见神丐宗涛那副容让之态，心中觉得以神丐宗涛在江湖享誉之盛，以他那种凌云的豪气，今天竟是如此容忍，似觉万分委屈，心中对他深为同情。

双眉一挑，微微冷笑道：“一个女孩子家，对武林前辈说话竟这等没有分寸。”

黑衣少女一听徐元平满是责备口吻，竟也不动气，只淡淡望了他一眼，冷冷地道：“不是你的事最好不要过问，我要不是因你是初历江湖之人，绝不会对你如此客气。”

徐元平道：“你虽说此事与我无干，但宗老前辈却是在和我相谈，而且我也很看不过你这种无礼的态度……”。

黑衣少女未待徐元平话完，嘿嘿一阵冷笑道：“我三番两次的对你破例忍让，你却不知好歹，得寸进尺，如今竟然教训起我来，我看你是自以为靠山硬，有恃无恐，全然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是吗？”

徐元平朗朗笑：“多谢姑娘对在下忍让之情，但在下作事，从不倚仗他人之势，只知当为不当为，你幸好是个女孩子家，如果换了个男子汉，哼哼，那我就不是如此了。”

黑衣少女似觉不信，脸上泛起了一股似笑非笑的笑意，说道：“那你准备怎样对待我呢？我倒愿闻高见。”

徐元平说了她一阵，心中火气似已消减不少，这时再看那黑衣少女，人家对自己始终未呈怒容，依然带着一分浅笑，心里却又觉着有点过意不去，他怔怔地沉吟了一下，叹了口气，道：“你也是为易天行而来，我也是为易天行来的，如今易天行没有找到，我又何必跟你怄气呢，我也不管你，你干你自己的事去吧。”

黑衣女笑容忽敛满脸寒霜的冷冷说道：“你不愿和我怄气，但我偏要和你怄气！”

徐元平大步向前走了两步，道：“姑娘定要如此，在下当得奉陪！”

黑衣女柳腰一挫，倏然直欺过来，轻启樱唇，笑道：“怎么？你想打架吗？”

徐元平心中已甚恼怒，暗道：此女这等狂妄，如不教训她一次，实难消胸中之气。当下说道：“在下乃堂堂男子，姑娘如愿动手，在下先让三招。”

这几句话无异火上加油，那黑衣少女登时面泛杀机，柳腰一挫，直欺过来，素手反转挥舞，虚空拍出三掌。

三掌拍完，人已欺到了徐元平身前，说道：“我懒得和你多说话了，你要让我三招，现在我已拍出三掌，你该动手了吧！”

徐元平脚踏丁字步，左手搭在右腕之上，道：“姑娘请！”

黑衣女一扬秀眉道：“那来的这多酸礼。”娇躯一侧，直踏中宫而进，左掌当胸劈下。

徐元平一收小腹，倏忽间退后三尺。

黑衣少女借势欺进，双掌连环劈出，但见掌影飘飘，眨眼之间，拍出了

一十二掌。

这一轮急攻，当真是疾如电闪一般，十二掌绵绵相连，一气呵成，徐元平被逼得连连向后退出了六步，不禁心头大为震骇，暗道：这是什么掌法，怎的这等迅快？

直待对方一十二掌攻完，他才站稳身子，长长吸一口气，反臂一掌击去。一股强劲掌风，随掌而出，直撞过去。

黑衣女冷笑一声，右掌向后一引，竟把徐元平强劲的掌风，引向一侧，左掌趁势攻进，翻腕一招“闭门推月”按向左肩。

徐元平只觉对方掌中，似有一股甚大吸力，把自己击出的掌力引开，心中大惊道：此女的武功好怪。潜沉内力，着地如桩，双足登时向地下深入半寸，一挺胸，硬把那击出力道收回，左手施十二擒拿中一招“飞索盘龙”，掌势一翻，反向那黑衣少女左腕脉门之上拿去。

那黑衣少女左掌去势快如电奔，纤纤玉指一闪而至，指尖及徐元平左肩衣服之时，徐元平的左手也搭上了那黑衣女的手腕。

一接疾退，双方同时以极快的身法，向后跃退，闪避开对方的掌劈、擒拿，彼此互望一眼，同时又以极快的身法欺攻而上。

这次动手，徐元平已不敢再存相让之心，彼此以快打快，争取先机，刹那间掌指飘飘，四周风生，人影交错，忽起忽落，但见两人盘旋疾转，快如风轮，十合之后，已是难分敌我。

神丐宗涛取过背上的红漆葫芦，打开盖子，一面喝酒，一面观赏两人搏斗。他已和徐元平有过动手的经验，知他武功高强，掌力雄浑，那黑衣少女虽然威震西北武林，但也难以和徐元平交手五十回合。

哪知事情大大的出了宗涛的意料之外，双方愈打愈快，片刻工夫，已过五十回合，那黑衣少女不但毫无败象，而且出掌愈来愈奇，攻势也愈来愈是凌厉，招招都是罕闻罕见，诡异无比之学。

而且掌指袭击之处，又都是人所必救的要害部位，迅速、狠辣兼而有之。

徐元平劈出的掌力，也是愈来愈强，招招如铁锤击岸，巨斧开山，变化奇奥中不失正大，更显得风度磊落。

神丐宗涛不知不觉间，看的全神贯注，暗道：这两人一个轻灵飘忽、出手诡辣难测，一个掌力雄浑、打来正正大大，但却正中蕴奇，变化精奥，如能把两种各走极端的武功融汇贯通，兼得其长，天下只怕难再有抗拒之人。”

心念一动，立时高声说道：“小娃儿，我说这女娃儿最是难惹！你还不信，现在该知道老叫化之言不虚了吧！”

徐元平天性高傲，听得宗涛一番话后，立时激起怒火，大喝一声，举手拍出两掌。

这两掌看去轻飘飘的毫无劲力，但出手的时机适时无比，那黑衣少女登时被迫得向后退了三步。

宗涛微微一怔，暗自忖：这是什么武功？只觉似是听人说过，但一时却又想它不起。

黑衣女被徐元平两掌逼退之后，似是受了甚重的内伤，全身微微颤抖了一下，张嘴喷出一口鲜血，闭上双目。如果徐元平借机出手，定可把那黑衣少女立时震毙掌下，但他却停手不攻，仰脸望天，若有所思。

那黑衣少女闭目静站了一盏热茶工夫，突然娇叱一声，重又欺身攻了上来，双掌一扬，猛向徐元平拍去。

徐元平挥掌一接，突然闷哼一声，一连向后退了五步，向后倒去。

就在他身子将要跌倒之时，突然大喝一声，遥遥推来一掌。

这一掌来的毫无劲道，但在击中那黑衣少女后，突生强劲弹震之力，只听她娇呼一声，身子飞起来四五尺高，摔在地上。

激烈绝伦的搏斗，完全停下来，重归沉寂，寒星闪烁下，只见一男一女，相隔有一丈左右，静静躺在地上，两人似都是受了甚重的内伤，连挣扎着坐起来的气力也没有了。

一代武学宗师神丐宗涛也看不出这两人如何受伤，呆了一呆，才缓步向徐元平走去。

只见他紧闭着双目，仰卧地上，神丐宗涛目力何等锐利，借繁星微弱的光亮，已瞧出徐元平脸色和平时不同，不禁心头大骇，他江湖经验丰富，一瞧之下，已知徐元平为一种极为歹毒的内功所伤，并非一般掌力震伤。

伸手摸去，只觉他额角冰冷，伤的似是很重。

他呆呆站着低头沉思，但搜尽枯肠，也想不出那黑衣少女用的什么武功，把徐元平伤的这般严重。

不知过去了多久时间，忽听一阵沉重的步履之声，由身后传了过来，转头望去，只见一个身着青袍的长髯老者，缓缓地走了过来。

此人满脸凝重之情，出足落步，着地有声，足迹经过之处，地上脚印，深陷寸许，但两道目光却是怔怔地盯在那躺在地上的黑衣少女身上。

神丐宗涛是何等机警的人物，一见那人来势，立时暗中提聚真气戒备。

青袍老者走近宗涛五六尺之处，突然停了下来，冷笑一声，说道：“我道是谁，原来是你这个老叫化子……”他微微一顿之后，声色俱厉地接着道：“是什么人打伤了我的女儿？快说！”

宗涛仰脸长笑，道：“上官兄这般疾言厉色，可是对老叫化子讲话吗？”

青袍老者道：“此地只有你我两人，不是同你讲话，难道还是和我自己讲话不成！”

宗涛道：“老叫化耳朵不聋，上官兄大可不需这等高声呼叫。”

青袍老人怒道：“臭叫化子，别人怕你，须知我上官嵩却不怕你。”

神丐宗涛冷笑一声，道：“你不怕老叫化子，难道老叫化子还怕你不成？”

上官嵩大喝一声，举手一掌劈了过来。

一股强猛绝伦的暗劲，划起了啸风之声，直撞过来。

神丐宗涛冷哼一声，右掌一挥，硬接一击。

两股掌力撞在一起，卷起一阵猛风，彼此的身子都微微动了上官嵩双掌一收，平胸举起，冷冷说道：“神丐之名果不虚传，再接老夫一掌试试。”

宗涛双掌一招，说道：“尽管施展，老叫化舍命奉陪。”

上官嵩正待推出双掌，忽然心念一动，停下手问道：“这一击之下，咱们两人之中必有一个受伤……”

宗涛哈哈一笑道：“上官兄说的不错，只是不知伤的是谁，老叫化一条穷命死了也还罢了，可是上官兄乃雄踞西北道上的霸主，总得事先留下几句遗言，交代交代身后之事……”

上官嵩道：“宗兄少说风凉话，兄弟心中有一桩不明之事，趁未动手之前，想先弄明白。”

宗涛笑道：“老叫化心中也有一桩不明之事想要请教，但上官兄既然抢了先着，那就请先说吧。”

上官嵩冷哼一声，说道：“凭你老叫化的武功，未必就能伤了我的女儿，兄弟想知道伤我女儿之人是谁？”

宗涛见他满脸悲愤之情，双目之中直似要喷出火来，全身微微颤抖，显然他心中正有着无比的痛苦，暗自忖道：此人愤慨已极，真要动上手，只怕不死不休，二谷三堡之中人物，盛传以此人武功最高，为人也较正派，老叫化今宵之中如要和他硬拼一阵，岂不让易天行坐收渔人之利……

上官嵩看他一直沉思不言，心中大感不耐，厉声喝道：“老叫化，江湖之上盛传你的侠名，想不到却是这等畏首畏尾之人！”

他心情激动，言词之间，已显语无伦次。

宗涛回头望了仰卧的徐元平一眼，冷冷说道：“上官嵩，你女儿的生命是命，难道别人的生命就不是命吗？”

上官嵩望了静躺在地上的徐元平一眼，仰天大笑，道：“纵然千百条武林高手的生命，也抵不了我女儿一条性命……”，但见两行老泪，滚滚而下。

宗涛看得心头一凛，暗道：此人神志已乱，我岂能再和他争强斗气。立时生出了相让之心。

只听上官嵩自言自语地说道：“倩儿，你放心的死吧！我要杀上一千个武林高手给你陪葬……”

此人言语，越说越不成话，显然过分的悲痛，已使他神志混乱不清。

神丐宗涛暗道：我如再不想法子，舒畅一下他心中的悲愤，只怕片刻间他就要气极而疯。

忽然心中一动，蹲下身去，摸在徐元平胸口之上，只觉心脏还在跳动，鼻息微微可闻。立时大喝道：“上官老儿，快瞧瞧你女儿是不是真的死了！”

上官嵩突然蹲下身子，侧耳在那仰卧的黑衣少女胸前听了一阵，忽然仰起脸来，长长吐一口气。

这一口气似是吐尽他胸中的闷气、愤慨、惊惧，而立时恢复镇静，转过头去，望着宗涛说道：“宗兄，这是怎么回事，那边躺的是什么人？”

宗涛道：“他们两个娃儿，谁也不肯服谁，言语冲突，各不相让，你一拳，我一脚，打了起来，打了一百多招，谁也不能胜谁，最后各以上乘内功相搏，打个两败俱伤。”

上官嵩探头望了徐元平一眼，道：“什么？就是他们两人动手吗？”

宗涛道：“怎么？难道老叫化还会助拳不成？”

上官嵩摇头冷笑道：“宗兄觉得兄弟的掌力如何？”

宗涛取过身后大葫芦喝了一口酒，道：“不比老叫化强。”

上官嵩道：“哼！只怕也不弱于宗兄。”

宗涛哈哈一笑，道：“上官兄如不服，待救了两个小娃儿后，咱们再找地方比划比划。”

上官嵩道：“宗兄有兴，兄弟自然要舍命奉陪。”

宗涛笑道：“眼下先救两个娃儿性命要紧，咱们比划之事，以后再谈。”

上官嵩微微点头，转过身去，潜运功力，双手互搓了一阵，在那黑衣少女穴道上推拿起来。

宗涛微微一皱眉头，暗道：也不知这两个娃儿施用的什么武功，斗的两败俱伤，如何下手解救，还得大费一番心思。眼看上官嵩双手不停在那黑衣少女身上推拿，心中突然一动，道：上官嵩解救女儿手法也无什么特异之处，不如先用一般推宫过穴手法试试，如果能救他活转过来更好，万一不成，再

想其他办法。

心念一转，暗运真力，在徐元平凡处要穴之处推拿，暗中却留意着上官嵩的动作。

哪知两人推拿了半天，仍然毫无效用。

上官嵩长长叹一口气，停下手来道：“宗兄，他用的什么武功？我女儿气虽未绝，但救她不醒。”

宗涛道：“你女儿用的什么武功，怎么这娃儿也救不过来……”

他话还未完，忽听身后一声轻笑，紧接着响起一个十分和蔼的声音，道：“两位不必多费心机了，他们两人都已受了极重的内伤，必须要一段长时间的疗息，才能清醒过来。”

转头看去，只见一个长衫飘飘的中年儒士，站在丈余外处，望着两人微笑。

宗涛霍然站起来，说道：“易天行……”

那中年儒士右脚一抬，身子忽然向前飘飞了五六尺，宗涛叫出“易天行”三个字刚刚出口，对方已脚落实地，接道：“正是兄弟，宗兄别来无恙。”抱拳深深一揖。

上官嵩虽然久闻神州一君之名，但却始终没有见过其人，只看对方刚才露了那一手绝世轻功，心中已微生惊骇，暗道：神州一君之名，果不虚传，只那一身轻功，就足以惊世骇俗了。

宗涛轻轻哼了一声，道：“老叫化想你早已到了。”神态冷漠，礼也未还。

易天行毫无责怪之意，微微一笑道：“宗兄一向料事如神，兄弟素来佩服。”

宗涛道：“少灌迷汤，老叫化子不吃这一套。”

易天行果然有着过人的涵养工夫，任凭宗涛如何恶言相加，仍然面不改色，转头对上官嵩道：“这个想必是威震西北武林道上的上官堡主了。”

上官嵩甚觉不好意思，抱拳还了一礼，道：“不敢，不敢。”

易天行微一欠身道：“兄弟久闻大名，今日幸得一会！”

上官嵩道：“易兄大名，遍播寰宇，兄弟今日能得一见，甚感荣宠。”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上官兄、宗兄请把两位受伤之人抱到室中，让兄弟查看一下，他们被什么武功所伤，也许兄弟能替他们略效微劳。”

上官嵩回头望了宗涛一眼，抱起女儿，说道：“易兄如真能救得小女之命，在下定当有所报答。”

易天行道：“兄弟能否救得，眼下还很难说，必需先查过她被什么武功所伤之后，才能决定，至于报答二字，兄弟绝不敢当。”

宗涛在两人说话之时，心中已千回百转，暗忖道：神州一君之能，早已誉满江湖，这娃儿受伤甚重，我已无能疗治，如其任他伤重而死，倒不如让他救治一下试试。

心念一转，伏身抱起徐元平来，一语不发，大迈两步站在上官嵩身后。

神州一君易天行对人十分谦恭，抱拳一笑，道：“请恕兄弟走前一步，替两位带路。”转过身去，大步直向左侧一排房中走去。

## 第十五回 似水柔情

几人刚到门边，紧闭的两扇黑漆大门忽的呀然一声大开。

漆黑的房间中，紧随着亮起了几个火折子，但见火光闪了几闪，点燃了几支烛火。

倏忽间红烛高烧，火光熊熊，全室中大放光明。

易天行回过头来，抱拳肃客，上官嵩当先走入室中。

宗涛微一犹豫，随在上官嵩身后而入。

只见四个身着白衣，年约十三四岁的小童，分倚室中四角而立，每人身侧都有一个三尺高低的木案，案上各放着一支红烛，在那两扇紧闭的黑漆大门开启之时，一齐晃燃火折子，点上火烛。

宗涛目光回扫，向后望去，只见两个白衣童子，站在门后。

室中除了这六个白衣童子，再无别人，正中放了一张雕花木榻。

易天行转身对宗涛笑道：“宗兄请稍候片刻，待兄弟先查过上官兄女公子的伤势之后，再查看令徒伤势。”

宗涛听他误认徐元平是自己徒弟，也不解释，微一颌首，退到靠壁处一张木椅之上坐下。

上官嵩奔了过去，把怀中女儿放在木榻之上，回头望着宗涛说道：“原来此人是宗兄的徒弟……”

宗涛知他误信为真，当下冷笑一声，接道：“老叫化子可没福气收这等标致的徒弟，只能收个小叫化子。”

此言无疑否定了徐元平是自己弟子，以便解除上官嵩心中因为误信引起满腔怒火。

哪知上官嵩竟是十分相信一般，追着问道：“此子既非宗兄弟子，那是何人门下？”

宗涛怒道：“这个我怎么知道？”

上官嵩瞧瞧仰卧在床上的女儿，忍下了胸中之气。

易天行缓步走近榻前，伸手抓过黑衣少女的玉腕，闭上双目，右乎食、中、无名三指，轻轻按在脉门之上。

大约过了一盏热茶工夫，突然放下黑衣少女的玉腕，站起身来，脸色十分严肃地望着宗涛道：“宗兄，兄弟有几句话想问问，不知可以吗？”

宗涛道：“老叫化不聋不哑，有话尽管请问。”

易天行道：“宗兄怀中少年当真不是宗兄的衣钵传人吗？”

宗涛道：“老叫化绝对调教不出来这等弟子，你如不信，那也是无可奈何。”

易天行道：“好说！好说！当今武林之中，有谁不知道宗兄的大名！”

上官嵩看易天行脸色凝重，不禁心中大急，问道：“易兄看她还有没有救？”

易天行道：“据兄弟把脉所得，令爰是被一种极高的内功所伤，但一时之间，兄弟却难以看出是何种内功，如若宗兄能告诉兄弟他用的何种掌力，兄弟立即可想出解救之法。”

宗涛冷笑一声，道：“如果易兄能告诉兄弟上官兄女公子是何种功力所伤，大概老叫化也能救得。”

易天行微微一耸双眉，道：“纵然不知她为何种功力所伤，兄弟也可救

得。”

上官嵩道：“那就请易兄大展妙手，如能救得兄弟小女之命，上官嵩有生之年，不忘大恩！”

易天行微笑道：“上官兄这等说法，叫兄弟如何敢当，但兄弟既然答应下来，自是要尽我心力，纵然耗去一些真气，也不让上官兄蒙受丧女之痛。”右手一伸，把那黑衣少女抓了起来，又道：“兄弟在为令爱疗伤之时，最忌有人打扰，这得烦请上官兄替兄弟护法了。”

也不待上官嵩答话，纵身跃上木榻，盘膝而坐，扶正那黑衣少女的身子，左掌扶住她的左肩，右掌抵在她背后“命门穴”上，潜运内力，逼使全身真气直向她的“命门穴”中攻去。

神丐宗涛冷眼旁观，心中暗暗忖道：上官嵩爱女心切，如果易天行真能救活他的女儿，定将为其所用，我老叫化势将陷入孤立之境。

转头看去，只见当门站着一个人身材修伟，身着锦衣，长髯垂胸的大汉。

锦衣大汉身后，并肩站着两人，一个长身驼背，一个五短身材。

宗涛瞧的怔了一怔，暗道：怎么这几个人也找到这里来了，看来今晚上倒是有一场热闹好看了。

原来这三人正是碧萝山庄庄主和驼、矮二叟。

神州一君缓缓启开双目，瞧了瞧站在门外的锦衣大汉和驼、矮二叟一眼，微一颌首，重又闭上双目，继续替那黑衣少女疗治伤势。

室中鸦雀无声，但充满了沉默的紧张，每人的面色都异常严肃。

那六个白衣小童更是个个圆睁双目，只有替那黑衣少女疗治伤势的神州一君易天行虽然闭着双目，但却带着微微的笑意。

上官嵩静站一侧，两只眼睛，却牢牢的盯在神州一君易天行脸上，一见易天行面含笑意，竟也不自主地心里怦怦直跳，心里充满了一种欣悦的紧张。

室内又沉静了一盏热茶工夫，易天行的鬓间发角隐隐现出涔涔汗意，不一会，鼻头上也见汗珠。

上官嵩知他是用一种深湛的内力在为爱女疗伤，尽管平素与神州一君从无交往，没有情谊，但这时也不由得十分感激。

又过了片刻，黑衣女翻动了一下，两手一舒，鼻息渐渐沉重。

易天行两道如电目光，凝注在她微现红润的脸上，又以手掌一探鼻息，然后一提衣襟，举袖擦去额上鼻间的汗水，又慢慢闭上双目，长长舒了一口气，点点头，道：“上官兄，恭喜令女伤势已无大碍，只要让她慢慢调息一阵，然后再服用兄弟亲自配制的药丸，就……”

上官嵩望着易天行，脸上满是感激之色，他感动得未待易天行话完，就道：“易兄为小女耗去如许内力，使小女得获重生，兄弟真是感激，易兄盛情，上官嵩定当有报答之日……”

易天行未容上官嵩话完，忙接口说道：“上官兄言重了，叫兄弟如何承当得起。不要说她是你上官兄的千金，就是陌路之人，救人于危，扶助妇孺，也是我辈应为之事。”说着顿了一顿又道：“我易天行，行道江湖处处为人，哪儿心存善报呢……”

环视全室一眼，一阵朗朗长笑，神情之中，似极为得意。

神丐宗涛听了易天行的一番言语，睁开一双醉眼，斜睨了一下，一歪嘴，鼻子里冷冷哼了一声。

神州一君目光也微微瞥了宗涛一眼，缓缓站起身子，背负双手，在室中

踱了几步，状极轻松。

床上一阵轻响，几人闻声望去，只见黑衣女微微一探手臂斜支床上，似欲支撑身子。

上官嵩赶紧伸手扶去，柔声道：“倩儿，可觉得怎么样了？”

黑衣女微张秀目，四周张望了一下，又望了室中诸人一眼，惊异地问道：“爹，咱们这是在什么地方呢？”说着又看了一下自己卧身的床铺，道：“咦，我怎么会睡到这儿来了呢？”

上官嵩一手扶挽着爱女身子，一手轻轻摸着她的手腕，说道：“婉儿，你身受重伤，全亏你易老前辈为你悉心治疗，你现在心里觉着怎样，试试运气看，还有什么痛楚没有？”

上官婉倩朝着上官嵩浅浅一笑，依言平坐床上，运功调息了一阵后道：“还好，没有什么不对。”

上官嵩见爱女气血内运无碍，心中自是高兴，扶上官婉倩下了床，笑道：“倩儿，你赶快去谢谢易老前辈。”

神州一君跨前一步，双手挽住上官婉倩，面泛慈爱地道：“好了好了，快不要听你爹的话，我与你爹神交已久，哪里还用得着这等俗套，现在你觉着还难过吗？”说着伸手轻柔地抚弄着她的秀发。

上官婉倩点点头答道：“现在很好，已不难过了。”

易天行噢了一声，道：“你现在血脉已畅行无碍，只要再以自己内力暗中辅导，不要太劳动，短时就可复原了，来，让我来挽你慢慢走动走动。”说话声音，极是慈爱祥和。

上官嵩在一旁听得也是大为感动，当下接道：“多蒙易兄费神了。”

易天行谦道：“上官兄，现在治疗要紧，哪里还能这等客套呢，如若你看起兄弟，千万不必如此。”一边说话，一边已将上官婉倩挽扶下床。

上官婉倩这时四肢依然乏力，一下床腿便一软，上官嵩忙上前一步，挽扶住她左腕，与易天行两人，一左一右，扶着她慢慢走动。

约有一盏热茶工夫，她已行动自如，但已走得香汗淋漓。易天行转脸对上官嵩道：“上官兄，令女全身血气已通，现在也不宜太过劳动，还是让她躺卧片刻，然后再吃兄弟调制的药丸。”

上官嵩因易天行救治爱女心中自是感激，当下连声唯唯地道：“在下一切遵命，全仗易兄大力了。”

易天行微笑应道：“好说，好说。”一边却向神丐宗涛走去。

神丐宗涛正抱着徐元平蹲在那里，见易天行走来，也不说话。

易天行走近宗涛身边，轻声说：“宗兄请将令高足平放地上，让兄弟仔细查看一下。”

神丐宗涛冷冷地道：“你可是真的替他疗伤？”

易天行呵呵笑道：“宗兄，你何以口出此言，难道疗伤还有假的不成？我易天行难道有什么负人之处吗？”

神丐宗涛一翻两眼，截住他未完之话，说道：“好了，好了，我老叫化子就厌恶别人在我耳边喋喋不休，你既知疗伤要紧，请别耽误时间。”

老叫化子声严色厉的抢白了神州一君易天行一顿，上官嵩在旁心中甚觉不平，暗道：你这老叫化子，真是不知好歹。

易天行虽被宗涛一阵抢白，但他竟毫不动气，依然心平气和，一面蹲下身子为徐元平诊查伤势，一面微笑地道：“宗兄这等年纪了，还是这么大的

火气！”

就在这时，忽然飘来一阵兰桂芳香，接着又响起一阵环佩之声。

紧接着又是一阵“滴答滴答”的声响。

这芳香、声响来得大为奇突，众人不约而同朝门外望去。

但见罗衫飘曳，走进来一个面貌如花、风姿卓绝的紫衣少女。

紫衣少女身后，跟随着一个发白如霜，手持竹杖的老妪。

那站在门口的锦衣大汉和驼、矮二叟，一见紫衣少女，恭恭敬敬的侧身相让，紫衣少女对他们微微倩笑。

那几个手执短剑的白衣童子一见锦衣大汉和驼、矮二叟侧身一旁，让开道路，似请那紫衣少女和那白发老妪进内一般，不由得互相交换了个眼色，同时移动脚步，似想上前阻拦。

锦衣大汉早将这四个白衣童子的举动看在眼里，正待欺前忽见那四个白衣童子头一低，竟又各自退让两步。

原来这四个白衣童子正想上前喝阻，但一见来人竟是个年轻少女，强硬之态便消去一半，等到看清紫衣少女的面貌时，心头只感到一阵莫名撩乱，不自主的后退两步。

那紫衣少女却正朝着室内倩倩一笑，这一笑宛似春花绽蕊，秋月吐辉，真是娇而不邪，艳而不妖。这四个白衣童子，虽只是十三四岁的童子，也不禁看得一呆。

紫衣少女款款的走进室内，亭亭的扶柱而立，那手持竹杖的老妪，紧紧随在身后。

神州一君易天行、神丐宗涛，以及上官嵩一见紫衣少女突然来到，心头都不免一震，但谁都没有表现出什么动静；上官嵩依然照料着爱女，易天行仍旧俯身为徐元平疗治伤势，宗涛睁大两只眼睛眈眈地盯注神州一君。

紫衣少女进来之后，也不说话，只静静的望着易天行在替徐元平疗伤。

室内虽然有着这许多人，但却一片静寂。没有一点声响，仿佛一间空房似的。

约莫过了有一顿饭之久，徐元平一声长吁，重重的哼了一声。

易天行朝着神丐宗涛道：“令徒血脉已通，请宗兄也相助一臂之力，使他早些血归经道。”

宗涛对易天行的话，不理不睬，看了他一眼，见他按抚徐元平右手脉门在运行功力，自己也往地下一坐，略一调息，气聚丹田，功贯双臂按住徐元平左手脉门。

室内又沉静一盞茶工夫，易天行收回双手，徐元平大喝一声，张嘴吐出一口瘀血。

易天行道：“宗兄，你可把他扶起，慢慢活动活动。少时我再让他们服点丸药。”

宗涛白了易天行一眼，依言扶起徐元平，在室中慢慢行走。

易天行探手入怀，取出一只小巧的古瓷小瓶，望着瓶笑了笑，倒出两粒深朱色的药丸，托在左手心上，又把小瓶藏入怀紫衣少女看着易天行的一举一动，黛眉轻轻一锁，微咬樱唇，现出浅浅的两个梨涡，脸上绽出一丝淡淡、冷冷的笑意。

徐元平被神丐宗涛扶着在室内走了一圈，血气运行已很流畅，乃伸臂挺胸舒了一口气，慢慢睁开双眼，但觉眼前紫光一现，瞥见紫衣少女正娇怯怯

的傍柱而立，亭亭的站在那里，心中不由一震。

易天行这时右手两指拈了一颗丹丸，走到上官嵩面前，道：“上官兄，这药丸乃兄弟精心配制极具奇效，请照应令爱服下。”

上官嵩接过丹丸，伸臂扶起上官婉倩。

易天行把药丸交给上官嵩，转身又迎向神丐宗涛和徐元平走去。

上官嵩扶起上官婉倩，笑道：“来，快把这药丸用下……”

那紫衣少女一见上官婉倩乖乖的张开樱口去接丸药，不由得伸出玉腕，同时急促地“嗨”了一声。

就在紫衣少女“嗨”声未完，上官婉倩张口吃药之际，突然室内响起一阵衣袂之声。接着又是“扑通”一声。

原来神丐宗涛一面扶徐元平慢步，一面却暗中注意着易天行的一举一动，看见他把药丸交给上官嵩就想喝止，但他也知易天行不是易与之辈，也不敢贸然从事，及见上官婉倩张口吃药，转眼就要被她接吞口中之际，正是间不容发，一松徐元平，双脚一点，施展出迅快无比的轻功，但听一声风动，人已到了床前，喝道：“慢点！”右掌疾吐，一探手便由上官嵩手中把药丸夺了过来。同时口中说道：“上官兄防他药中有诈！”

神丐宗涛这动作快速至极，哪知神州一君易天行的动作更快，就在神丐宗涛跃身夺药丸之时，易天行也已发动，当宗涛把药丸取到手中，尚未把牢，只觉右手一震，药丸已被易天行夺了过去。

易天行夺过药丸，身子一侧，斜纵让开五步，慢吞吞地说道：“宗兄也太不相信兄弟了，易天行一片好心，宗兄却如此疑神疑鬼，既是不信也就算了，兄弟又怎能勉强别人，硬要吃兄弟的药丸呢。”

他一边自言自语说着话，人却以迅快的步法向室外走去。

神丐宗涛发觉药丸为易天行夺去，恨恨的哼了一声，猛听得“扑通”一声，赶忙侧脸一看，原来徐元平因失去了挽扶之力，腿下一软，已摔坐地上。忙一晃肩，人已跃到徐元平跟前。

紫衣少女一见徐元平摔倒地上，惊得转过脸去，轻轻的“啊呀”了一声。

上官嵩适才因事起突然，猝不及防，这时才清醒过来，跨前一步，怒问道：“宗兄猝然出手相阻，不知是何用心？”

宗涛笑道：“易天行假仁假义，老叫化子猜准他药里必有名堂。”

上官嵩泛起一丝愴意，道：“宗兄何以知道药内有诈，兄弟却是不信。”

宗涛道：“只可惜老叫化疏忽了一着，真是玩了半辈子的蛇，到老还是被蛇咬了！要不然把那药丸一试便知，上官兄也就不会怀疑兄弟之言了。”

那紫衣少女突然在旁插嘴道：“真的，那种药还是不吃的好。”她说的轻盈悠慢，仿佛在自言自语一般。

上官嵩原想跟宗涛辩论下去，一听紫衣少女之言，侧脸一看，只见她满脸圣洁，闪耀着一种从未见过的光彩，一团狐疑，顿时平消下去，不再言语。

神丐宗涛低头望了徐元平一眼，探手取下红漆葫芦，仰起脖子，一阵咕嘟咕嘟，狠狠地喝了两口酒，又把眼睛瞧着门外，道：“要不是为了你这娃儿，老叫化真要叫他走不了！”说着一翻眼睛，接道：“走得了活和尚跑不了庙，咱们暂且把这笔帐记下，让老叫化子和你慢慢算吧。”说着又低头替徐元平推拿起来。

紫衣少女看着宗涛喝酒，又自言自语地嘟噜了几句，似乎觉着很好玩，后来听到说什么走得了活和尚跑不了庙，便觉着这句从来没听见过的话很是

滑稽，不由“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只笑得她罗袖掩唇，头上珠饰、肩上流苏，巍颠颠的直抖。

神丐宗涛一看她的笑态，觉得意态可人，心里一乐，也呵呵大笑起来。

那天在土坡之上，徐元平气走丁炎山后，丁玲、丁凤二人曾对徐元平略略暗表心迹。

姐妹二人，手牵着手，走在蜿蜒的荒径上，阵阵的山风，吹得二人衣袂飘飘，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

两个人紧紧牵着手，默默地走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程，谁也没有说一句话。

走了很久，丁凤茫然地问道：“姐姐，咱们这样走着，到底是哪那里去呢？”

丁玲幽幽地摇了摇头，叹了口气，道：“唉！我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反正云天迢迢，走到哪儿算哪儿……”。

丁凤仰着小脸道：“我们总得有个去处才是，老是这样走下去，也不是办法！”

丁玲笑了笑，道：“世事本多变幻，什么事是人力能把握得牢的呢？我们这样无拘无束地任意走去，不也是很好玩吗？”

丁凤望着姐姐，看她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心中奇道：我姐姐素来精明能干，处事老练，今天怎么竟这等恍恍惚惚的呢……她心里在想着问题，看着前面无尽无涯的云天，脚下却被丁玲拖着缓缓地跟着信步走去……

丁凤随着丁玲又走了一段路，缓缓收回远视的目光，道：“哦，我明白了。”秀目睨着丁玲，道：“难怪姐姐心里不好受，其实我心里也是很难过的……”，眼前又幻化出徐元平的身影，她不由得脸上泛起浅浅的羞红。

丁玲幽幽地接道：“妹妹，你也念着徐相公吗？”

丁凤点点头道：“像他那种人，自然是叫人怀念的。”

丁玲冷漠的脸上，绽开了一丝笑意道：“你觉得徐相公和查家堡的查玉……”

丁凤未待姐姐话完，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满脸不屑地道：“查玉怎能和徐相公比呢，徐相公为人心肠好，做事光明正大，人家真是有豪侠古风，哼！查玉到底出身不同，为人奸诈百出，一身阴阳怪气，不知为什么徐相公会和他相交？”

丁玲道：“徐相公是君子胸怀，而江湖阅历又很浅，自然不知存心防备他人。”

丁凤沉吟了片刻，道：“对了，我就怕将来徐相公会吃他的亏，就像先前在那土山上，查玉装模做样的装着受了重伤，却让徐相公来代他抵挡别人，你看他心机是多深多坏。”

丁玲见妹妹这时一脸恨恨不平的神态，不由笑道：“这么看起来，你是很恨查玉的了？”

丁凤一撇嘴，道：“哼，终有一天我要给点他小苦头吃吃。”

丁玲听了笑笑，没有答她的话，凝着神，似在想什么事。

丁凤拉了拉丁玲衣袖，道：“姐姐，你又在想什么？身子还没有复原，可不要太劳心了。”

丁玲转脸笑道：“我在想徐相公功力精进的这等快速，真是闻所未闻之事，如果那冷家老鬼抓你时，三叔不来，我想徐相公是会不容他得手的，要

是能给那老鬼一点苦吃那该多好……”，说时，心中很似高兴。

丁凤答道：“冷家老鬼实在可恶，他一见三叔来，马上就借风转舵，反说是跟我们闹着玩的了，此人真个是老奸巨猾。”

丁玲点点头道：“妹妹只知他怕三叔，才不和我们为难，其实他是讨好三叔，想借三叔之力把徐相公除掉，如果他此计得逞，那他又准备暗算三叔和我们了，此人的狠毒真比豺狼还凶残。”

丁凤道：“唉，怎么徐相公全是碰到这些人呢？姐姐你看他会不会吃亏？”言下充满关切之情。

丁玲笑道：“妹妹，你不要急，不要说他身边有个金老二，就是没有金老二，以他的功力来说，放眼当今江湖恐怕没有几个人能难为了他，你不看连三叔和冷老鬼都没法奈何他嘛。”

丁凤没有说话，脸上现露出一片欣慰之色。

丁玲又道：“徐相公乃非常之人，连神丐宗涛那位望重武林的怪侠，都那般看待于他，我看他定能为武林做出一番非常事来。”

云梦二娇，虽然出身绿林人家，而且年纪轻轻，早已以狠辣机灵之名传播江湖，不过女孩儿到底还是情感丰富，何况这二位姑娘，又是性情中人。

在她们周围之人，不是粗犷的绿林豪客，便是奸诈刁滑的江湖人物，所以一见徐元平之后，便觉着是清风霁月，人中龙凤的人物，心中就存了极为美好的印象。

以及后来追寻戮情剑匣，途中徐元平假扮车夫，同往洛阳古都，之后又因丁玲受三阳之气所伤，徐元平为她追寻紫衣少女，冒险闯竹石阵……

在这一段长长的期间，这诸般事情，都更使她二人对徐元平的印象与感情日益增加，所以二人对此番一别，不知何时再能重见，有着说不出的惆怅，一路行来，不知不觉中谈的都是徐元二人在这一种怅然若失的情缘中，不知走了多远，回头一看，一片辽阔蜿蜒的草原荒径已经走完。

举目一看，前面正是一片稀疏的树林，因为时值深秋，那片树林的枝叶，已显得非常疏落，只有枫、柏两种树，还留着一点秋叶，在秋风里飘动着。二人反正已无一定的去处，便穿越这片树林，就在这树林的尽头，从树隙里望出去，前面是一片亘绵的小山岗，那小山岗之下，正有一个长长的人影在那里走动。

丁凤轻轻拖了丁玲一下衣角，噘噘嘴，说道：“姐姐，你看，前面也有人在行走，想必是快要近镇店了。”

丁玲闻言向前望去，只见那人身穿长衫，背插长剑，走的虽然不快但却也不慢。

丁玲为人的心最细，一看那人背影，便怔怔的凝神瞧了半晌，自言自语地说道：“奇怪，这等荒凉的地方，也有人走，想必是武林中人了。”

丁凤玩心较重，忙地插嘴道：“那咱们要不要跟上去看看？”

丁玲沉吟了片刻，摇摇头，说道：“不要了，我的身体还未复元，你还要照应我，最好咱们不要多事……”。

丁凤一撇嘴道：“我不过是说要不要看一看，也没有说要多事，”说着一扭头朝着丁玲笑道：“以前姐姐还不是爱赶热闹，爱淘气，怎么自从见了徐相公之后，人就变了呢……”。

丁玲听得心里暗骂道：鬼丫头也越来越调皮了。但女孩儿家尽管是只有姐妹二人，心里的心事，也不愿让人知道，当下假装着脸色一沉，道：“二

丫头……”

丁凤伸了伸舌头，笑道：“你身体不好，我不惹你生气，我的好姐姐你可宽恕我了吧？”这几句话说得丁玲也笑了起来。

丁玲又盯着前面那人瞧了一阵，对丁凤道：“二丫头，前面那个人的背影，我在哪里见过……”。

丁凤呀的一声，道：“好呀！那么我们还是跟上去瞧瞧。”

丁玲没有作声，但却点了点头，当下二人便加快速度，穿过树林，往斜里赶迎过去。

前面那身着长衫、背插长剑之人，似想不到这等荒凉之处，会被别人盯上梢，所以走的十分从容。

不大工夫，丁玲、丁凤二人已走出树林，看看那人已经顺着一道小山岗，往里走去。

丁凤道：“姐姐，咱们不管认识不认识那个人，依我看，还是暂不要跟对方照面，我们可以绕过小山，从他侧面先看看再说。”丁玲笑道：“想不到你这些日子倒长进不少，也懂得用点心思了。”姐妹二人边说边笑的矮着身子，朝前拦头赶去。

赶了约两盏热茶工夫，丁玲心里一盘算，大约已经赶上了，这时又怕丁凤说话，只好一只手指指嘴，又摇摇手，暗示丁凤要她不要出声，另一只手则朝一块突出地面七八尺高的山石指了指。

姐妹二人从小到大，都是在一起，自然会得对方的心意，丁凤一看丁玲的举动，就知已经赶上了，姐姐的意思是要躲到那大石背后，偷窥来人究竟是谁。

二人轻巧的赶前几步，隐到大石后面。

丁玲因为赶了一阵，略感吃力，倚在大石上轻轻的喘着气，一面示意叫丁凤看看来人。

丁凤探头看了一下，朝着丁玲摇摇头，表示不认识。

丁玲吁了口气，刚一伸头，便又立即缩了回来。

丁凤忍不住就到她耳边低声问道：“姐姐可认识此人？”丁玲点点头。

丁凤又问道：“是谁？”丁玲又就在丁凤耳边，低低地道：“又是个老怪物，是金陵杨家堡的老堡主杨文尧。”丁凤一听是杨文尧，一耸香肩，伸了伸舌头。丁玲也怕和杨文尧碰到面，心里想着他不知过去了没有，所以又探头一望。

这一望不由得使她心头一凛，原来杨文尧正立在道旁，一张脸绷得紧紧的，满是凝重之色，捏着鼻子仰着头嗅一阵，又俯下身嗅一阵。

丁玲心里暗叫了一声：糟了。忙的低头在自己身上嗅了嗅，又在丁凤身上嗅了嗅，接着一双耸眉浅浅锁起。

丁凤不知姐姐弄的什么把戏，问道：“你干什么？”

丁玲轻轻唉了一声，道：“老鬼发觉我们了！”

丁凤也觉着心头一惊，道：“那怎么办？要不要紧？”

丁玲这时倒反而显得比方才平静，道：“事既然来了，想躲也是避不了的，再说咱们云梦二娇又何尝真的怕过谁来。”

她们二人说话，自是十分轻微，这时，忽然听得杨文尧干咳了一声，道：“是哪家的千金小姐，还是哪位夫人太太……”

丁玲眼珠一转望着丁凤瞪了一眼，未等他话完，就装得煞有介事般地惊

道：“唉呀！是谁这么冒失，吓了人家一跳？”

杨文尧阴阴地笑道：“既是有人，为何要藏头缩尾的，难道见不得人吗？”

丁凤已知姐姐是要假装不曾发觉是他，朝着丁玲抿嘴一笑，装着略现怒意地答道：“谁说我们是藏头缩尾之人？我们怕过谁来着，你是什么人说话却这般没礼貌。”边说边朝外走去。

杨文尧抬头上下打量着，道：“你这位姑娘为何会来到这荒凉之处？”

丁凤冷哼了一下，道：“你问我，我还要问你呢，难道这地方只有你能到不成？”

杨文尧也嘿嘿一笑，道：“小小年纪，竟这般嘴强。”说话间，一双眼睛始终骨碌碌的打量着丁凤。

这时丁玲知道不能让妹妹再僵下去，便唉了一声，道：“二丫头，你是跟谁在闹呀，在外边可不准你胡来。”

人也从大石背后走出。

杨文尧人称神算子，不但是说他精于土木建筑、机关消息之学，而且也说明此人是工于心计，是个老寻巨猾之人，他一听丁玲说话，还未看到她人，心中已然有数，干咳了一声，呵呵一笑。

丁玲一出来，向着杨文尧略略看了一下，便回头白了丁凤一眼，假意责道：“二丫头，你真该死，这乃是金陵杨家堡的杨老堡主，你对长辈怎么可以没大没小的，我看你是越活越糊涂了。”

丁凤一撇嘴，满腹委屈似地说道：“他也没有说，我怎么知道他是杨老堡主呢？”

丁玲拖着丁凤，走下山岗，逼着丁凤，道：“方才你胡说八道，快向杨老堡主赔个不是，不然叫人知道了，还说咱们丁家没有管教呢。”

杨文尧两只眼睛盯注在二人脸上，手捋着长髯，干笑道：“好了好了，二小姐既不认识老夫，怎好怪她呢。”说着又前后左右看了一眼，道：“怎么，你们二位怎会跑到这地方来呢？”

丁玲道：“家严要我带着妹妹出来阅历阅历，免得老呆在家将来不懂事，见不得人。”说着望着丁凤笑了笑。

杨文尧心里暗道：好刁滑的丫头，人言云梦二娇难缠，果真不假，当下又一本正经地道：“令尊、令叔都好吗？我们老弟兄不少时候没见了。”

丁玲一看他脸色，知他是心惧自己父叔，故意用话来套自己，心里暗笑，嘴上答道：“多承老堡主记挂，家严托福安好，三叔伴着我们刚离此不久，你要早来两个时辰，还见着了呢。”

杨文尧听得心里一震，表面却若无其事般说道：“噢，噢，可惜，可惜，要是早来一步多好……”。

丁玲抢着问道：“老堡主一人怎会来到此地，难道金陵风光还不如此处吗？”

杨文尧暗骂了一声：好厉害。干咳了两下，道：“老夫应一位朋友之约而来，路过此地，不意遇见你们两位，可真巧得很。”

丁玲、丁凤互望了一眼，抿嘴浅浅地笑了笑。

这一笑，却笑得杨文尧不大受用，不知这两个丫头暗中搞什么花样，当下心里一盘算，忖道：八十岁老娘还会倒绷了孩儿，不怕你们两个精灵古怪，我总跟你俩拼拼看。

这时他一见二人在笑，也随着嘿嘿笑了两声。

原来杨文尧在孤独之墓中，伤了金老二，遇见徐元平，心里对这个年轻人实在极为害怕，对他那深厚的功力，真有点莫测高深，不用说徐元平旁边有一个刁滑机警的金老怪，还有一个名震四省绿林的铁扇银剑于成，就是对徐元平一个人，自己也没有打胜人家的把握。

杨文尧虽然心悬着古墓中的奇珍异宝，尤其是听金老二说那玉蝉、金蝶也在墓中，心中更是如饮醇酒，但是无如自己处处受制于徐元平，不但被逼得一同退出古墓，而且连戮情剑匣还被逼得双手奉还人家，这实是平生一大耻辱。

他心里既贪恋那墓中宝物，所以在归还戮情剑匣之时，已暗中做了手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古墓除了我杨文尧，别人任谁也无能进出自如，就是有人得了戮情剑匣，但那图纹一二重要之处，已被自己毁坏，持剑匣之人，还是无法出入古墓。

杨文尧想到这里，心里觉得差堪告慰。

想不到走到这土岗边，却嗅得一股女人的体香，心里觉得十分奇怪，便停身下来查看，却不料碰上了云梦二娇。

杨文尧知道这两个人是出名的难缠，但他心里却另有自己的打算，所以忍着气，跟她们周旋，这时被她们一笑，自己十分尴尬，心里一想：好吧，我就干脆跟你们周旋到底吧。

他以为自己的形迹，已被别人发现。

当下一脸正经道：“唉，你们三叔也真是，放下两个闺女，自己倒走了，就真的放心，不是老夫托大，大胆叫一声贤侄女，虽说你们精明能干，总不如有人带领着好，如果两位信得过老夫，咱们不妨结个伴，反正你们旨在增长见识阅历，这一点江湖经验，老夫自信可以作个识途老马，怎么样？二位贤侄女……”丁玲心里一转，含笑道：“好是好，这一来岂不是给老堡主多添累赘了吗？”

杨文尧笑道：“好说，好说，路上有个伴，彼此都有照应，走吧，咱们赶路吧。”

丁凤一看姐姐竟这等爽爽快快地答应了杨文尧，心里一阵不高兴，暗忖道：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了，杨家堡在江湖上虽然颇有地位，但与我们鬼王谷也扯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交情，而且外间传说杨文尧此人外面老实，内藏奸诈，也不是什么好人，怎么你也不考虑考虑，就一口答应下来了。

但这时木已成舟，自己想反对已是不行，只好扶着丁玲，随在杨文尧身后走去。

三人走了一阵，谁也没有说话，心里各想各的事。

没有多久，天色便暗了下来，幸好此时走出山谷。

茫茫暮色之中，前面一片星火，正是一个镇甸。

三人进了镇甸，自有杨文尧招呼，定了两间一墙相隔的房间。

晚上，丁凤忍不住悄悄问道：“姐姐，咱们摆脱都还摆脱不掉，怎么你倒一口答应下来，我可真弄不懂你葫芦里卖什么药了？”

丁玲笑着说道：“你是怕他吗？”

丁凤轻轻哼道：“我才不怕他呢，他难道还敢把我们吃了不成？”顿了顿又道：“不过，咱们又何必跟他一道，岂不是自找麻烦吗？”

丁玲道：“妹妹，你近来可真的长了不少见识，但是你不明白我的用心，我问你这老鬼既然想对付我们，不要说我身体还未曾好，就是好好的人，咱

们也是走脱不了的。你说是不是？”

丁观道：“是啦，你跟他走，又打算怎么办呢？”

丁玲无可奈何地道：“既然咱们走脱不了，倒不如干脆脆的依顺着他，他要卖老，咱们就处处让他卖卖老，他反而不好为难咱们。再说这一路也许并不太平，冷老怪在山上对咱们那种态度，我们就不能不小心，跟着他，这第一阵他总得替我们挡一挡。”

丁凤点点头，道：“还是姐姐你能，我就没有想到，不过咱们还得另有打算才行，总不能就这样跟下去。”

丁玲也点头道：“这一点我也想过了，看他明天对我们怎么样，如果情形不对，那我们就只有处处留下暗记，我相信这条路上目前少不了咱们谷里的人，只要有一个发现我们留下的记号，那还怕他们找不到吗？”

那杨文尧一个人躺在床上，心里也极是紊乱，也在想着心事。

他心里暗想：目前天下武林，除了几个正大门派之外，就得数一宫、二谷、三堡了，虽然外间说起来是把这一宫、二谷、三堡连在一起，但事实是各行其事，毫无关连。现下武林正是多事之秋。如若各自为政单独行动，终必陷于孤立的地位，杨家堡虽经自己一手布置，但那不过只能自保，要想向外发展，还嫌孤掌难鸣。这一次在古墓之中，便是教训。

杨文尧想到此处，情不自主地说了一声：“对，我必须抓住一家可靠的帮手……”

他遍算当今江湖上能作自己可信的帮手，除了一宫、二谷、三堡之外，实在找不出来了，而一宫、二谷、三堡之中，再仔细分析彼此利害关系，算来算去，任何一处也不足以维系长久。

杨文尧转过头对隔壁的墙，望了一眼，心里想着，要利用除非就应在这两个丫头身上了。只要自己能把她们骗回杨家堡，到那时软硬兼施，哄吓齐下。不管是大的、小的，只要能逼着一个作了自己的儿媳妇，攀上这门儿女亲家，那就不怕鬼王谷不出力想到这里，杨文尧心中一团高兴，几乎要笑了出来。

但梦云二娇也是出名难缠的人物，如何才能达到自己心愿，杨文尧便恍恍惚惚的想了一个通宵。

次日早晨，杨文尧早就托店家雇了一辆大篷双马车，他笑着脸对丁氏姐妹道：“我看大小姐脸色不好，想必是一路上受了风霜之苦，是不是要息养两天再走？”

丁玲是何等聪明，一听他的话，就知他说话的用意，不过是想听听自己的口气，心里笑了一笑，道：“我们姐妹也不是第一遭出外走动，这区区一点风霜，自信还熬受得下，请老堡主不必放在心头之上。”

杨文尧笑道：“既是如此，那就好了，你们两人先上车，然后告诉我，你们想到哪里，我总带你们跑跑就是。”

丁凤道：“难道老堡主就全肯为着我们长途奔波吗？”

她这话问的突如其来，实在出了杨文尧的意料之外，一时间，竟使杨文尧无从回答。

丁玲首先上了车，道：“我们麻烦杨老堡主，只能说承杨老堡主顺道便中照应，绝不能要杨老堡主放下要事，陪伴我们，老堡主你老人家这份盛情，不但我们姐妹承领了，回家之日，我必上陈尊长，也要叫老人家知道老堡主对我们这番情谊。”

这几句话说的虽是十分清淡，但杨文尧听在心里，却未免暗赞丁玲厉害。

当下干笑了一声，道：“这个但请姑娘放心，我活了这把年纪，总会安排的，我自自有道理”，说着也翻身上了前面车台。

长鞭盘空一旋，叭的一响，车子两边晃动，轮起处，扬起一阵沙尘，向前驰去。

丁玲倚画窗而坐，一手支颌，一手扶着窗沿，静静地养息。

晨曦晓风，大地一片苍莽。

古道上正有一位年约二十三四，身着蓝绸长衫的青年在匆匆地赶路，朝阳由树隙中照射到他的脸上，神采更觉英发。

他一阵奔行，经晓风轻柔的吹拂，精神大为爽快，再看当前的景色，朝阳下山如染黛，树同点朱，一片灿烂瑰丽。

他不由得挺了挺身躯，面迎朝阳，长长的舒了口气，口中自言自语地说道：“冷老二，冷老二，我查玉这次跟你们千毒谷梁子是结定了，如若不给你们一点厉害瞧瞧，也无法消我少堡主的心头怒火……”，望着天上耀眼的阳光，发出一声长啸。

这一声长啸，仿佛发泄了心中不少愤怒，也激起了他的雄心豪气，当下一声长笑，又举步向前走去。

走了一阵，但见前面横排着一行高达三丈的树行，这些树乃是苍柏、乌柏间杂而植，迤迤的伸展向远方。

查玉一看这树行，就知己到官道大路，脚下又加紧了两步。

就在他将要跨越官道之际，陡然“叭”的一声，鞭丝划空，接着一阵得得蹄声，疾走而来。

查玉为人，城府最深，一听鞭响蹄声，立即跃退两步，一矮身，隐在一排棘丛之后，眼睛却向官道上凝神望去。

眨眼间，尘土扬起，一辆双马长程篷车，已得得驰来。

查玉定睛一看，车台上坐着两人，一手执鞭绳，分明是赶车的车夫，与车夫并排而坐的却是一位银髯老者，但是因为被车夫遮挡，无法看清那老者的面目。

再看篷车，帘幔低垂，什么也看不出。

查玉心里暗道：“事不关己何必劳心，我查玉也是太爱管这些闲事了，人家走人家的路，与我查玉何干？”

他想到此外，心里倒舒畅了不少，正想站身走出，突然眼前一花，凝神一望，但见那篷车的窗格下飘着一只黑色镶黄花边的衣袖，查玉心里一动，觉得这衣袖非常眼熟，仿佛在哪里见过。

他本是极工心计之人，既然心生疑窦，自是不肯放过，待那马车走过去五六丈时，一长身跃出棘丛，随后跟去。

查玉一面盯牢黄尘滚滚的马车，一面暗中思索着那马车窗下的衣袖。

想了一阵，他举手拍拍自己前额，哦了一声，忖道：难道这车里会是她们姐妹不成吗？

他心念一转，暗中默默推测道：如若是云梦二娇，那么车台上那银髯老者又是何人？如若不是丁氏姐妹，那么那只衣袖，明明是丁玲穿用之物，一时间，不由得疑云重重。

查玉虽然阴险，但与云梦二娇和徐元平，同过几次患难，历经几次凶险，无形中便产生出一种奇异的意识，这原是人性中神奇的一面，何况查玉此次

远来中原，许多事正要从他们二谷人物中着手寻查，所以对云梦二娇的关系，更多了一层。

这时突见这衣袖，心中虽多疑问，但还是决定追随马车下去，一查究竟。

这时虽然估定车内之人，十有八九是云梦二娇，但是对车前坐的那位银髯老者，却没有摸清，自己纵然有心追踪下去，也是以不显露真相为宜。

他心念一动，随手在怀中取出一块黄蜡，在脸上擦，脸色便苍老不少，微微一笑，放眼一望，顺着那马车跟去。

查玉始终跟那马车保持有三四丈的距离，走了两个多时辰，太阳已将正中，正走进一处山村，路边有几家小店，查玉心想：到了此处，你们总要打尖歇脚吧，到时是不是云梦二娇就当可分晓了。

他心里正在想着，前面马车也已收缓慢了下来。

查玉赶忙往路边一隐，双目凝神注意着那银髯老者，那车夫“啾”的一声，车子便停在一家客店的门口，那老者一个跃身，便已落在地面，一转脸，查玉看得心头一跳。

他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再定神望去，却一点也没有差错，他心中奇道：金陵杨家堡是几时与鬼王谷攀上了交情？

他心里虽这样在想，眼睛却不敢稍瞬。

他指望杨文尧下车之后，必定要把车内之人招呼下来，哪知事实不然，杨文尧下车之后，匆匆忙忙走进那小店，冲了两壶水，买了几个大饼，包了卤菜等食物，就又匆匆的爬上车，掉头跟车夫说了两句话，那车夫一挥长鞭，车子就又向前驰去。

这时查玉腹中已觉甚是饥饿，一见杨文尧连脚也未歇，匆匆又走，自己也只得买了一点充饥之物，随后赶去，心中甚觉气恼。

直走到夕阳西沉，进到一座村庄，那马车才停下投店。

查玉心里笑了笑，暗道：我既然跟定了你，量你也逃脱不了。

但这时却也不便跟进那家客栈去，便在斜对面一家饭馆先歇了歇，胡乱吃了点东西，这才折到对面，要了一个房间住下。

他做事极是谨慎，进房之后，也不出来走动，躺在床上，心里在猜想云梦二娇与杨文尧之事。

想了半天，也没有十分把握，叹了口气，自解自嘲地道：“少时待我查看一番，自不难知道你们耍什么把戏。”

查玉熄了灯，虚掩窗户，躺在床上，好容易挨到三更，侧耳一听，左右前后的旅客，都已入了睡，四周的人家也都静了下来，真是万籁俱寂。他紧了紧衣带靴袜，轻轻的推开窗户，伸头张望了一下，双手一带窗沿，人已像狸猫似的翻上屋顶。

他定睛打量，这客栈倒也不小，前后一共有四进，连带回廊的厢房，房间可也不少，而这时是一片漆黑，要想找杨文尧和云梦二娇住在何处，还是不大容易。

查玉伏身屋上，四下搜望了一阵，见毫无动静，一皱眉头，双脚在瓦面轻轻一点，身子已凌空而起，但见他身子一弓，一式“神龙升天”，人已落到第三进的屋脊之上。

他暗中运足目力，门窗都关得严严的，也不知云梦二娇和杨家堡的杨文尧住在何处。

转眼间，已过去半个时辰，查玉不由得心中纳闷，随手揭下一片青瓦，

正准备向天井内投掷，想借此把他们引逗出来，但脑际立即掠过另一个念头，暗暗骂了自己一声：糊涂！这次跟踪云梦二娇和杨文尧，主要的在一查杨文尧的用意何在，如若把他们逗引出来，这不但是和杨文尧当面冲突，而且于事无益。想到这里，又把那片青瓦放回原处。

他又绕到了一间厢房上面，正在举步之际，忽听得下面“吱呀”一声，像是床板的声响，查玉精灵过人，当下闪身一跃，到了屋檐前，双脚往檐口一钩，两手一松，身子倏的往下疾沉，人已倒垂檐下，丹田微一用力，身子笔直往檐廊内侧一贴，头贴近窗子，只听屋里一个极细极弱的声音，说道：“姐姐，咱们跟他一天了，到底……”，一阵风过，吹得小院里的花树沙沙作响，底下的话未能听清。

查玉心中一喜，因为尽管这声音再细再弱，他也分辨得出是丁凤的声音。

风声过后，就听得丁玲说道：“我想一定会有人知道车内是我们的。”

又听丁凤道：“别人怎么知道呢？”

丁玲道：“告诉你吧二丫头，我今天一天都将衣袖放在外面，我想只要咱们鬼王谷的属下看到，必定会知道是我们两人，他们自会留意的，只要……”，底下的话又被一阵风响所掩。

查玉听得心里笑道：“鬼王谷的人没有看到，倒被我查家堡的看到了。”

这时他心里忽的一动，暗忖道：是了，看起来这姐妹二人并不甘愿跟杨文尧走。要是出于自愿，又何必暗中作记号，想通知鬼王谷的人呢？

但继而一想，云梦二娇也不是平庸的人物，又怎会被杨文尧带着走呢？

这两种想法一时间困扰住了查玉，使他不知该如何处理，他吸了口气，冷静的一想，觉着无论如何，云梦二娇跟自己总比自己跟杨文尧有感情，现下二娇被杨文尧看守着，不管如何自己总得设法相救才是。

正想到这里，陡然眼前亮光一闪，他暗叫了一声：“糟！”忙地一挺腰，一个“倒卷翠帘”，人已灵捷无比的翻上屋面，一伏身，身子平贴瓦面，他以为自己的行迹已被别人发现。伏了片刻工夫，仍未见动静，胆气一壮，悄悄仰头四下一望，忽见右首房间内，闪烁着一点暗淡的烛火，在窗棂上映现着一个长长的人影。

查玉深呼了口气，一展身，迅速的落到有光的房上，身躯往下一坠，一个“云龙入海”，人已倒挂檐下，脸贴窗纸，用舌尖一点，就孔往里一瞧，不由吓了一跳。原来房内暗淡的烛光之下，桌上放着一副笔架，杨文尧正赤光着身子低头站在桌子旁边。

查玉一看这情形，心中大感奇怪，心想这又不是伏暑天气，这老怪物怎么还要赤裸着身子？

闪电手查玉何等精灵，这时看着他这怪模怪样，心里想笑，却不敢笑出声来，当下强忍住一口气，朝里望去。

只见杨文尧端视着他自己左大腿，看了一阵，又用笔在纸上画了几笔，然后又看一阵，又再画几笔。

任凭查玉人再精明，一时之间，也无法了解杨文尧在作什么。

仔细一看，只见杨文尧左腿之上，一块肉已成了酱紫色，查玉乍看之下，只道他是受伤瘀血，但继而一看，又隐约见那肉肤之上，有着一丝一丝的白线一般的痕迹，杨文尧正照着那细线的痕迹在朝纸上描绘。查玉看的心头一动，暗道：这老鬼一生，鬼花样极多，这又不知搞得什么把戏？

原来这是杨文尧在古墓中被徐元平逼的将戮情剑匣交还他之时，已暗中

把剑匣朝左大腿上用力一按，同时运功把左腿肌肉的经脉一封闭，那剑匣的纹迹，便清晰的嵌留肉上。

这时，杨文尧按图描绘，查玉虽然看在眼里，却不知到底是什么用处，不过他深知杨文尧通晓土木之学，想必又是一种什么构筑的秘图。

查玉看了老半天，也没有眉目，知道再看下去也是无益，何况杨文尧功力不弱，这时不过是专心在描图，没有注意其他，如若时间一长，被他发现，岂不是自找麻烦。

想到这里，双脚用力，腰身一扭，人已翻上屋面，抬头一看，天色已不早，四周看了一眼，两个起落，返回房中。

他躺在床上，暗中思量，忖道：要靠自己一人之力，绝难对付杨文尧，现在既知云梦二娇是被杨文尧挟走，谅来也无法隐避起来，只要自己召来查家堡的人手，暗中盯牢，不怕他们飞上天去。

第二天一早，杨文尧就赶车启程，查玉也赶忙在店里布下查家堡留讯传息的特别标志，限见到记号之人，顺着所留示的方向，紧追自己。

他布置妥当，这才缓缓出了镇甸，拿定了距离，尾随着前面扬尘的马车而去。

到了黄昏时分，又进入一座大镇，查玉又跟随杨文尧之后，住了客店，又在客店大门，和自己的门窗上，做了暗记。

约莫二更过后，窗外响起了“笃、笃……笃”二短一长的扣窗声，查玉心中一喜，知道自己留的记号，已有路过此处查家堡属下的人看到，立即披衣下床，手持灯台，晃了三晃，又划了一个圈，然后推开窗户，端坐桌旁。

室内衣袂闪动，已有两个黑衣劲装大汉，越窗而入，一见查玉，垂手而立，小声问道：“小的在前面看到咱们堡中的记号，知道是少堡主有事召唤，特地快马赶来此间，落脚之处，离此不远，不知少堡主有何差遣？”

查玉朝二人瞧了一眼，道：“我有一事，要交付你二人，不知你们有无胆气？”

二人连忙躬身答道：“只要少堡主有命，纵然是赴汤蹈火，小的也绝不敢躲懒不去。”

查玉压低声音，道：“我是盯了金陵杨家堡的杨文尧来此，我觉得其中定还有别的事情，这根线绝不能把它放掉，但我另有要事，必须亲去，故而无法两头兼顾，现在我请二位前来，要你们尾随那辆双马大车，看它到什么地方，你们只管跟下去，但沿途不要忘记暗留标志，待我办完另外一件要事之后，再循你们走的路线，不过两三天，自会追上你们。”

那二人中一个年龄较大的人道：“小的暗中跟踪，相信不致会出什么事，不过，万一有什么，那咱们要不要跟他……”

查玉摇头，道：“只要你们多加小心，谅来不致同他发生冲突。”

查玉又道：“还有两件事，一并交代与你们，第一，不得露出痕迹，以免打草惊蛇。第二，沿途注意可疑之人，尤其注意二谷之人，有无任何可疑之处。”说到这里脸色一沉，道：“此事关系太大，如若叫人走脱了，哼，哼，那你们可要小心。”说罢点了点头，道：“好，你们去吧，一路多加小心。”

查玉和衣倒在床上，暗中想道：要从杨文尧手里把云梦二娇解救出来，自己不用说没有这等力量，就是有，一时也用不着和杨家堡多结怨恨，如要救她们，除非是找到鬼王谷的人，由他们自己出面。如此一来，不但不得罪

杨文尧，而且还交结上鬼王谷。

他心中如意算盘一打，很自然就想到索魂羽士丁炎山，但百忙中要找丁炎山，那实在毫无可循之途。查玉躺在床上，想来想去，只觉得丁炎山远离鬼王谷，无非也是为了南海门下奇书，既然如此，必定在碧萝山庄附近逗留，要找人，只有这一条路比较可靠，想到这里，不由自主地自言自语地说道：“对，明天先折回去找找他……”

第二天一清早，查玉便折向碧萝山庄方向奔去。

查玉因心中放不下杨文尧和云梦二娇之事，所以折返碧萝山庄，意欲寻找丁炎山，一路上毫不耽搁。

第二天中午时分，觉得腹内饥火中烧，甚是难忍，便在一处镇甸吃用些酒食。正在那里举箸进食之时，猛听得一阵阴冷冷的笑声，接着说道：“我只道你上了天，想不到在这里却被我碰上，咱们这笔帐倒要好好的算一算呢……”说着一阵衣袂飘风之声，人已欺近桌前。

查玉心头一寒，抬头一看，来人正是苦苦追逼自己的千毒谷的冷公霄。

冷公霄掠身欺进，查玉连筷子也没有来得及丢，挫腰挺腿，踏翻桌椅，人却向后跃开五尺。

查玉借着这一跃之势，“嗤”的一声，张口吐出嘴中的酒菜。

冷公霄哈哈一笑，道：“今天要叫你走脱了，冷老二算是白活了一辈子……”，人随话动，跃身探臂疾向查玉扣到。

查玉为人心眼最多，知道这次无法摆脱这老怪物，就在闪身避让之时，心念转动，已经有了主意，当下厉声喝道：“冷老二，你当真以为少堡主怕你不成？”

冷公霄没防查玉会突然发出这种英雄豪气，被他喝的怔了一怔。

查玉一指冷公霄：“冷老二，你也是江湖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就是要找你家少堡主打架，这地方也不是你我用武之处，待我赔了店家银两，找处静僻之处，我领教你几招绝学，你说可好？”

冷公霄吃他一唬，干咳了一声，道：“好，谅你也走不了。”

查玉抛下一锭白银，道：“店家，这赔你的家具。”说着转脸对冷公霄冷冷一笑，道：“冷老二，前面离此不远有处山坪，查家少堡主前头带路，在那里等你就是。”

冷笑声中，人已夺门，凌空跃去。

查玉自幼成名江湖，赢得“闪电手”的美誉，轻功自然了得，这时一长身，疾如流星飞矢，直向前奔去。

冷公霄在武林中也是出色的人物，轻身功夫，也有独到的造诣，双脚一点，随着查玉的身形，紧追而去。

查玉一边奔跑，一边心里暗暗打算，目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想办法摆脱开这老怪物，再一便是想个什么主意，利用这个老鬼去对付杨文尧，让他们互相牵制，这一着不但可以保得云梦二娇，而且说不定是隔山看虎斗，自己坐收渔利也未可知。

心念至此，不由暗中一笑，决定依计行事，脚下一提劲，转身跃上右首的山坡。

查玉四下一望，周围是一片乱石荆棘，离开大路也甚远，绝不致有人会跑来此处，他长长的吸了一口气，倏的转身停立下来。

冷公霄知道查玉为人诡谋最多，见他倏然停身不走，一时间，不知他弄

的什么玄虚，倒也不敢大意，身躯歪歪斜斜的闪动了两下，已跃到查玉身侧五六尺处。

查玉早已成竹在胸，微一笑道：“冷老前辈，你何苦这样逼我呢？”

冷公霄嘿嘿一阵冷笑，道：“难道你自己还不明白吗？”

查玉一整脸色：“查家堡、千毒谷地分南北，各有所据，可算得无怨无仇，井水河水，互不相犯，如今你却依仗长辈技强，一直想置我于死地，我不明白你是何用心？”

冷公霄干咳一声，道：“你倒说得似很有理，你就忘了你那一把火，那时间你怎么不说查家堡、千毒谷无怨无仇，互不相犯了？”

查玉笑道：“老前辈原来是为了那件事，但那事又怎怪得了我呢，有道是上阵不认亲父子，在那等局面之下，我放火，不过是先求自保，并未存心……”

冷公霄伸手喝止，道：“查玉，你少在我老人家面前逞口舌之能，今日任你舌翻莲花，冷老二也不信你这一套鬼话。”

查玉摇头叹道：“你要决意不信，那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既是如此，你要如何，我查玉也不是贪生怕死之人，一切悉听尊便，我无不奉陪……”，接着又叹息一声道：“不过你智多谋定的冷公霄冷老前辈，做事却竟也如此盲目任性，倒真叫我查玉觉得好笑。”说罢仰头哈哈一阵朗笑。

冷公霄为人最是奸猾，这时却也被他这一笑，笑得莫名所以，沉声喝道：“你少信口胡说，我冷老二做事，难道还要你来派不是的么？”

查玉见他心意摇动，便道：“不是我敢派你不是，不过老前辈竟忘了千里来此的目的，把正事放在一边不做，却苦苦与晚辈作对，这岂不是舍本逐末吗？”

冷公霄听得脸色微微一变，随即又平静下来，道：“桥归桥，路归路，今天我对付你查玉，乃所以泄火烧竹石阵之恨与千里来此并不相冲突，又算得什么舍本逐末呢？今天我冷老二索性成全你到底，你有什么话，只管痛痛快快的说好了，总要使你心服口服。”

查玉瞟了他一眼，当下冷冷一笑，说道：“久仰老前辈作事缜密，但此次依我看，你是智者千虑，依然带有一失之错，我请问你一声，你可知来到此处的有些什么人？”

冷公霄呵呵一笑，道：“这事还要老夫说吗？”

查玉一脸凝重之色，说道：“不是我说老前辈不知道，而我敢断定老前辈是当局者迷，少不得疏漏之处。”

冷公霄长长的“哦”了一声，翻了翻冷漠毫无表情的眼睛，道：“我冷老二当局者迷，你就当局者清明，我有疏漏之处，你就没有疏漏之处，哼，冷老二岂是这等易于被你蒙骗之人？”

查玉这时已看透冷公霄的内心，所以神定气闲地道：“不敢，不敢，晚辈哪能比得上老前辈的高明，不过事情往往有许多难逢的机缘；就像晚辈这次……”，他说到此处，倏然住口不言。

冷公生也是出名的精灵古怪，但他见查玉三番两次说起此事，便认为绝不是空穴来风，是被他发现了什么秘密之事。

冷老二不但精灵奸猾，而且生性也极多疑，此时被查玉转弯抹角，东扯西扯的一逗引，心里真的疑云重重，当下脸色一缓和，放轻了声音，道：“英雄出少年，你们年轻人自然来得精明。”顿了顿又道：“除了我们几处来人

之外，难道你又发现了什么可疑之人了么？”

查玉见他口气一软，便知他已经入港，当下也便装模作样的道：“此次天下武林中人，为了南海门之事，云集一带；但此事绝非任何一门，一派可以独自胜任得了，必须群策群力，全力以赴，才能期望成功。所以晚辈奉命来此之时，家父就再三叮嘱，切不可自以为是，更不可贪功好胜，一定要联络一两处足以互信互托的门派，共同策划，还要晚辈听从几位父执长辈的携带，切不可盲目从事……”

他这番话说的煞有介事，弄得冷公霄一时之间也分不出是真是假，只好干笑一声，道：“令尊卓见，确实高人一等……”。

查玉也没有理他的话，继续又说道：“晚辈前次一些误会，得罪了老前辈，心里很觉不安；但时间紧迫也不容细加解说，不过现在晚辈发现一件别人不知之事，特地前来找老前辈，以便共同商量，也好表明晚辈心迹……”

冷公霄听得心里一跳，忙问道：“你发现了什么事？”查玉叹了一口气，道：“我虽为此事折返，本是存心想与老前辈商议，但老前辈却这等容不得我。我若说了，你也不肯见信的。”说着又叹了一口气。

冷公霄是何等厉害，一看查玉此时又不肯实言相告，知他是欲擒故纵，等待自己上钩，心中虽恨查玉的刁难，但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只得装着若无其事地说道：“查家堡、千毒谷，素来是极为和睦，况且令尊之情，对咱们老弟兄不错。就凭这份义气，也该彼此照应。你这等说法，岂不是见外了吗？”

查玉微微一笑。

冷公霄于咳一声，道：“你到底发现了什么事，如今四下无人，不妨咱们商量商量。”

查玉四下望了一眼，压低声音，道：“依老前辈所知，这最近来了些什么人？”

冷公霄望着查玉，道：“除了你我两家之外，还有鬼王谷的两个丫头，丁老三、金老二、铁扇银剑于成、混海神龙秦安奇。”又仰头沉思了一下，“还有那讨厌的老化子……”

查玉道：“老前辈没有再碰到别人了吗？”冷公霄道：“那矮、驼二叟，咱们自不能把他们算列在内……”。

查玉阴阴地笑道：“还有一个是老前辈没有料想得到的……”冷公霄点头哦了一声，道：“你莫非说的是那个姓徐的吗？”查玉摇摇头，道：“不是，不是。”说着神秘的笑了笑，道：“老前辈，当今武林，二谷三堡之中，依你看，有几个不曾参与此事的？”

他此言一出，问得冷公霄怔怔的半晌说不出话来。

查玉道：“我再问一句，老前辈觉得杨家堡，鬼王谷平素如何？”

冷公霄心头一动，遂道：“金陵杨家堡杨文尧，平素仗堡内机关密布，自以为有天堑之险可据，所以很少与人来往。据老夫所知，杨家堡与鬼王谷，纵然是没有深交，却也没听说有什么恩怨之事。”

查玉笑道：“这就是了，我虽年轻浅薄，但对江湖上几大门户之间的事，也曾闻听老人说过，就想不出杨家堡与鬼王谷有什么交情可攀的。”

冷公霄急急地道：“难道杨文尧也来了吗？”

查玉点了点头。

冷公霄又追着问道：“莫非你看到这老鬼是和丁老三在一起吗？”

查玉道：“如若是跟丁炎山在一起，我也不会这等惊异了。”说到这里，

倏而住口，却神秘的一阵怪笑。

冷公霄向前一步，拖住查玉追问：“难道鬼王谷已倾巢而出了吗？”

查玉看冷公霄那一脸紧张之色，心里骂道：看你这急样子。这时查玉已知冷公霄已被自己逗的疑神疑鬼，不禁十分得意，但他乃深沉之人，脸上还是不形于色报道：“鬼王谷是否会倾巢而出，我不得而知，不过却亲眼看见云梦二娇跟着杨文尧。”

冷公霄听得脸色一变，道：“你说什么？杨文尧会跟云梦二娇在一起走，你可看的真切？”

查玉笑道：“老前辈尽可放心，我查玉敢说眼下还没有看走过人，绝对错不了的。”说着随将如何遇见马车，如何因见袖生疑如何追踪，如何深夜搜探等，都一一说出来，但却将自己留讯召查家堡之人的一节，隐瞒起来。

冷公霄翻着两只眼睛，在查玉脸上瞧了一阵，突然问道：“查玉，你此话说说的可真，可不准在老夫面前玩什么鬼把戏。”

查玉心里一跳，神色却平静地答道：“此等大事如何能说得了谎。”

冷公霄嘿嘿笑道：“你既发觉了此事，为何不跟下去，为何跑回来，怎么又知道我会在这附近呢？”

查玉被他问的倒抽了一口冷气，表面上哈哈一阵大笑，借机遮盖去自己的窘态，心里一转动，答道：“那辆双马大车，比不得一根绣花针，还怕找他们不到吗？至于我为什么会折回来，怎么会知道老前辈会在附近，难道这还要说穿了不成吗……”，说罢又是一阵大笑。

查玉对冷公霄的话，不作正面答复，却空空洞洞的支吾了一阵，冷公霄也是久历江湖之人，自不便打破砂锅问到底，也只得随着笑了一笑。

停了片刻，冷公霄问道：“依你看，杨文尧这次在搞什么把戏，由他们的形迹上来看，是到哪里去？”

查玉沉吟了一阵，说道：“杨文尧存什么心，我可不敢瞎猜乱测。不过听云梦二娇口气，似是不大乐意。”顿了一顿，又道：“依我猜测他的去向仿佛是返金陵的成份多。”

冷公霄怪里怪气的“哦”了一声，突然又脸色一沉，道：“查玉，以前咱们之事，可以放在一边，暂且不谈，既是你我两家的情谊来找我冷老二，也可表明你的一片衷心，现在咱们也不宜坐失时机。就请你领路，咱们追上去暗中看个究竟，一路之上，咱们可得共进共退，你可不准暗中耍花样……”，说到这里，冷公霄猛的疾伸右手，一把扣住查玉脉门，哼哼两声冷笑道：“我冷老二做事，喜欢爽爽快，咱把话说明了，如果你存心不老实，想打什么歪主意，到时可不要抱怨，你是聪明人，这中间的利害得失，你自己忖度忖度。”说着把手一松。

查玉知道他是在要挟自己，这时也只得硬起头皮，一口答应下来，暗中打算，在见到杨文尧之时，再设法弄点花样，让这两

个老鬼冲突起来，自己那时再谋求脱身之法，谅非难事。他心念转动，当下朗朗答道：“此番我查玉与老前辈同去，是利是害，乃是我查家堡与千毒谷二家之事，断无虚妄不实之理，这点老前辈尽可放心，再说老前辈明察秋毫，也不容我玩什么花样，难道老前辈还不信吗？”

冷公霄被他一捧，心里甚是受用，冷冷一笑，道：“你能知道就好。”说着转脸朝着查玉一望，道：“走吧，咱们干正经的去吧！”

查玉点点头，转身向前奔去。

冷公霄也不打话，随后拔脚跟去。

## 第十六回 步步陷阱

二人一路走来，却各怀心事。查玉一路在想，见了杨文尧之时，用什么话来离间两个老鬼，自己如何趁机救走云梦二娇……

冷公霄心中也在想着主意。他知道金陵杨家堡杨文尧，如无重大之事，是绝不轻易现身江湖的，而这杨文尧外表看似和善，其实奸刁狠毒，是个出名难缠的人物，这时他既挟走云梦二娇，自然有他的用途，自己插手阻梗，无疑是跟杨文尧过不去，翻脸成仇，意料中事，对付一个杨文尧，原本难不住冷公霄，只是杨家堡是否还有高手随行，那就不敢说了。

况且旁边还有个查玉，而查玉的阴狠并不亚于杨文尧。这时查玉虽说的很好，到了紧要关头，他变起卦来，既得罪了杨文尧，查玉再一暗中捣鬼，自己无论如何也敌不过四手，何况还有两个丁家的丫头。

冷公霄处事到底经验丰足，所以一路之上，人不知鬼不晓的，已暗留下了千毒谷的标记，召请人手，前来接应。

查玉虽然不知他暗中在召援手，但他乃是聪慧透顶的人物，已看出冷公霄对自己似极具戒心，自己也就暗中提高警惕。

这一天晚上，二人落店之后，夜半时分，查玉在朦胧入梦之际，猛听得窗纸上“笃、笃、笃”三声轻细的扣弹之声。

查玉心中一动，但又觉这并不是查家堡的招呼暗记，但既然有人找上门来，也不能不理。当下轻轻下床，低声喝道：“是哪方朋友，这般时光，还来下顾兄弟？”

外面一个冷漠的声音说道：“无事不登三宝殿，老夫来找你，自然是有话问你……”

声音未完，窗子“呀”的一响，一阵飒然风动，房里已站立一个身穿黑色道袍，瘦骨嶙峋，背插长剑，右手握一柄拂尘，瘦长的人。

查玉一听此人说话的声音，心里就一怔。再定眼一瞧，见来人正是鬼王谷的丁炎山，内心说不出是惊是喜。

他喜的是丁炎山，和云梦二娇虽因神丐宗涛两句冷言冷语，闹得不痛快；但丁氏姐妹，到底是他的亲侄女，如今被人挟走，他焉有袖手不管的道理？既是要管，无形中双方便站在一起。如若冷公霄对自己不利，说不得也要出面斡旋一番，如此一想，心便宽敞得多。

惊的是这几个老鬼，都是出名的怪物，一个个冷僻异常，翻脸便不认人，自己夹在这几个老鬼中间，说话、行动都极是为难……

查玉心念未完，丁炎山已一甩拂尘，冷冷说道：“几天没有见到你，怎么倒跟冷老二混在一起了？”

查玉双眉轻轻的一挑，脸上现出十分为难的神情，说道：“此事尚请老前辈原谅，恕晚辈一时不能相告。”

丁炎山抖了抖拂尘道：“难道真的不打算告诉我吗？”

这时查玉心中早已有了主意，他要慢慢引他上钩，当下歉然一笑，道：“非是晚辈不肯直言相告，实在晚辈别有苦衷……”

丁炎山奇道：“这又不是什么不可告人之事，你又有何苦衷呢？”

查玉叹道：“以鬼王谷与我们查家堡平日的情谊来说，自是不应瞒着老前辈，何况前时在那山岗，老前辈不为冷老二言词所惑，对查玉的一番情份，我查玉是没齿难忘，对老前辈实在不应有欺瞒之事。”说到这里，蹙眉沉吟

道：“只是此次，晚辈受制于人，身不由己……”

丁炎山眼睛一翻，道：“老夫又不是三岁孩童，难道还会受你的哄骗不成吗？”

查玉正色道：“晚辈怎敢欺骗前辈。”

丁炎山道：“你查玉也非泛泛之辈，冷老二纵然厉害，你也不致于这等惧服于他，你说受制于人，身不由己，岂不是骗人么？”

查玉道：“老前辈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为了表明我的心迹，但求老前辈应允我一件事，我便将此事详细相告。”丁炎山道：“好，只要老夫力所能及，我一定答应，你且说说看。”

查玉道：“这也并非什么难事，只要老前辈答应，如果我将此事告诉老前辈，他日不论在什么利害攸关的情形之下，老前辈不要将此事告诉冷老二就行了。”

丁炎山摸了摸胡子道：“考夫行道，最重信诺，你既以老夫为可信之人，老夫自不能不道义，再将你的话转告他人，这个你大可放心……”

查玉移近一步，面色庄重的道：“既是如此，晚辈就说了。”顿了顿，接着道：“老前辈可知我为何愿受制于冷老二吗？”丁炎山眨了眨眼道：“你是自愿受制于他，这又是为何呢？”查玉道：“说穿了，我全是为了你们鬼王谷……”。丁炎山望着查玉，长长的哦了一声。

查玉道：“鬼王谷与查家堡平素情感不恶，晚辈又感于老前辈相待之情，鬼王谷有事，晚辈自是应尽力以赴……”。丁炎山道：“我鬼王谷又有什么事？你越说我越不明白了。”查玉道：“我大胆问一句，鬼王谷与金陵杨家堡相处如何？”丁炎山道：“两家并无什么往来，但也没有什么过不去。”查玉道：“那么老前辈可晓得令侄女被杨文尧挟走吗？”丁炎山竟毫不惊奇地道：“老夫问你与冷公霄之事，谁问杨文尧之事了？”

他这话听得查玉心里一寒，只得答道：“这事乃是由杨文尧而起，晚辈因杨文尧挟走二位姑娘，因感于鬼王谷与查家堡的友谊，所以决心暗中相护，并设法查察杨文尧的用心何在，一方面也想俟机相救，可是又怕自己力单势孤，才折返回去，想寻找老前辈，不料……”

丁炎山冷笑道：“不料却遇到了冷老二可是么？”

查玉道：“正是，晚辈在情急之下，只得与他说明，希他能义伸援手，但他却以利害相威胁，要挟于我……”

丁炎山道：“他如何要挟于你？”

查玉道：“他以杨文尧之事，以及南海门下奇书诸种利害相挟，所以晚辈处处受制，不便对老前辈直言。”

丁炎山望着查玉瞧了半天，嘿嘿笑了一阵，道：“查玉，你只道老夫不知杨文尧之事吗？”

查玉心中一震，怔了半晌，不知如何答复是好。丁炎山笑道：“实对你说了罢，杨文尧挟走两个丫头，老夫早就知道，你可知道杨文尧现在何处吗？”

查玉这时却不敢隐瞒，道：“晚辈已有人暗中盯了下去。”

丁炎山哼了一声，道：“你也太看轻了杨文尧了，他人称神算子，什么事能瞒得了这个精灵鬼，你以为你派出去的人就能有用了吗……”

他一言未完，窗外一声冷笑，道：“丁老三，深更半夜你还乱吹些什么？”

丁炎山、查玉一听这声音，都吓了一跳，还没有来得及答话，冷公霄已

一闪入内。

查玉一见冷公霄进来，便朝丁炎山靠近了一步。

丁炎山知道查玉的心意，便抢先开口说道：“舍侄女被杨文尧挟走之事，蒙冷兄义伸援手，丁老三甚是感激。”

冷公霄朝查玉望了一眼，道：“查玉，丁兄来此，你怎么不招呼老夫一下，难道你对我还有隐瞒之事吗？”说着，朝查玉身前欺进一步。

丁炎山因受徐元平掌势震伤，在二十天之内，无法跟人动手，一见冷公霄对查玉气焰凶凶，心中大感为难，担心冷公霄出手施袭查玉，到时自己是救还是不救？救是无法出手，不救又觉愧对查玉对自己一片信托之意。

他沉忖了一阵，道：“冷兄千万不要误会，现在咱们三家既然在一起，实不能先互操干戈，让别人安安稳稳的走脱。据兄弟所知，查家堡追踪杨文尧之人，已被他击伤，他已兼程赶返金陵，咱们也不要争什么意气，应当合力同心，赶到金陵，看看那老怪物到底搞什么把戏。”

查玉借机接口说道：“晚辈一见杨文尧挟走两位姑娘，心里实是忧急。幸而遇到冷老前辈，我把事一说，冷老前辈慨然答应，如今此事已非我们一家之事。既然今天千毒谷、鬼王谷、查家堡人碰在一起，而且我们三家素来相互尊敬，此番自是更应集合咱们三家力量来对付杨家堡，既有二位老前辈在此，一切全凭二位做主，晚辈唯马首是瞻。”

冷公霄望着丁炎山，干咳一声道：“此番前去金陵杨家堡，全是为了令侄女，我冷老二也不过是为了与几位老弟兄的一番情谊，才宁愿与杨家堡反目为敌，以顾全咱们这份交情。至于如何进杨家堡，还是丁兄拿主张。”

丁炎山沉思片刻，一回味冷公霄的话，知他是把这份交情卖给鬼王谷，想拿话扣牢自己，心里暗道：你这老奸巨猾的老鬼不说自己另有存心，倒拿帽子朝我头上扣，哼哼，我还不买你这份帐呢！

当下笑道：“金陵杨文尧此次赶来此地，与咱们几处都脱不了关系，他挟走两个丫头，也就是对咱们安下鱼饵，冷兄也不要抬举兄弟，这进杨家堡之事，依兄弟看，还是冷兄多费心。”

冷公霄嘿嘿笑道：“杨文尧精于土木建筑之学，杨家堡乃是他倚为天险之地，那里面的布置，纵不能说是铜墙铁壁，也绝不是可听由咱们随意进进出出的地方……”

丁炎山接道：“冷兄不会不知道，我丁老三对这些机关消息，也是一无所知，还真不如冷兄高明。”

冷公霄转脸对查玉道：“可惜令尊不在，若有他在此，那杨家堡也不算得什么龙潭虎穴了。”

丁炎山听冷公霄提起查子清，便想起竹石阵之事，道：“查老堡主的那份能耐谁人不知，想必少堡主也已深窥堂奥了，此行我看你要多用点心思。”

查玉知他们是不愿正面得罪杨文尧，故意相互推诿，暗道：只要你们到了杨家堡，还怕你们不混水？当下很爽快地答道：“不敢、不敢，晚辈能懂得多少，但此去杨家堡晚辈愿为两位老前辈领路。”

一夜无话，第二天三人一早便向金陵奔去。

不一日，抵达金陵，三人又一番商量，这才向钟山北麓杨家堡而去。

这杨家堡坐落金陵城外、钟山北麓，三人出得城来，道旁树木，虽是叶落枝疏，但是因为林木甚是茂密，葱葱郁郁的依然一望无际，气势甚是不小。

三人走了一阵，眼前骤然一明，只见迎面一片枫林，丹枫如火，再衬着

蓝天、青山，颜色更是娇艳。

进入枫林，走了一阵，忽听查玉道：“不对，这枫林里有花样。”

丁炎山、冷公霄倏然停止，见查玉正在四下打量，二人知查玉通晓一点五行八卦的道理，也不打扰于他。

查玉看了一阵，正在沉思之际，陡然由林中传出一声：“几位可是来访杨家堡的吗？”

几人闻声停步，放眼搜望，只见枫林之中，卓然站立着一个身着古铜色长衫，五十左右，身材魁梧之人。

冷公霄干咳一声，应道：“不错。”

那人向前移了两步，冷漠地问道：“可有入堡的符令？”

冷公霄道：“没有。”

那人又道：“可有老堡主的信来？”

冷公霄道：“没有。”

那人又道：“那么几位凭什么深入我杨家堡？”

这人说话的语气，冷漠刺耳，骄狂之色，令人极为难忍，何况丁炎山、冷公霄、查玉三人，乃是一堡二谷之主，平素在江湖行走，也是极为受人尊敬，哪里有人对他们这等声色。所以一听之下，任三人是如何刁猾之人，也自忍按不下。

冷公霄嘿嘿两声冷笑、厉声应道：“这杨家堡既不是皇宫大内，也没有御旨之禁，老夫跑遍南北一十三省，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草莽山泽也能阻得住我们几人的出入……”

那人哈哈一阵朗笑，道：“既是跑遍南北一十三省，难道连金陵杨家堡都不知道吗？哼哼，此处虽不是皇宫大内，虽未经御旨立禁，却也不是你们任意来去得了的所在，不信你试试……”

冷公霄暴喝一声，道：“鼠辈，你休要卖狂，就是杨文尧见了老夫也得陪上三分笑脸，你是什么人，敢这等猖狂……”言未完，身形暴起，跃起直追过去。

丁炎山心里阵阵冷笑：你方才还不愿与杨家堡冲突，这时却也沉不着气了，看来你这老鬼也真狂得可以。他这时因内伤未复原，而且他为人更是阴沉，所以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袖手观看。

冷公霄一跃过去，疾吐右掌，直向那人击去，那人身手果真不凡，见冷公霄一掌击来，绕着枫树内身一转，已经轻轻避去。

那人闪避冷公霄一掌之后，却未曾还击。

转瞬之间，冷公霄已击出三掌，踢出四脚，那人一声：“得罪。”身形疾转，绕着枫树，跨步游走。

这枫树原是按八卦奇门种植，冷公霄跟着那人，急步追赶，不到一盏热茶工夫，便觉着自己与那人隔着一层云雾，一时之间，就是无法追得到。

查玉一看冷公霄在枫林之中，步法渐乱，就知他已深陷树阵，他仔细打量一阵，略略看出一点门径，正待跃前接应，蓦地传来一阵响箭，斜掠树梢，划空飞过。

响箭声歇，又传来一声喝叫：“堡主有令，贵客远来，不得慢待……”，话音甫歇，由林内飞跃过来两个蓝衣少年。

丁炎山、查玉见奔过来两个蓝衣少年，虽有言传堡主之令，不得待慢；但也猜不透究竟是何存心，两人互望了一眼，同向林中深处奔去。

那身着古铜长衫之人，一听蓝衣少年之言，立时收步停身。

两个蓝衣少年来到两人面前，左首少年右手一抖，展开一面黄色三角小旗，道：“奉堡主之令，命我二人前来引接贵客，郑大叔可请退回。”说着双手一举小旗。

那身着古铜色长衫之人，朝小旗抱拳一揖，转身退去。

冷公霄正待移动，那手执黄旗少年已迅将小旗卷收入袖，躬身面陪笑脸，道：“方才郑大叔不知是丁谷主、冷谷主和查少堡主，故有得罪之处。尚望看在敝堡主份上，多多海涵。”

丁炎山、冷公霄、查玉一听这少年竟知道自己身份，不禁大感诧异。

三人正怔之间，那少年又道：“敝堡主已在堡门恭迎三位大驾，小的前面带路了。”说着就要转身走去。

丁炎山拂尘一拂，道：“我们来得如此匆忙，老堡主如何就得讯了呢？”他江湖经验老到，心中对杨文尧竟然知道自己三人来杨家堡之事，虽是大为惊骇，但话说得依然不卑不亢，极有分寸。

那蓝衣少年道：“堡主返回金陵，就知三位要来杨家堡，所以三位的起居之处，早就安置妥当。”

三人一听杨文尧早有准备，心中都不由一震，久知杨文尧心工计谋，武林中人对他誉为神算子，自非虚名；而杨家堡更被江湖中人视为怪堡魔府，等闲之辈，绝不敢冒昧来此。

这时听少年一说，也不知杨文尧在暗中存了何心，布下了什么陷阱，所以三人略一犹豫。但是这三人都是极负盛名之人，三人面对面，谁也不甘自认心有怯意，略一犹豫，立时便又恢复平静。

查玉最是刁猾，反正自己业已抱定身入虎穴之心，何不索性摆出大方的气派。转脸侧让一步，对丁炎山、冷公霄道：“两位前辈请前行一步。”他这句话听来似极有礼貌，但骨子里却十分阴险。

丁炎山、冷公霄被查玉拿话一扣，只得对蓝衣少年道：“既是如此，就请二位带路。”

那蓝衣少年躬身说道：“堡主有命，说敝堡处处设有埋伏，要小的上陈三位，入堡之时，千万看准小的所走路线，以防不测……”，这几句话说得虽然甚是恭敬，但内中实含轻视之意。

查玉冷笑一声道：“你只管前行带路，既然来了，难道还不知道你们杨家堡的威名吗？”

那蓝衣少年也不生气，只微微一笑，道：“这是老堡主好意，特叫小的转陈三位，毫无别的用心。”

说罢探手取出一支冲天流星的信号，用火一引，“刺啦啦”

一响，带着一条火花，直冲云霄，向堡内方向飞去。

三人抬头看那冲天流星，破空飞去，尾端火花，历久不散，宛似长天霞虹，心中不由暗赞杨家堡造物之精妙。

那蓝衣少年肃立片刻，这时方道：“三位旅途劳顿，请入堡内奉茶，小的前头带路了。”说完话，又躬身一礼，转身向前走去。

冷公霄、丁炎山、查玉三人也不搭话，鱼贯随着那蓝衣少年走去，另一蓝衣少年，则跟在查玉之后。

杨家堡在江湖中，被武林中人视为怪堡魔府，极少有人来过此间，这时冷公霄三人，心中尚不知此来如何了断，所以一路行来，对所经之处的一切

花木布设、道路的分布，都暗中细心留意。

这片枫林虽不太广，但却因此林乃是杨文尧祖父苦心经营，所以行走其间，便如骤入万里蛮荒，眼花缭乱，不辨方位。

三人方才走进枫林，只是乱冲乱撞，这时随在蓝衣少年身后，只见他每走三棵树，斜岔一棵，丁炎山三人心知是树阵的行走之法，只得亦步亦趋，默记心头。

不过一盏热茶工夫，已走出枫树林，林外就设有两座哨堡，三人偷眼一望，也不见有人，但那蓝衣少年却倏然停步，展开三角小黄旗，在半空左右一旋，然后才举步前行。

又走了约摸一里路的光景，陡然一阵花香袭人，放眼搜望，前面是黄金白银红脂般的一片花海。

眨眼已进入花海之中，这黄金白银花朵，乃是奇种的金银桂，那红脂般的花朵，则是铁梗海棠。二人一见这片花海，心中暗道：难道这花图锦，也是你杨家堡的机关不成？

这片花海少说也有一里方圆，走完花海，眼前奇景突现。原来沿着花海边缘，一排围列十二道木栅。

十二道木栅高约二丈，形式、材料，完全一模一样，木栅上端，横钉着枝树缀成的五个大字：金陵杨家堡。

三人瞧了瞧这十二道木栅，心中一阵纳闷，不知这一模一样的木栅到底有何作用，到底该从哪一道木栅进去？

正在纳闷之际，那领路的少年转身笑道：“这十二道木栅，乃是依十二地支所造，看似一样，其实方位大不相同，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每条路的布置也各不相同，只有两条可达内堡，如若是不知实情之人，冒失探堡，必然凶多吉少……”，说罢领着三人返身重入花海，东闪西窜的走了几步，猛的长身一跃，朗声喝道：“三位脚下留神，请随小的入堡。”

丁炎山三人被蓝衣少年再度领入花海，走的头晕眼花，这时被那少年突然一喝，竟都不由自主的随那少年一起长身跃入一道木栅之内。

三人脚落实地，再四下辨认自己是从哪一道木栅入内，眼前却是藤萝迷障，哪里还能辨认得出来。

丁炎山、冷公霄、查玉三人互望了一眼，心中都不由暗道一声惭愧，自己行走江湖，不知见过多少阵仗，却想不到今天竟被这个蓝衣少年所赚。

那原随在查玉之后的蓝衣少年，这时借一跃之势，已经跃到前面，跟前一个蓝衣少年并肩站立，二人回头看了看三人，也不言语，举步向前走去。

丁炎山三人这时已然深入杨家堡，自然不可能半途折回，所以也跨步随后跟去。

走了一阵，只见前面疏落的树梢顶上，一柱刁斗，高插半空。刁斗之上，一面绣着“杨家堡”三个大字的长旗，随风飘展。树隙中，已可看到碧瓦红柱的屋宇。

那蓝衣少年缓步而行，用手一指，道：“前面便是咱们杨家堡了。”

又走了约三四里的光景，才到护堡外门，那蓝衣少年略展三角小旗，便顺利过去。

走完一条青石板铺的道路，才算正式进了杨家堡，那蓝衣少年向各门各卡之人，点头示意，来到一座拱月门之前，那少年回身对三人道：“堡主现在后面，请三位小候。”

三人心里暗道：“杨文尧呀，杨文尧，你既知道我们来了，却又拿出这等大的架子，真是可恶之极。”

那少年一按门上机纽，不一会工夫，重门开启，走出了四个蓝衣少年，每人按着一柄黑蛇剑鞘的长剑，几人说了一阵，那蓝衣少年转身，回道：“老堡主现在花轩迎候几位。”一说完对那四个少年微一示礼，便向前走去。

穿过一条甬道，到了一处镂空花墙外边，向里低声说道：“鬼王谷、千毒谷和查家堡的丁谷主、冷谷主、查少堡主来了。”说完话，恭恭敬敬的退步后转，径自退了出去。

这时一阵脂粉香气，迎面送来，由花墙的圆门后面，姗姗的走出四个十七八岁的娇美女婢，来到三人跟前，福了一福道：“堡主就来迎接……”

娇声未息，里面一阵长笑，走出来杨家堡的主人，神算子杨文尧。

杨文尧一见三人，抱拳笑道：“难得，难得，你们三位竟能联袂同来，真使荒堡增辉不少……”。

丁炎山三人都微笑应付，暗中却在留意四下环境。

杨文尧笑道：“三位不远千里而来，路上定是辛苦，快请入花轩小歇。”说着抱拳肃客。

几人进入花轩，这花轩三面临水，一面依竹，这时水面尚有些许残荷，水面漂浮粒粒湖菱，三数只白鹅悠悠地漫游池中。

杨文尧奉茶之后，说道：“二谷、三堡武林齐名，不知我这杨家堡在三位眼中，还成材否？”他言词之中，甚是自得。

冷公霄道：“杨兄胸罗万有，贵堡的布设，可算得冠绝古今，二谷三堡虽然齐名，但哪能与杨家堡相比？”

杨文尧道：“好说，好说。”

丁炎山淡淡笑道：“咱们鬼王谷，不过是绿林草莽，哪能与杨家堡杨兄这风雅林园并论。”

杨文尧干笑一声，道：“丁兄过奖了，当今之世，谁不知鬼王谷的大名，据兄弟所闻，鬼王谷的布设堪称奇绝无比，据说进得鬼王谷，绝无法看得到一间房屋，这等空前未见的布置，我小小的杨家堡如何敢与之相比……”

丁炎山心中虽甚受用，但脸上却无一点表情，道：“那不过是仗着一点地利，也算不得什么，还是杨家堡才是杨兄的真才实学。”

杨文尧笑了笑，又道：“千毒、鬼王二谷名震遐选，鬼王谷以奇诡胜，而冷兄的千毒谷却竟能将天下宇内的奇毒虫蛇，搜罗无遗，集千毒于一谷，令人闻名而惊，也可说前无既有，后无来者了。”

冷公霄正想说话，杨文尧未待他开口，又把脸转向查玉，道：“查家堡在武林之中，也是威名赫赫，尤其令尊学究天人，胸罗古今，真是当今第一人……”

查玉还没有来得及谦让，杨文尧又道：“我杨家堡，虽然依仗着一点点微末小技，加以布置，但与查老堡主那种五行奇门的诡谲变幻，令人难测的大手笔相比，那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今天三位却如此自谦，硬朝兄弟脸上贴金，到真令兄弟惭愧。”

丁炎山、冷公霄、查玉齐声道：“杨老堡主也太过谦虚了，外间传说，不过以讹传讹，虚得浪名罢了，哪里能比得上杨家堡的风光，适才我们已是领教过了，实在是鬼斧神工，令人拜服。”

杨文尧呵呵大笑，道：“兄弟对你们贵处，早已心慕甚久，只是疏懒成

性，很少在外走动，不过有生之年，我杨文尧总想到几位那里瞻仰一番，那才算不虚此生……”，说罢又是一阵大笑。

冷公霄低头默默想道：咱们来你这杨家堡，又岂是来和你谈这等无关紧要之事？他心里虽是这般想法自己却不愿意出头。转脸对丁炎山瞧了一眼，说道：“咱们二谷三堡，如今丁兄的鬼王谷，真是鼎盛昌隆，尤其他那一双贤侄女，人称云梦二娇……”

冷公霄口中称赞云梦二娇，实际他乃是借这冠冕堂皇的话，来挑逗丁炎山，使他记起丁玲、丁凤被杨文尧掳来杨家堡之事。

他这一着果然生效，丁炎山听了脸上一阵冷酷之色，道：“杨堡主，我……”

杨文尧一见冷公霄暗中挑拨丁炎山，丁炎山这一开口，必然说不出什么好话，所以，他连忙起身离座道：“对了，你们三位同时光临敝堡，也可算得江湖盛会，现在正是江南秋深，小池里还留得半池残荷，对此情景，岂可无酒。”说到这里，捋髯呼道：“来人……”

坐在轩外花廊上的四个娇婢，闻声走来，杨文尧道：“你们传话出去，要他们挑选四十盆名菊，送到内轩来，再叫人开两缸百年封陈的绍兴酒来。”说着又回过头来对丁炎山等道：“三位来的正是时候，金陵秋蟹正肥，我要他们挑上好的送来，咱们持蟹把酒赏菊，忙中且偷半日闲……”，说完，哈哈大笑。

不一会，花、酒、蟹齐齐送到，四个娇婢在一旁伺候。

杨文尧举杯道：“今日之会，甚是难得，咱们不醉不休几人酒过三巡，冷公霄心中道：“这杨文尧倒真的不是易与之入，他见一提云梦双娇，立即把话引开。他这时却一味劝酒，准是没安什么好心，你怕提，咱就非提不可，不然，又何必这等辛苦来到你杨家堡呢？”

他心念一动，干咳了一声，说道：“杨兄真不愧是江南人物，看你此处这等布置，实在风雅得很，在平时一家人闲坐此处，那种人间天伦乐趣，真是神仙不如，怪不得杨兄很少在江湖间走动。”他说到“天伦乐趣”之时，声音说的特别响亮，眼睛也瞟着丁炎山。

杨文尧哪有听不懂的道理，心中暗暗骂道：好一个老奸巨猾的冷老二，你怎的如此跟我过不去，好，这笔帐，咱们往后慢慢的再算吧。他瞧了冷公霄一眼，忙接着道：“冷兄说的怕有点过分了，兄弟哪里配称什么风雅，什么神仙，只不过近年已无在江湖称雄争利之心，株守旧地，落个安静二字罢了。”

丁炎山看了他一眼，杨文尧不等他开口，举杯道：“兄弟有句放肆的话，我这里先饮干了这杯酒，聊以谢罪，然后再说。”说罢仰头一饮而尽。

冷公霄、丁炎山、查玉看他说的煞有其事，也欠身道：“老堡主不必客气，有话请说。”

杨文尧神秘地笑了笑，道：“这几年来，我觉得人生苦短，所以懂得及时行乐的妙处，现下聘养有几个伶俐姣好的歌妓，暇时便以此自娱。今日三位可算得杨家堡的嘉宾，待我把她们召来，演唱片刻，以助酒兴如何？”

他虽这般说法，也没有等几人回话，便附耳与那娇婢说了几句，那娇婢含笑而去。

那娇婢去后不久，隔湖对岸竹林里隐隐传过来一片丝竹细音。

杨文尧缓步走到临水的云头石栏旁边，一卷衣袖，施劲一按，两个石栏

应手沉陷下去，轩中地下，响起了一阵轧轧之声。

冷云霄、丁炎山、查玉闻声一惊，脸色一整，也都跃身到杨文尧立身之处。

一片响动之中，由轩下地底之中，徐徐展现出朱栏翠板，向地岸轧轧送去。

约莫一盏热茶工夫，那轧轧之声倏然停歇，那一排排的朱栏翠板，竟曲曲弯弯的架搭起了一道九曲画桥。

杨文尧转脸对三人洋洋得意的一笑。

丁炎山等心中正在惊叹之际，陡觉眼前一花，对面翠竹林中，已浮出几朵彩云，冉冉向画桥移来，几人再定眼一看，那朵朵彩云正是身着彩衣锦带的妙龄少女，但见她们步如凌波，袅袅歌舞而来。

丁炎山、冷云霄、查玉虽然走南到北，跑过不少地方，几未见过这等如幻如梦的画境，都不禁看呆在当地。

这群彩衣少女微绽樱口，顺着曲曲书画桥，倩歌而来，到了书画桥中心之时，一齐舞动彩袖，裙带飘曳，再衬以翠竹林中，遥送过来的细乐之声，看的人真如身入仙境一般。

杨文尧瞧了三人一眼，捋髯笑道：“兄弟这点东西，几位不嫌粗陋吧？”

他这两句话，丁炎山三人，竟如同未闻一般。

杨文尧见三人这等神色，不由得哈哈大笑，笑得三人同时惊觉。

丁炎山转脸讪讪一笑，道：“杨兄可是跟我们说话？”

杨文尧笑道：“这种俚歌俗曲，不知还悦耳否？”

丁炎山道：“杨兄这等场面，真是已穷声色之极了……”

冷云霄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

二人话还未完，杨文尧伸手向水源远处一指，道：“三位请看。”

三人放眼朝前一看，只见一位仙子，身穿嫩红缎裳罗裙，缎裳上镶绣着滚金花边，踏着绿绿碧波而来。

丁炎山三人凝神细瞧，这凌波而来的少女，并非仗着“凌空虚渡”的轻身功夫，原来她脚下踏着一片有桌面大小的金色荷瓣，这时竟冉冉上升，把那少女直托到画桥边沿。

曲桥上的十二个少女，如众星拱月般的将那少女奉迎到桥上，围在中间，那十二个少女绕着她四周，如蝴蝶穿花似的倩歌曼舞起来。

丁炎山、冷云霄都是不喜女色的豪杰之客，这时看了，也不禁怡然动容。丁炎山点头赞道：“这姑娘可算得上是广寒仙子下世了。”

杨文尧笑道：“她的色艺原是名动秦淮，不知多少走马王孙想一亲芳泽。”说到这里，呵呵朗笑，接道：“不过却被兄弟量珠聘得，这也是兄弟足以自豪之事……”

冷云霄看了一阵，不由惊然一惊，暗道：“这杨文尧敢情是要用这等淫佚的声色，来困禁我等不成？”他原是最多猜疑之人，心念一动，立时警觉，赶快将眼光收回，暗暗打算了片刻。用手拍了拍丁炎山道：“丁老三，你觉着这位姑娘怎么样？”

丁炎山不知他问此话是何用心，不觉脸上微微一热，讪讪地答道：“论姿色可算得上瑶台仙子，实是我丁老三生平罕见……”

冷云霄忽然脸色一沉，道：“丁兄此话说错了。”

丁炎山奇道：“兄弟又怎么说错了呢？”

冷公霄展颜笑道：“你那两位令侄女才是人间仙品，她哪里能与云梦二娇相比呢？”

杨文尧一听冷公霄又提出云梦二娇，连忙支吾道：“既承蒙三位等相夸，待兄弟叫她来把杯敬几盅如何？”

说着话，举手一招，那身着玫瑰红彩裳的少女，应手举步登桥，莲步细碎，姗姗而来，片刻之间，已入花轩，直到几人席前，半屈柳腰，娇声说道：“堡主相召小婢，不知有何吩咐？”

杨文尧捋髯微笑，道：“眼下几位，都是武林上久负盛名的高手，老夫知己之交，你要好好的劝他们多吃几杯，不要慢待嘉宾。”

那玫瑰红彩裳少女，罗袖微拂，袅袅站起身子，娇声说道：“婢子遵命。”缓步直向查玉走去。

几人之中，查玉年纪最轻，人又生的玉树临风一般，那彩裳少女自被杨文尧量珠接到杨家堡之后，一直如关在金丝笼中的鸟儿一般，平日难得和其他男人见面。

要知杨文尧平日立规甚严，这些歌姬居住之处，虽是三尺之童，在未得堡主允准，也不能擅入一步，今日陡然见得这样一个俊美少年，不自觉的芳心怦然震动，所以一举步，就向查玉走了过去。

但见她举起纤纤玉手，挽起桌上酒壶，替查玉斟满了酒杯，说道：“公子如不嫌弃小婢，先请饮尽此杯。”

查玉虽然正值二十左右的风流之年，但他自负甚高，平常的女人，根本不放在他的眼下，此女远看虽然美艳绝伦，但近前之后，仔细一瞧，立时可见那艳丽如画的玉人，大部是借重脂粉化妆。

查玉眼高于顶，审美之念，才貌并重，此人虽然娇如春花，但却缺少那种高贵的气质，看来俗不可耐，当下正襟危坐的端起桌上酒杯，冷冷说道：“不敢，不敢。”举杯就唇，一饮而尽。

那彩裳少女似是尚未看出查玉冷漠神情，嫣然一笑，道：

“多谢公子赏脸。”

查玉目不转动地冷然答道：“好说，好说！”

那彩裳少女娇媚一笑，道：“公子请稍待片刻，小婢再来奉酒。”姗移莲步，直向索魂羽士丁炎山走了过去，玉手挽壶，又替丁炎山斟了一杯，说道：“这位爷请尽此杯！”

丁炎山微微一笑，目注杨文尧说道：“杨兄好大的排场，丁老三生平之中，就没有享过这等艳福，今日颇有受宠若惊之感。”说完，哈哈大笑不止，笑声直冲霄汉，震得花轩上朱帘为之摇动。

那彩裳少女双耳被丁炎山大笑之声震得嗡嗡作响，如闻雷鸣，片刻间，花容失色，直是抖颤不停。

杨文尧若有所思，冷笑一声，道：“兄弟这花轩建筑不牢，丁兄要是笑塌此处花轩，只怕咱们都不方便。”话中隐含着警告之意。

丁炎山收住笑声，回头望着那彩裳少女说道：“这等如花似玉的姑娘，给我斟上一杯，别说是酒，就是毒药，丁老三也得把它喝入肚里。”举杯就唇，一口喝完。

杨文尧待丁炎山放下酒杯，一捋银髯笑道：“丁兄豪气干云，真是英雄本色，只是兄弟这杨家堡只有待客的酒，却没有害人的毒药，这个丁兄只管放心。”说着一阵哈哈朗笑。

丁炎山笑道：“丁老三嘴馋贪杯，倒教杨兄见笑了……”，他嘴上这样说，心里却骂道：你少在丁老三面前耍花样，管你是美酒，还是毒药，我总不吃你这一套。

丁炎山的为人，特别的阴沉，所以在那玫瑰红彩裳少女敬酒之时，他便借故放声大笑，他这等纵声大笑，并不是当真的迷于这少女的艳美，而是他想借这笑声，能使丁玲，丁凤姐妹二人，知道自己已来到杨家堡，同时他很怀疑自己与徐元平力拼之后，内伤究竟有无妨碍，这才暗运功力，纵声大笑。

那杯酒，虽然是接过来一饮而尽，但他乃老谋深算之人，平素也知道杨文尧不是好与之辈，哪里就敢贸然地把酒咽下去。暗聚内家真力，把酒逼凝在一边。

那玫瑰红彩裳少女，斟完丁炎山的酒之后，又轻移莲步，走到冷公霄面前，浅浅一笑，才提玉壶，满满斟了一盅，含笑说道：“这位爷乃是我们堡主的贵客，请干此杯……”

冷公霄的为人更是奸猾，他用目光瞟了丁炎山和查玉一眼，才抬眼望着那彩裳少女，干咳一声道：“我冷老二素来是点酒不沾，多谢姑娘美意了……”，说罢勉强又干笑了两声。

那玫瑰红彩裳少女放下玉壶，双手捧起玉杯，低眉含颦的道：“爷今是客，务请干了此杯……”。

冷公霄还是一脸冷漠，淡然说道：“我生平从不吃酒，姑娘不必费心了。”

那少女手捧着玉杯，脸上泛上一层红霞，转脸向杨文尧瞧去。杨文尧却正凝神望着九曲画桥之上，对她这举动竟似未闻一般。

那少女又转脸劝了冷公霄一番，冷公霄依然不饮，弄得那少女僵立席前。

过了片刻工夫，杨文尧才缓缓转过身来，朝冷公霄和那少女望了一眼，道：“怎么，冷兄竟不吃这盅酒吗？”

那少女捧着玉杯，讪讪地道：“这位爷说生平不吃酒，所以不曾赏脸。”

杨文尧道：“你就不会婉言劝敬吗？”

那少女低着头，低低地答道：“小婢已劝请过几次了……”

杨文尧望了冷公霄一眼，冷冷地道：“那么你过来吧……”

那少女依言放下酒杯，姗姗地移步向杨文尧走去。

杨文尧阴阴笑了一声，道：“你当真劝了吗？”

那彩裳少女又轻移了一步，楚楚的倚立在杨文尧席前，缓缓点头道：“小婢已劝……”

杨文尧未待她说完，冷哼一声，道：“没用的东西……”

那少女抬起令人怜惜的眼光，还想解说，杨文尧右掌已出，轻轻在她背上一拍，但听“哇”的一声，那少女喷出一口鲜血，彩裳飞闪，宛如落霞沉山一般，飞坠水塘之内。

杨文尧骤然出掌，击毙玫瑰红彩裳少女，此举大出三人意料之外，任丁炎山三人江湖阅历如何深广，也不禁看得脸色陡变，心中惊骇不已。

杨文尧又轻击了一下手掌，向桥上唤道：“玉荷过来。”

那叫玉荷的少女，无可奈何的拖移莲步，走了过去；但冷公霄依然未喝。

待那少女转向杨文尧回话时，杨文尧已一翻掌，“啪”的一声，正击中她的头骨，只见秀发披乱，人已跌入水池。

杨文尧击毙玉荷之后，高声喊道：“玉菊过来，向冷谷主敬酒。”

桥上走过来一个身穿菊黄彩衣，年约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她来到轩中，

已是泪挂香腮，走到冷公霄跟前，手捧酒杯，一言不发，睁着一双泪光濡濡的大眼，双手轻抖的望着冷公霄，眼中充满惊怖、哀凄的神色。

冷公霄也望了她一眼，心中陡然一寒，甚是不忍，唉了一声，接过酒杯，一饮而尽。

杨文尧仰起脸来，哈哈一笑，道：“冷兄生平酒不沾唇，这等破例赏脸，实叫兄弟感到荣幸。”

冷公霄道：“江湖之上，都说我们千毒谷中人心狠手辣，今日一见杨兄连毙两位歌姬的手段，实叫兄弟汗颜，冷老二这二毒之名，算是白被人叫了。”

杨文尧微微一笑，道：

“好说，好说，冷兄可算赏兄弟的脸……”

冷公霄脸色一变，霍然起身，怒道：“冷老二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足以夸耀同侪者，就是生平之中不近女色，不负信诺。”

杨文尧对冷公霄发怒之情，视若无睹，微笑依然，举手一招，说道：“玉菊，你过来！”

那菊黄彩衣少女，一见杨文尧举手相招，早已吓得面无人色，勉力举步走到杨文尧身前之时，全身已颤抖的站立不稳。

杨文尧探手从怀中摸出一颗龙眼大小的明珠，交给那身着菊黄彩衣少女手中，笑道：“老夫素来赏罚严明，违命必死，有功立赏。你能劝得冷二谷主饮下一杯药酒，实是大不容易之事，这颗明珠赏赐于你，以奖劝酒之功。”

那菊黄彩衣少女接过明珠，愁颜顿展，躬身拜伏地上，娇声说道：“多谢堡主恩赐。”

杨文尧挥手笑道：“现在已用你们不着，快给我退下去吧！”

那菊黄彩衣少女如得大赦一般，盈盈站起娇躯，转身奔上那九曲画桥。

杨文尧站起身来，缓步走近石栏，伸手一拂，登时一阵轧轧之声，那九曲桥缓缓向对面移去，隐入那翠竹林中不见。

冷公霄、丁炎山、查玉等正看的神凝目呆之际，杨文尧突然转过身来，望着三人微微一笑：“三位适才饮下之酒，乃兄弟费尽苦心调制而成的药酒，无色、无味，但却剧毒无比。”

冷公霄冷笑一声，站了起来，说道：“杨兄虽然费尽了心机，可惜白白送了两个歌姬的性命……”，说着话，双肩一晃，突然凌空而起，落到那石栏旁边，一张口，但见一道酒泉，冲口而出，直向荷花池中射去。

丁炎山暗中一提真气，取过一个酒杯，一张口，把逼在胸中的药酒，重又吐在酒杯之中，刚好满满一杯，暗中舒一口气，忖道：我把咽入胸中之酒，全都逼了出来，酒中虽有剧毒，却也难以伤得我了，登时心中一畅。

只有查玉暗暗叫苦，忖道：这两个老奸巨猾之人，早已知道杨文尧酒中下了毒药，但却不肯暗中示意于我，如今他们都把药酒逼出，只有我一人咽入腹中……

冷公霄暗中提聚真气，目注杨文尧，微声一笑道：“杨兄智者千虑，却有一失，你这花轩中虽有重重机关埋伏，而且又以掌毙歌姬的残酷手段，迫我们饮下药酒，却未想到丁老三、冷老二，都暗中作了准备，兄弟自信把饮入腹中的药酒，全部逼了出来，丁老三比兄弟更是精明，原酒奉还了杨兄一个满杯，想来他腹中药酒，也已逼出的点滴不剩，杨兄一番苦心，也许只毒害了一个查玉，这笔帐自有查子清找你讨还，和我们这鬼王、千毒二谷无关……”。

他微微一顿后，接道：“这且不去说他，单以眼下情势而论杨兄也是算有遗策，这花轩不过数丈方圆，四个人，有三个和杨兄誓不两立，兄弟也许不是杨兄敌手，但如加上了丁老三和查玉，情势又不同了，杨兄估量估量，可有以一胜三的把握吗？”

杨文尧并不立时答话，先打量一下花轩中的敌我形势，只见丁炎山、查玉、冷公霄各守一处方位，已成了合围之势，当下捋髯大笑，道：“别说三位已饮了我杨文尧秘制的绝毒药酒，纵然三位未曾饮过药酒，兄弟还能挡得住三位联手之力，三位如若不信，但请出手就是。”

丁炎山陡然向前欺进两步，逼到杨文尧身外三尺之处，冷冷说：“杨兄豪气，实叫兄弟佩服，丁老三最是不知死活，愿先和杨兄力拼十招试试，不过……”，倏而住口不言。

杨文尧道：“丁兄有兴，莫说十招，就是一千招一万招，兄弟也要奉陪，不过什么？先请把话说明，生死之事，也不急在一时。”

丁炎山道：“我那两位侄女，被杨兄掳来杨家堡，不知现在何处？”他刚才那一阵放声狂笑，暗中试气，已知身体复原，胆气壮了很多。

杨文尧道：“丁兄问话实在高明，两位贤侄女现在敝堡后宅，我已责令内人小心看顾，丁兄只管放心。”

丁炎山拂尘一甩，道：“杨兄以堂堂堡主之尊，掳迫两个晚辈到你杨家堡来，不知用心何在？”

杨文尧道：“两位贤侄女在兄弟堡中一事，千真万确，掳迫两字，实愧不敢当，如若丁兄认为别有用心，这就叫兄弟难以答复了。”

丁炎山怒道：“不论是掳迫，还是哄骗，这等作为，未免太过欺人。”拂尘一抖，劈头打去。

杨文尧袍袖一拂，劈出一股潜力，架开拂尘，笑道：“丁兄如果真要动手，最好抽出背上兵刃。”

丁炎山道：“那倒不必！”拂尘一挥，横腰扫去。

杨文尧大声喝道：“丁兄远来是客，兄弟礼让三招。”身子一转，横向旁侧跃去。

冷公霄呼的劈出一掌，道：“比武动手，讲究真功实学，杨兄最好少耍花招。”

杨文尧身悬半空，猛挥右拳，硬接了冷公霄一记掌风，身子借势飘起，悬空一转，已出花轩，但闻花轩四周一阵隆隆巨响，陡然由轩沿四周，疾落下一面金网。

原来杨文尧闪避丁炎山拂尘袭击之时，已把机关发动，算准了时间，借着和丁炎山、冷公霄动手的机会，跃出花轩。

但见他身悬半空，猛一转身，落在一片荷叶之上，拂髯笑道：“三位请在花轩中住几日吧！兄弟那花轩，外面看来虽不起眼，但里面埋伏机关甚多，三位如能安安分分，在轩中休息几日，兄弟自会派人按时送上酒菜，绝不会亏待嘉宾；如若妄图破那金网，触动了什么机关，可别怪兄弟事先没有说明。”

杨文尧，瞬息已到数丈开外。

不知何时，那花轩已行由岸边向荷池之中移动。

冷公霄伸手一触那落下的金网，但觉柔中带硬，也不知何物做成。

这三人都久历江湖之人，身陷危险，反而都变的十分沉着。

六只眼睛，一齐盯在杨文尧身上。

杨文尧说完之后，纵身而起，跃登上岸，转眼间隐入花丛之中不见。

冷云霄缓缓退到席位旁边坐下，笑道：“杨文尧把咱们困到这花轩之中，不知用心何在？要说他真敢存心加害咱们，量他凭仗杨家堡这点基业，还不敢树立二谷再加一个查家堡这等强敌。”

丁炎山绕轩走了一周，说道：“神算子杨文尧之名，倒非虚传，这花轩已移到荷池之中，丁老三还是看不出一点门道。”

查玉心中暗暗忖道：他们两人都把吞入腹中药佰，逼了出来，纵然在此轩中困上几日，也不致有什么危险，我却不能陪他们守在此地，静等药酒发作而死，怎生想个法子，逃出此轩才好。

按下三人被困荷池花轩之中，再说偃师郊外，那荒凉的庄院之中，一所精致的厢房里，高烧着四支红烛，照得满室通明。

神州一君易天行静静的站在一角，脸上微带笑意，看着那紫衣少女。

忽见她放下掩口罗袖，整了整头上珠饰，星目流转，打量了室中的景物，突然绽唇微微一笑。

这一笑和适才那等罗袖掩口的大笑，截然不同，只见她娇艳绝伦的粉面之上，随着那笑容，幻化出千娇百媚，只看得室中所有之人，个个目凝神呆。

正当室中所有之人都为她那动人魂魄的笑容引得如醉如痴之时，忽听徐元平哇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

那紫衣女星目微转，望了徐元平一眼，脸上笑容突敛，缓步直对徐元平走了过去，冷笑一声，道：“你怎不神气啦？”

徐元平举起衣袖，拂拭一下嘴角间的血渍，双手撑在地上，挣扎着站了起来，目光缓缓转动，扫掠全室一周，抱拳对神丐宗涛一礼说道：“晚辈多承施救，此情此恩，留待日后补报。”摇摇摆摆，直向室外走去。

他这等倔强的性格，使全场高手，都为之怦然动容，齐齐把目光投注在他的身上。

要知眼下之人，无一不是身负上乘武功的高手，都已看出他沉重的伤势，如果不及时调息，只怕凶多吉少。

神丐宗涛一张嘴，欲言又止，顺手取过背上的大红葫芦，咕咕嘟嘟，连喝了三大口酒。

那紫衣少女移动莲步，娇躯向后退了二尺，让开一条去路。

上官婉倩扶着父亲的肩膀，绕到父亲身前，冷冷说道：“站住！你要到哪里去？”

徐元平听得喝问之言，不自禁转头望去。

他全身余力，都用来支持身体走路，这猛一转头，身子重心顿失，脚下站立不稳，疾向一侧倒去。

但见神州一君右脚一抬，突然向前欺进三尺，伸手把他倒摔的身子扶住。

徐元平目光仍然投注在上官婉倩的身上，喘一口气，说道：“我到哪里去，你能管得着吗？”

上官婉倩道：“哼，谁要管你了……”她微一停顿后，又说道：“但咱们打架之事，还没有分出胜败，你跑了，我到哪里找你？”

徐元平微一沉吟，豪壮地说道：“我要死了，咱们是不用再比啦！如果我还活着，自然会找你打个胜败出来。”

上官婉倩说道：“好吧！你的伤要是好了，可以到甘南上官堡去找我，只要得不到你的死讯，我会永远……”

忽然觉着话中有了语病，倏然住口。

徐元平举起手来，伸出三个指头，道：“三年吧！如果我三年还没有去，那我就是死了！”

上官婉倩忽的叹息一声，黯然说道：“你如真的死了，我这一生之中，只怕再难找到像你这样的敌手了。唉，那实在可惜的很。”

她自艺满离师之后，纵横西北武林道上，从未遇到一次敌手，今宵和徐元平一番苦战，虽然打的两败俱伤，想他如一旦真的死去，茫茫人间，哪里还能找到像他这般武功之人，妙龄少女童心未脱，如何能控制得心中感慨之事，几句感叹之言，倒是由衷而发。

上官嵩虽知女儿武功得自一位盖代奇人传授，功力、手法，均较自己高出很多；但此刻情势不同，只怕她这几句狂傲之言，引起麻烦，赶忙接口说道：“你胡说八道些什么？今夜若不是易老前辈仗义施救，你还能活得了吗？”

易天行道：“上官兄言重了，如果不是令爱身具上乘内功，兄弟纵然伸手，只怕也无能救得。”

徐元平听得易天行说话之声，突然转过身来，挣脱被扶手臂，直向门口冲去，扶住门框回过头来，说道：“易天行，我伤势如果能够疗治复原，第一个要杀的人，你知道是谁吗？”

易天行轻轻的一拂胸前长髯，淡淡地笑道：“看来小兄弟的仇人似是很多，要杀哪个，实叫人难以想到。”

徐元平双目圆睁，大声说道：“是你！”

易天行微微一笑，答非所问地说道：“你伤势十分严重，不管要杀那个，都是以后的事，眼下首要之事，还是好好的养息内伤。”

那紫衣少女忽然缓步走了过来，星目流盼，仪态万千，侧脸儿望着徐元平柔声说道：“举世间没有人能医治好你的伤势了，你将失去所有的武功，像一个普通之人一样……”。

这几句话说的十分婉转柔和，娇甜动人。但听在徐元平耳中，却是字字如刀剑，全身微微颤抖了两下，沉声问道：“你说的可是真话吗？”

紫衣少女轻轻眨动一下动人的眼睛，微微叹息一声，脸上泛现出凄凉惋惜的笑意，说道：“我为什么要骗你？你已经伤的这样重了。”

她脸上的表情十分奇异，甜笑起来如花盛开，千娇百媚，似乎她脸上每一根汗毛，都在微笑。

此刻，这凄凉的笑意，却又使她脸上每一个细小的地方，都泛现出无比的凄凉、忧虑，只要目光一触及她那忧伤神情的人，登时便会心头大恸，黯然神伤。

室中所有之人，都受到强烈的感染，随着变的忧虑起来，只觉她说的话，字字句句，都极真诚。徐元平心头一震，暗道：完了！我辛辛苦苦冒着生命之险，找到少林寺去，幸得皇天见怜，遇着慧空大师，三日传灯，口授我达摩易筋经文，那老人却因此精血枯干而死，我却得受真传，武功大进，只望洗雪父母沉冤之后，再替那老人完成他未完的心愿，想不到今日一受伤，武功尽失……

想到伤心悲苦之处，只觉生意顿消，一股怨愤之气，由胸中直冲上来，用尽余力仰天大喝一声，喷出一口紫血。

紫衣少女星目眨了两眨，脸上忧怨神色，忽然一变，道：“有救啦！”

徐元平喷出一口紫血之后，心中忽觉轻松不少，怔了一怔道：“你说什么？”

紫衣少女道：“你若不吐出那口淤血，凝滞于命门、玄机要穴之处，结成内伤，纵然华陀重生，也没法医得好你……”

徐元平怒道：“你鬼话连篇的胡说些什么？”转身大步向前走去。

紫衣少女呆了一呆，骂道：“哼！不知好歹。”

遥遥传来徐元平的答应之声，道：“好男不和女斗，我徐元平堂堂男子，岂能和你一般见识。”

那挡在门口的锦衣大汉，目睹徐元平去远之后，突然大步走入室中，轻声对那紫衣少女说：“师妹千金之躯，连日忍受折磨，也该早些休息一下了……”

他回头望着那白发老妪，恭恭敬敬地说道：“梅娘请护送小姐回山庄休息，此地之事由我和欧、胡二兄办理，人手已足够了。”

此人身躯高大，相貌威武，说起话来声若洪钟，加上那一身锦衣有似朝服玉袍，俨然王公巨卿身份，看上去气度十分高贵。

那白发老妪，自入室中之后，脸色一直冷冰冰的，毫无表情，直似这世界上任何事，都和她毫无关系一般，站在地上，动也没有动过一下。听得那锦衣大汉讲完话，双目缓缓转动，扫掠了场中群豪一眼，老气横秋，慢吞吞地说道：“这些人都是中原道上甚负盛名的人物，你们三个，自信能对付得了吗？”

那锦衣大汉躬身答道：“梅娘望安，晚辈虽然久离师门，但武功并未放下……”，言下神色黯然，似是勾动起以往伤心之事。

那白发老妪微微一耸眉头，似是对那锦衣大汉之言，不很放心，口唇启动，正要说话，忽听室外飘传来一个粗豪的声音道：“欧驼子、胡矮子，你们跑到这荒凉所在干什么？我师妹在这里么？”

余音未绝，室中突然多了一个满头乱发，身着大红长衫，满脸虬髯，背插宝剑，右腋下夹着铁拐的怪人。

那紫衣少女看清来人之后，忽然微微一笑，道：“二师兄，你来这里干什么？”

来人哈哈大笑，道：“你一个人跑入中原，二师兄如何能够放心，特地赶来护驾……”，忽然目光一转，瞧到那锦衣大汉，登时敛去脸上笑容，右腋一招抬，向后退了两步。

原来他只剩下一腿，右腋下的铁拐，当作右腿施用。

只见他神色庄严，屈下单膝，恭恭敬敬地对那锦衣大汉施了一礼，道：“大师兄别来无恙，咱们师兄弟二十年没见了吧！小弟疏于问候，尚望大师兄海量包涵。”

那锦衣大汉肃然问道：“师傅身体可好？”

那红衣单腿大汉答道：“师傅近年喜爱清静，独居五毒园中，不见外人，小弟也有三年之久，未拜见他老人家的慈颜了。”

那锦衣大汉轻轻叹息一声，道：“你起来。”

红衣单腿大汉依言站起身来，退到一侧，笔直静立，一语不发，和初入室来那等豪放嘻笑神情，前后判若两人。

那紫衣少女瞧了锦衣大汉一眼，说道：“二师兄你平时嘻嘻哈哈，最爱说话啦，怎么现在装起哑吧来了？”

那红衣单腿大汉微微一笑，但却不答那紫衣少女问话。

锦衣大汉微一上步，说道：“师妹连日来受苦不少，还是请早回碧萝山庄去休息吧！”

紫衣少女一蹙秀眉，满脸不悦之色，说道：“大师兄，你为什么老是要我回去？”

那锦衣大汉正容道：“眼下强敌都是中原武林道上出类拔萃的人物，一旦动起手来，势必凶险绝伦，师妹千金之躯，岂可留在这里，万一师兄等照顾不到，被人伤了师妹，小兄如何担待得起？”

紫衣少女道：“我这几日连番被人擒捉，如若人家早已把我杀了，那将又该如何？”

这几句话，只问得那锦衣大汉哑口无言，怔了半晌，才叹了一口气答道：“小兄等保护不周，实难自恕，幸得托天之福，师妹毫发未伤，以后自当严密相防，免再惊扰到师妹，还请师妹顾及大体，早回碧萝山庄，也免使小兄心悬两地，精神分散。”

那紫衣少女道：“你们如何能看得住呢？我要走，就随时可走。”

她似是自觉这几句话说的太重，顿了一顿，接道：“走就走吧！其实我们遇上敌人，也是一伴！”缓缓转过身，直向门外走去。

易天行脸上始终展现着笑意，但神丐宗涛和上官嵩却已听得怒形于色。

宗涛最是难以忍气，当下冷笑一声道：“老叫化久闻南海门下武功，诡异绝伦，今宵能够见识见识，那可是梦寐难求之事。”

易天行回头望了上官嵩一眼，笑道：“万流同源，落叶归根，武功一道，虽然博杂万端，但仔细考究起来，不外练力，养气、取巧三诀，昔年中原武林同道，大会南岳，各派各门，都派遣高手与会，原本希望那场大会之上，谋求解决中原武林纷争，不想竟为南海奇叟所扰……”

说至此处，突然举手一挥，那六个怀抱短剑的白衣童子，突然齐齐纵身而起，别看几人年纪不大，但是身法却是快速惊人，但见白影闪动，一齐跃落门口，各自挥动手中短剑，幻起一片森森剑幕，拦住了那紫衣少女去路。

神丐宗涛只看的心头大大吃了一惊，忖道：易天行果是不凡，单看这六个重子的身法，无一不可列名武林中一流高手。

那锦衣大汉和白发老妪，也似被这六个童子的快捷身法所骇，同时一皱眉头。

易天行继续说道：“那老人当着我南七北六一十三省武林高手，大谈中原武学，而且拿出一本黄绢封装的册子，自诩为南海门下奇书，那场大会经他一扰，落得个不欢而散，可是那老人却因而扬名江湖，南海门和南海奇书同为武林中争相传诵之言，传言愈多，愈是神奇，眼下南海门一脉武功，已成了我中原武林同道人人企求的神技了……”。

那久久未出一言的红衣缺腿大汉，听到此处，突然接口大声说道：“南海门中武功，纵包古今，横博天下各门派，自然是当代武学中最为奇奥之学，还能假冒不成？”

神州一君易天行仍然心平气和，微微一笑，接道：“其实中原武学博大精奇，绝非南海门武功能及得万一，少林派中七十二种绝艺，任何一种，都足以消耗一个人一生精力，尤其《达摩易筋经》可算得正大武学中登峰造极的大成，一个人只要能够得上一篇半章，就终身受用不尽。如讲偏激诡异，南海门武功也不足和甘南断肠居恨天一姬相比……”

宗涛取过身后红漆葫芦，咕咕嘟嘟喝了两口酒，举起手，抹抹嘴已。

易天行淡淡一笑，道：“宗兄想是不信兄弟之言了？”

宗涛本想驳他，但转而一想眼下情势不同，南海门久负盛誉，而且目前已成了敌对之势，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如若再和易天行自相残杀一阵，授人以可乘之机，似非上策，想了想又忍下去，借势取过葫芦，喝了几大口酒。

但经易天行这一追问，哪里还忍得住，冷笑一声，说道：“老叫化在江湖上跑了大半辈子，就没有听说过恨天一姬之名，易兄说话，最好有点分寸……”。

易天行仍然满脸笑意，心平气和地接道：“那恨天一姬从不在江湖上走动，别说宗兄不知其人，就是当今武林之中，也没有几人知得。”

宗涛冷然说道：“这么说来，只有你易天行一人知道了。”

易天行笑道：“这倒不是，眼下之人中，就有两人知道。”

宗涛奇道：“哪两个人？”

易天行目光转投到上官嵩父女身上，笑道：“上官兄且莫隐瞒，免得兄弟和宗兄闹出口角，那断肠居就在贵堡附近，上官兄想必知道恨天一姬了？”

上官嵩一皱眉头，道：“这个……这个……”，他似是有着甚大的难言苦衷，这个了半天，这个不出个所以然来。

上官婉倩突然接口说道：“我师傅从不和武林中人物来往，你怎会知道他！”

上官嵩道：“孩子，你这不是告诉人家了吗？”

上官婉倩先是一怔，继而嫣然一笑，说道：“我又不是故意说的，就是师傅知道了，也不致责骂于我了。”

易天行道：“这就是了，宗兄不相信兄弟之言，总该相信上官兄和他令爱的话吧！”

宗涛轻轻咳了两声，道：“老叫化不知其人，也不算什么丢人之事。”

易天行笑道：“除开恨天一姬不谈，眼下江湖上一宫、二谷、三堡中，都有他们独特的武功，而且各有大成，博及五行神算、奇门八卦、医卜星相，无所不包……”

紫衣少女突然转过头来，接道：“恨天一姬也好，一宫、二谷、三堡中人物也好，大不了武功有些成就而已，致于五行神算、奇门八卦、医卜星相、机关埋伏，更是算不得什么深奥博大之学，此中学问首推河图、洛书，中原人物有几个敢自诩精通此道？”

此女口气狂大，连易天行那等修养有素的人，也为之脸色一变，冷笑一声，道：“年轻的姑娘家，怎的说话这等放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你见过多少世面，敢这等藐视天下英雄？”

紫衣少女缓缓向前走了几步，道：“你们中原武林，最受尊崇的人物，不知是哪一个？”

此言问的大是突兀，神丐宗涛、上官嵩、神州一君易天行，彼此互相望了一眼，都默然不言。

数百年来少林寺一直被誉武功荟萃之处，隐隐领袖中原武林，但武当在百年前声势突张，自标内功剑术，天下无敌，但自一宫、二谷、三堡崛起之后，江湖大变，黑白两道高手辈出，人才济济，江湖上形成了分地各踞的混乱局面。

这三人都名重一时的高手，纵然想公公平平的说出中原道上最受尊崇之人，也是难以想起来该说哪个才对。

## 第十七回 神州一君

沉默了足足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易天行才接道：“只听你这一问，就叫人觉着你年纪幼小，见识不多！”

紫衣少女说道：“我问的哪里不对？”

易天行说道：“武功一道，博大精深，不论何等聪明之人，也难把世上所有的武功学会，至于星卜医道、五行神算、河图、洛书、更是穷尽一生精力，也难通达全盘变化的学问，哪个最受尊崇，必是武功、学问件件都有过人之处，才能为人公认。”

“武功无边，学问无际，天下没有武功第一之人，也没有无所不通之才，经纬天地，绝代才人，亘古迄今，能有几个？”

“纵然是有，也不过在某一种学问之上，有所大成，也难通博天地间万事万物，姑娘所问之话，在下很难答复，不过我可相告姑娘的，就是你眼前之人，都是中原武林道上小有盛誉的人，只要你把我们几人制服，大概你们南海门的武功，就足以扬名中原了。”

紫衣少女星目转动，扫掠了易天行等一眼，缓缓说道：“这么说来，三位都是中原道上的第一流高人了？”

宗涛冷哼一声，道：“将将就就的算一份吧！”

紫衣少女慢慢的举起纤纤玉指，好整以暇的理理头上的秀发，说道：“失敬，失敬，敢问三位高名上姓？”

易天行微微一皱眉头，暗道：这女娃儿好生难缠。

但他心机深沉，喜怒之情，从不形露于色，也缓缓举手一捋长髯，眉头顿展，道：“姑娘当真不知呢，还是明知故问？”

紫衣少女道：“知道你们姓名了，我又不能长高些，有什么好？”

易天行回头望望宗涛，说道：“这位身背葫芦，不修边幅的宗兄，乃我们中原武林道上望重一时的大侠神丐宗涛，姑娘昔年曾和令尊大闹南岳英雄大会，已算涉足过我们中原，想已听令尊说起。”

那紫衣少女星目转动，在宗涛脸上溜了一眼，说道：“神丐宗涛这名字倒是听人说过。”

易天行微微一笑，举手指着上官嵩道：“这位乃威震西北黑白两道的上官堡主上官嵩。”

紫衣少女侧着脸儿，微微一耸秀眉，道：“你们中原武林，分有一宫、二谷、三大堡，这位上官堡主是号称三堡中的一堡雄主了？”

易天行高声说道：“在下叫易天行，我们三人姓名，尽皆相告姑娘，不知还有什么相问之事吗？”

紫衣少女缓缓仰起脸来，望着屋顶，说道：“三位果然是中原道上大大有名的人物，不过……”

宗涛看她那等漠然神情，不禁大怒，高声喝道：“不过什么？老叫化已闻得南海门下武功，诡奇、辛辣，今宵正好见识见识！”

紫衣少女回头望着那身着红衣缺腿大汉，道：“二师兄，人家指名要见识咱们南海门的武功，我可是不愿和那又脏又臭的老叫化子动手，你去和他打几招吧！不过不许打的太多，只限十招！”

那红衣缺腿大汉侧脸望着那锦衣大汉，似是等待示下。

锦衣大汉正容说道：“师妹身怀白凤令旗，说话有如师傅令下，你还不

快些出手，站这里等什么？”

紫衣少女谈谈一笑，道：“二师兄平常就不肯听我的话，大师兄最好多教训他几句。”

那红衣缺腿大汉大声笑道：“大师兄久已不教训我了，纵然是责骂之言，听来也甚受用。”铁拐一顿，呼的一声，跃入场中，左手一指宗涛，说道：“臭叫化子，快出来……”

宗涛大声喝道：“臭叫化子也是你叫的吗？”

举手一掌直劈过去，一股强猛的暗劲，直撞过去。

红衣缺腿大汉冷笑一声，举起左掌平胸推出，竟然硬接一击。

宗涛推来的暗劲，撞中那红衣缺腿大汉，推出左掌之后，忽觉一股阴柔的力道把自己劈出的阳刚之劲卸去，不禁心间一震，暗道：中原武林道上盛传南海门武学诡奇难测，别走蹊径，自成一家门户，今宵老叫化子如若败在此人手中，那可是羞见天下英雄之事。

当下一吸丹田真气，把击出的力道收了回来。

他功力已到收发随心之境，一发一收间，只不过刹那间的工夫。

那红衣缺腿大汉接了神丐宗涛一记劈空掌风，突觉心神一震，心中大生惊骇，忖道：这老叫化子倒非徒托空言之辈，今宵之战，胜负难料。当下凝神运气，蓄势待敌，并未借势反击。两人所修内功，路数大异，宗涛以阳刚之力见长，发掌出拳，讲求碎石裂碑的威猛之势；红衣缺腿大汉却以阴柔之力克敌，攻拒之间，讲求以辛辣迅快的招数，无声无息的暗劲伤人，外形之上很难看得出他功力造诣的深浅。

所以宗涛发出一记劈空掌风，被对方推出的阴柔之力化解开去，红衣缺腿大汉虽已感到心神动撼，但宗涛却一点也瞧不出。两人互以内功拼了一掌之后，彼此都知遇上了前所未见的劲敌，谁也不敢稍存大意之心。

神丐宗涛转脸瞧了易天行一眼，轻轻咳了一声，缓步走了出来。

但见他愈往前进的脚印，陷地愈深，脸色也愈见凝重。

全场中人，都已瞧出了局面紧张，屏息凝神，注目而观。

宗涛在距那红衣缺腿大汉三尺左右处，停了下来，冷冷说道：“看你身有残缺，让你先出手吧！”

那红衣缺腿大汉心知这先行出手的一招，十分重要，如能抢了先机，沾光不少，当下笑说道：“你已先发了一记劈空掌力，我纵先行出手，也不算承让先机。”

话落口，左掌已自出手，当胸推去。

神丐宗涛身子一侧，不退反进，左掌横扫，右手当胸戒备。

红衣缺腿大汉右腋铁拐突然一顿，身子凌空而起，一脚踢向宗涛的小腹。

这一着快攻突起，借势取敌，快若电光石火。

宗涛仍然不肯向后退避，小腹一吸，下半身陡然向后缩回一尺，让开一脚。

那红衣缺腿大汉着地，铁拐向前一倾，上升之势不变，单腿一伸，疾向前胸点去。

宗涛大喝一声，护胸右掌疾扫而出，仍是不肯向后退避。

那红衣缺腿大汉，虽只有一只铁拐着地，身悬半空，但收腿出手之势，仍极灵活，只见他单腿一跪，让开宗涛掌势，突然突又疾伸而出，踢向宗涛下颚。

他在一腿之中，原式不变，连踢了三个部位，而且迅快无比，一气呵成，宗涛武功虽高，但也被迫的向后退了两步。

那紫衣少女突然叫道：“二师兄，你已经踢出三腿，打出两掌，不算那老叫化子攻出的掌势，已有五招，已经过了半数啦！”

红衣缺腿大汉突然吐气出声，身子向上一翻，疾向后跃退五尺，单腿落地，高声道：“先别打啦！我有话说。”

神丐宗涛被他迫退了两步，心中真火已动，正待全力抢攻，那红衣缺腿大汉忽然退后五尺，当下冷笑一声，道：“有什么话快些说吧！老叫化子还急要领教武功！”

那红衣缺腿大汉冷哼了一声，转过头去，对那紫衣少女说道：“师妹你怎么算的，我这一腿虽然连踢了三个部位，但原式却是未变，如何能算三招了？”

那紫衣少女微微一笑，道：“不管啦！你踢人家三个部位，我就要算你三招！”

那红衣缺腿大汉心头大急，高声辩道：“这明明是一招，如何能算三招呢？”

紫衣少女道：“我说三招就是三招，你打人家不过，再加二十招也是没用，要是能打得过，一招或两招，就可分出输赢，我爹爹和人家动手的时候，总是一两招便能制胜，几时超过三招了？”

那红衣缺腿大汉听得怔了一怔，肃容说道：“师傅老人家是何等超人之人？我再学上一百年，也难及得师傅万分之一！”

紫衣少女道：“这就是啦！你武功不好，打人不过，就是再加上一千招也是没用！”

易天行、上官嵩看她自自然然说出这强词夺理之言，心中暗生惊骇，暗暗忖道：那红衣缺腿大汉和宗涛动手虽只有几招，但已看出他武功纵然不能胜过宗涛，也差不了好远，如若让两人放手打去，不到千招，绝难分出胜败，此女口气这等托大，难道真有过人的武功不成？

那红衣缺腿大汉似是不敢再和那紫衣少女争辩，转过头来目注宗涛道：“咱们还有五招，生死胜败，都在这五招相搏之中。”

神丐宗涛冷冷说道：“五招之数，老叫化子自知难有胜人之道，南海门的武功，素有诡异之称，你有什么自认奇诡之学，但请用出就是。”

红衣缺腿大汉道：“臭叫化子倒不失磊落胸襟。”

他微微一顿后，又道：“我这第一招名叫‘万点寒星’，咱们同时出手抢攻。”

宗涛冷哼一声，道：“老叫化用一招‘云帚清天’对付。”

话一住口，两人同时向后退了一步，各自凝神蓄势，但都不敢抢先出手，彼此相对而立。

紫衣少女看着二人凝神聚气，虎视眈眈的相对而立，微微别过脸，望着那白发老抠，轻轻浅笑。

红衣独腿大汉耳闻紫衣少女浅笑之声，心头微动，不由得用目光向她扫望过去，只见她正看着自己，心里不免有点焦急，但对方乃是自己生平罕逢的劲敌，不敢有一点分神，扫了一眼，又赶忙收住心神，蓄势待敌。

这二人又相持了一盏热茶工夫，各自吸集了一口真气，双目圆睁，眈眈的凝注对方。但见二人身腿微矮，神丐宗涛左腿徐徐自左移动，那红衣独腿

大汉腋下铁拐，也略略向右移出。

神丐宗涛向左，红衣独腿大汉向右，同时慢慢移动脚步，这脚下移动得十分缓慢，一寸一寸地半晌才移开一步。

二人移动虽然十分缓慢，但看来竟是极其吃力，那红衣独腿大汉轻移腋下的铁拐，所过之处，但听咯咯吱吱的作响，地下便留下一道拐痕。

那神丐宗涛的功力也是惊人，鞋履过处，地面也是现出一道深深痕迹。

二人四目相对，一寸一寸的移动，这情形看来极是平静，毫无惊骇之处，但仁立一旁的易天行、上官嵩几人，却看得连大气也不敢出一声。

要知这武功一道，不过是讲求练力、养气、取巧三种原则，一般动手过招，不过是取巧而已，尽管打得刀光剑影，也只是招式纯熟，对拆利落，若是双方比较内力，那就全在养气的功夫之双方各聚真元内力，劲由暗中迸发出来，从外面看来，直似晴空无云，碧海不波，平静万分；但是这种平静之中却含着天覆海腾，一触即发的潜在惊险。

神丐宗涛与那红衣独腿大汉，这时虽然相距数尺，相对移走；但易天行几人一看便知，这二人已集聚了全身功力，准备俟机骤袭对方了。

二人头上的青筋渐现，眼睁睁得大大的，脚下步法，也渐渐加速，但听拐声“得得”，二人已对峙游走。

约摸走了三圈，二人同时突然停身止步，立如山岳。但二人身子却又同时微微一晃。

紫衣少女轻轻嗯了一声，道：“好，又是一招。”

红衣独腿大汉点了点头，又渐渐移走。

神丐宗涛当即随着那红衣独腿大汉的速度，移开脚步，相随走动。

二人又走了十数圈，那红衣独腿大汉，猛的吐气出声，左掌在胸前平划一招。

这一招他出手之际，吐气出声，定是用了十成的真力。但掌风出手，却并不凶猛，只是柔柔的徐如熏风。

神丐宗涛早知南海门武功的奇诡，哪敢大意，身形一稳，丹田气聚，双掌平胸，静如古松，待那股柔风来到，这才双手摆挥。

但听一阵狂啸，已把柔风化解开去。

那红衣独腿大汉发出的一股柔如熏风的掌力，乃是他集聚八九成功力的 一击，满以为这一掌或可给神丐宗涛一点挫折，哪知事实不然，这一掌竟被宗涛挥出的刚阳劲气，化解开去。

不但自己的掌风被宗涛化去，而且自己吃那刚阳强劲的掌风所含蕴的反震之力，震得心头卜卜的直跳，心气浮动。

这红衣独腿大汉因当着那紫衣少女之面，不敢示弱，当下忙摄敛心神，猛提一口真气，右腋一运真力，铁拐疾点，人已悬空跃离地面，左脚弹飞，向宗涛腰间要穴猛力踢去。

神丐宗涛乃是武林奇侠，经验何等广博，在动手之初，就知这独腿的汉子虽是断缺了一条右腿；但他在腿上，确似下过一番苦功，所以暗中特别留意他的腿脚。

这时见他凌空跃起，借这腾跃之力，一腿踢到，立时身子一矮，双手往上一托，一招“拨云见月”，直向他腿上击扣而去。

红衣独腿确实学有独到，见神丐宗涛双掌扣扑而来，半空中身形一弓，左腿急收，腋下铁拐一旋，激起一阵狂飚，直向神丐宗涛头上罩去。

神丐宗涛陡觉头顶风凉，双足用力一点，人已矮身贴地，横闪五尺，倏的身形一长，右脚点地，同时疾吐左掌，人又向红衣独腿大汉欺去。

红衣独腿大汉一腿一拐未中，心中不免焦急异常，身形尚未落地，已见神丐宗涛返身击到，当下急用“千斤坠”的身法，稳住身形。

正当他铁拐拄地之时，那紫衣少女已淡淡地说道：“好啦，好啦！二师兄你十招已过，还有什么可比的呢？”

红衣独腿大汉身势正挪向宗涛迎去，听得紫衣少女一喊，只得猛然收刹住身势，回过头讪讪地道：“小兄与他尚未分高下紫衣少女不待他话完，摇摇头道：“我不管你们分不分高下，我只限你十招，现在十招已过，自然不能再比。”说着把一双秀目瞧了瞧上官嵩。

那红衣独腿大汉仿佛怕紫衣少女，还想讲话，他移了两步，望紫衣少女，张了张嘴。

那锦衣大汉未待他开口，冷然一笑道：“师妹之言，有如师训，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红衣独腿大汉望着锦衣大汉，高声说道：“小弟遵命。”

说着便向一旁退去。

神丐宗涛见红衣独腿大汉已向一旁退去，也只得返身退回一侧。

紫衣少女望了上官嵩一眼，又转脸对锦衣大汉道：“我久不见大师兄和人动手了，现在你去和他过几招，也好让他们多见识咱们南海门的武学。”说话间，缓抬罗袖，轻轻向上官嵩一指，又接道：“不过，你们二人只限五招。”

上官嵩见她向自己一指，当下含笑而出，那锦衣大汉略整锦冠，迎向上官嵩走过去，抱拳说道：“待我来陪上官堡主走几招。”

上官嵩手拂长髯，点头微笑，说道：“很好，很好，兄弟久知南海门的武功，别走途径，只是恨无机缘，今天倒要一开眼界了。”说完又是朗朗一笑。

锦衣大汉走了几步，收住脚步，道：“上官堡主威震西北，武林中谁人不知，况且三堡的武学各有绝艺，今天兄弟在上官堡主之前，正好请益了。”

上官嵩一笑，道：“岂敢，岂敢，你如此一说，倒叫兄弟汗颜了，武学一道，广如瀚海，兄弟能懂得多少？”顿了顿又道：“想你南海门别立宗派，创所未有，武林中人，谁不想一睹南海门的奇学，今日之会，实是难得，尚望不要藏珍才好。”

锦衣大汉还想说话，忽听身后“笃笃”两响，这声音虽然不大，但触地发声之时，地面却微感震动，锦衣大汉听得心里一凛，回头望去。

原来这两下触地之声发自梅娘。

锦衣大汉一看梅娘这种情形，就知她心中不耐烦自己与上官嵩这等交谈。

他对这白发老妪仿佛有几分畏惧，当即前跨一步，道：“既是机会难过，上官堡主就请出手，兄弟这厢候教了。”

说完话，依然卓立原地，身形不变，气定神清的竟似浑如无事一般。

上官嵩道：“好说，好说，还是你先。”

紫衣少女见他二人互相谦让，插口说道：“不行不行，武林中讲究尊让之礼，上官老堡主是江湖成名的人物，自然是先请老堡主出手。”

上官嵩望了她一眼，见她说的很是诚恳，当下答道：“既是如此，只弟

就有僭了。”说着也向前移动了两步，朝着锦衣大汉道：“今日咱们比武，就依姑娘的意思，以五招为限，不知尊驾意欲如何比法？”

锦衣大汉道：“一切悉听尊便，在下无不奉陪。”

上官嵩哼了一声，道：“以兄弟之意，咱们前三招试试彼此拳脚上的功力，后两招则看看你我内功的修为，你道如何？”

锦衣大汉还未来得及答话，那紫衣少女轻轻“嗯”了一声，道：“老堡主这方法，很是高明，大师兄自是没有话说。”

上官嵩瞧了锦衣大汉一眼，略一抱拳，喝道：“接着兄弟一招试试。”话甫出口，人已双足悬空，腾身跃起，右掌单劈一招“神斧开山”直劈那锦衣大汉左肩。

他沉浸武学数十年，威震西北黑白两道，功力自然非同小可，眼下又是劲敌当前，哪敢轻敌，这一掌由空劈下，势如山崩，力逾千斤。

锦衣大汉见一掌劈到，不慌不忙，从容一迈右腿，猛挫身腰，斜地让开三尺。同时左掌托天，一招“仰望云霓”，暗中已运集了内劲，直向上官嵩劈下的劲道迎去。

两股劲一股下压，一股上迎，半空两下一挡，激起一阵旋风。

二人这一接触，心头微震，不由互望了一眼，暗自赞道：好功力！

但听飐飐两声，衣袖风动，二人各横让出两步，双方脚落实地，锦衣大汉左腿前欺，身子朝前一冲，双掌平推而出，直向上官嵩腰部“章门”要穴击去。

上官嵩见锦衣大汉来势如惊涛骇浪，凶猛无比，一提丹田真元，力贯双掌，左掌贯注一股真力，护住胸、腰、腹三大处，右掌横击出一股内劲，硬向锦衣大汉袭来的劲力切去。

这第一次发动，二人不但各存戒心，而且含有一争高下的意念，所以这一交接，二人的四掌，僵持在原处，半晌未曾移动，脚下马步，踏得地面咯咯作响。

二人这一掌功力悉敌，谁也不敢先撒手，僵了片刻工夫，二人同时吐气出声，但见两条身形一晃，已同时跃开。

紫衣少女在一侧柔声道：“大师兄，你还有一招了。”

她话音未完，场中二人又已三度交手，上官嵩二指如戟，直向锦衣大汉“将台”穴点去。

锦衣大汉疾翻左腕，但听“刷”的一声，锦袖向上一扬，宛如一道锦幕，护住前胸。

这二人动手的招式虽看来平平无甚奇特之处，但因二人修为的火候不同，而且二人各有擅长，所以一式一招，举手投足之间，实含有惊心动魄的威力，虽则各出三招，已看得在场几人，屏住了声息。

上官嵩一点未中，锦衣大汉翻袖之间，也未能借力挫折于他，这一回合，依然不分高下，二人同时撤招收势。

锦衣大汉道：“上官堡主果然是武林高手，名不虚传。”

上官嵩也笑道：“尊驾果真身负奇学，兄弟算见识了。”

锦衣大汉道：“你我拳脚已完，愿再领教老堡主的绝世内功。”

上官嵩捋髯点头。

锦衣大汉道：“内功不比拳脚，一招之间就可立判胜负，以兄弟之见，咱们不妨在立、坐二势上，各试一招如何？”

上官嵩道：“使得，使得。”

锦衣大汉道了一声“请”，便丹田运气，蓄势待敌。

上官嵩也不迟延，当下双目微闭，双腿略屈，立地如石。

二人暗中运集内劲，约一盏热茶工夫，只见二人双手微微上抬，身子也微朝前倾，脸色也光采焕发。

猛然间，两声暴喝，有如晴空霹雳，随着大喝之声，四掌疾收疾吐，这动作快若电光石火，竟似同一动作。

就在这一收一送之间，迸发起两阵狂飚，激扬沉浊的呼啸之声。

二人身形同时摆动了两下：觉得心气微浮，暗自试运了一下气息，觉着各处经脉畅通无碍，才悠悠吁了口气，放下心来。

上官嵩先开口说道：“还有一招，彼此可不必存什么顾忌之意，可全力施为，让兄弟一窥南海门的奇学。”

说罢，矮身席地坐下。

锦衣大汉冷然一笑，也席地坐下。

二人相对坐下，略一调息，点头示意，便各自运功待敌。

大约有一盏热茶工夫，陡然间二人喘如雷鸣，毛发戟立，定目凝神，相持了一顿饭的时间，依然坐在原地，不见动静。

紫衣少女也一直呆呆的看着，她看了半晌，忽然星目一转，抿嘴微笑。

又隔了片刻，她才转脸对那手拄竹杖的白发老妪，笑道：“梅娘，你看他们二人真是势均力敌，竟然到现在，未分胜负。”顿了顿，又说道：“就怕他二人内功修为，功力相若，谁也不敢松懈一点，依我看，他们二人恐怕是僵住了，还是请梅娘去解一下吧！”

那白发老妪，蹙着眉头，望了紫衣少女一眼，拄着竹杖，带着一种不愿意去而又仿佛不能不依她的神情，道：“他们难得会到称意的对手，让他们分个高下不好吗？”

紫衣少女摇摇头，说道：“我不忍心看到他们弄得臂断腿折的，所以才限制了招数。”

说着又对锦衣大汉和上官嵩瞧了一眼，道：“嗯，他们俩支撑得差不多了，如再不去代他们化解开，必定要落个两败俱伤，你快去吧！”

她这几句话，说的却极有一种力量，那白发老妪只好摇了摇头，向二人走去。

梅娘走了几步，在距二人四五尺开外之处，倏然停步，右手一抖，竹杖疾如游龙，脱手飞起，左手一招，已握住竹杖顶梢，右手向下一沉，竹杖一点梢尖，直向二人中间挑去。

二人相较内力，原不见有何凌厉的声势，只是二人僵坐在原地，不敢有丝毫移动，更不敢有丝毫分神之处，这时梅娘一伸竹杖，朝二人对坐的中间部位挑击而去，只听一阵轻微的呼啸之声，宛如风吹林木一般，暗劲波荡，震得地面土飞尘扬。

那白发老妪竹杖一点一挑之下，倏的一收杖势，身形微微一晃，人已又在紫衣少女身边。

紫衣少女面现淡淡欢愉之色，说了句：“梅娘辛苦了。”

梅娘也只笑了笑，没有答话，却望着上官嵩和那锦衣大汉。

但见二人突的身形暴起，各向后跃飞了五六步远，站稳身子。

紫衣少女待二人站定之后，淡然说：“这一招也不能算分出高低，你们

二人也是平手。”

略一停顿，转过脸去，望着易天行道：“久闻你神州一君，在中原武林地位极是崇高，想来武功定是不凡，本来我想自己试试你的武功；但是我平素就不喜欢凭这血肉之躯，与一时之勇，拼得你死我活，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说到此处，沉吟了片刻，又道：“不过我又怕你心里不服，这样子好了，我要梅娘陪你动手相搏几招。”

说着转头对那白发老姬，道：“梅娘，你陪这位被称为中原武林第一高手的神州一君打几招吧，不过，只限三招。”

白发苍苍的梅娘，轻轻叹息一声，道：“顽皮的孩子，连我也要捉弄了？”

紫衣少女笑笑道：“我哪里捉弄你了，爹爹不是常常和我说嘛，他生平和人动手，从未超过三招。”

梅娘淡淡一笑，道：“你爹爹是何等人物，举世间能有几人和他相比？”

她虽然满头白发但脸色却十分光润，白中透红，没有一条皱纹，微笑起来，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望着那肖肖白发，看来别有一番风韵。

神州一君缓步走了过来，抱拳一笑，道：“夫人武功，定然高过在下多多，三招之数，虽然不足分出胜负，但总可约略的判出优劣之势了。”

梅娘脸色一整，又恢复那冷漠孤傲的神色，手扶竹杖，缓步而出。轻轻地喝了一声：“小心了！”

轻轻一顿竹杖，无声无息的陷入了地下半尺。

但见白发一闪，人已直欺过来，这一次大反前态，来势之快无与伦比，在场高手凝神相注时，梅娘和易天行已各自交了一招跃退开去。

耳际间衣袂飘风之声未绝，两条人影乍合即分的退回原地。

此等惊霆迅雷般的快打，使在场中的一流高手，大都目不暇接，未看清楚。

神州一君抱拳微笑，道：“南海门下武功果然不凡。”

梅娘伸手拔出地上竹杖，冷漠地说：“可惜今宵之战未能分出胜败。”言下大有惋惜之意。

神丐宗涛怒道：“此事还不容易，如是想分胜败，不妨再打一场。”

梅娘突然一蹙两道柳眉，但还未来得及说话，那紫衣少女却抢先接道：“老叫化子，你心里还不服气吗？”

宗涛道：“哼！老叫化子生平之中服过谁？”

紫衣少女缓缓向前走了几步，微笑说：“你要不服气，咱们两个打一架试试吧！”

宗涛迟疑一阵，道：“老叫化子年近古稀，怎能和你这个小女娃儿动手，胜了你也就会被武林同道耻笑，还是就你两个师兄之中，选一个出来和老叫化子打吧！”

紫衣少女道：“麦草堆积如山，压不死一只老鼠，你年纪大几岁，有什么了不得。”

宗涛吃她拿话一激，不觉大怒，纵身跃出，厉声喝道：“老叫化先让你打三拳，咱们再动手不迟！”

就在宗涛纵身跃出的同时，那中年锦衣大汉和满头白发的梅娘，同时跃了出来，护守在那紫衣少女两侧。

紫衣少女罗袖一拂，娇声叱道：“谁要你们出来了？”

那锦衣中年大汉满脸焦急地道：“师妹千金之躯，岂可轻易和人动手，万一有了……”

紫衣少女接道：“我爹爹都不管我，要你来管我了？”

锦衣大汉道：“这个小兄……”

紫衣少女不容他说下去，接道：“什么这个那个，难道我的本领没有你大吗？”

锦衣大汉望了梅娘一眼，缓步向后退去。

紫衣少女回头又望着梅娘说：“好梅娘，我求求你，别管我好吗？”

梅娘轻轻叹息一声，道：“孩子，动手相搏，生死一发，岂能视同儿戏……”

紫衣少女接道：“你不是对我说过，不论什么事，都要依我吗？”

梅娘听得怔了一怔，退后三步。

紫衣少女说退了两人，缓步走近宗涛，说：“你要让我先打三拳，可是真心诚意么？”

宗涛仰脸望着屋顶，冷冷说道：“老叫化素来一言如山。”

紫衣少女微微一笑，道：“我打你，你躲吗？”

宗涛怒道：“老叫化子几十岁了，岂肯和你斗口打趣，快动手吧！”

紫衣少女一绷粉脸，说道：“谁和你打趣了，我要先打你三个耳括子！”

宗涛听得一愣，道：“什么？”

紫衣少女道：“你一身脏的要死，我打你三拳，岂不污了我的手，只有脸上还算干净，你要让，三拳和三个耳光又有什么不同？”

宗涛沉吟了一阵，无可奈何地说：“好吧！反正老叫化让你先打三下就是！”

紫衣少女缓缓伸出右臂轻轻挽起罗袖，皓腕如雪，肌肤莹光，纤纤十指，嫩白艳红；但看这一只玉掌，就让人情难自禁的伸过脸去，让她打上几掌。

宗涛轻轻的咳了一声，头上汗水如珠，滚滚而下，抬头望着屋顶，满脸紧张和痛苦混合的表情。

他乃江湖素负盛名之人，平日受人尊仰，身份极是尊崇，如今在众目睽睽之下，让一个女孩子家打上几个耳光，心中之苦，直似比杀了他还要难过，但他已说出让人打上三掌之言，一时间又无法改过口来，只好伫立以待。

紫衣少女举起玉掌，挥臂击了过去；但闻啪的一声，正击在宗涛脸上，宗涛纹风未动，那紫衣少女却一颦两道秀眉，低头瞧了瞧右手，重又缓缓举了起来。

在神丐宗涛预想之中，此女一掌虽然未必能把自己重伤当地，但击来力道绝不会轻，早已暗中运气戒备。

但他乃素重信诺之人，说出让人三掌，就是硬让三招，连运气反击，也不愿为，只把全身真气，凝聚相护。

哪知一掌击在脸上之后，竟是毫无感觉，不禁心中大生疑惑。

转脸看去，只见那紫衣少女又缓缓举起手来，准备打下，不觉心头一寒，又出了一身大汗。

紫衣少女掌势已然准备拍出，目睹宗涛痛苦的神情，突然收回手来，玉掌左右挥动，虚空打了两下，说道：“打完啦！现在该你打我了！”缓缓向后退了三步。

此女生性太难捉摸，忽而诡智百出，处处捉弄别人；忽而十分善良，无限温柔。

宗涛被她在众目注视之下，打了一记耳光，满腔怨恨之气，转过头说道：“你自己不打足三掌之数那可怪不得老叫化了。”

紫衣少女柔声说：“已经打过啦！我也让你打我三个耳光，只要你能打我一下，那就算你赢了。”

宗涛冷冷说道：“老叫化素来不知怜香惜玉，我就不信打不下去。”

紫衣少女嫣然一笑，道：“你要是打不下，以后再见我，就得听我吩咐。”

宗涛怒道：“我要是一掌把你打死可是咎由自取，怪不得老叫化子心狠手辣。”

大步走了上去，高高举起右掌。

紫衣少女忽的一颦秀眉，那张嫩白艳红、美丽绝伦的脸上，陡然间泛上了无比的凄凉、愁苦，刹那间全室中都似涌起了愁云惨雾，弥漫着凄风苦雨，所有之人被她那凄凄欲绝的神情，引的心神大恸，茫茫若失，只觉天地之间，充满了悲苦，哀伤，万念俱灰，斗志全消。

宗涛扬起的掌势，已然横击而出，但当他的目光和紫衣少女目光相触时，突觉心头大震，手腕一软，不自禁的放下了右手。

全室中鸦雀无声，六个抱剑而立的白衣童子，也都垂下了手中宝剑，满腹愁苦，濡濡泪水。

沉寂中忽然响起了一缕低婉的呜咽，如泣如诉，幽幽扬起。

单是她那哀苦的神情，已使人感伤万千，如今再加上这幽幽的哭声，更使人情难自禁，但感心头上泛起了无限痛苦，生平中经历的凄惨伤心之事，一一展现脑际，悲从中来，泫然欲泣。

那六个白衣抱剑童子，首先忍受不住，珠泪滚滚，顺腮而下。

神丐宗涛听得那幽幽哭声，缭绕耳际，忍不住转头望去。

紫衣少女也正圆睁着一双泪水莹莹的星目，向他望来。

四道目光盯触，宗涛突感心头如受重击，一股无名怨气，由胸中直向上冲，但觉眼睛一热，泪水几乎夺眶而出。

但他究竟是内功深厚，修养有素之人，千钧一发之际，忽然警觉不对，慌忙别过头去，硬把眼眶中涌出的泪水忍住，不使它滚落下来，长啸一声，大步向室外冲去。

那六个白衣抱剑童子，正在心情激荡，悲伤难过之际，也不知拦挡于他，任他向室外走去。

正待举步出门，忽听那紫衣少女娇声喝道：“站住，你要跑吗？”

宗涛不由自主的便停下脚步，回头望去，只见那紫衣少女已恢复神态，静静的站在室中，神志忽然一清。

全室中人，都长长叹一口气，神志逐渐恢复了清醒。

紫衣少女展颜一笑，道：“老叫化子耍赖吗？”

宗涛缓步重回室中，冷冷说道：“老叫化哪里赖了？”

紫衣少女道：“咱们比武之前，我说过你要能打我一下，就算你胜，说过没有？”

宗涛道：“不错，确是说过此言。”

紫衣少女道：“你要打我不下，那自然是你输了！”宗涛略一沉思，道：“这话也不算错。”

紫衣少女道：“我说你输了，以后见着我就得听我吩咐，是也不是？”

宗涛抬起头来，望着屋顶，答道：“这个老叫化没有答应啊！”

紫衣少女微微一笑，道：“你没有答应，可也没有反对，是不是？”

宗涛冷哼了一声，默然不言。

紫衣少女又道：“神丐宗涛之名，在江湖上盛誉甚隆，答应的事，事后反悔，抵赖不认，日后传言出去，那可是大损威名的事。”

宗涛长长吁了一口气，道：“你有什么事，说吧？”紫衣少女微微一笑，道：“我说了你不肯听，岂不等于白说了！”

神丐宗涛被她拿话一逼，只好硬着头皮说道：“你说吧！老叫化素来言出无悔，既然有过这等承诺，自是言出必践。”紫衣少女道：“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只要日后咱们再见面时，你能听我吩咐也就是了。”

宗涛怒道：“老叫化是何等之人，岂能受你这等摆弄？”紫衣少女突然一整脸色，说道：“你打赌输了，怪得哪个？如果你当时一掌把我打死，我岂不白白的送了一命。”宗涛暗忖道：这话倒也不错，是我自己打不下去，自是不能怪她。

只听那紫衣少女继续说道：“和我打交道，你绝吃不了亏！”宗涛道：“难道老叫化子还想讨你什么便宜不成？”

紫衣少女听他口气，已不似先前那等强硬，淡然一笑，道：“这么吧！你如听我吩咐一件事情，做到之后，我就也代你做一件事。咱们这样公平交易，就不会有损你的威名了。”

宗涛乃生性刚正之人，暗暗想道：打赌我是输了，虽未承诺为她做事，但她提出之时，我没有反对，于情于理，都有些说不过去，她这等给我情面，我如再不答应，未免有些强词夺理了。

心念一转，叹息一声，道：“老叫化虽无承诺，但已输了赌约，此事一时间也难辨得清楚，这么吧！以五年限期为准，五年之内，你见到老叫化时，我就代你做一件事。”

紫衣少女笑道：“如果要你去死，你去不去？”

宗涛脸色一变，道：“老叫化答应了一句后，驷马九鼎，生死之事，岂放心上。不过天涯路长，世界辽阔，只怕五年内，你无法再遇上老叫化子。”

紫衣少女笑道：“未来之事，谁敢预料，如果当真遇你不上，那我就白赢了一场赌约。”

宗涛果然言出必践，正容说：“老叫化就要告辞，不知姑娘眼下有何吩咐。”

紫衣少女不理他的问话，目注易天行冷冷说道：“你有神州一君之称，听说中原黑白两道人物，对你都甚尊敬，这事不能怪你，只恨世俗中人，有眼无珠，难以辨认善恶。”

易天行微微笑道：“善恶之分，甚难一语道完，姑娘出的题目太大。”

紫衣少女道：“那就换个小题目吧！你们三人之中，除了宗涛之外，哪个武功最高？”

上官嵩心中感谢易天行相救女儿之恩，接道：“论威望武功，易兄实在兄弟之上。”

他以酬报大恩之心，自认武功不如别人，说完之后，垂下头去，一副黯然神伤之态。

易天行轻轻一拂长髯，笑道：“如论中原武林高人那可是一言难尽，代代必有奇才绝人；不过，真正武功高强，身负绝学的人，大都是孤傲自赏心若止水，哪肯在江湖之上走动。我们眼下三人，虽然都在中原武林中稍有声

誉，但如说是中原武林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个个都担待不起。”

紫衣少女微微一笑，道：“是啦！目下中原武林，号称人才最盛时期，除了几个久负盛誉的正大门派之外，又有一宫、二谷、三大堡的崛起，那一宫争列第一，想来那宫中的主持道人，武功定然是最高了。”

易天行摇头道：“一宫、二谷、三堡，一向齐名江湖，各擅胜绝，有以武功雄霸，有以擅毒著名，有以神算称闻，有以五行奇术获誉，这些并列中原武林的高人，虽然个个都怀雄才大略自成一家门户，但也不能算我们中原武林中的顶尖高手，至于在下和宗兄，虽获小誉，但那不过是江湖上朋友抬举而已，毫无基业……”

宗涛冷笑一声，道：“客气，客气，老叫化孤魂野鬼，无家无业，倒是不错，但易兄耳目遍布天下，如何能和老叫化相比？”

易天行毫无愠色，仍然笑意迎人地说道：“流言陷人，宗兄岂可相信。”

紫衣少女正待开口，易天行又抢先接道：

“如论中原武功应首推少林寺的慧空大师，放眼天下，只怕难有与他匹敌之人……”

肖白发的梅娘，轻轻一顿竹杖，道：“不知他武功高到何等程度，老身有机会倒要见识见识。”

易天行道：“武功一道，深远宏博，高到何种程度，实在很难说出规格。”

紫衣少女道：“既有正大之学，想来定有偏激武功了。”

易天行道：“姑娘聪明过人，如有未卜先知之能……”

紫衣少女道：“少给我戴高帽子啦！快些说下去吧！”

易天行的涵养工夫，实在到了炉火纯青之境，不论何等之人，顶撞于他，他均能隐忍不发，而且脸不变色，笑貌仍旧，轻轻一拂长髯，接道：“世人均以旁门左道，难有大成，其实也不尽然，眼下中原武林道上，就有一个专走偏激异路的人，身集大成，而且那人还是一个女人……”

一直未说话的上官婉倩，突然接口笑道：“你说的可是我师傅吗？”

易天行道：“不错，正是令师恨天一姬。”

紫衣少女轻轻的一颦秀眉，说道：“如若有人把慧空大师和恨天一姬打败，那人的武功就算天下第一了。”

易天行道：“慧空大师和恨天一姬，可算是我们中原武林中百年来的两大奇才，各集其成，正邪二绝。”

紫衣少女道：“这么说来，你们几人都是中原武林道上微不足道的人物？”

易天行道：“中原武林大都以拳掌兵刃和轻身功夫成名获誉，纵然是偏激之学，也不过是在招术身法别起蹊径，至于近乎妖异的瑜伽、移魂之术，在下还未闻得中原武林中有人精通此道。”上官嵩接道：“易兄说的不错，动手比武讲求一掌一拳的求胜，邪道异术，胜之不武……”

紫衣少女聪明绝伦，如何听不懂二人弦外之音，淡然一笑接道：“是啦，你们刚才看到我胜宗涛的一法，是一种邪道异术，对吗？”

易天行道：“在下孤陋寡闻，姑娘刚才用的什么武功，恕难说得出来；不过从全室中人无不身受感染一事看来，似乎和传言中的移魂大法，颇多类似之处。”

紫衣少女娇声笑道：“移魂大法虽然和我所用的心法有很多类似之处，但我用的并非移魂大法，看来你倒是知道不少，竟然能看出一点门道。”

易天行道：“好说，好说，姑娘过奖了。”

紫衣少女突然把面色一冷，说道：“你们口口声声指我用的邪道异术，不算武功，想来定然是想和我较量一拳一掌的功夫了？”

上官嵩暗忖道：看她比倩儿还小上几岁，纵然禀赋过人，一出娘胎就开始练武功，总共也不过十七八年光景，就算聪明过人，能有多大的道行，如果真要一拳一掌动手，就算不胜，也可支撑上三五百招，看她两个师兄的武功，她也强不过哪里去。

心念一转，大声接道：“如是一掌一拳相搏，在下愿当先领教姑娘武功！”

紫衣少女冷笑一声，道：“你自信比神州一君易天行的武功高明吗？”

上官嵩怔了一怔，道：“这个……”

紫衣少女说道：“别这个那个啦！你如自知不是易天行的敌手，那就早些藏拙的好，免得我多费一番唇舌。”

上官嵩心中感激易天行相救女儿之恩，诚心相让神州一君，当下默然不言。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姑娘如果一定要和在下动手，在下只好舍命奉陪了，但不知是分出生败算数呢？还是打完几招就算比过？”

紫衣少女道：“自然要分出胜败，要不然你也不会输的心服口服。”

易天行原想她会依照适才比武情形，规定几招，打完算数，想不到她竟改了规矩，不觉呆了一呆。

抬头看去，只见她嫩脸匀红，眉目似画，一脸书卷气，怎么看也不像身具上乘内功之人，暗道：“难道她的内功已练到不着皮相了吗？”

要知易天行为人持重，心中没有制胜把握，便不肯轻易出手，沉思了良久，笑道：“好吧！姑娘先请出手。”

紫衣少女满脸不屑之色地说道：“我如真的和你动手相打，岂不污了我的手吗？”

易天行怔了怔，道：“不能动手，那要怎么个打法，还请姑娘明言相告！”

紫衣少女星目一转，盈盈一笑，道：“你往后退两步！”

易天行皱皱眉头，依言向后退了两步。

紫衣少女道：“当心啦！我现在施‘流星赶月’的身法，欺身而上，右手食中二指，点你‘神藏’穴。”

易天行略一沉吟，笑道：“姑娘可是要用口述武功，和我比试？”

紫衣少女冷然说道：“你是纵身闪避，还是出手化解，再要延误，我要点中你的穴道了！”

易天行道：“我用‘弯弓射雕’之式，让开要害，左掌反击前胸，右手施‘天丝缠腕’反扣你右腕脉门。”

紫衣少女随口说：“我用‘反踩七星’让开你的左掌，疾沉双指，右手点穴之式不变，点你‘腹结’穴，左手‘回风拂柳’拍向你右肩‘天鼎’穴。”

易天行笑道：“我由‘弯弓射雕’之式，施展‘月移花影’身法，避开你两手分袭之势，反臂回手，施展‘云封五岳’，疾攻你‘神庭’穴。”

紫衣少女道：“我用‘快马抢渡’，分攻你‘璇玑’、‘天泉’二穴。”

易天行微一沉吟道：“姑娘不觉晚了一些吗？”

紫衣少女道：“你用‘云封五岳’反击我‘神庭’穴，是左手还是右掌？”

易天行思忖了一阵道：“我用右手。”

紫衣少女道：“那就不会错啦！‘天泉’穴属于手太阴肺经，我用‘快马抢渡’出手，左手由下向上迎击，你如不收势而退，我必然先伤你‘天泉’穴，那时右手经脉，哪里还能听你使唤？”

易天行笑道：“不错，我左手‘铁骑突出’攻你侧背，哪个先伤？”

紫衣少女道：“我右手已经攻出，指袭‘璇玑’大穴，你右臂受伤，左手纵然能够击中我的侧背，但已无法解救我攻向‘璇玑’穴的右手了。”

易天行道：“如我用‘分云取月’的招术，双掌由前胸击出，分开你双手攻势，能否伤你？”

紫衣少女道：“临敌动手，首重制机，‘分云取月’一招，虽然用的晚了一些，但仍不失败中求胜之法，我如借势施用‘铁板桥’功夫，上身平向下面卧去，让开你一招‘分云取月’……”

易天行笑道：“那时姑娘先机尽失，全身要穴都在我指掌的笼罩之下，当世高手，只怕也无解救之策了……”

紫衣少女道：“未必见得，我借背脊贴地之力，双脚齐起，踢你右脚‘阳关’、左腿‘地机’两穴，你是躲也不躲？”

易天行怔了一怔，道：“姑娘聪明过人，才思敏捷，此法是不错，但不知叫什么招术？”

紫衣少女微微一笑道：“左脚叫‘神君投笔’，右脚叫‘化子打狗’。”

易天行道：“那‘神君投笔’，也还罢了，这‘化子打狗’之名，倒使我想起一招和姑娘用的这一招颇有相似之处。”

紫衣少女道：“你说是‘仙狐参禅’。”

易天行道：“法赖心传，名由人定，在下觉着姑娘踢出的右脚叫‘妖狐吐丹’，听起来比姑娘那‘化子打狗’雅的多。”

紫衣少女道：“南海门一十八招‘旋天腿法’，专凭双脚克敌，这不过是起式两招，下面一十六招连环踢出，招招都是取人要害大穴，这两招你是让也不让？”

易天行暗暗忖道：此女口齿伶俐，才学广博，不论她那招术名称是否有意骂我，但两脚能有备踢出，势必把我迫退不可……他忖思良久，想不出破敌之策，只好说道：“我用‘金鲤穿波’的身法，让开两脚，蓄势待敌。”

紫衣少女道：“承让，承让，你既然收势败退，我自是要乘胜而追，你知道‘龙形一式’吧！”

易天行脸色渐转严肃，说道：“我用‘金鸡抖翎’变‘春云乍展’以逸待劳。”

紫衣少女道：“我用‘乱剪梅花’变‘起凤腾蛟’。”

两人口述武功招术相比，博及天下各大门派精萃之学，易天行神色愈来愈是凝重，额头上逐渐现出汗水，直似真的在和人动手相搏一般。

那紫衣少女却是轻轻松松笑容依然，口述武功，滔滔不绝，有如长江大河，洪流滚滚。

两人这口述武功相斗之局，足足相持了一顿饭工夫，易天行口述还击的时间，愈来愈长，额上汗水如珠，直淌下来。

在场之人，大都是中原武林道上有名高手，对两人口述武功，都能了然于胸，只觉那紫衣少女攻势愈来愈是凌厉，锐不可当，都不自觉的紧张起来，个个脸色，都变的十分凝重，同时也都在心中筹思对敌之策。

这样一来，不只是两人口述武功相斗，连神丐宗涛和上官嵩，以及那锦

衣大汉、红衣独腿、驼矮二叟等，都被卷入这场口述武功相搏之中。

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搏斗，除了紫衣少女和易天行，其他之人都无敌我之分，只是各运心智、思索破敌的招数武功，虽无法在表面上分出胜败，但参与此战之人，心中自己有数。

两人口述的招式，越来越是凌厉，易天行每解答一招，必然苦思解式，那紫衣少女口述武功，竟似如数家珍，不假思索，随口而出，在攻让之间，一招胜似一招。

这时，不但易天行额上汗珠滚滚，身上汗水涔涔，脸色凝重，就是站在旁边的神丐宗涛、上官嵩等人，也无不是神色紧张，屏息凝气的如临大敌。

易天行突然吃力的抬起右手，擦了擦额上的汗水，吁了口气，道：“姑娘才智过人，胸罗奇学，更能将各家之长，融会运用，在下实在佩服……”

紫衣少女秀脸微侧，问道：“如此说来，这场比武，你是认输了？”

易天行略略一怔，道：“姑娘在口述上，虽然比在下略占先机；但这不过是姑娘娴熟招式拆解而已，自不能和动手相搏相提并论。”

紫衣少女对他只微微一笑，并未说话。

但她这微微一笑，仿佛含有用意，看得易天行与在场诸人，心中各泛起了不同的反应。

易天行也讪讪一笑，道：“要知武功一道，固然讲究机智敏捷；但是功力火候，尤为重要，虽是同一招式，如易人施为，其威力强劲的差异，就无可估计……”

紫衣少女道：“我看你是仗恃自己功力深厚，还想和我真的动手比试一番。”

顿了一顿，未容神州一君易天行说话，又道：“我是真的不愿意和你动手，如果我真想和你动手，又何必费这番唇舌呢？”说着竟幽幽一叹。

易天行、宗涛、上官嵩以及锦衣大汉等人，听她幽幽一叹，仿佛都受了她这幽怨的感染，不禁一齐面带忧戚的向她望去。

紫衣少女缓缓的移了移身子道：“算了，梅娘，咱们走吧！”

那白发老姬朝她慈爱的看了一眼，突然手里的竹杖在地上一顿，转脸瞧着易天行，沉声说：“不行，当初你被他强行掳去，今天若没有个了断，咱们南海门岂不被人耻笑吗？”

易天行这时已将紧张的精神舒缓过来，又回复了平日的神态，微笑答道：“这位婆婆不要误会，当初这位姑娘虽被在下属下接走，那是属下不知，况且事实上也是他们慨伸援手，实非强行劫掳，如若不信，可问姑娘……”

紫衣少女不待易天行说完，扯住那白发老姬的衣袖，道：“过去的事算了，还提它作什么？”她说着话，却把眼光投在神丐宗涛脸上，沉吟了片刻，低低地说道：“方才你应允我做一件事，我想现在就烦托于你。”

神丐宗涛略一沉思，慨然笑道：“老叫化子既然答应过你，五年也好，今天也好，反正都是一样，姑娘，请说吧。”

紫衣少女轻轻说道：“我想……”，她只说了这两个字，不禁秀脸微垂，星眸流波，脸上泛起了淡淡的红霞，倏然住口。

停了半晌，才悠悠接道：“这件事，还是以后再说罢。”

那锦衣大汉接口说道：“师妹，咱们就早些走吧！”

易天行淡然一笑，吩咐那六个抱剑童子道：“你们让开。”

六个抱剑童子一听吩咐之言，立时分向旁边跃去。

驼、矮二叟也同时向后退了两步，让开道路。

紫衣少女双目向前平视，缓缓出了室门向前走去。

易天行望着那紫衣少女去势背影，流现出无限凄凉，不禁心中一动，暗道：今夜之战，她威风十足，心中应该快快乐乐才对，为什么竟似有无限伤感一般？

但见满头白发的梅娘和驼、矮二叟，前后护拥那紫衣少女，慢步而行，消失在夜色之中不见。

那锦衣大汉和缺了一腿的红衣大汉，却倏然站在室门口，锦衣大汉一抱拳，说：“今宵之事，已成过去，诸位日后遇上我师妹时，让她一二。”神州一君易天行微笑道：“今宵听得令师妹口述武功，滔滔不绝，有如长江大河，而且博及天下各门各派，胸罗之广，世所罕见。以她年龄来说，能够有此成就，实是百代难遇才人，在下对她十分敬服，日后果能有缘再遇上她，定当竭诚接待。”

那锦衣大汉朗朗笑道：“易兄望重武林，一言如山，兄弟这里先领盛情了。”

说完，转身大步而去。

易天行左脚一抬，腿不屈膝，手不摆动，全身向前飞出了六七尺远，落在门口，抱拳相送，高声说道：“兄台慢走一步，在下还没有请教上姓大名。”

那锦衣大汉转过头来，沉思了一阵，笑道：“兄弟姓王草字冠中。”答完了一句话，立时转身疾奔而去，红衣缺腿大汉铁拐顿处，紧随跃起，两人飞跃，去如流矢。

易天行目睹两人背影隐入夜暗，才缓缓转过身来，对宗涛和上官嵩拱手作礼，笑道：“上官兄雄踞甘南，领袖西北武林，难得到中原一次，宗兄行侠江湖萍踪无定，今宵难得相遇一起，兄弟想作个小东，请两位饮上几杯酒如何？”

神丐宗涛冷笑一声，说：“老叫化吃惯了残肴剩酒，无福消受易兄盛情，我要失陪了。”转过身大步直向室外走去。

易天行原本当门而立，一见宗涛大步走来，立时向旁侧一闪，让开去路。

上官嵩看见宗涛对待易天行的冷漠模样，甚觉看不过眼，冷笑一声骂道：“哼！臭叫化子，不知好歹！”

宗涛回过头，放声大笑，说道：“自古以来，宴无好宴，会无好会，老叫化奉劝你一句，还是别吃的好……”，也不待上官嵩和易天行答话，纵身跃起，电奔而去。

易天行望着宗涛奔行的方向，眉宇之间忽然泛现杀机，但一闪而逝，瞬息之间，又恢复了平静，转脸对上官嵩道：“这位宗兄一向游戏人间，不论对待何人，均难脱玩世不恭之态，但此人心地，却是光明磊落，大有侠风。”

上官嵩道：“兄弟久闻宗涛其人冷怪难缠，今宵一见，果然不错。哼，日后他如到西北道上，兄弟非得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不可。”

易天行道：“那倒不必了。据兄弟所知此人口头之上虽然刻薄，但他待人却极纯厚，排难解纷，甚获侠誉。”

上官嵩略一沉吟，叹道：“易兄的风度胸襟，实叫兄弟佩服，宗涛那等冷讽热刺的对你，易兄居然还要替他辩护，无怪江湖上黑白两道，一提到易兄之名，无不肃然起敬，神州一君之名，果非虚传，今宵惊扰，心已不安，不敢再叨光酒饭，兄弟也就此告辞了。”说完，长揖拜别。

易天行抱拳笑道：“上官兄辞意坚决，恕兄弟不远送了。”

上官嵩走到门口，突然回过身来说道：“易兄待人这等宽宏大量，实叫兄弟感到惭愧……”，他顿一顿，又道：“兄弟有几句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易天行道：“上官兄有话尽管请说，兄弟这里洗耳恭听。”

上官嵩道：“易兄可知道兄弟今宵来意吗？”

易天行笑道：“上官兄可是为传言中南海门奇书而来吗？”

上官嵩叹道：“易兄猜的不错，现下这洛阳四周，离乱异常，不但一宫、二谷、三大堡中都派有耳目在此，就是少林、武当等自行标榜正大门派中，也派遣有人，所以易兄属下掳得那紫衣少女，立时传遍了云集在洛阳四周的高手。”

易天行道：“多谢上官兄指点，兄弟对此事一无所闻。”

上官嵩沉吟了一阵，道：“除了易兄掳得那紫衣少女之事以外，江湖间还传说着一件大事……”，话未说完，但却倏然柱口。

易天行笑道：“传说之事，难道也和兄弟有关吗？”

上官嵩脸色庄严，又缓步走了进来，声音十分低沉地说道：“兄弟未见易兄之前，亦为那传言所动，但今宵一见，方知是有人故意中伤，但此事非同小可，易兄还是早做准备的好。”

易天行愕然问道：“什么事这等严重？”

上官嵩怔了一怔，道：“怎么？难道易兄真的就没有听得一点风声？”

易天行道：“兄弟实在不知，还望上官兄指点指点。”

上官嵩道：“近日江湖传出易兄心怀叵测，在天下各大门派，以及一宫、二谷、三大堡中，都派有暗桩，所以对天下武林动态均能了如指掌，此事是真真假，兄弟不敢妄作论断；但此事已引起一宫、二谷、三堡中人的不安，兄弟快马兼程，由甘南赶来此地，也和此事有关。”

易天行微微一耸眉头，叹道：“唉！江湖风险，实令人防不胜防，不知上官兄对此事看法如何？”

上官嵩回头望了女儿一眼，说道：“兄弟未见易兄之前，对此事半信半疑，因那一宫、二谷、三堡之中，对门下能参与机要的弟子身世，早已调查的清清楚楚，甚难鱼目混珠，但传言凿凿，又不能使人不信。”

易天行又恢复镇静的神色，微微笑道：“如若传言如是，各门各派应该先从门下弟子查起才对，不知赶来中原作甚？”

上官嵩轻轻的咳了一声，道：“不知如何传出易兄今宵要在这座荒凉的庄院之中，召集潜伏各门各派的暗桩，听取报告，所以各大门派之中，都派了高手来此，以探虚实……”。易天行接道：“姑不论此事真伪，但各大门派能这般看重兄弟，实叫兄弟受宠若惊了。”

上官嵩道：“兄弟就闻得传言，据实相告，尚望易兄不要怪兄弟语无伦次了。”

易天行说道：“上官兄肯和兄弟这等赤胆论交，易天行感激还来不及。”

上官嵩抱拳后退三步说道：“易兄相救小女之情，兄弟终生难忘，若有需兄弟效劳之处，但凭一纸相召，生死不计。”易天行长揖还礼道：“不敢，不敢，日后如有借重之处，兄弟定当亲赴甘南相请……”，他微微一顿之后，又道：“不过兄弟生性淡泊，和人无争，生平之中既无深恨大仇之人，亦无肝胆生死之交，今宵和上官兄却一见如故，眼下此处是非正多，兄弟也不勉

强留驾，待此一阵风波过后，兄弟当赶往甘南和上官兄畅饮几杯。”

上官嵩笑道：“谣言中伤，必有洗清之日，今宵得谋一面，兄弟深信易兄名不虚传，甘南之行，尚望早日就道，兄弟当邀请西北武林道上高手，替易兄接风洗尘，我这就此别过了。”说完，大步向外走去。

易天行左手轻轻一挥，六个抱剑的白衣童子齐齐躬身相送。上官婉倩大伤初愈，不能施展夜行功夫，但她乃生性好强之人，在易天行和六个白衣童子的眼下，不愿示弱，勉强咬牙，紧随父亲身后，疾奔而去。

易天行口齿启动，本待出言阻止，但话到口中，突然又住口不言，目送上官嵩父女两人的背影，隐失在暗夜之中。群豪尽去，广阔的大客室中，只余下了易天行和六个白衣童子。

易天行缓缓在室中踱了几步，那经常挂在嘴上的笑容，亦随着隐失不见；但见他举起左手轻轻一挥，六个白衣童子，立时纵身跃出室外，在四周异常仔细的搜查了一遍，各守着一个方位；然后轻击三掌。

客室中的易天行得掌声之后，举步直向左侧壁角走去，移开屋角一张茶几，低声喝道：“熄去灯光。”

两个留在室中的白衣童子，听得吩咐，突然分头疾行，熄去了室中灯光。刹那间，全室中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

耳际间响起了轻微的轧轧之声，屋角间忽然现出一道暗门，易天行举步而下，直向里面走去。

## 第十八回 催命令牌

徐元平吐出胸中一口淤血之后，心头忽觉轻松甚多，放开步子直向庄院外面走去，他自知已难施展轻功越屋翻房，索性昂首阔步，沿道而出。

这庄院四周虽然埋伏有很多高手，但都早已得到易天行的命令，也无人出手拦截他。

在他想象中，离开这庄院时，定然要经过一番搏斗，才能闯得出去，所以勉强提聚真气戒备。哪知一路行来，竟能畅通无阻。

他已身受重伤，虽然吐出淤血，已无大碍；但必须及时运气调息，才能使伤势好转。这般提气戒备，如临大敌，内伤立时转重，出得庄院大门，心中戒备之念松懈之后，立时觉着全身筋骨，酸疼难忍，举步维艰，勉强向前走了四五丈远，一交跌在地上。

只觉全身筋骨，如同散去一般，挣扎坐起两次，又不自主的跌了下去。

夜风如啸，吹得四外枯草沙沙作响，这荒凉的旷野，阴森的庄院，如非他目睹，绝难想到江湖上甚难一见的武林高手，竟由千里之外赶来此处，云集荒凉的庄院之中。

忽然又想起和自己动手的黑衣少女，以一个女流之身，竟练成那等惊世骇俗的武功；而且年龄也和自己在伯仲之间，自己只道得天独厚，短短数月工夫中，从一个籍籍无名之人，列入武林高手，哪知一个女孩子家竟然也有着那等成就，看来武功一道，

当真是没有止境了……

他心中胡思乱想了一阵，忽然觉着困倦起来。

这时，他的神志还十分清醒，心中蓦然一惊，暗道：“金叔父和铁扇银剑于成，还在这附近等我，我虽然不能行动，何不叫他们一声。”

心念一动，立时张口大叫，只觉如鲠在喉，一张嘴，声音低微，一丈之外难闻。

他忽然惊觉到自己有如将近油尽之灯，如果再勉强挣扎，耗去最后一口真气，不但养息困难，只怕武功也难恢复。

他忽然想到《达摩易筋经》上有一句口诀：“养气一息，易筋之机。”脑际中灵光闪动，忽然大悟这一句口诀之妙，当下凝神调息，尽量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缓缓伸展一下手脚，使身体躺的舒服异常，长长吸一口气，又慢慢吐了出来。

呼吸了三次之后，闭上双目，休息了一阵，又开始呼吸起来，大约有一顿饭工夫之久，精神忽觉好转过，当下慢慢的伸动手脚，依照慧空大师传授的实用法门，弯臂曲腿。

这时，他的筋骨如散，弯动起来，异常痛苦，有如利刃伤筋刮骨一般，疼得额上的汗水如珠，涔涔而落。

但他此时已深深领悟到“养气一息，易筋之机”的妙谛，自是把握住一息之机。

虽然全身筋骨疼痛欲散，但他的个性之中，含有一种极是倔强的成份，虽已痛得汗水如珠，依然不甘就此停息。

他抿紧嘴唇，气纳神阙，依着慧空大师传授的心法，忍痛凝神，强自举手伸腿，哪知这一伸动，忽然一股彻骨刺心的痛楚，猛袭而来，只痛得他不由自主的大叫一声，痛晕当场。

他这一阵疼痛，正暗合要义，在一阵猛烈的剧痛之中，人便沉沉睡去。

再说与神丐宗涛、徐元平同来的金老二和铁扇银剑于成二人。

他二人按照神丐宗涛的吩咐，双双隐入矮树深草丛中静待动静。

二人一等再等，眼看着星河徐移，心中又惦念着徐元平的安危，真是十分焦急。

夜凉雾重，二人身上已有寒湿之意，再看星斗，已然是四更已过。

铁扇银剑乃是性急之人，早已忍耐不住。他低低地对金老二道：“徐相公和宗老前辈深入庄院，这般时候还不出来，我看定然是发生了变故，我等还是前去接应才是。”

金老二道：“不行，宗老前辈临行是怎样叮嘱，再说你我进去，也未必有用，依我看再等片刻，如若不然，咱们宁可到北方小庙相候，也不可盲目涉险。”

于成对金老二还是甚为佩服，听他如此一说，也不勉强。二人又等了顿饭工夫，这时天光渐亮，朦胧中已现出山村影迹。

金老二一抬眼看看前面庄院，转脸对于成道：“咱们不妨向前移进一点。”说着鹤伏而行，向前走去，于成巴不得金老二有所行动，当即跟随前去。

二人匍匐走了约十一二丈远近，陡然听得庄院那边，传来一阵步履之声。

金老二一拖于成，迅速的往旁边一撮浓密的草丛之中一隐。这时东方鱼肚白色已微微开露，再加上二人又是目光精锐之人，已可看清附近景物。二人知庄内之人都是一时高手，哪敢大意，赶忙屏住声息，偷眼向前一瞧，只见前面人影闪动，走出四个人来。

前面二人正是驼矮二叟，第三个人乃是那紫衣少女，她身旁则是一位拄杖而行的老妪。四人正向自己隐身之处走来。

四人走了一小段路，那紫衣少女抬手理弄了一下耳鬓秀发，幽幽的轻叹了一口气，说道：“唉，我太累了，一步也走不动了……”

那拄杖老妪按道：“孩子，再往前走一段路，就有马车在等候了。”

那紫衣少女摇着头道：“不行啦！我一步也不想走了，好梅娘，你别老是迫着我好么？”

梅娘轻轻叹息一声，道：“孩子！这等荒凉的地方，一无床榻，二无被褥，秋晨露重，你怎能停在这里休息？”

紫衣少女仰盼望着泛现银白的天幕，怡然自得地吟道：“苍穹为被地作毡，野草复身眠，饥餐风霜渴饮露，此情欲谁怜？”

随口吟来，凄婉欲绝，脸上笑容，亦随着吟声消失，两行清泪顺腮而下。

只见驼、矮二叟脸色一变，顿时笼罩起一脸愁苦，慌忙转过身去，背那紫衣少女而立，不敢再多看她一眼。

原来两人都为她幽幽吟声，引的心神大恸。

梅娘轻轻摇着头，黯然说道：“孩子，你心里不快乐了？”

紫衣少女举起衣袖，拭去脸上的泪水，道：“唉！我现在才知道，不论如何快乐的人，总是要有些烦恼……”悠悠坐下身去，躺在荒草地上。

一阵晨风吹来，飘起她的衣袂，和梅娘满头萧萧白发。

梅娘把竹杖向下一按，登时入土半尺多深，蹲下身去，柔声说道：“孩子，我抱你回去好好的睡一觉，好吗？”

紫衣少女微闭着星目说道：“不要啦！我就要睡在这荒草地上。”

梅娘叹息一声，道：“孩子，你身体素来娇弱，如何能受得住风霜侵袭？”

紫衣少女凄凉一笑，道：“我要好好的大病一场。”

梅娘听得怔了一怔，道：“傻孩子，这是何苦呢？病了要吃药的，你一向不是最怕吃药的吗？”

紫衣少女道：“我要睡觉了，别和我说话啦！”

但见她秀丽绝伦的脸上，泛现出万缕幽情，热泪如泉由那微闭的双目中涌了出来，直叫人怜爱横生，黯然魂销。

梅娘不自禁的滴下两行老泪，低声说道：“孩子，什么事害得你这样伤心？我把你从小带大，名虽主仆，情胜母女，只要你想到之事，不论何等困苦艰难，拼上这条老命，我也要替你办到，孩子！告诉我好吗？”

紫衣少女忽然睁开眼睛，婉然一笑，道：“梅娘，我要是一旦死了，我爹爹能不能独自活下去？”

此话问的大是突然，只听得梅娘心头如受重击，呆了半晌，才道：“这个，这个……”

紫衣少女道：“你从小就和我爹爹在一起，定然知道他能不能离我而生，梅娘，不要骗我，老老实实的告诉我，好吗？”

梅娘道：“你爹爹爱你甚深，但生性冷僻，不肯把父女至爱之清流现于言词神色之间，表面上看去，他对你不闻不问，事实上暗中向我问你生活情形，已不知有多少次了……”

她轻轻叹息一声，道：“自你娘离他而去之后，外形之上，虽然不见他丝毫伤心之处……”，忽然脸色大变，倏而住口不言。

紫衣少女霍的挺身坐了起来，目光缓缓盯在梅娘脸上，瞧了半晌，说道：“梅娘，你怎么啦？”

梅娘道：“没有，我很好。”睛中一提真气，装出一副镇静神色。

紫衣少女淡淡一笑，道：“你是不是觉着自己说溜了嘴，怕我爹爹知道了责罚于你，其实你不说，我早已想到，爹爹告诉我说我娘早已死去，还替她造了一座假坟，但那只不过骗我罢了，你想想，什么事能够瞒得过我？”

梅娘叹息一声，默然不言。

紫衣少女又慢慢的躺了下去，接道：“其实我早已知道我娘还活在世上，只是不愿和我爹爹再相见罢了。”

梅娘望了那紫衣少女一眼，说：“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呢？”

紫衣少女闭上双目，答道：“以我爹爹那等精深的内功，纵然再大上几岁，也不会那样苍老，如非有过大伤大痛，长期的忧心伤神，绝不会两鬓斑白，皱纹累累。”

梅娘道：“你娘和你爹爹相遇之时，你爹爹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紫衣少女道：“但我爹爹那时满脸红光，看去如二十几岁一样。”

梅娘默然不言。

紫衣少女又道：“自从我娘和我爹闹翻之后，爹爹就变的忧郁起来，他虽然不肯去找我娘，但他却变的十分忧伤，因此十几年的工夫，人已变的异常苍老了，唉，爹爹实在很可怜，但却不知我生身之娘，是否也和爹爹一样的生活在忧伤之中。”

梅娘啊了一声，道：“孩子，这些事发生之时，你还在襁褓之中，怎么你竟然都知道了呢？定然有人告诉你了！”

紫衣少女道：“没有人告诉我，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再说除了爹爹之外，也没有人敢告诉我，但爹爹绝不会告诉我。”

梅娘愕然说道：“你能想到这些事，实在聪明过人……”

紫衣少女接道：“爹爹很爱妈妈，但妈妈走了，他竟然还能活的下去，看来我要死了，爹爹还是会活下去的，恨起来我就死了算啦！”

梅娘听得似解非解地说道：“你恨什么？”

紫衣少女道：“我恨所有的男人？”

梅娘奇道：“你恨他们，死了有什么用？”

紫衣少女凄凉地笑道：“我死了，爹爹定然十分震怒，因我死在中原，他定要把这股怨气迁怒在中原道上，那就不知道他要杀多少人了。”

梅娘道：“杀上一千一百万个人，也抵不过你一条命，孩子，你难道还不觉得快乐吗？咱们南海门下所有武功高强之人，都已动员起来，维护你的安全。

“你那大师兄本已被你爹爹逐出门墙，永不准他重返师门，但为了遨游中原，特准他戴罪立功，如果你有了什么差错，两罪合并科论处，那是非死不可，唉！不只他一人死罪，只怕南海门下弟子，难有一个保得住性命。”

紫衣少女道：“那最好啦！咱们统统死了，在阴间作鬼也有人陪我玩了。”

驼、矮二叟见紫衣少女静静睡去，再看梅娘，见她安详的守候在她身旁，也只得站在一侧守护。

这时，朝阳初起，那柔和的阳光，驱散开迷蒙朝雾，远近景色，犹如雨后新洗，清朗醒目。

隐身在树草丛中的金老二与铁扇银剑于成，一见天色大亮，怕自己隐藏之处被人发觉，心中甚是不安，又因自见驼、矮二叟等人由庄中出来之际，就屏凝住气息，一直强自压逼到现在，任是武功再高，要忍上这一段长长时间，也实是不易之事，于成一时强忍不住，只得轻轻吁吐出一口气来。

欧驼子凌空跃起，将要落向金老二、于成隐身之处，才暴喝一声，道：“是哪处的朋友，为何不现身相见，却偷偷藏藏的，真是太不大方了。”

金老二和于成虽不愿与他们冲突，但事已如此，也由不得自己心愿，一见欧驼子跃身扑到，也立时一长身，分向两边闪出。

欧驼子一扑未中，心里已自恼火，脚尚未落实地，右手已倏的劈出一掌。他这一掌正击向铁扇银剑于成闪避之处。

于成见他出手厉害，忙的又一闪身，让开掌风，冷笑一声，道：“来得好，待我于某来试试再说。”

金老二在一边忙道：“且慢，大家把话说明了……”

于成道：“有什么可说的，待打完了再说吧。”话音未落，一抖铁扇，向欧驼子点去。

欧驼子不慌不忙，略向旁边一闪，让开扇势，冷哼一声，道：“好哇，你堂堂的总瓢把子不做，却竟学着这些偷偷摸摸的行为，久闻你以铁扇银剑成名江湖，今天倒要见识见识了。”

胡矮子一旁见二人越打声响越大，他怕惊醒熟睡的紫衣少女，心中打算速战速决，所以就在欧驼子向于成胸腹二处点击之际，一晃肩，跃到当场，正待向于成击袭。

金老二右臂伤势未愈，但一见胡矮子跃出，准备夹攻于成，也只得一咬牙，向胡矮子落脚之处迎扑而来。

欧驼子猝然反击，于成真没有料到他竟然如此的快迅，眼看指掌齐到，猛又张开折扇准备硬接他一下。

哪知欧驼子一见胡矮子上来助拳，心中大不乐意，撤回击出的指掌，退后两步，对胡矮子道：

“你回去吧！这里有我对付……”

胡矮子道：“驼子，你不要逞功好胜，现今之计，是早早结束，可千万别把小姐吵醒。”

说话间，也不理欧驼子，人已欺身上前。

欧驼子见胡矮子对自己之言竟不睬不理，一翻双眼，转身一掌，向胡矮子击去。

胡矮子瞧了欧驼子一眼，冷哼一声，退了回去。

那边于成正感胸腹受敌，竟被胡矮子一来，化解开去，同时见金老二也出了手，不由豪气大壮，铁扇一挥，点点扇影，直向欧驼子浑身大穴点到。

金老二也在一旁挥掌相助。

三人激斗的声响，将那紫衣少女由熟睡中吵醒，她移动了一下娇躯，梅娘一见三人把她吵醒，一顿竹杖，就想上前；但那紫衣少女轻轻的把她一拖，道：“梅娘，不要去，看他们打一阵。”

欧驼子力战二人，约过了二十招，依然未见胜负，不由心中恼急。

紫衣少女看了一阵，缓缓地道：“唉，难怪你赢不了呢！你出错招了。”看了看忙道：“欧驼子快出‘苍龙归海’……”

欧驼子听得一震，忙的一招“苍龙归海”向于成抓过去，但见于成往后疾退，铁扇已被欧驼子夺在手中。

于成铁扇被夺，翻腕取下银剑，正待扑上，猛听一声大喝：“住手！”徐元平如飞跃到。朝阳中但见他来势如电，话声甫落，人已落到于成前面，挡住了欧驼子。

金老二喜极而泣，热泪盈眶地叫道：“平儿，你没有事吧……”他心情激动，一时间想不起适当措词。

徐元平恭恭敬敬对金老二躬身一揖，道：“多谢二叔挂念。”

铁扇银剑于成一挥手中银剑，道：“相公暂时请退开休息，待我和欧驼子打个胜败出来。”

徐元平摇头说道：“此人掌力雄浑，你绝不是他的敌手！”

此言如是出自别人之口，铁扇银剑于成绝难忍得下去，但从徐元平口中说出，他却甚是敬佩，当下把银剑还入鞘中，向后退了三步。

徐元平目光扫掠一周后，冷然向欧驼子道：“咱们一无积愤，二无恩怨，我也不愿和你们动手，拿来吧！”应声把右手伸了出去。

欧驼子怔了一怔，道：“什么？”

徐元平突然欺身而进，手腕翻转之间，已把欧驼子拿在手中的铁骨折扇夺了回来，出手疾如电奔，而且去势奇奥难测。

欧驼子只觉手腕一麻，夺得的折扇已入了徐元平的手中，不禁大怒，厉喝一声，一招“乘风破浪”直劈过去。徐元平身躯闪动，横移三尺，让开了掌势。

但闻一阵沙沙之声强猛的掌风冲裂荒草而过。

徐元平冷然一笑，回头对于成说道：“咱们走吧！”一抖健腕，把折扇向于成抛了过去，当先转身大步而行。忽听一个脆若银铃之声，喝道：“站住！”

徐元平已走出四五步远，听得喝声，只好停了下来。回头望去，只见那

紫衣少女手扶梅娘，亭亭玉立，朝阳照得她嫩脸匀红，容色夺目。

不知她是心情激动，还是难耐晨寒，娇躯不住的微微颤抖。徐元平瞧了她一眼，立时把目光移注到上空一片悠悠移动的白云上，冷傲地说道：“姑娘喝住在下，不知有何见教？”紫衣少女道：“你怎么知道我叫的是你？”

徐元平怔了一怔，道：“既然不是叫我，那就算了。”霍然转过身去，大步而行。

紫衣少女道：“哼！不算了，你还要怎么样？”

徐元平停下脚步，又回头瞧了那紫衣少女一眼，似想发作，但他终于又忍了下去，转身而去。

紫衣少女高声骂道：“瞧我干什么，不要脸。”

徐元平再难忍耐，回头怒道：“你骂哪个？”

紫衣少女忽然微微一笑，道：“我骂哪个，你还能管得着吗？”心中却暗暗奇道：他昨夜身受重伤，距今不过一二个时辰，不知何以竟然恢复的这般神速？

徐元平似是不愿和那紫衣少女冲突，沉吟了一阵，道：“我已再三礼让于你了，欺人不可过甚。”又转过身子，向前走去。紫衣少女突然拿开扶在梅娘肩上的右手，向前追了几步，叫道：“你要急着去送丧吗……”

徐元平霍然回头，纵身一跃，直飞过来，落在那紫衣少女面前，接道：“你这般出口伤人，难道看定我不敢……”他本想说不敢揍你，但话将出口之时，忽然觉得在一个少女面前，说出此等之言，太过不雅，倏然住口不言。

但闻衣袂风声，梅娘已纵身冲了过来，竹杖伸缩之间，连续点出了三杖，招招都是袭向徐元平要害大穴，应手杖风劲急，迫得徐元平向后连退三步。

紫衣少女伸手拦住梅娘，说道：“梅娘退开，他绝不敢打我。”

徐元平被梅娘迅快的杖势逼退，心中又是惊骇，又是恼怒，暗忖道：这老婆婆能把内力贯注在竹杖上传出伤人，武功实非小可，我大伤初复，不知能否打得过她？但此女连连出口伤人，如不给她一点教训，实难甘心，当下举起右掌，说道：“你怎么知道我不敢打你？”

梅娘满头白发，直急的根根竖了起来，暗中运集功力，蓄势戒备，只要徐元平一出手，立时以全力出手相救。

紫衣少女望望徐元平扬起的右掌，笑道：“你已举起手来，如若不敢打我，不知要如何放下。”口中言笑晏晏，人却缓步走了过来。

但见她脸上笑容如花，娇媚横生，徐元平只感手腕疲软，举起的右掌，竟然拍不下去。

紫衣少女直欺他身前尺许之处，突然敛去脸上笑容，冷冷说道：“你为什么不打？”

徐元平如梦初醒，仰脸望天上悠悠浮动的白云，心中暗暗忖道：原来一个美丽的女孩子笑将起来，竟然如此好看，多采多姿，目不暇接……

紫衣少女看他仰脸出神，嫩脸之上，微微泛起一层红晕，柔声问道：“你在想什么，可是怕一掌把我打死吗？”徐元平心间突然一凛，暗忖道：我和丁氏姐妹相处之时，心中坦坦荡荡，毫无异样，怎的此女一笑，竟使我如中病魔。当下一提真气，澄清心中绮念，冷冷说道：“念在你替丁玲姑娘疗伤份上，我再让你一次。”

他说话之时，仍然仰脸望天，目不转睛。

只觉一股香风，拂面而来，啪啪两声，双颊各自着了一掌，声音虽响，

但却毫无疼楚之感。

耳际间响起那紫衣少女娇脆的笑声，道：“你不打我，那我就打你了。”

徐元平被打的怔了一怔，向后退了两步，举起右掌，正待拍出，忽见她双眉轻蹙，眼眶之中，泪光濡濡，满脸幽怨，楚楚可怜，不觉心中一动，暗道：如我这一掌拍了下去，只怕要把她活活打死……

心念一转，按下胸中愤怒之气，缓缓地放下右掌说道：“我徐元平乃堂堂男子，岂肯和你女孩子家计较……”

紫衣少女不容他说完，冷然接说道：“张口男子汉，闭口大丈夫，哼！男子汉有什么了不得，你比神州一君如何？”

徐元平道：“眼下我虽然未必能够胜得了他，但我总有一天要把他活活劈死……”

紫衣少女嫣然一笑，接口：“是啦！日后的事，以后再说，眼下来说，你是自知打他不过了，是吗？”

徐元平道：“我和黑衣女比武受伤，不能和他动手，彼此没有相试，怎知我打他不过？”

紫衣少女听他言词间，似乎把神州一君易天行，恨得切齿入骨。秀眉微扬，眼珠儿转了两转，笑道：

“我觉着那位易天行不但武功高强，而且为人也很和善，神州一君之名，实不虚传……”

徐元平大声说道：“其人外貌伪善，心地险恶无比……”

紫衣少女微笑接道：“你怎知人家心地险恶，我看比你善多了。”

徐元平怒道：“我懒得和你谈啦，妇人之见。”说完，不再容那紫衣少女接口，转身一掠，人已到数丈开外，放腿疾奔而去。

金老二和铁扇银剑于成一见徐元平向前疾奔而去，立时放腿向前追去。

紫衣少女望着徐元平逐渐消失的背影，暗自叹了一口气，缓缓转过身子，恨声骂道：“呆头呆脑的傻瓜……”

梅娘嗤的一笑，接道：“你举手就要打人，开口就要骂人，那自然要把人家吓跑了。”

紫衣少女仰脸望天，默然良久，突然回头望着驼、矮二叟说道：“你们立时重回那庄院之中，告诉神州一君，要三日之后，五日之内，赶到碧萝山庄见我！”

驼、矮二叟同时怔了一怔，才抱拳说道：“敬遵令谕。”齐齐转身，向那庄院之中奔去。

紫衣少女秀眉微耸，艳丽绝伦的粉脸上，满是肃杀之气。

梅娘呆了一呆之后，柔声说道：“神州一君易天行，乃中原武林道上最为险恶之人，你要他去咱们碧萝山庄作甚？”

紫衣少女嘴角间泛现出一丝冷峻的笑意，道：“我要帮他把中原武林道搅个天翻地覆。”

梅娘微微一皱眉头，道：“咱们游历中原风光，与人无涉何苦要自找麻烦？”

紫衣少女美丽的眼中，满是怨毒的光芒，冷冷答道：“我要中原武林自相挥戈残杀，尸遍荒野，血流成溪。”

梅娘听得悚然一惊，转脸对她一瞧，只见她黛鬓深锁，一双秀眸怔怔地凝望着苍茫无际的云天，轻轻的咬着下唇，眼神里透露出怨恨的神情。

她这种情形大异往昔，是梅娘从来未曾见到过的。

她伸手抓起紫衣少女的玉手，轻轻的抚拍了两下，愕然地柔声问道：“孩子，你今天是怎么啦？咱们与中原武林，并无什么恩怨纠葛，你怎能这样做？”

紫衣少女依然伫立遥望着远方，冷漠而低沉的说道：“嗯，我就是要这样做，非把他们搅得天翻地覆不可……”，梅娘这时见她这种神情，既不好附和称赞，又不好出口劝慰，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怔怔的又瞧了她一眼，只见她双颊泛现起一层淡淡红晕，心中忽然暗道：是啦，她乃是娇养惯了的人，那里这样劳动过的，想必是身子困乏了。

想到这里，摇了摇头，道：“孩子，咱们不要尽站在这里了，先回碧萝山庄去吧！”

紫衣少女茫然的点头，缓缓地抬起玉腕，扶在梅娘的肩上，随着梅娘向前走上。

梅娘扶着她越过两条小径，绕过几丛树丛，回头朝庄里看了一眼，然后才徐徐走去。

二人来到一座树林旁边，但见翠竹数亩，苍松遮天，一声低低马嘶，转过两步，已见一辆套篷马车，停在树荫之下。

两名壮汉一兄二人到来，肃立一旁，梅娘略略点头招呼一下，扶着紫衣少女上了马车，放下垂帘，一声长鞭划空，蹄声得得，车声辘辘，顺着大道，疾驰而去，车后扬起一阵似雾的烟尘。

徐元平被紫衣少女打了两下，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一怒之下，向前奔去。金老二和于成对他自是关心，忙由后追上。

三人默默的走了一阵，徐元平一路上漫无边际的想着，把激动的心情，又渐渐平复下来。

金老二停了半刻，问道：“平儿，昨夜你在那庄子里，跟他们起过冲突了吗？”

徐元平摇摇头道：“没有。”

金老二望着徐元平道：“那你怎么在那里面这样久呢？”

徐元平忽然笑道：“我受了伤啦。”

铁扇银剑于成啊了一声，道：“相公受伤了，难道与他们动手了么？”

徐元平道：“许多事真是使人难以预料，想不到竟碰到上官堡主上官嵩的女儿。”

于成耸了耸肩，道：“那是出名难缠的，难道相公和她动手了？”

徐元平没有说话，只点头微微笑了笑。

金老二满心关怀追问道：“你既受了伤，这时如何又能行动了呢，已不碍事了吧？”

徐元平应道：“此刻已不碍事了……”

他本想把自己治疗伤势的事说出来，但是继而一想，如果说自己疗伤之事，势必要将少林寺慧空大师之事说出，那定然要牵引出许多话来，而其中有许多事是不能对外人说，所以说了一句，倏然住口，又淡淡地接道：“我自己调息了一阵就好了。”

金老二道：“平儿！你认识那穿紫衣的小娃吗？”

徐元平摇摇头笑道：“不认识……”，忽然觉着不对，又改口接道：

“我和她有过数面之缘，昨夜在那庄院之中，又见到了她……”

金老二皱皱眉头，暗道：你要不说，我还可以想出一点头绪，你这一说我反而听得更糊涂了。

他不知徐元平因为说的过急，故而言不对后语，只道徐元平不愿告诉他，当下也不再追问。

于成看看天色，说道：“相公昨天入那庄院之中，可见到神州一君易天行吗？”

徐元平道：“见过了，我和那上官堡主女儿动手，身受重伤，他还出手相救于我。”

于成默然不言沉思了良久，才叹息一声，道：“如那神州一君真如金老前辈所说，只怕他也不会出手救你了。”

言下之意，似是对神州一君其人，仍然万分敬仰。

徐元平仰脸望天，默然不言，心中却暗想：看那神州一君为人的确和蔼可亲，以他那等侠气风采，难道真还会做出什么卑劣可恨之事不成。不觉心中动摇起来。

金老二江湖阅历何等丰富，见徐元平神情，立时察觉他心中有了怀疑，当下叹息一声，说道：“平儿！昨宵神州一君救你之时，可有他人在场吗？”

徐元平道：“神丐宗涛老前辈，和上官堡的堡主在场。”

金老二略一沉吟，道：“他可是先救上官嵩的女儿，然后才动手救你，是吗？”

徐元平心头一震，道：“是啊！金叔父怎么会知道呢？”

金老二脸色忽然变的十分紧张起来，急道：“平儿，他在救活你们之后，可曾取出一种药丸要你们服用？”

徐元平凝目沉思了一阵，道：“好像有过此事……”，他那时神志还未十分清楚，想了半晌，才想了起来。

金老二急声问道：“平儿！你吃了没有？”

徐元平摇摇头，道：“没有！他先把那药丸送给上官嵩的女儿，被神丐宗涛抢了过来。”

金老二长吁一口气，道：“神丐宗涛之名，果不虚传，一代大侠，见地究竟与众不同。”

徐元平听他连声颂赞宗涛，不禁回头望了金老二一眼，正待开口说话，铁扇银剑于成已抢先说道：“金老前辈此言，晚辈甚感不解，难道易天行出手救人，也是故作虚假不成？”

金老二道：“君子与小人之分，就在此处了，易天行救人之后，取出一粒丹丸，要你服用，表面之上看来，堂堂正正，其实他那一粒药丸，乃是一种奇毒无比的慢性药物，服用之后，缓缓侵入人体内脏，数月之后，才会发作，那时药毒已然深浸肺腑六脏，纵然足华陀、扁鹊重生，也感束手无策……”

铁扇银剑于成只觉得由心底泛上来一股寒意，道：“此事可当真吗？”

金老二仰天一阵大笑，道：“平儿，宗涛抢去药物之后，神州一君决然不肯就此罢手，定要把那药物重新抢了回来。”徐元平道：“不错，神丐宗涛抢得药物之后，易天行立时出手抢了回去。”

金老二哈哈大笑一阵，说道：“如果那药物落在宗涛之手，易天行伪善天下之名，即将被武林同道拆穿，所以……”，突然脸色一变，倏而住口不言。

他这等大反常情的神态，只看得徐元平和于成同时呆了一呆。还未来得

及出言相询，金老二已抢先说道：“平儿，咱们走吧！”

也不待两人回答，转身向前走去。

徐元平看他神态之间充满惊惧之情，不忍出言相询，茫然随在金老二的身后，向前走去。

于成究竟是久走江湖之人，见多识广，心中感到金老二异常的神态，定然有什么发现，立时转头四下张望，果然看见四五丈外草地上，有一块银光闪烁的牌子，除此之外，再无发现。

回头望去，金老二和徐元平已走到七八丈外，正待转身追去，忽然心中一动，暗道：“那块牌子，不知是什么东西，何不捡来瞧瞧？”

心念转动纵身一跃，直向那银牌飞去。

那块银牌相距他不过四五丈远，一连两个纵跃，已到那银牌旁边。

低头看去，只见那块银牌之上雕刻着一根白骨。

伸手捡了起来掂一掂，只觉入手甚重，似是纯银做成。

这时，徐元平和金老二已走到十儿丈外，于成来不及翻转过银牌瞧看，随手放在袋中，急步向两人追去。

金老二脚步愈走愈快，头也未回过一次，徐元平和于成紧随其后，一口气走出了五六里路，到了一片杂林旁边。

徐元平低声叫道：“二叔父，你想起什么要紧的事了？”

金老二停下脚步，缓缓转过身来，徐元平仔细一瞧，登时心头一震。

只见他脸色发青，满是冷汗，似是受到了极度惊骇一般。

于成心中甚感奇怪，忍不住问道：“金老前辈，你怎么了？”

金老二伸出独臂从怀中摸出一方绢帕，擦去额边汗水，说道：“平儿，我只能活半日时光了，今天入夜之前，我就要死去，而且死的奇惨无比……”

徐元平奇道：“为什么？”

金老二慢慢转头，四下望了一阵，就地坐了下来，闭目养息了一阵，脸色逐渐好转过来，说道：“因为我已看到神州一君的催命牌了，凡睹此牌之人，非死不可。”

徐元平道：“有这等事吗？”

金老二黯然道：“催命牌乃神州一君随身所带之物，除了他本人之外，其他之人均不得擅自动用，此牌一出，必然有人要死，四个时辰之内，如若见牌之人还不自断肢体一死，立时将被拘回，身受万蛇惨噬，用刑之惨，世无与伦比。”

徐元平暗暗忖道：看那神州一君为人，和蔼可亲，怎生会想出此等惨酷之刑……

于成心中一动，探手入怀，取出捡得的银牌，问道：“金老前辈所见，可是此物吗？”

这一面小小银牌，不过径寸大小，除上面雕刻着一根白骨之外，再无其他可怖之物；但久历江湖、见闻广博的金老二目睹那银牌之后，立时脸色大变，顶门之上，又滚下点点冷汗。

徐元平眼见金老二对那一面毫不起眼的银牌，竟然这等畏惧，心中大感奇怪，伸手取过于成手中银牌说道：“一面银牌，有什么可怕之处，叔父怎的这等畏惧？”

金老二目注银牌，说道：“你把那银牌翻转过来瞧瞧。”

徐元平依言翻过银牌，只见上面雕刻着两行小字，道：催命之牌，睹此

速死。除了八个字之外，再无其他可疑之处。

于成忽然放声大笑，说道：“我们也见了这面银牌，难道也要被神州一君结拘去受那万蛇噬体之苦不成？”

金老二叹息一声，道：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你们局外之人，是否也要受这催命之牌的约束，除了神州一君之外，大概再也无人知道，我曾目睹他才一宵之中，连传六面银牌，天色未亮之前，六人无一逃过银牌拘捕之谕，推入蛇穴，被毒晚生生咬死……”

忽听于成大声喝道：“相公快些放手，那那……那银牌之上有毒。”

徐元平转眼望去，果见于成拿过银牌的左手之上，泛起一片黑气。

金老二忽然叫道：“平儿、于兄，快些运气闭住穴道，别让奇毒传到身上……”

只听那一片杂林之中，传出来一个冷漠的声音，道：“可惜为时已晚了，那银牌之上，涂有世所罕见的奇毒，只要用手一摸，奇毒立时沾身，如想保得性命，快把摸过银牌之手，齐肩斩去。

于成低头看去，果见一层绿绿黑气，由左手循臂向上蔓延，不禁心头大骇，赶忙运气闭住左臂穴道，拔出长剑喝道：“什么人鬼鬼祟祟，躲在林中？”

徐元平一抖健腕，手中银牌疾如划空流矢一般，直向那发话之处飞去，人随牌进，纵身猛扑过去。

但见那银牌挟着一缕尖风，落在一片丛林密茂的草丛之中。银牌穿草而入，徐元平已跟踪飞到，人未落地，悬空拍出了一掌。

一股劲猛的掌风，震得枝叶纷断，丛草裂分。

在徐元平心中想来，这一掌定可把那发话之人逼了出来，只要对方一现身，立时尽展所学，把那人捉住，然后迫他交出解药，以救于成身受之毒。

哪知事情大出了他意料之外，掌风过处，草丛分而覆合，但却不见那发话之人。

徐元平脚落实地，分草而入，向前搜去。

他乃毫无经验阅历之人，一心之中，只想找出发话之人，迫他交出解药，解去于成手上之毒。

这片草丛，十分深茂，而且高可掩人，徐元平分草深入了两三丈远，仍然不见敌踪，不禁心中动疑，暗道：对方话声，明明由此处传出，难道还会听错不成？

何况此草这等深茂，不论身负何等轻功之人，只要一动，定然要发出声响，既不闻草动之声，又不知敌踪何处……

正在忖思之间，忽闻左侧两丈左右之处，枯草一阵嗦嗦大响。

徐元平大喝一声，纵身直跃而起，身悬半空，突然一个转身，直向那传来响声的地方扑去。

这一动作迅快无比，一闪而至，那荒草摇动还未静止，徐元平已自扑到。

但见满目荒草，哪里还有一点人影。

只感一股怒火，由心底直冲上来，大声喝道：“鬼鬼祟祟岂是大丈夫的行径？”喝声之中，双掌连环劈击出手，强猛的掌风，排山般向四外涌去。

他这时功力，已然十分深厚，非同小可，但闻一片折枝之声，绕耳不绝，断草纷纷，四外横飞。

他一连发出二十余掌，才停下手来，周围丈余方圆以内的枯草，都被他

掌力震断，成了一片空旷的地方，但仍然不见敌人踪影。

心中正感奇怪，忽听遥遥传来一声闷哼之声，不禁心中一动，暗道：糟了，他们施用诱敌之计，把我引到此处，然后好下手对付他们两人……

心念一动，立时纵身而起，两三个起落，人已窜出草丛。

定神望去，哪里还有金老二和于成的踪影。

这一惊非同小可，口中大叫一声：“二叔父！”放腿直向原来停身之处奔去。

只见于成双目紧闭，仰卧在地上，手中银剑和肩上插的铁扇，齐丢在身侧，金老二却已不见。

徐元平一望之下，立时看出于成是被人点了穴，赶忙蹲下身去，伸手在于成身上轻轻拍了几掌。

只听于成长长吁一口气，道：“金老前辈已被人挟持去了，相公快些追去。”

徐元平接道：“向哪个方向去了？”

于成道：“向北咱们来的方向。”

徐元平道：“那一定重又回到那座庄院去了……”

纵身跃起，一惊二丈，直向正北追去。

他一口气奔出两里左右，忽然心中一动，暗道：我何不先爬上一株大树上瞧瞧。

心念一转，直向道旁一株大树奔了过去，纵身一跃，抓住一条垂下的树枝，借势一翻，人已到了树顶之上。

这时，艳阳当空，视界辽阔，一目可见数里外的景物。放眼看去，只见西面大道上，悠悠行着一辆马车，除了那马车之外，四下再无人踪。

他黯然叹息一声，跃下树来，心中想道：这四下不少可以掩身荒草，如若他藏起身来，一时之间，如何能够找到？

他忽然觉着世上有着很多困难的事，那些事，并非武功可以解决。

回头望去，只见铁扇银剑于成摇摇摆摆的走了过来。

徐元平极快的迎了上去，问道：“你伤势很重吗？”

于成摇摇头，道：“一时间血道不畅，大概过一天就会好了，相公可看到金老前辈的踪影吗？”

徐元平道：“没有。”

于成沉思了一阵，道：“事已至此，急也无用，此处满是荒草，他们随便找个地方藏了起来，一时间也不易寻到，眼下之策，只有先到那庄院中去，找到神州一君再说。”

徐元平仰脸望天，自言自语地说道：“如果她在这里，定然会想出办法。”

于成奇道：“相公说的是谁？”

徐元平道：“鬼王谷的丁玲姑娘，她心思缜密，足智多谋，一向料事如神。”

于成默然不言，心中却暗暗想道：我于成跑了半辈子江湖难道真的连鬼王谷一个小娃儿就比她不过吗？当下凝目寻思起来。

要知人的智慧聪明，先天的禀赋极为重要，年龄和经验虽然增长了见识，但却不能助长才智，所以，于成想了半天，仍然想不出一个完善之策。

徐元平看他一直沉思不言，忍不住问道：“于兄，不知那动手之人，是何模样？”

于成呆了一呆，满颊羞红地说道：

“我还未来得及瞧，已被他们点了穴道，只见到两人背影，身着青色劲装，背插单刀……”

徐元平突然满脸坚决地说道：“于兄请自行寻找一处僻静地方，疗息伤势，明日午时，咱们仍在此地相见，如若我届时不来，那就出了意外，于兄就自行请回，仍作你的总瓢把子吧！”

于成急道：“这怎么成？我已说过要终生一世追随相公……”

徐元平叹道：“你去了也难帮我的忙，反要我分心照顾于你，我看还是别去了……”，转过身子，大步直向那庄院走去。

铁扇银剑于成急步跟了上去，大声说道：“相公且请慢行一步。”

徐元平回过身来笑道：“什么话快些说吧！”

于成道：“我在那庄院外面，找处隐秘地方藏起来，等相公救人出来。”

徐元平想了一想，道：“好吧！如你等到太阳落入西山之时，还不见我出来，就别再等啦！”

于成黯然接道：“如若相公真的伤在那庄院之中，于成当昭告天下英雄，揭穿易天行伪善面目，然后以身相殉。”

徐元平缓缓伸手，从怀中摸出戮情剑，擦的一声，拔出宝剑，却把剑匣交到了于成手中，说道：“这剑匣上的图案，关系着孤独之墓中的藏宝，如若我伤在庄院之中，这剑匣定被神州一君取去，墓中藏宝，势必落入他的手中，实在有些可惜。

“你把这剑匣暂时收存起来，我如送命在那庄院中，你就携这剑匣，去找神丐宗涛，把剑匣交付于他，并把咱们在古墓所闻所见，一齐讲给他听。要他日后去那古墓，取出藏宝……”

他微微一顿之后，突然一挥手中精芒夺目的戮情剑，划起了一道冷森的剑气，接道：“宝剑啊！宝剑啊！你虽锋利无比，但却被世人视为不祥之物；但愿此次能助我去报杀害父母之仇……”说时随手挥动起来。

但见精芒闪动，刹那间剑气漫空，五尺之内，尽都是冷森森的剑风，迫的于成一连向后退了三步。

铁扇银剑于成目睹徐元平挥动那戮情剑的手法，心中甚感骇异，只觉随手一挥之势，无不是精奇奥妙的招术，双目神凝，看的呆在当地。

徐元平收住剑势，神情忽然变的庄严肃穆起来，既无愤怒之色，亦无欢愉之情。片刻之后，朝北飞奔而去。

## 第十九回 迷雾重重

一向狂放的于成，忽然心生凄然之感，两行泪珠，夺眶而出，抱拳躬身相送，说道：“相公珍重。”

徐元平忽然停下步来，回头笑道：“于兄这般相待于我，在下未能回报点滴，心中极是难安。”

于成举起衣袖，拭去面上泪痕，抬头瞧了徐元平一眼，心中忽觉微微一震。

原来他神情之间已毫无哀伤之感，满脸庄严之色。

只听徐元平平和的声音，传入耳中道：“我忽然想到了几招武功，三剑三掌，这六招各自独立，互不相关，我也不知源出何门何派，但出手威力极强，我在一盏热茶工夫之内，把这三剑三掌转传于兄，只是时间短促，难以多和于兄切磋，你能学得多少，就算多少。”

于成正待出言相谢，徐元平已大步走了过来，低声喝道：“于兄留心了，这一掌叫‘飞凤出巢’。”举手平胸，斜斜推出一掌。

掌势初出平淡无奇，到推出一半之时，陡然向左翻去，手臂伸直后，又回反右面拍出。

徐元平初次授人武功，心中虽然了解这一招奥妙，但口中却说不出。

于成见闻广博，一看之下，心中已有几分明白，不自觉的照样学去。

这一招“飞凤出巢”看似简单，但真的学起来，却又十分复杂，于成一连练了十余遍，仍然无法尽得窍诀。

徐元平心急金老二的安危，不待于成完全学会，就开始传授他第二招“雷霆万钧”。

这一招乃是极为刚猛的掌势，只要用出此招，不自主就把全身功力凝聚起来。

徐元平看他练习了十几遍后，大概窍诀已通，立时又开始传授他第三掌“千丝一网”，这一招却是极为奇奥的手法，暗含擒拿，变化万端。

学完三掌，已过了将近顿饭工夫，徐元平抬头望望天色，伸手抢过于成宝剑，随手转了两转，一剑刺出，口中说道：“这一剑叫‘铁树银花’，现下时光已经不早，于兄请恕我不能再传余下二招了。”

口中说着话，手中长剑又连续施出二次“铁树银花”，放下剑，纵身而起，直向那庄院之中奔去。

于成俯身捡起银剑，徐元平人已到四五丈外，但见他身躯闪了两闪，消失不见了。

艳阳当空，微风拂面，于成黯然叹息一声，收回戮情剑匣，正待找处深草隐身，忽听一声冷笑传来。

这冷笑之声，虽然不大，但传入于成耳中，却如闻得陡发春雷一般，心头大生震骇。转眼望去，只见不远处一丛深草之中，走出一个身穿长衫、头戴方巾，十分文雅的中年儒士，面带微笑，缓步而来。

于成忽觉心头一跳，不自觉地脱口喊道：“你是神州一君易天行。”

那中年儒士笑道：“不错，于兄手中拿的什么？”

于成扬了扬手中银剑，道：“这个么……”

易天行摇头微笑，道：“你左手所拿之物。”

于成低头望了望手中的戮情剑匣，道：“易大侠问的这个？”

易天行道：“正是。”

于成淡然一笑，道：“这是位朋友之物，要我把它暂代收存。”

易天行笑道：“岂止暂代收存，不是要你转交给神丐宗涛吗？”

于成吃了一惊，道：“怎么？你都听到了？”

说话之间，易天行已走到于成身前，缓缓伸出右手，笑道：“不知于兄肯把手中之物，借给在下瞧上一瞧？”

于成道：“这个……”

易天行道：“在下一向不愿占便宜，于兄如能把手中之物借给在下瞧，我当疗治好于兄手上之毒。”

于成早已把手上中毒之事忘去，听得易天行一说，不自禁的低头望去，只见手上中毒之处红肿已消，但却呈现出点点红斑，心头甚感奇异，暗道：中毒之初，看去此毒甚为厉害，怎的未经疗治，红肿竟然自行消去……

只见神州一君易天行微微一笑，说道：“于兄想必认为手上红肿已消，大可不必再行疗治，其实奇毒早已侵入肌肤血液之中，三天之后，毒性发作，全身溃烂而死。”

于成道：“什么？”

易天行正容说道：“在下之言，句句真实，于兄如若不信，不妨把那泛现红斑之处，用剑尖挑破看看流出的血色，当知在下之言不虚了。”

于成略一犹疑用手中银剑剑尖，挑破一处红斑。只见一滴紫血，由伤处流了出来，滴在地上。

于成冷笑一声喝道：“江湖上黑白两道之中，提起你神州一君，无不万分敬仰，只道你是一位儒雅仁慈的长者，却不知竟是一个外貌和善，心地险毒如蛇蝎的伪君子……”

易天行微笑道：“在下素不愿意强人所难，如果于兄不肯把手中之物借给在下瞧，也就算了。”说完，转身慢步而去。

铁扇银剑于成，抬头望天色，心中暗自忖道：纵然他说的句句实话，我还有三天好活，我必须在这三天之中，找到神丐宗涛，把这戮情剑匣，交付于他……

忽然心念一转，又自忖道：我答应在此地等他回来，究竟等是不等？只觉这两件事，件件都异常重要，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才好。

抬眼望去，只见神州一君易天行缓缓移动的背影，逐渐消失在乱草丛中。

于成忽然觉着心胸之中，涌塞了无比的痛苦和一种莫名的感伤，平时的豪气忽消，黯然叹息一声，自言自语地说道：“他肯把这等珍贵之物，放心交付于我，定然是相信我能把此物转交到宗涛手中，如若我不能办到，岂不辜负了他一片信我之心。”

“何况那孤独之墓之中藏宝极丰，富可敌国，又有武林人物梦寐以求的玉蝉、金蝶，如若此物在神州一君手中，那还得了，我非得早把此物送交神丐宗涛不可……”

正在忖思之间，忽听身侧丛草响起一阵沙沙之声。

转头望去，不知何时四周已被六个身着白衣，怀抱短剑的童子包围起来。

这六个童子，大都在十四五岁之间，个个眉目清秀，但神色之间却是一片庄严。

日光下，但见六人怀抱的短剑上闪动耀目的光芒。

于成久走江湖一望之下，立时看出这六个童子手中宝剑不是凡品，不禁

一皱眉头，暗自忖道：这六个孩子从哪里得来这样长短一般的六把剑？当下一挥手中银剑喝道：“你们要干什么？”

正东一方站的白衣童子，似是这六人首领，轻轻一摇手中短剑，冷笑说道：“不要多说话，眼下只有死、残两条路，任你选择一条。”

他声音虽然仍带着几分童音，但言词神态却冷峻至极。

铁扇银剑于成听得怔了一怔，道：“什么？”

那首先说话童子冷冰的声音重又响起，道：“你耳朵聋了吗？死亡、残废两条路，任你选择一条，难道就听不懂吗？”

于成由心底泛上来一股怒气，暗道：“我走了半辈子江湖，遇上的凶残之人也不少，但却从未见过这等眉目秀俊的年轻孩子说话时，神情、词意间如此冷酷，长大了那还得了。”

心中在想，口中却不自觉地问道：“死亡之路如何？残废之路又将如何？”

六个童子互相望一眼，仍由那站在正东方向的童子说道：“要死最易，我们一剑把你杀了，或是由你自己横剑自绝；至于残废之路，虽然留下性命，但那活罪难受，先要挖去双目，割去舌头，挑断双手经脉，叫你不能泄去所见之事……”

于成大怒道：“就凭你们六个毛头小孩子也敢这般狂？”银剑一摆，猛向正西冲去。

他久在江湖之上行走，目光何等锐利，早已看出这六个孩子，不是易与之辈，心中早已打好主意，准备出其不意，冲出围困，三十六计，走为上。所以，话一出口，一剑“起凤腾蛟”，闪闪精光，幻化出三朵剑花，点向那拦路童子。

于成老谋深算，和六个童子讲话时，早已暗中留神打量六人，觉出卫守在正西方的白衣童子，较为瘦弱，可能是这六人连锁阵中最弱的一环，所以，怒喝一声之后，仗剑直冲过去。

只听那白衣童子冷笑一声，右手短剑横向上面一撩，直向于成脸上削去，出手迅快绝伦。

于成早已发觉几人剑光强烈异常，不敢硬和几人短剑相触，手腕一挫，疾收剑势，寒锋一偏一转“腕底翻云”直向那白衣童子握剑右腕之上刺去，左手同时拔出肩头铁骨折扇，洒出一片扇影，护住后背。

在他想来，这六个白衣童子武功纵得神州一君亲授，但年纪究竟有限，功力上面，却难有什么成就，六人同时现身，定然是凭仗合击的剑阵求胜。

哪知大谬不然，他冲向正西方位，其余五人并未出手合攻，仍然静站在原地不动。但见守卫正西方位的白衣童子，手中短剑上撩，忽然一转，变成了向下横削。

这一招变的诡异难测，手腕翻转之间，短剑已撩上于成的银剑。只听当啷一声，于成手中银剑登时被削去半截。

那白衣童子一剑得手，突然踏中宫欺身直进，短剑一挥，幻化出一片剑花分袭前胸三大要穴。

形势迫得于成不得不用左手折扇拒敌，赶忙横向旁侧一闪，铁骨折扇“浮云掩月”，由下向上疾翻划出一片扇影，封住那白衣童子剑势。

那白衣童子似是早已料到于成有此一招，短剑左摇右摆，挥出一片寒光；但闻一阵沙沙急响，于成铁骨折扇被那寒芒剑风。削成片片碎屑，散落地上。

交手不过两招，于成手中的铁扇银剑尽毁在那白衣童子的短剑之下，不禁心头大骇，向后疾退两步。

忽闻衣袂飘风之声，那守在正南方位的白衣童子疾冲而上，左手一抄，已抓住于成手中的戮情剑匣，右手短剑当胸划去，森森剑气，拂面生寒。

于成如不撒手松开戮情剑匣，势非被那短剑划中不可，情势所迫只得丢开剑匣向后退去。

那白衣童子抢得剑匣之后，回身一跃，又回到正南方位。

于成茫然四顾，目光缓缓从六个白衣童子脸上掠过，只见几人脸色一片严肃冷漠，直似几个白玉雕成的石娃娃，小小年纪，竟然能把喜怒之情，压制在心底之中，不使它形露于神色之间。

只听那正东方位上的白衣童子，冷冷说道：“现在我们开始

从一数起，数到九字，这一段时间之中，大概已足够你想一个较为舒适的寻死法子，如果九字数完，你还不死，哼！那我们就自己动手啦！”

于成在江湖闯荡，身经无数恶战，但却从未像今日战局之惨，这六个面貌秀俊的童子，不但剑法诡异绝伦，而且身法飘忽如风，不可捉摸，再加上手中削金切玉短剑的威力，更显得武功高强。

于成已从人家削去剑、扇，抢去戮情剑匣的剑招、身法上，了然到自己绝难闯出六人连锁剑阵。纵然和人一对一的相搏，也难是人敌手。

他绝望的叹息一声，仰脸望望无际的苍穹，默默祈祷：相公，请恕我于成无能，难以完成你交代之事，只有拼得一死，聊谢愧疚了……

只听那正东方位上的白衣童子，高声喊道：“一……”

东北方位上的白衣童子立时接口道：“二……”

依序相传，三、四、五、六，一气喊完。

这时，于成心中死念已决，人反而变得十分镇静，不待七字出口，突然大声喝道：“于大爷是何等人物，岂肯受尔等凌辱。”纵身而起，举手一掌“飞凤出巢”，直向正东方位拍去。

他已存下必死之心，冲击之势，十分迅快，这一掌“飞凤出巢”威势又极强猛，雄浑的掌力，划起了啸风之声。

守在正东方位上的白衣童子，似是想不到于成会猝起发难，变出意外，微现慌乱，身躯一闪，让开三尺。

于成虽然一击落空，但他已觉出这招“飞凤出巢”的威力极大，脚踏实地，陡然大喝，举手一掌“雷霆万钧”反臂拍出。

一股强猛绝伦的力道，直冲过去，正北、正南两个方位上赶来兜截的两个白衣童子，吃那一股强劲掌风，迫得疾向两侧退去。

于成借那反臂拍出的掌势，向前疾跃出七八尺远。

但见白衣闪动，六个白衣童子，齐齐振袂飞起，举动之间，整齐划一，直似一个人动作一般，迅快无比的抢在于成前面，六人脚落实地之后，仍然各站在原来方位之上，距离分毫不差。

那正东方位上的白衣童子，挥动手中短剑，划起一片剑影，高声数道：“七……”嗓音尖锐，犹带童腔。

于成怒声喝道：“于大爷走了半辈子江湖，身经无数恶战，生死之事，早已不放心上，难道还会逃走不成。”举手又一招“飞凤出巢”猛劈过去。

他心知所会武功中，只有这两招掌势，还可拒挡敌势，所以，又劈出了一招“飞凤出巢”。

铁扇银剑于成此时早把生死之事置之度外，同时自己实不甘心受这六个童子的凌辱，所以劈出一招“飞凤出巢”，人也同时随着拍出的劲风，直向西南方面冲去。

他这一招乃是全力而发，那位守西南方的童子，见他击来的掌风强猛凌厉，倒也不敢硬接，被迫得向后跃退出三四尺开外。

就在于成一招得手之际，那正方位上的白衣童子，已高声数道：“八……”

铁扇银剑于成听得心头微微一怔，正待抢步冲出包围，那正方位上的童子又朗声数道：“九。”

这“九”字声音刚一离唇，立在他左右方的两个白衣童子，倏的身形陡起，疾如惊鸿，掠空而过，半空中，双双旋身折腰。短剑一挥，展起一片光华，人已跃落实地，双剑并出，反袭而

于成只觉眼前寒光闪耀，霍的收住冲势，情急之下，双手疾吐，施展出一招“千丝一网”。

这一招手法极是奇奥，虽然于成使用得不太娴熟，但那暗含的奇诡变化，已足令两个阻拦去路的白衣童子，难测高深。

但见于成双掌疾吐，分向两个童子击去，倏然变击为拿，动作快若电奔，但觉手上一重，心知已拿住对方，心里也来不及考虑，双臂同时运力，往外一送，但听一击闷哼，左手中的一个童子已被摔出四五尺开外。

于成这一动作虽是同时发动，但他左手中毒，心中多少存有顾虑，所以在用上，精力自不能充分贯注，因而一送之势，那右手所拿的童子，仅被推送半步。

这童子被于成所拿，早已暗蓄功力，被他一送，脚下略一移动，人已拿稳身形，挺身赶前半步，右足猛扫，疾向于成下盘踢到。

于成因一推之势用力过猛，脚下虚浮，被那童子一踢，一个站身不住，人已跌坐地上。

那正方位上的白衣童子，见二童被于成一招“千丝一网”所拿，一跃身，人已电射而出，待他跃落实地，于成已跌坐地上，那童子冷笑一声，短剑一伸，已指在于成胸前。

于成自认必死，双眼一闭，猛然间身后响起一声“住手”！这一声呼喝，十分宏亮，听得几人不由得一怔。

于成转脸一瞧，只见五步以外，立着一个方面大耳，五旬上下之人，不禁心中一震，暗道：查子清也来了。

来人正是查家堡堡主查子清，他向六个童子扫了一眼，朝于成问道：“于兄今日身陷重围，可要在下助一臂之力？”

铁扇银剑于成一生纵横江湖，绝少向人低头，听查子清一问，心想：人生百年总难免一死，我又何必向你求救呢！如要我向人说好话倒不如死了干脆。所以对他瞧了一眼，没有理睬。

但继而一想，又暗暗骂道：于成呀，于成，你好蠢材，徐相公托你多少大事，你一件尚未达成，怎能就一死了之呢……

心念一转，突然动求生之念；但他乃是成名江湖多年的人物，向人启齿求命，甚觉难以开口。转头望了查子清一眼，口齿

启动，但却讲不出一声声音。查子清是何等人物，早从于成目光之中，看出他乞求之情，微微一笑道：“于兄不用开口，兄弟已领会心意了。”

他哈哈大笑一阵，道：“不过兄弟向来不愿平白无故的帮人之忙，兄弟救得于兄之后，于兄也不必存下感恩之心，只求帮兄弟办件事情，咱们就恩情两抵，互不相欠……”，话至此处，突然大喝一声，右手一扬拂出。

一股凌厉的掌风，挟着缕缕银芒，电奔而出。

但见白影闪动，两个向于成身边欺去的白衣童子，纵身跃开。

原来围守在正东、正北两个方位的白衣童子，借着查子清说话的机会，纵身向于成身侧欺去，准备先把于成刺死剑下。

查子清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两个白衣童子行动虽然毫无声息，但也难以瞒得过他一双神目，大喝一声，打出一记劈空掌风，和二十四支蜂尾针。紧随着纵身跃落于成身侧相护。

但闻一阵沙沙之声，丛草波分般，倒向两侧，那守在正东方位的白衣童子，疾退了八尺之后，突然一挥手中短剑，六个白衣童子一齐动作，各归方位，把查子清围在中间。

查子清目睹六个白衣童子的迅快身法，脸上微微变色，沉声对于成道：“于兄是否答允，快请决定，兄弟急事缠身，无暇在此多留。”

于成道：“什么事，查兄先请说出，让兄弟斟酌斟酌，力量是否能够办到？”

查子清道：“此事最是容易不过，在于兄只不过闲话一句。”

于成道：“什么事，这容易？”

查子清道：“只要借重于兄以中原四省绿林道上总瓢把子身份，传下一道口谕，查一下兄弟犬子查玉的下落。”

于成暗自想道：此事果是容易。但口中却故作谦逊道：“查

兄一方雄主，一言出口，武林道上谁敢不听？兄弟自是乐于效劳，只是不知能否查出少堡主下落而已。”

查子清冷笑一声，道：“黄河之北，兄弟自信有此能耐；但中原几省，就非兄弟力所能及，只有借仗于兄大力了。”

于成暗暗想道：此人之能，江湖上甚少敌手，这六个白衣童子武功剑术虽高，但如想困住他，怕不是容易之事，只是那戮情剑匣，现已被人夺去，我纵然被他救出重围，也是难见神丐宗涛……心念一转，低声说道：“兄弟虽愿为查兄效劳，不过……”

查子清已感不耐，大声说道：“于兄也是成名多年的人物，说话怎的这等吞吞吐吐，答不答但凭一言……”，大概他感到下面的话太过难听，倏而住口不言。

于成望望那正东方位上白衣童子手中的戮情剑匣，说道：“兄弟有一只剑匣，被人抢了过去，查兄请把剑匣夺回，兄弟受恩必报，不论如何都要查出少堡主的下落。”

查子清冷笑道：“一只剑匣能值几何，于兄想要多少，尽管派人到查家堡去取就是。”

于成暗暗付道：我真是急糊涂了，查子清是何等人物，这些话岂能够骗得过他，但如据实说出，只怕他抢得之后，不肯归还于我……

只见正东方位上那白衣童子，高举手中短剑一挥，六个白衣童子立时移步换位，缓缓缩小包围。

于成目睹六个白衣童子排成的剑阵逐渐收缩，激战即将展开，心念一转，暗道：剑匣如果到了查子清手中，日后宗涛去讨，要比落在神州一君手中容

易得多。

念转慧生，故作一声叹息道：“查兄这般对待兄弟，我于成如不实话实说，心中实是难安，那剑匣并非普通之物，乃传诵江湖上的戮情剑匣，相传此物上绘有一幅秘图……”

查子清不待于成再说下去，突然一晃双肩，快速无比的向那

正方位上白衣童子欺去。

但闻那白衣童子冷笑一声，手中宝剑一挥，登时幻起一片森森剑气护住身子。

正南、正北两个方位上的白衣童子，紧随查子清身后发动，双双纵身跃起，攻向查子清身后。

查子清原想出其不意，以迅快的身法，从那白衣童子手中夺回戮情剑匣，哪知对方举手一剑，划出的凌厉剑风，竟将自己疾扑之势挡住，心头微生凛骇，暗道：这六个小娃儿，怎的如此扎他功力深厚，已进入收发随心之境，去势虽快退势更快，一吸丹田真气，身子突然凌空而起，悬空两个翻身，闪开左右两个白衣童子的夹袭之势，落到于成身旁。

他身子还未站稳，前后两道银虹，已挟着凌厉的剑风袭到。

查子清暗暗赞道：好快的身法。两掌前后分出，打出两股强猛的掌风分阻两个白衣童子的合击之势。

两个白衣童子看出他推出的掌力强大，不敢硬挡锐锋，半空一挫腰，身子忽然斜斜飞开。

查子清不容对方出手，大喝一声，双拳连环打出，瞬息间打出六拳。

这正是查家堡驰名武林的百步神拳，但闻劲风如啸，迫得六个白衣童子纷纷纵身跃避。

六个白衣童子虽然被查子清百步神拳强劲的拳风迫得纷纷纵身跃避，但起落纵跃，交叉横飞之间，相互交换方位，阵法始终不乱。

要知道凭仗内家真力打出的拳风，虽然强猛绝伦，但最是耗费真力，难以持久，查子清功力虽然深厚，但在连续打出六拳之后，也不禁微微喘息。

拳风一止，六个白衣童子立时各归原来方位，短剑平胸，凝

神内视，缓缓向前移动。

查子清见闻广博，一见六个白衣童子的神情，已知六人剑术上的造诣，决非泛泛之流，凝神内视，正意诚心，正是施展上乘剑术前的准备，此等运剑之前的凝神内视。如非剑术有了相当的造诣，想装作也学不来。

目睹六个白衣童子的神情动作，查子清登时心头一凛，心知遇上了劲敌，今日之战，非同小可，轻敌之念，立时消失，当下凝神静立，暗中运气调息，蓄势待敌。

六个白衣童子把剑阵缩到一丈方圆时，一齐停下脚步。

但见正方位上白衣童子，手中短剑一挥，幻起一片银虹。其余五个白衣童子群起相应，片刻间四周幻起了一片重重剑影。

突然间，由那重重剑影中传出一声轻叱，两道银光疾如雷奔般直射而出，分袭查子清上、中两路。

查子清早已蓄势戒备，左拳一招“推山填海”打出一股拳风，右手迅快无比的从怀中摸出一条白绢，迎风一抡，横击出手。

他功力深厚，虽是一条白绢，但击出力道却甚惊人，直向两道袭来剑光上面扫去。

首先发难的两个白衣童子竟被他白绢扫袭之势，迫的收剑疾退。

两人一退，另两人却紧随出手，剑光打闪，分由前后攻到。

查子清迅快的一侧身躯，白绢疾如灵蛇，反向身后一人扫去，左手又是一记百步神拳，击向前面攻来敌人。

刹那间剑气弥天，六个白衣童子展开了连番猛攻，有时两人齐上，有时四剑并进，进退如电，凌厉绝伦。

查子清施展开手中白绢，横扫直击挟着强烈的风啸之声。

他手中白绢足足有一丈二尺，施开来，威势异常强大，六个白衣童子虽有削铁如泥的宝剑，但那长绢乃柔软之物，宝剑削

上，至多划上一道口子，无法把它削去，而巨那绢忽长忽短，捉摸不定，击来力道又极强猛，六个白衣童子想用宝刃削它，亦不容易。

双方力拼了三四十个回合，仍然是个不胜不败之局，六个白衣童子也无法越雷池一步，始终被迫在七八尺外，查子清也没有卷飞人家一支兵刃，伤一个人。

查子清眼看六个白衣童子精力充沛，毫无败象，心中暗暗焦急，忖道：“这样耗战下去，不但形势于我不利，而且一世英名也将断送在这六个娃儿之手，看来不下毒手伤他几个，不知要打到几时。”

心念转动，杀机陡生，左手挥动长绢，阻挡住六个童子的攻势，右手在腰中一探，摸出一只金光灿烂的环鞭。

这种兵刃，十分奇怪，一串小指粗细的金圈连环在一起，每个金圈大约茶杯大小，共有一十三节。

查子清取出金环鞭后，手中抖了一抖，响起一片龙吟之声，正待施展煞手，忽听一声大喝，一股排山倒海般强猛掌风，直撞过来。

六个白衣童子，吃那强猛的掌风撞击之势，迫得纷纷向旁侧跃避，剑阵立时大乱。

但见一条迅如惊鸿的人影，疾惊而入，落在于成身侧。

于成一见来人，突然挺身而出，大声笑道：“相公没有……事吗？”

他心中太过高兴，大笑难止，一句话，分了几段说完。

来人正是徐元平，他满怀悲愤，冲到那庄院之中，从前院找到后园，但未见金老二的下落，连一条人影也没有遇到，气忿之下，逢物就打。

但那庄院之中大都是空无陈设的房间，也没有可打之物，徐元平运掌击破了几扇门窗后，突然想到于成还在庄院外面等他，

怕于成再被掳去，急急赶了出来，正赶上查子清久战六个白衣童子不下，立时大喝一声，全力发出一掌，把六个白衣童子的剑阵冲乱，纵身跃落于成身边。

查子清细看来人，不过十八九岁，而且素昧平生，不禁心头暗生凛骇，忖道：这娃儿不过弱冠之年，掌力竟然如是雄浑，老夫数年未到中原，想不到后辈之中，竟然有了这等人物……忖思之间，徐元平已对他抱拳行了一礼，道：“多谢老前辈拔刀相助，在下感激不尽。”

查子清回头望了徐元平一眼，道：“你可是给老夫行礼吗？”徐元平道：“不错，晚辈……”

查子清大声笑道：“不用谢啦，老夫素来不愿平白无故的帮助别人。”

徐元平怔了一怔，道：“这么说来老前辈和于兄是旧相识了。”

查子清道：“老夫相识满天下，如果但凭相识之缘，老夫就要相助于他，

这样说来，岂不是助不胜数了？”

徐元平只觉此人言语冷怪，句句字字都顶的人答不上话，但人家有相助于成之恩，心中纵然对言词不满，也不好发作出来。于成赶忙接口说道：“这位查老堡主，和我有约在先，他助我夺回戮情剑匣，我帮他找出查少堡主的下落……”查子清冷哼一声，接道：“我几时答应你夺回戮情剑匣了？”于成微微一怔，暗暗讨道：不错，他倒是没有答应夺得戮情剑匣还我……

忽听衣袖飘风之声，六个白衣童子已跃奔丈余开外。徐元平、查子清同时纵身跃起，疾追过去，一掠之势，两丈开外。

六个白衣童子狡猾无比，突然分散开来，钻入草丛之中，这六人衣着一般，高矮相同，徐元平、查子清都不知那戮情剑匣在

哪个手里，一时之间，不知追哪个才对，微一犹豫，那六个白衣童子，已走的踪影全无。

查子清回目望了徐元平一眼，问道：“这六个白衣娃儿是什么人？”

徐元平听他问话口气托大，本想不理；但转念一想，他既有相救于成之恩，又是查玉之父，只好忍气答道：“是神州一君易天行的手下。”

查子清道：“易天行也在此地吗？”

徐元平道：“此人神出鬼没，行踪忽隐忽现，谁知此刻哪里去了？”

他似是觉着言未尽意，略一停顿，又接口说道：“不过那六个白衣童子是他贴身近卫，六人既在此地出现，神州一君大概就在附近！”

这当儿，于成也走了过来，接道：“那六个娃儿现身之前，易天行曾经亲自现身……”

徐元平急道：“他可提过我二叔父吗？”

于成道：“他却并没有提及金老二的事，只要我把戮情剑匣给他，并且告诉我已身中剧毒，三天之后毒性发作，全身溃烂而死。”

查子清道：“什么毒这等厉害，给兄弟瞧瞧看能不能医？”

于成伸出伤臂，查子清凝目瞧了一阵，道：“于兄手上之毒，已然深浸肌肤，恐已混入了血液之中，疗救只怕不易。”

他探手入怀取出一只玉瓶，倒出两粒黄色丹丸，接道：“兄弟这解毒药物，虽然算不上灵丹仙品，但对疗毒方面，甚具神效，于兄先服用两粒试试。”

于成接过丹丸道：“查兄博学多闻，想必已知兄弟身中何毒了。”

查子清干咳了两声，道：“兄弟虽然看不出于兄身受何毒，

但我这解毒药丸，效能甚广，于兄但请放心服用，至低限度可以延缓于兄毒性发作的时间。”

于成举手吞下两粒丹丸，笑道：“查兄可是怕兄弟毒性发作过早，那就无法相助查兄，寻找少堡主的下落了。”

查子清拂髯一笑，道：“于兄快人快语，兄弟正是此意，不知于兄还有什么来完之事，如果没有咱们还是早些行动的好。”

徐元平道：“怎么？查兄没有北返查家堡吗？”

查子清只此一子，钟爱甚深，徐元平一问，使他再也难忍耐住心中激动之情，但见他脸上肌肉一阵颤动，怒道：“小兄弟几时见过他了？”

徐元平沉思了一阵，说道：“大概有一个多月之久了！他身上受了内伤，曾对我说过要回查家堡去养息……”

查子清双目圆睁，满蕴泪光，身躯微微颤抖了一下，道：“什么人伤了他？小兄弟可知道吗？”他声音波动不平，显然心中异常悲忿震怒。

徐元平道：“查兄伤在千毒谷冷公霄的手中；不过他当时已及时运气调息，复原甚多，看去不太重。”

查子清激动之情略平，缓缓问道：“冷公霄伤他之事，小兄弟是亲眼所见，还是耳闻人言？”

徐元平道：“查兄和在下相遇之时，正被冷公霄那老家伙紧相追迫，在下亲眼看到他被冷公霄掌力震伤。”

查子清道：“除了这几个老鬼之外，也无人能够伤得了他……”，忽然觉着此时此情不是称狠争气之时，赶忙改变语气说道：“他既被冷公霄掌力震伤，失去了抗拒之力，岂不要被冷公霄毙在掌下，据老夫所知，此人一向手辣心狠，从不肯留人余地。”

徐元平道：“当时情景，危急异常，在下只好冒昧出手，解了查兄之难。”

查子清虽见过他快速的身法，但难相信他能抵得住冷公霄深厚的内力、雄浑的掌风，望了徐元平一眼，问道：“只有小兄弟一人出手吗？”

徐元平甚觉不好意思的一笑，道：“不错。”

查子清满脸不信之色，道：“小兄弟一人能接下冷公霄的掌力吗？”

徐元平略一沉吟，道：“虽然稍有不敌，但可勉强接下。”查子清道：“承蒙相救犬子，老夫心中十分感激。”徐元平道：“在下和查兄相交时日虽短，但却一见如故。”查子清道：“当时不知还有何人在场？”

徐元平道：“除了晚辈之外，还有于兄和金老前辈……”查子清把目光转投在于成脸上，接道：“于兄在场吗？”于成点点头，道：“兄弟在场，亲眼所见。”

查子清心惦爱子下落，又把话引入题中，问道：“小兄弟救得犬子之后，就各自分手了吗？”

徐元平道：“当时查兄被震伤内腑，席地而坐，运气调息，不久之后，冷公霄重又带了两人赶来，鬼王谷的索魂羽士丁炎山和云梦二娇，也赶到了现场……”

查子清脸色一变，道：“丁炎山可也向犬子下手了？”徐元平说道：“他心中是否存有对查兄下手之意，我不知道，但冷公霄再三相激于他，他始终没有出手。”

查子清道：“这就是了，不知犬子现在下落何处？”徐元平沉吟了一阵，道：“这我就知道了，他告诉我要回查家堡养伤。”

查子清仰脸望天，沉思了良久，突然又问道：“除了千毒、鬼王二谷中人之外，不知还有何人见过犬子？”

于成接口说道：“神丐宗涛和我们一起来了此地。”查子清道：“除了宗涛还有何人？”

于成道：“还有杨家堡的杨文尧。”

查子清道：“好啊！看来二谷三堡中的首脑人物，都亲身来赶这场热闹了，当真是风云际会，群英毕至。”

于成望望天色，说道：“相公，神州一君此刻还不现身，大概已经走了，此地林草深茂，到处都可藏身，咱们地势不熟，如何能和他们较量，敌暗我明，先已吃了大亏，不如放起一把火，烧他们天昏地暗再说。”

徐元平还未来得及答话，不远处突然传过来一冷笑，道：“他们早已在地下挖了坑道，出口用草丛掩遮，烧完这片野草茂林，也难发现他们的行踪。”

三人转头望去，只见丛草之中，缓步走出一人，正是神丐宗涛。

查子清微一欠身说道：“宗兄别来无恙，咱们两三年没见了把？”

宗涛道：“查兄怎么忽然对老叫化这样客气，想来定是有求于老叫化？”

查子清本想向他打听查玉下落，但经宗涛反口一同不好意思说了，冷哼一声，道：“宗兄难道想要兄弟骂你几句吗？”

宗涛冷冷答道：“据老叫化的看法，查兄眼下还不敢骂老叫化子。”

查子清暗暗忖道：此人神气活现，大概已听得我们对答之言，如果不知道查玉下落，也不致这般冷言热语对我。

心念转动，干笑了声，道：“咱们老兄老弟，多年故友，你讥讽兄弟几句，也算不得什么。”

宗涛哈哈大笑道：“江湖之上，都说你老奸巨猾，看来是一点不错啊！”

查子清笑道：“好说，好说，不过兄弟做事一向只求成功，不问方法。”

神丐宗涛笑道：“那要看对什么人了，如若遇上老叫化软硬不吃，查兄大概就有点黔驴技穷的了。”

查子清微微一笑，道：

“武林中有谁不知宗兄外刚内和，心胸磊落，侠肝义胆，豪气干云，兄弟对宗兄为人，一向敬佩……”

宗涛笑道：“老叫化平生之中，未受人这般恭维过，今日一试，果然是大感受用，查兄如想知道令郎下落，先得替老叫化做一件事。”

查子清道：“不知宗兄叫兄弟做什么事？”

宗涛笑道：“查兄答应过追回戮情剑匣，就以此作交换条件。查兄替兄弟追回戮情剑匣，兄弟帮查兄查出令郎下落。”

查子清面现难色的沉思了良久，道：“那六个白衣童子，早已不知去向，要我如何个查法？”

宗涛笑道：“世界这等辽阔，令郎行踪飘忽，只弟又如何查悉令郎的下落呢？”

查子清道：“宗兄话虽不错，但此中却有一点不同之处。”

神丐宗涛道：“不知有何不同？兄弟愿闻高见。”

查子清道：“救人如救人，岂能延误时间，何况这小兄弟说过犬子身上尚负有内伤；至于宗兄那戮情剑匣，早上几日，或晚上几日，都不太紧要，只要宗兄帮兄弟寻得犬子下落，兄弟定当尽我所能，帮宗兄寻回戮情剑匣，纵然和神州一君闹翻动手，也是在所不惜。”

言下神情黯然，舔犊之情，流露无遗。

神丐宗涛目光凝注在查子清脸上，瞧了良久，心中暗暗忖道：此人心狠手辣，江湖上无人不知，想不到对他儿子，竟然有这等深挚之情。

他为人侠肝义胆，一见查子清面色，心中大受感动，轻轻叹息一声，道：“查兄舔犊情深，兄弟岂有不肯成全之理……”

查子清真情激动，呵呵大笑一阵，说道：“江湖之上，盛传宗兄冷僻孤傲，一向我行我素，今日一见，方知传言子虚。”

大笑声中，热泪滚滚而下，其声悲壮，叫人听来难辨他是哭是笑。

神丐宗涛突然回头望着徐元平，道：

“那戮情剑匣上的图案，牵扯着一宗富可敌国的藏宝，老叫化一生吃惯了残茶剩肴，要是骤然间成了巨富，只怕无福消受，物归故主，还是你自己收下吧……”

“据老叫化所知，查少堡主已远离中原，老叫化既然答应帮查兄寻出查

少堡主的下落，自当履行承诺之言，如若老叫化料想不错，查少堡主处境，的确是十分危险，查兄一人势单力孤。老叫化要助他一臂之力，现下必须赶去。咱们就此别过了……”

徐元平微一沉吟，说道：“老前辈慢行一步，晚辈和查兄相处虽然时日甚短，但他对我徐元平相顾甚深，既然他有困难，我岂有坐视不问之理。”

宗涛哈哈一笑，道：“查玉对你确实不错，你如一定要去，老叫化也不阻止，那戮情剑匣既然落到了神州一君手中，一时要想取回，亦非容易之事，凭你一人之力，恐难讨回。”

查子清接口说道：“如若犬子无恙，兄弟当尽出我查家堡之力，相助宗兄。”

宗涛道：“咱们就此一言为定。”转身向前走去。

徐元平忽然叹息一声，道：“两位老前辈先走一步，咱们约个相会之处，我先替这位于兄找处养息地方，再赶往相会。”

查子清道：“他身上毒伤绝非一般药物能够疗救……”

徐元平回头望了于成一眼，接道：“难道他的伤势当真就没救了吗？”

查子清说道：“一宫、二谷、三堡中首脑之人，大都知道一些用毒手段，鬼王、千毒二谷中人，最为精奥，鬼王谷偏重迷魂

药物，千毒谷却广集天下百毒，依兄弟的看法，除了千毒谷中三个老怪物之外，只怕天下再也无人能够医得。”

于成豪壮地说道：“生死之事，算得了什么？”

宗涛叹息一声，道：“老叫化生平不通此道，还得请查兄想个法子了。”

查子清道：“兄弟身边现有一瓶解毒药物，虽然不能疗好于兄身受之毒，但此药异常珍贵，其中有三味奇药，极难寻得，我为寻那三味药物，走遍了天下名山，费时三年，才寻齐那三味药物，兄弟平时对此药物异常珍视，从不轻用。

“尽此一瓶灵药，大概可维持于兄伤势不致恶化，三个月时间总可支持，待寻得犬子之后，兄弟愿和宗兄等同赴千毒谷中一行，找三个老毒物，替于兄疗治伤势，凭宗已和兄弟两张老脸，大概三个老毒物，不致拒人于千里之外。”

宗涛道：“好吧，咱们就这样一言为定，先寻令郎下落，再上千毒谷找三个老毒物，疗救于成总瓢把子的毒伤，然后再找神州一君，追取戮情剑匣。”

于成道：“为了在下一条无足轻重的性命，怎敢劳动两位大驾？”

宗涛双目一瞪，道：“你如果是活的腻了，自己想死，那也是无法之事，你只管放心的死吧！老叫化生平之中，最怕听违心之论。”

查子清接道：“于兄不必再推辞了，据兄弟所知，除了千毒谷中三个老毒物，只怕世界再无人能疗救你身受之毒。”

于成望了徐元平一眼，默然不言。

宗涛侧脸对查子清道：“查兄，你那药物服过之后，能不能施展武功？”

查子清道：“只要不太劳累，就无妨碍。”

宗涛不再接口，转身向东奔去，徐元平、查子清、铁扇银剑

于成鱼贯相随身后，政腿紧追。奔行七八里后，到了一处荒野的大树下

面。宗涛停下脚步，缓缓走近一座土地庙前，伸手在庙里一掏，取出一张白笺：展开瞧了一阵，突然一皱眉头默然不语。

查子清目视宗涛神色，不禁心间微震，急道：“犬子有了什么凶险吗？”

神丐宗涛把手中白笺递了过去，笑道：“查兄请看。”

查子清接过白笺，只见上面写道：云梦二娇已为碧萝山庄中人掳去，查玉追踪往救，同陷碧萝山庄，弟子易容相随，幸未被人发觉……

最后几字潦草异常，似是突然发现了什么事情，词语未完，草草而终。

他连读了数遍，一直想不起碧萝山庄在什么地方。

叹息一声，把手中白笺交还宗涛，说道：“兄弟当真是老迈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中原武林英才辈出……”他目光缓缓由徐元平脸上扫过，接道：

“宗兄，这碧萝山庄，想来定是继一宫、二谷、三堡之后，又一处崛起的江湖藏龙卧虎之地了？”

神丐宗涛道：“南海门妖女此来，天下武林同道，心慕那南海门下奇书，纷纷赶来中原，碧萝山庄之名，才算传了出来，老叫化知其名也不过是数日间事。”

查子清道：“这么说来，宗兄已到过碧萝山庄，不知距此有多少路程？”

宗涛道：“碧萝山庄就在附近，不足百里行程……”

查子清急道：“宗兄如无其他之事，咱们就早些赶去如何？犬子生死固使兄弟挂念；但这留字人的性命，也足使人多虑……”

神丐宗涛目注手中白笺，接道：“字迹虽像是小叫化的手笔，但语气却有些不对。”

查子清道：“哪里不对了？”

宗涛说道：“小叫化给老叫化写信，从来没有这么咬文嚼字过，这封信写的文诌诌的，看来有些不对了。”

徐元平道：“老前辈这等通讯之法，晚辈做梦也难想到，难道还会有人暗中偷天换日不成？”

宗涛还未来及答话，查子清已接口说道：“好在那碧萝山庄距此甚近，咱们先去瞧瞧再说罢。”

神丐宗涛不答两人问话，仰脸望天，思索了半晌，道：“好吧！咱们先去瞧瞧……”忽听汪的一声狗叫，遥遥传来。

众人转头望去，只见一只奇大的卷毛黑狗，疾奔而来。

那黑狗奔来之势奇速，转眼之间，已到几人身前。

宗涛望了那黑狗一眼，突然冷哼一声，蹲下身子，伸手拂拭着那黑狗后胯之处，脸上现出无限怜惜之情。

徐元平凝目看去，只见宗涛手拂之处，点点鲜血滴了下来。

宗涛从怀中摸出一个铁盒，打开盒盖，倒出很多白色粉末，敷在那黑狗伤处，说道：“小叫化哪里去了？”

那卷毛黑狗汪的叫了一声，放腿向前跑去。

宗涛回头对徐元平等说道：“咱们跟它去吧！”当先追了上去。

几人随在那黑狗身后，在峰巅纵横的山中足足跑了一个时辰之久，到了一所松竹环绕着的广大庄院前面。

抬头望去，但见紫瓦红墙，辉煌壮丽，孤立群山环抱之中。

因那环绕在庄院外的松竹，十分密茂，纵有锐利的目光，也难看得清楚那庄院中的景物。

那卷毛黑狗在庄院外面停了下来，又回头望望宗涛，似是等他示下。

宗涛放下于成，笑道：“查兄，这就是碧萝山庄了，咱们叩门求见呢？还是硬闯进去？”

查子清略一沉吟道：“此事还请宗兄作主。”

宗涛笑道：“老叫化素来不会作文雅雅的事，咱们半礼半兵的闯进去吧！”绕过松竹园墙，大步向前走去。

一座巍峨耸立的大门上，横写着“碧萝山庄”四个斗大的金两扇红门，紧紧关闭着。除了风摇松竹的沙沙响声外，听不到一点声息。

查子清微微一皱眉头，道：“宗兄，这‘碧萝山庄’这等排场，怎么连守望的人也没有，咱们已近庄门，还不见一点动静。”

宗涛笑道：“依老叫化的想法，他们早已经知道了，这等装聋作哑的作法，无非叫咱们莫测高深而已……”

说着话，人已大步走了上去，举手在门上击了两下，高声问道：“里面有人吗？”

喝声甫落，两扇红漆大门突然大开，四个黑衣劲装大汉，一字排开，拦住了去路。

宗涛瞧了四人一眼道：“相烦通报贵庄主，就说老叫化上门讨饭来了。”也不容四人答话，大步直向里面闯进去。

四人忽然向旁侧一闪，让开了去路，竟不出手拦阻，却缓缓地把大门关上。

此举倒是大出几人意外，不觉停下步来，回头望着四个劲装大汉出神。

四个黑衣大汉也不理会宗涛、查子清等，关好大门之后，鱼贯步入门后一座小房子中，呼的一声，关上木门。

查子清道：“宗兄，这四个人都是哑子吗？”

宗涛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别理他们也就是了。”

放开脚步，当先向前走去。

一座广大院中，植满了各种花树，满地绿茵，杂陈着各色奇花，一阵阵花香，扑鼻袭人，花圃尽处，耸立着重重楼阁。

宗涛回头瞧了查子清一眼，道：“查兄看着这些花树有什么古怪没有？”

查子清以精研八卦九宫、五行奇术著称于世，目光缓缓扫掠那花树一眼，说道：“兄弟走在前面，诸位请紧随兄弟身后而行。”侧身抢在宗涛前面，向前走去。

几人鱼贯而行，穿过了花树庭院，眼前又是一番景物。

但见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厅中，摆好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席间放着四副杯箸，但那大厅之中，却是寂无一人。

宗涛目睹满桌酒菜，不觉馋涎欲滴，回头对三人说道：“这桌酒席，定是替我们摆的了，咱们先进去吃他一顿再说。”

查子清道：“自古以来，会无好会，宴无好宴，我看还是别吃的好。”

宗涛笑道：“老叫化进去吃上一口尝尝，如果酒菜之中无毒，我再相请三位。”双肩一晃，人已跃入厅中。

但见那酒桌之间，放着一张白笺，写道：“四位长途跋涉想必腹中已饥，特备佳酿美肴，略尽地主之谊。”

徐元平大步走了进来，说道：“宗老前辈，那信笺上写的什么？我可以瞧瞧吗？”

宗涛心中甚想吃那酒菜，伸手把白笺递了过去，口中却笑着说道：“他

们既然在这酒席之上留下函笺，想来这酒菜之中定然没有毒了。”

徐元平双手展开白笺，查子清也探过头去，瞧完之后，摇头笑道：

“这么看来，这桌酒席益发的不能吃了。宗兄久走江湖，自然知道江湖上的险诈，他们既然留下这张白笺，无疑告诉我们这酒席之中，早已下了毒啦……”余音未住，室外忽传来了大笑之声，四个黑汉，鱼贯而入，望也下望宗涛等一眼，大马金刀在四个位置上坐了下来。

只见当先进房之人提起桌边的酒壶，在其他三人面前斟了一杯，笑道：“咱们兄弟铜胆铁肠，不怕毒药，请啊！请啊！”当先举杯一饮而尽。

但见四人大杯吃酒。大筷吃菜，片刻之间，吃的杯盘狼藉，然后擦擦嘴，又大步退去。

宗涛望着满桌残酒剩肴，流了几滴馋涎，说道：“老叫化说这酒菜之中不会有毒，你们偏偏不信，现在信了吧！”

查子清笑道，“宗兄不必放在心上，咱们救出犬子和令徒之后，请到兄弟堡中住上几日，不是兄弟夸口，查家堡各地口味名厨甚多，只要宗兄赏脸，吃上一个月不重样，算不得什么难事。”

宗涛无可奈何地说道：“可是远水不解近渴啊！唉！好好一桌酒席，被那四个小子吃了，老叫化总不能当真的吃人家残酒剩肴。”大步出厅。又向后面走去。

眼前是一座摆满盆花的庭院，四个翠衣小婢，早已在旁相候，一见四人，姗姗细步，迎了上来，每人手托着一个玉盘，盘中放了一杯碧茶，热气蒸蒸日上腾，分明刚刚倒入杯中不久。

查子清瞧了四个翠衣小婢一眼，冷冷说道：“不用啦！”

四个翠衣小婢相视一笑，每人取过盘中瓷杯，轻启樱唇，一饮而尽，然后对四人躬身一礼，缓缓退入花丛。

神丐宗涛一皱眉头，道：“臭排场倒是不小。”

查子清道：“不论他们耍出什么花样，咱们最好是给他们视而不见，杯不沾唇。”

宗涛哈哈一笑道：“除酒之外，当今之世没有老叫化喜爱之物，可怕之事。”突然放步向前奔去。

穿过一重庭院，又一座堂皇富丽大厅，正门大开，中间坐着那美丽绝伦的紫衣少女。

一个绿衣丽人，傍着她左面而坐，在那绿衣丽人身后，站着一个华衣少年。

徐元平一眼之下，已然辨出那绿衣丽人正是打伤了丁玲之人，那华服少年却是何行舟。

宗涛一看那绿衣丽人，神情突然一变，豪气忽消，怔了一怔，停步不前。

查子清侧目望了宗涛一眼，奇道：“宗兄，你怎么停下来了？”

宗涛干咳了两声，默然不言。

徐元平一侧身，超过宗涛，大步直向厅中走去。

查子清抓着宗涛一只手腕，拉他进入大厅，于成走在最后。

大厅四周，清一色紫绒布幔，正中一张红漆八仙桌上放着一座莹晶透明的玉鼎，鼎中香烟袅袅，满室清香。

广阔的大厅中，除了那紫衣少女外，只有那绿衣丽人和何行舟两个，三个人占据在一座堂皇的大厅之中，更显得这大厅空敞广阔。

徐元平目光环扫了大厅一同，除了那张八仙桌和两人坐的太师椅外，厅中竟然再无陈设。

查子清看那紫衣少女和绿衣丽人似未曾瞧见几人一般，连头也未动，心中忽生怒意，暗道：凭我查子清在江湖上的身份，几时受过人这等轻视？当下冷哼了一声，道：“在下查子清，特来拜望贵庄主，不知可否请出一见？”

那紫衣少女缓缓转过脸儿，淡淡一笑，道：“你就是查家堡的堡主查子清吗？”

查子清道：“不错……”忽然觉着此女口气托大，脸色一变，怒道：“查子清正是老夫，小小年纪说话这等没有分寸，如非看你是个女流之辈，凭此一言，就该立时处死。”

他雄霸冀东，江北数省绿林道上人物，个个都对他十分尊敬，从无人敢忤逆于他，平日养成一种气颐指使，自尊自大之性，不知不觉，又摆出他一方霸主的雄风。

那紫衣少女仰头望着屋顶的垂苏宫灯，不喜不怒的缓缓说道：“三堡堡主，我已会过一位上官嵩了，连你是第二个了！”

查子清微微一怔，暗道：上官嵩主盟西北，甚少到中原来，此女怎的会见过他……

徐元平听两人说了半天，仍未扯入正题，当下一拱手，接道：

“在下冒昧闯入贵庄，是问一件事情，尚望姑娘能据实回答，彼此素无仇怨，免得闹出不欢之局。”他不待那紫衣少女答话，回头向宗涛讨来了怀中白笺，双手递了过去又道：“姑娘请看此笺。”

他自说自话，一气呵成，既不看人喜怒之情，也不待别人允准拒绝。

那紫衣少女望了他手中白笺一眼，别过头去，冷冷说道：“你怎知道我要看了？”

徐元平愕然说道：“此笺之上，说明了查少堡主和宗老前辈的弟子，均陷落在此庄之中，我们为此而来，自然要先请姑娘过目此笺，也好给我们一个答复。”

那紫衣少女慢慢的回过头来，满脸愤怒之色，缓伸纤手，接过白笺。

徐元平想她看过白笺之后，定然有所答复，哪知她瞧也不瞧的，随手撕的粉碎，丢在地上。

查子清脸色一变，大步冲了上去，伸手一把，疾向那紫衣少女抓去。

徐元平突然伸手一挡，把查子清掌势挡架开去。

查子清怔了一怔，怒道：“你干什么？”

徐元平这举动，只是一种潜在意识的冲动，查子清一问，不禁心头大急，倒是被他急了一句话出来，说道：“查堡主乃是极有身份之人，如何能对一个女孩子家下手？”

那紫衣少女眼看徐元平出手相救，脸上本已现出笑容，听完后，突然又恢复冷若冰霜的神情，瞪了徐元平一眼，骂道：“哪个要你救我了，哼！不要脸。”

查子清对徐元平辩答之言，原不满意，但见那紫衣少女骂他的神情，心中突然一魂，暗道：凭我查子清的身份，是不应对一个女娃儿家下手。

只道徐元平真是为了他的英名，才出手相阻。微微一笑，道：“小兄弟说的不错，我查子清是何等人物，怎的能对一个女孩子家出手。”瞬息变化，阴错阳差。

紫衣少女突然举起右手，一挥罗袖，左面的紫绒布幔，只见缓缓升了起来。

转头望去，只见蓬头垢面的小叫化子，已被人重重捆绑起来，口中塞着一块绢布，两个黑衣大汉，分立两侧，架着他的双臂，三支亮光耀目的宝剑，作成了一个三角剑架，架在两肩之上，只要身后之人用力一拉，小叫化立时将溅血剑下。

宗涛看得心情激动，但却不敢出手相救。

只听那紫衣少女冷笑一声，左手举起一挥，右面的紫绒布幔，也缓缓的升了起来。

徐元平看到小叫化被人摆弄的形态，早已热血上冲，心中几度欲冲上前去相救，又怕抢救不及，害了他的性命，不觉呆在当地。

转头瞧去，只见那左面布幔之中，又是一番景象，一个双目紧闭，面色苍白的断臂之人，被捆在一块木板之上，两个黑衣大汉，各执一柄长矛，站在八尺以外之处，矛尖闪闪生光，架在那被捆之人的肩上，只要两人微一用力，矛尖立即将刺入那人两面鬓角之中。

徐元平一眼之下，已经看出那被捆之人，正是急于寻找的金老二，只觉一腔热血直翻上来，眼前一黑，身躯摇了两摇，几乎栽倒地上。

## 第二十回 闺房幽怨

忽听查子清舌绽春雷，大喝一声道：“快些升起那后壁布幔，老夫要瞧瞧我儿子是死是活？”

这几句话讲的字字如金铁相击，震得人耳际嗡嗡作响。

原来他见了两面布幔后的景象，心中想着那后壁布幔中定然是查玉了。

紫衣少女目光流转，轻轻一瞥查子清，突然一扬双手，后壁布幔也缓缓的升了起来。

查子清双目圆睁，脸色紧张得成了紫红之色，凝注在那缓缓升起的紫绒布幔之上。

哪知这片紫布幔之后，情景完全不同，三张太师椅并排而设，最左一端坐着一个白发苍苍、手扶竹杖的老妪，中间太师椅上坐着一个身着锦衣、气度雄伟的大汉。最右面却坐着一个红衣缺腿大汉。布幔已升起，三人同时站起来，缓步踱入厅中。

神丐宗涛突然放声大笑道：“诸位这般排场的迎接老叫化子，不觉着小题大做吗？”

突然一侧身子，直向那紫衣少女身侧欺去。

只听那白发老妪冷笑一声，迅快无伦的跃到那紫衣少女身侧，手中竹杖一举，挡住了宗涛欺进之势。

查子清大声喝道：“我儿子哪里去了？”

他不见爱子之面，只道已遇了凶险，只觉胸中热血沸腾，失去了往常的镇静，方寸大乱。

紫衣少女忽的微微一笑，柔声说道：“你那儿子，可是名叫查玉的吗？”

查子清虽然满腹怒火，但却不敢贸然出手，因他还未知查玉是否已遭毒手，只怕一有差错，害了查玉之命，但心中的悲愤急怒，却又无法遏止，怒发直竖，冲起了包头青巾。

待他听了那紫衣少女柔和的声音，心中忽然平静了不少，急急答道：“不错，不错，犬子草字，正叫查玉，不知他是否在贵庄之中？”

紫衣少女盈盈一笑，道：“他虽然不在此地，但我知道他还活在世上，你尽管放心好啦！”

这几句话说的隐隐约约，叫人无法听出真正结果，查子清沉吟了一阵，说道：“姑娘如能相告犬子下落，在下立时退出此庄。”

紫衣少女道：“不必慌啦，既然来了，怎么能立刻就走呢……”

忽然转过头去，望着宗涛，接道：“老叫化子，你认识那边坐的人吗？”

宗涛冷冷说道：“认识又怎么样？”

紫衣少女道：“你们师兄妹本是青梅竹马长大的情侣，何苦闹的水火不容，我来替你们和解算了。”

她尽说些不着边际之言，听得宗涛等一时间真不知如何回答。

紫衣少女目光又转投到于成的身上，笑道：“你中了易天行的剧毒，只怕难以再活多久，不过不要紧，我有办法医治，只要三日工夫，就可以使你剧毒消除，身体复原。”说完，伸手指着那绿衣丽人笑道：“过来呀！”

那绿衣丽人果然应声站起身子，姗姗走了过来。

神丐宗涛愕然望着那绿衣丽人，流现一副慌张无措的神情。

只见那绿衣丽人，轻启樱唇，娇声娇气地说道：“咱们同师学艺从小在

一起长大，师兄难道真还要和小妹作对吗？”

宗涛皱皱眉头，默然不言。

他一向豪气干云，但见了那绿衣丽人之后，就有些神情恍惚，不知所措，沉吟了半晌，仍然想不出回答那绿衣丽人之言。

大厅中的形势，由剑拔弩张的局面，突然间变的十分微妙，那紫衣少女似乎给了厅中诸人，每人一个希望，查子清想早知爱子下落，于成心中却在想那紫衣少女替他疗毒之事，神丐宗涛被那绿衣丽人困扰的不知如何应付。

这情景突然使徐元平心中生了很大的感慨，他觉得随来三人之中，似乎都和他有了距离，自己陡然间变得孤立起来……

只听那绿衣丽人娇脆的声音又说：“师兄如果不念旧恶，小妹极愿重返咱们金牌门下。唉！自那古庙之中，重和师兄相见之后，使我回忆到亡师谆谆的相诫之言，咱们金牌门下，只有师兄和我两人，如果再同门操戈，不但要被武林同道耻笑；而且也愧对亡师在天之灵……”

神丐宗涛叹息一声，道：“师妹此言，可是由衷而发的吗？”

绿衣丽人道：“字字句句，都是肺腑之言，师兄如若不信，难道要小妹立誓不成？”

宗涛仰首深恩，默然不语。

查子清突然上前一步，对那紫衣少女说：“在下急于要知犬子下落，姑娘相示一条明路，在下感激不尽。”

紫衣少女微微一笑，回头对那红衣缺腿大汉说道：“二师兄请带这位查老堡主到后院之中，告诉他查玉下落……”

她微微一顿，又望着查子清道：“此地人多耳杂其中又有妒恨令郎之人，我如说出令郎下落，实有不便之处。”

查子清虽然觉出紫衣少女一番话过于牵强，但他怀念爱子心切，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略一忖思，问道：“不知何人妒恨犬子，老夫极愿和他认识认识。”

紫衣少女星目转动，轻轻一瞥徐元平微笑不答。

查子清冷哼了一声，道：“姑娘可知他为何妒恨犬子吗？”

紫衣少女秀眉微蹙，缓缓说：“此中之情，一言难尽，老堡主见得令郎之后，自然会知道了。”

只听咚的一声，那红衣缺腿大汉一顿腋下铁拐，接道：“老堡主如不相疑、请随在下走吧！”大步向外走去。

查子清心中虽然半信半疑，但他自信武功足以对付，当下随在那缺腿大汉身后而去。

紫衣少女忽然举起纤纤玉手，对于成招了一招，笑道：“你过来，让我看看你中的是什么毒？也好用药。”

铁扇银剑于成不自主移动了脚步，走近紫衣少女身前。

紫衣少女满脸无限温柔的拿起于成伤臂仔细的瞧了半天，道：

“易天行果然非平庸之辈，此毒不但绝毒，而且侵入人肌肤之后，就和血液混合起来，随行血侵入内腑，最是不易疗救徐元平听她说的严重，不自觉地接口说：“难道就没有救治之法吗？”

紫衣少女脸色突然一冷，头也不转地说道：“谁说没有法治了？哼！多管闲事。”

徐元平呆了一呆，默然垂下头去。

紫衣少女又恢复满脸笑容，对于成说道：“如非你遇到我，只怕世间难有救你之人！不过此毒非同一般毒物，必须内服解毒之药，外用针灸之法双管齐下，才能收效，只是疗救此毒，非一日一时之功，最少也要七日时间，你必须留在我们这碧萝山庄之中，过上七天，才能把身中之毒完全解去。”

于成回头望着徐元平，正待开口，徐元平已抢先答道：“那于兄就在这里留住七天吧！”

紫衣少女也不望徐元平，冷冷说道：“谁要和你说话了，你怎么老是爱接嘴呢？”

徐元平心中大怒，正待反唇相讥，忽然心念一转，暗道：是啊！她和于成说话，我接的什么口呢？强忍下胸中愤怒之气。

神丐宗涛沉思了半晌，突然对那绿衣丽人说：“是你把小叫化擒来的吗？”

绿衣丽人还未来得及接口，那紫衣少女已抢先接说：“如若我们不把令徒生擒住，这般捆了起来，你们冲进庄来，势必难免一场大战，现下你已经心平气和，自是用不着这般待他了。”

当下手一挥，说：“把那小叫化放下来吧！”

只见那站在小叫化身侧的黑衣大汉，先把那小叫化颈上架的利剑，取了下来，然后解开他身上绳索，取出他口中的绢布。

但闻那小叫化长长嘘一口气，缓步走了出来，奔到宗涛身前，双膝跪了下去，道：“弟子罪该万死，替师父丢人现眼。”

宗涛一挥手，说道：“起来吧，此事不能怪你。”

紫衣少女突然接口说道：“你们师兄妹彼此既都无为敌之心，事情就好办了，我已代你们备好酒席，为你们师兄妹和解祝贺。”

此女不论对待何人，言笑间都有着无比的温和，单单对徐元平冷若冰霜，不假词色。只听那绿衣丽人娇声笑道：“小妹一点错处难道师兄真要记上一辈子吗？”

宗涛道：“这个小兄不敢，师妹如果有重振咱们金牌门的雄心，请于百日后，重在那座破庙之中相晤，老叫化先要帮人了断碧萝山庄之事……”

紫衣少女笑道：“好啊！老叫化子，我帮你们师兄妹和解，你还要和我作对？”

宗涛道：“老叫化生平之中说出之事，从未背诺，此次相访贵庄，为人助拳，自然不能因姑娘相助调解我们金牌门下恩怨，要老叫化背弃信诺。”

忽听那握杖老妪冷笑一声，晃晃满头白发，道：“这么说来，你们是有意到我们碧萝山庄生事来了，是也不是？”举杖缓步而出。

紫衣少女微微一笑，道：“梅娘，别动手，快些回去。”

那绿衣丽人回顾了紫衣少女一眼，缓缓从怀中摸出一面金牌，高高举了起来，笑道：“师兄快请拜见咱们金牌门中信物。”

宗涛抬头望了一眼，果然对那金牌跪了下去。

绿衣丽人娇声笑道：“小妹以咱们金牌门中信物，命师兄退出碧萝山庄，别过问这是非。”

紫衣少女突然站起身来，走近于成，柔声说：“你想好了没有，如果你信得过我，我就要动手替你疗伤啦！”

铁扇银剑于成沉吟了半晌，道：“这个，这个……”

紫衣少女笑道：“别这个那个啦！你们中原武林道上人物，只怕无人能

够疗治你这毒伤。”

于成回头目注徐元平，一副不知所措神态。

徐元平道：“于兄尽管由她疗毒伤吧。”

紫衣少女回头对于成一招手，轻移莲步，缓缓向后壁紫绒布幔中走去。

铁扇银剑于成不自觉的随在那紫衣少女身后，走入紫幔之中。

徐元平侧目望了被捆着的金老二一眼，突然高声说：“姑娘请慢行一步，在下还有话说。”

但闻那紫幔后传来那紫衣少女清脆的声音道：“梅娘，你们都进来吧！他要动手，就先把金老二杀了算啦。”

梅娘回头望了徐元平一眼，道：“小娃儿，你如不想金老二死，就乖乖的坐着别动。”

说完，缓步走入后壁紫幔之中，那锦衣大汉紧随在梅娘身后也消失在那紫幔之中。

徐元平转脸望去，宗涛和那绿衣丽人亦不知何时而去，广阔的大厅之中，只余下了他一个人。

三面的紫幔，都缓缓垂了下来，大开的厅门，也突然自动关上。

一侧紫幔中传出声音，道：“你如妄动一步，金老二立时溅血矛下。”

徐元平略一沉吟，答道：“你们把我留在大厅之中，究竟是何用心……”

他一连问了数声，竟是得不到一点回应之声。

那紫衣少女似是有意和他一人为难，不论对待何人，都十分和气，但对他却是冷漠轻藐，不假词色，金老二生死之危，却使他不敢莽动，动一动即将抱憾终生……

但如就这样坐下去，也非长久之策……

忖思良久，仍难思想出打开眼下僵局之策，不禁心中急了起来，长叹一声，站起身子，缓步在厅中踱来踱去。

忽闻一阵轻微的步履声响，后壁紫帐轻启，缓步走出来一个全身红装的垂髻小婢，手托玉盘，面带笑容，姗姗细步走来。

此女年约十四五岁，眉目清秀，虽非绝美，但一脸天真无邪之气，看去甚是娇甜。

徐元平停下脚步，凝目相注，那红衣小婢却对他直走过来，笑道：“你肚子饿了没有？”

徐元平摇摇头道：“我不饿。”

红衣小婢望望手中托着的玉盘，说道：“那就喝杯茶吧！”端起一只玉杯，递了过来。

徐元平看那杯中满是碧色汁液，而且十分浓厚，心中暗忖道：这哪里像茶……但觉一股清香之气，扑入鼻中，微微带着甜味。

那红衣小婢笑道：“这是姑娘由南海带来的梅子露，好吃极了。”低头寻思了一阵，忽然展颜一笑，从怀里掏出五颗樱桃大小的石子，道：“有啦，咱们玩抓子吧！”

徐元平望着那五颗樱桃大小的石子，愕然相顾了一阵，皱皱眉头，道：“这五颗石子有什么好玩的，我不会玩。”他幼年在孤苦寂寞之中长大，很少同游同玩的孩子，对女孩子家的抓子游戏，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那红衣小婢抿嘴一笑，道：“你这人这样大了，连玩抓子也不会，唉！真是笨死了……”

盘膝坐了下去，把手中石子摊在地上，抛起一颗，再由地上捡起一颗石子，再把抛起的石子接在手中，由一进二，直到四子抓完，才停下手，笑道：“会了没有？”

徐元平看她玩的十分有趣，微笑道：“有什么困难。”当下伸手接过石子，依样画葫芦的抓了一遍。

红衣小婢道：“原来你很聪明啊！看了一遍，就学会啦！”徐元平心中虽然急欲由她口中探得一些隐秘，但却不知道第一句话该如何开口才好，思索了半天，说道：“你们小姐可也喜欢抓子吗？”他生平之中，第一次动用心机，探人隐秘，只觉心中惶惶不安，出口之言，甚不自然。

那红衣小婢大眼睛眨了两眨，道：“你问的哪位小姐？”徐元平怔了一怔，道：“你们有几位小姐？”

红衣小婢道：“两位。”

徐元平道：“我问那穿紫衣的那位？”

红衣小婢摇摇头道：“那我就知道了。”

徐元平沉吟了一阵，道：“谁要你给我送饭的？”红衣小婢笑道：“你猜猜看？”

徐元平道：“庄主。”

红衣小婢道：“不是，不是，是那位穿紫衣的姑娘啊！”徐元平心中暗暗忖道：只怕这茶饭之中，早已暗下了毒药……

只听那红衣小婢娇声笑道：“你知道我们这庄院之中，谁最厉害了？”

徐元平摇摇头道：“不知道。”

红衣小婢道：“本来是庄主最厉害，但那紫衣姑娘来了之后，庄主就没她厉害了，事事请命于她。”

徐元平啊了一声，还未来得及开口，那红衣小婢突然跳了起来，叫道：“啊哟！我要回去啦！小姐吩咐过我，等你吃完饭后，叫我立即回去，不要在这里多停留。”

端起玉盘，急步而去。

徐元平心中暗想道：这女孩子年幼无知，甚难从她口中探得隐秘，看来此事非得见那紫衣少女不可。当下高声叫道：“姑娘慢走一步，在下还有话说！”

那红衣小婢回过身来，说道：“什么话，快些说啦；人家心里急的要命。”

徐元平缓步走了过去，说：“你回去见到那位紫衣姑娘之时，就说我要见她，有事相商！”

红衣小婢沉吟了一阵，无可奈何的说道：“好吧！但她如果不要见你，我就没有办法了。”

徐元平微微一笑，道：“姑娘只要把口信传到，见与不见，自是不干姑娘的事。”

红衣小婢眨了眨眼睛，缓步走了过来，低声说道：“如果姑娘不肯见你，我就偷偷跑来告诉你，要不然你等她不着，心中定然十分着急。”

徐元平微微一怔，道：“怎敢这般相烦姑娘？”

红衣小婢笑道：“你瞧我主人心地满好，唉，不知姑娘为什么那么恨你？”

徐元平奇道：“她为什么要恨我呢？”

红衣小婢偏头想了一阵，道：“唉！这我就想不通啦！”满脸困惑之情的转过身子，步入紫幔之中。

广阔的大厅上，只余下徐元平一人，四周紫幔低垂，难见窗外天色，但见室中逐渐的黑了下来，想来外面天色已然不早。

他缓缓走到厅门之处，伸手一摸，只觉一片冰冷，敢情这两扇铁门，竟是生铁铸成，不禁心中一动，暗暗忖道：这厅门既是铁铸，只怕四壁、窗楹，都是钢铁之物造成……

心念一转，忽生出厅之想，又怕一时莽动害了金老二的性命，暗自叹息一声，忖道：唉！世上有很多事不但是武功难以解决，就是不惜个人的性命也无法办通，如若不是为了金叔叔，这大厅外面纵然是刀山剑林、必死绝地，也绝难使我忍受屈辱，守在此厅。

只觉一般愤怒之气冲了上来，满胸热血沸腾，不能自己，双手抱头，涔涔泪下，他幼年受尽了轻藐、屈辱，养成一种强烈的反抗意识和冲动性格，想到被人摆弄坐等大厅之辱，心中如受锤击、剑创，恨不得破壁冲出……

忽觉眼前一亮，八仙桌边多了一支熊熊高烧的火烛，自发苍苍的梅娘，手中策着竹杖，傍案而立。

这位一向庄严的老妪此刻却满脸和蔼之容，轻轻一顿竹杖，柔声说道：“孩子过来，我有话问你。”声音之中，无限和蔼，有如慈母呼唤他久别归来的孩子一般。

徐元平慢慢的站起身子，茫茫然的走了过去，举起衣袖，拂拭一下脸上的泪痕，深深一揖，说道：“老前辈有何教谕？”

他心中本有着无比的愤怒，但听得梅娘那亲切慈爱的呼声之后，竟然发作不出。

梅娘轻轻叹息一声，道：“唉！孩子们，这是何苦呢？”

徐元平呆了一呆，道：“老前辈说的什么？”

梅娘似是自觉到言中之意，甚是费解，不知内情之人，自是听不懂了，当下微微一笑，反问道：“孩子，你刚才抱头而泣不知是为了什么？”

徐元平道：“这个……这个……”，只觉心中之意甚难用话说得清楚，“这个”了半天，仍然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梅娘忍不住嗤的一笑，说道：“不用说啦，老身是何等人物，难道当真连你们一点心事，都猜不出来吗？”

徐元平轻轻叹了一声，道：“但望老前辈从中相助……”

梅娘截住了徐元平的话道：“我如没有助你之意，也不会来这里看你了。”

徐元平深深一揖，道：“晚辈感恩必报，日后老前辈如有需用晚辈之处，定当全力以赴。”

梅娘道：“不过此事，我也难作主张，孩子，你在这里等一会吧，我去告诉她一声，你再自己去对她说吧。”

说完，转过身子，缓步走入紫幔之中。

徐元平望着梅娘的背影，呆呆出神，心中千回百转，暗自忖思道：

那老妪所指之人，定然是那紫衣少女了，她心中不知何故，十分恨我，我如有求于她，不知她会不会答应，万一不肯答应，怎生是好？等会儿见她之面，该如何开口，才能讨她欢心……

心念轮转，主意难拿，呆呆的想了半晌，仍然是想不出该说些什么！

大约有顿饭工夫之久，梅娘带着那红衣小婢重又回到大厅之上，笑说道：“孩子，跟着这小丫头去吧！”

徐元平茫然的啊了一声，正待举步而行，梅娘又接口说道：“慢着。”

徐元平回过身来说道：“老前辈还有什么吩咐？”

梅娘轻轻摇动满头白发，笑道：“她从小在娇生惯养之中长大，你见着她时，最好能让她几分。”

徐元平长长叹了口气，道：“晚辈记下了。”

转过身去，随着那红衣小婢，入紫幔之中。

紫幔后石壁间，有一扇长形小门，红衣小婢步入小门之后，突然回过身来，说道：“这一段甬道之中，十分黑暗，你紧靠我身后，别走错了路。”

徐元平道：“姑娘只管放心走吧，在下眼睛能够黑夜见物。”红衣小婢嫣然一笑，欲言又止，放腿向前走去。

徐元平随在那红衣小婢身后，走约三四丈远，转了四五个弯，已到尽处。

跨出一座小门，已见天光，抬头看星河耿耿，天色已到初更时分。

红衣小婢举手遥指着花树丛中一座高楼，说道：“那座高楼就是我们的住处了。”

徐元平心中一直在想见着那紫衣少女时，该如何开口说话，根本未听清那红衣小婢说些什么，口中嗯啊两声，含含糊糊的应付过去。

那红衣小婢年纪幼小，一片娇憨，也听不出徐元平是含含糊糊的在应付她，微微一笑，又说：

“我们小姐房中，不用灯火……”

徐元平接道：“夜暗之中，不用灯光，难道要摸黑不成？”红衣小婢道：“你急什么呢？人家话还没有说完哩……”徐元平道：“好好，姑娘请说，在下洗耳恭听。”他一心想救金老二的性命，对任何能救金老二性命之人，都十分客气小心。

两人默然走了两三丈远，那红衣小婢似是忍不住腹中之言，低声说道：“你知道我们小姐房中为什么不点灯吗？”徐元平道：“不知道啊！”

红衣小婢摇摇头道：“还是不要告诉你吧！等一下你一看就知道了。”

徐元平道：“唉！你小小年纪，也会放刁。”

谈话之间，已走入那花树丛中，两道强烈的孔明灯光，突然由花丛中照射出来，暗影中传出来一个冷冷的声音，道：“站住，把身上带的兵刃、暗器放下再走。”

徐元平暗暗想道：我身上带有戮情宝刃，如若取将出来，只怕他们见宝起意不肯再还给我……

但他又不善谎言，一时之间，呆在当地，不知如何答话。

那红衣小婢回头在徐元平脸上瞧了一阵，摇摇头道：“他身上没带兵刃。”

暗影中又传出冷冷的声音道：“有暗器吗？”

徐元平因身上未带暗器，听得那喝问之言，立时理直气壮地答道：“在下从来不带暗器。”

两道强烈的孔明灯光，突然隐失不见，暗影又传来冷冷的声音，道：“两人请过吧！”

红衣小婢回头望着徐元平微微一笑，低声说道：“此处原是我们庄主的宿住之处，自从小姐到此，庄主自行迁居，让出此楼。”

口中说话，人已放步而行。

穿过了几丛花树，才到楼下，两扇紧闭的木门，突然大开。

室中火烛辉煌，门口并立着驼、矮二叟，两人脸色一片冰冷，轻轻的扫掠了徐元平一眼，缓缓转过身子，让开去路。

红衣小婢柳腰轻扭，转过娇躯，直向靠左壁木梯上走去。

徐元平回头望了驼、矮二叟一眼，随在那红衣小婢身后，登上楼梯。

二楼上也是座阔敞的大厅，四盏垂苏宫灯，分吊四角，正中一张红漆圆桌上，铺着黄缎，桌子中间端放一座白玉鼎，也不知那鼎中放的什么；但闻香气扑鼻却不见有烟升起。

这座广敞的大厅，虽然打扫的纤尘不染但却寂无一人。

红衣小婢回过头来，扮了一个鬼脸，低声说道：“小姐就住在三楼上面。”她也不待徐元平回答，直向厅壁一角走去。

徐元平忽觉心中涌满了甚多委屈，恨不得掉头而去；但又想到金老二生死之事，只好按捺下胸中的愤怒，暗暗叹息一声，急步追了上去。

但见那红衣小婢伸手在壁角一幅山水图下一拂，壁间忽然裂现一座暗门，便见楼梯藏在壁间。

登上了十五层梯阶，眼前景物忽然一变，但见四壁一色白绫垂幔，倚窗处端坐那紫衣少女；虽然她是背向梯门，看不清楚她的面貌，但那熟悉的衣色，美丽的背影，徐元平一眼之下，就看出了是谁。

红衣小婢突然伸手扯扯徐元平的衣角，举手指指室中垂吊的一颗明珠。

原来这房中未点灯光，室中垂吊着一颗胡桃大小的珠子，衬着四壁白绫，满室尽都是耀目的宝光。

徐元平望了那珠子一眼，暗暗忖道：这大概就是夜明珠了。

只听那红衣小婢娇脆声音，传入耳际道：“姑娘，姑娘……他来了……”，她不知徐元平的姓名，姑娘了半天，仍然不知如何称叫，只好说他来了。

那紫衣少女头也未转一下，但却似已知来人是谁，冷冷地答道：“知道啦，你下楼去吧！”

红衣小婢年纪幼小，尚不知男女间情爱之事，犹豫了一下，道：“姑娘不要人侍候吗？”

紫衣少女道：“不用啦！”

红衣小婢才躬身一礼，转身下楼而去。

徐元平望着那红衣小婢的背影消失之后，才缓缓转过身子，几度启唇欲言，但却不知如何开口才好，每每话到口中，重又咽

了回去。

这僵局持续有一刻工夫之久，那紫衣少女始终未回头望过一次。

徐元平心中暗暗忖思道：这样僵持下去，也非长久之策。当下重重的咳了一声，问道：“姑娘有事吗？”

紫衣少女冷冷答道：“是你自己要见我，我哪里有事。”

徐元平又轻轻的咳了两声，道：“不错，不错，是在下要见姑娘。”

紫衣少女道：“你要见我，可有事吗？”

徐元平道：“在下有一点不情之求，不知姑娘是否应允？”

紫衣少女的声音，忽然间变的十分温柔，道：“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吧！这楼上只有我们两个，纵然你说错了，也不要紧。”

徐元平长长叹息一声，道：“姑娘这等宽宏大量，徐元平感激不尽……”

紫衣少女道：“不用客气啦……”

徐元平举起衣袖拂拭一下额上的汗水，道：“在下想求姑娘……”，只觉一股羞愤之气，泛上心头，再也接不下去。

耳际间响起了那紫衣少女娇脆的笑声，道：“你怎么不说了，可是怕羞

吗？我不是对你说过了，这楼上只有我们两个人，不论你说什么，别人都听不到。”

徐元平又长长的叹了口气，道：“在下幼年父母早丧……”

紫衣少女道：“那当真是可怜，我妈妈也早死了，爹爹虽然异常疼我、惜我，但却无法使我忘去思念妈妈之心。”

徐元平道：“我父亲生前有两位好友，一个把我从小抚养长大，视我如子，身兼恩师养父两职……”

紫衣少女始终背向着他也不知他活还未完，立时接口道：“那人真好心，你该好好的孝敬于他才对，他可有女儿吗？”

徐元平道：“没有，他只有一个儿子。”

紫衣少女道：“那你们定是情如手足了，不知他现在何处？”

一句话触动了徐元平伤心往事，登时热泪滚滚而下，道：“我那位师弟死了……”

紫衣少女似是受了徐元平的安装，声音也变的悲怆起来，说道：“你别伤心啦，人死了难再复活，伤心也没有用。”

徐元平突然咬牙切齿地说道：“我师父、师弟，都是为我而死，只要我能活在世上，定要替他们报此大仇……”

紫衣少女道：“你可是求我帮助给他们报仇吗？”

徐元平道：“不是……”

紫衣少女转过身，星目中满蕴泪光，嘴角间泛现微微的笑容，脸上神情极是奇异，晕生双颊，喜上眉梢，带三分紧张地问道：“只要是你求我，不论什么事，我都会答应你的……”

徐元平黯然叹息一声，道：“求人之事，实叫人羞于出口……不过……不过……”

紫衣少女听他不过了老半天，仍然接不下去，忍不住的接口说道：“你慢慢的说吧！我会很耐心的等待你……”

徐元平黯然地道：“我师父、师弟为我而死，父亲早归道山，母亲虽然存亡不明，但想来死去成份甚大，这茫茫人世，我没有一个亲人……”

紫衣少女幽幽接道：“唉！你的际遇，当真是惨，听来就使人情不自禁生出怜悯之情。”

徐元平忽然一扬剑眉，说道：“因此在下不顾羞耻之心，相求姑娘……”，突然脸上一热，话头倏然中断。

紫衣少女满脸期待之情，柔声说道：“你怎么又不说了，自我妈妈死后，爹爹绝不会反对我，什么事、快说吧！”

徐元平鼓足了勇气，道：“因此在下相求姑娘释放我世间仅有的一位尊长之辈，他是我父亲的结拜兄弟，也是我唯一的亲紫衣少女忽然睁开双目，凝注在徐元平脸上，缓缓地问道：“你说的可是那位金老二吗？”

徐元平道：“不错，敬望姑娘看在在下份上，放了他吧！”紫衣少女举起衣袖，拂拭一下脸上的泪水，缓缓点头，答道：“我答应你。”

徐元平突然深深一揖，道：“姑娘量大如海，在下感激不尽。”

紫衣少女缓缓转过身去，低声说：“你还有别的事吗？”徐元平道：“没有了。”

紫衣少女突然站了起来，说道：“当真没有了？”徐元平沉吟了一阵，道：“没有。”

紫衣少女道：“那你该走啦！”

徐元平应了一声，转身向楼梯口处走去。

走到梯口之时，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停下脚步，转过身子。那紫衣少女不知何时，又转了过来，四目接触，彼此都觉着心头一震，徐元平忙垂下了头，那紫衣少女却急急别过脸去，说道：“你怎么不走了。”

徐元平道：“我又想起一件事来，再烦问姑娘一声。”紫衣少女道：“又是为了那金老二吗？”

徐元平道：“姑娘虽然答应了我，但却未讲几时放他，……”紫衣少女挥手说道：“今夜就放，你到庄外等他吧……”徐元平又抱拳一个长揖，道：“多谢姑娘盛情，日后如有机缘、定将酬报今日之恩！”

紫衣少女怒道：“你还不快些走吗！罗嗦什么，我心中恨死你了。”

徐元平呆了一呆，转身下楼而去。

二楼上宽敞的大厅中，红漆圆桌旁，亭亭站着那红衣小婢。此女一派娇稚天真，一见徐元平，立时迎了上去，笑道：

“小姐对你说的什么？”

徐元平摇摇头道：“没有什么。”

红衣小婢仍似看不出徐元平喜怒之情，轻轻叹息一声，问道：“你很早就和我们小姐认识吗？”

徐元平道：“不认识！”大步直向楼下走去。

红衣小婢紧随身侧道：“那就奇怪了？”

徐元平道：“奇怪什么？”

红衣小婢道：“除了我和梅娘之外，小姐闺房之中，从来不许他人涉足，就是和我们庄主相见，也要在这二楼之上，不知何故她却要我带你到她闺房之中。”

徐元平突然停下身来，仰脸望着屋顶，若有所悟的嗯了一声，又继续向楼下走去。

这时，天色已到二更时分，一弯新月，高挂碧空，徐元平出了花丛，回首对那红衣小婢笑说道：“姑娘请留步！在下就此告辞。”

红衣小婢微微一怔道：“你要到哪里去，不回那大厅中了？”

徐元平道：“不回去啦！我要离开贵庄。”

红衣小婢一寻思，道：“我们庄园之中，到处有人把守，你如何能走得了呢？”

徐元平暗暗想道：“这话倒是不错，这庄院内的明卡暗桩，虽然未必拦得住我，但如动起手来，难免失手伤人，那时她如借故反悔，不肯释放金老二，事就难办了……”

那红衣小婢看他沉思不言，忽的展颜笑道：“这么吧！我送你走好了，全庄院的人，都知道我侍候小姐，我送你保险没有人敢出面拦阻。”

她年幼无知，不懂厉害，觉得徐元平为人甚好，居然自作主张送他。

徐元平略一沉吟，道：“这主意倒是不错，只不知姑娘是否方便？”

红衣小婢奇道：“有什么不方便呢？我送你到庄外之后，立时回来就是。走吧！”

徐元平默默无言，随在那红衣小婢之后，向前走去。

她道路熟悉走的尽是捷径。

沿途之上，果然无人拦阻，片刻工夫，到了一座竹林旁边。

出了竹林，眼前是一片广大的草坪，红衣小婢放开徐元平左腕，说道：“我要送你出来时，心中也不觉得什么，现在我忽然害怕起来，你快些走吧！我要回去了……”

也不待徐元平答话，回身奔入林中。

徐元平望着那急奔入林的背影，心中泛起无比的恐慌和不安，忖道：如若她因送我而受到责罚，岂非让一个少女代我受过……

正在忖思之间，忽听一阵衣袂飘风之声，起自身后。

抬头望去，只见白发苍苍的梅娘，手策拐杖，屹立在月光下，满脸春风地说道：“孩子，你们谈的好吗？”

徐元平道：“很好，她答应我……”

梅娘双目圆睁，神光闪烁，惊喜若狂地说：“这么容易！孩子，你真是世间第一幸运人，老身要向你恭喜了……”

徐元平呆了一呆，正待出言相询，梅娘已抢先说道：“看来我这双老眼，还不昏花……”，她自言自语，怡然自得，缓缓抬起头来，望着月光，接道：“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情。现在，也可了去一桩心愿了……”

徐元平轻轻叹息一声，道：“老前辈……”

梅娘突然低下头来，双目神光如电，盯注在徐元平脸上，怒声问道：“你叹什么气，你得到世上第一美女倾心相爱，难道还不知足吗？”

说来理直气壮，大有责备之意。

徐元平道：“唉！老前辈误会了……”

梅娘一顿手中竹杖，怒道：“南海神叟只此一女，你如不能好好待她，让她受到半点委屈，你就别想活了。”

徐元平心头大急，高声说道：“老前辈可否听晚辈把话说完？”

忽听一阵步履之声，由竹林中传了出来，一个高大驼背之人背负一人，疾奔而出。

此人来得甚快，一眨眼间，已到徐元平身前，放下背上之人，冷冷说道：“这人交给你了。”

徐元平凝目瞧去，看那被驼子放下之人，正是金老二，顾不得再和梅娘讲话，急步奔了过去，扶他起来，说道：“叔叔……”

只感咽喉如物堵塞，竟是接不下去。

金老二满眶热泪：“孩子，苦了你啦！”

徐元平拭一下脸上泪水，说道：“还好，如若不能救出叔叔，平儿死了也难以瞑目。”

梅娘急步走了过来，问道：“孩子，你刚才说她答应了你什么事？”

徐元平道：“她答应释放我金叔父，果是言而有信，老前辈见着她时，请代我相谢一声，在下就此别过了。”深深一揖，背起金老二大步向前走去。

梅娘怔了一怔，喝道：“站着。”

徐元平停下脚步，回身说道：“老前辈有何教谕？”

梅娘长长叹息了一声，侧目对那高大的驼背之人说：“你回庄去吧！”缓步走了上来，接道：“孩子，你们相见之后就没有谈过别的事吗？”

徐元平道：“没有，我只求她释放我叔父，承她一口答应，怎敢再多相求？”背起金老二放步行去。

梅娘望着他大步而去的背影，心中泛上来一股凄凉之感，暗暗叹道：“她生性好强，不论何等男人，从不稍假词色，这次受了这么大挫折，如何能受

得了……”

想着，想着，心头火起，突然一顿手中竹杖，大声喝道：“给我站住。”抬头望去，徐元平已走的不知去向。

原来她在低头沉思之时，徐元平已加快脚步而去。

夜色中但闻回音响荡山谷，缭绕耳际，历久不绝。

她呆呆的站了一阵，忽然想到该回去看看那紫衣少女了，立时转身，奔回庄院。

她心中忧急，疾奔如电，眨眼之间，已到花树环绕的高楼之下，急步冲入楼中，直向三楼赶去。

只见那紫衣少女面窗而立，望着月色呆呆出神。

梅娘一直走到她身旁尺许之处，她仍然浑无所觉似是正在想着一件沉重的心事。

梅娘举起左手，轻拂着她垂在肩后的长发，柔声说：“孩子，你在想什么？”

紫衣少女缓缓回过头来，满脸哀怨之情，幽幽说：“梅娘，我今年几岁了？”

梅娘吃了一惊，暗道：“这孩子气疯了吗？”口中却十分慈爱地答道：“你怎么连自己的岁数也记不起了，今年十八岁啦！”

紫衣少女缓缓举起左手，扶在窗门上，说道：“十八岁了，那该早嫁人了。”

梅娘怔了一怔，道：“什么？”

紫衣少女一笑，道：“你叫什么！我将来总是要嫁给人家作媳妇啊！”

梅娘黯然一叹，两行老泪顺腮而下，摇头说：“孩子，你是怎么啦……”

紫衣少女接道：“我很好，梅娘！不用担心。”

梅娘道：“茫茫浊世，有谁能配娶你这个人间仙子。”

紫衣少女摇头笑道：“我自己已经找到了，不用你们多费心啦！”

梅娘讶然问道：“什么人？我怎么不知道呢？”

紫衣少女道：“我爹爹不是说过么，我喜欢谁就嫁给谁，我爹爹都不管我，你还要管？”

梅娘道：“孩子，我不是管你，只想问问是哪个有此福气。”

紫衣少女格格大笑，道：“他有什么福气，谁娶了我，谁倒霉，我每天要和他大吵两场。”

梅娘越听越是惊心，暗暗忖道：“这孩子定是疯了，早些想法把她送回南海的好。”

心念转动，低声说：“孩子，你今天很累了，早些睡觉吧！”

紫衣少女摇头说道：“我要出去看月亮，你自己去睡吧！”

梅娘道：“那怎么行，我陪你去。”

紫衣少女笑道：“你陪我干什么？”

梅娘道：“此时此地，你如何可以独自行动，中原武林上人物，大都聚集在洛阳附近，俟机夺取‘南海奇书’，说不定这碧萝山庄外面，早已有很多武林人物在等候着机会了，你一个人万一遇上了什么凶险、如何能够应付？”

紫衣少女道：“碧萝山庄四周，戒备森严，纵有人伺机庄外，也难入咱们庄中一步，我又不出庄外，怕什么？”

梅娘叹息一声，正待开口，忽听一阵步履之声，那红衣小婢急步奔上楼来，躬身对那紫衣少女一礼，道：“姑娘，庄主有要事，想见姑娘，但他叮嘱小婢，如若姑娘在熟睡中，就不要惊扰于你。”

紫衣少女道：“他现在什么地方。”

那红衣小婢道：“现在楼下等候。”

紫衣少女道：“请他到二楼相见。”

那红衣小婢应了一声，奔下楼去。

紫衣少女同时望了梅娘一眼，笑道：“你还要跟我去么？”缓步向前走去。

梅娘摇头叹道：“唉！顽皮的孩子，你越大就越不把我放在心上了。”只觉得心头一酸，热泪涌了出来，但她一瞪双目，硬把涌出的泪水忍住，不使它落下。

要知梅娘从小把她带大，名虽主仆，实则情若母女，紫衣少女幼小之时，十分听话，今日连番使她难堪，不禁触动伤怀……

紫衣少女缓缓回过头来，奔到梅娘身旁，偎入她怀中说道：“梅娘，你生气了。”

柯娘摇头说道：“老仆怎敢生小姐的气……”，这两句说的甚是凄凉，再也忍不住心头伤疼，泪水滚滚而下。

紫衣少女举起衣袖，拂拭着她脸上泪水，黯然叹道：“我这几日，心中不乐，说话没轻没重，伤了你心……”

只觉一股气忿涌上心来，话未说完，人却伏在梅娘怀中大哭起来。

她这一哭，情势大变，害得梅娘反来哄她。

紫衣少女哭了一阵，心中似是畅快了不少，拭去脸上泪痕，扶住梅娘右肩，说道：“咱们下楼去吧！只怕大师兄早已在楼下等候了。”

广阔的大厅中间，站着那长髯垂胸，身着锦衣的大汉，他虽然等了很久，但神色间却毫无不耐之情。

紫衣少女放开梅娘肩头，急步走了过来，微微一笑，说道：“有劳大师兄久候了。”

那锦衣大汉恭恭敬敬地答道：“师妹今日已甚疲倦，小兄再来打扰，心中甚是不安。”

紫衣少女道：“我一点也不觉累，大师兄有何教谕，尽管请说，小妹洗耳恭听。”

那锦衣大汉叹道：“师妹此来，旨在观赏风物，似是不宜卷入中原武林道上争霸漩涡之中，小兄斗胆替师妹回绝了神州一君易天行相晤之约……”

紫衣少女秀眉微蹙接道：“易天行来过了吗？”

那锦衣大汉道：“来过了，但已被小兄婉言谢绝。”

紫衣少女默然不语，缓缓转过身去，走到窗前，抬头望着明用。

那锦衣大汉望了梅娘一眼，追了过去，说道：“易天行为人，表面和善，内心阴险，看去他似置身武林中雄主争霸之外，其实处心积虑，贪求之心，比人更切，近日之中，风闻他派在某一门派中的伏桩，被人查出，业已引起武林中各大门派中首脑的疑虑，纷纷清整门户，追查门下弟子身世。

“如若传言不虛，易天行果真在各大门派伏有暗桩，在各大门派首脑人物细心追查之下，只怕难保不被查出，一旦被人查出，势必引起江湖上所有各大门户的围剿，易天行纵有通天彻地之能，也难敌武林间各大门户联手围

剿之力。

“他数十年来独行其事，不和别人来往，游侠江湖，博取善名，固然掩尽天下耳目，如愿以偿，身受当代黑白两道人物推崇敬爱，但因少和别人交往，甚少知交，一旦被人揭去伪善面目，势必四面楚歌。他对师妹百般依顺，只恐别具用心，想把咱们南海门拖入这场江湖恩怨之中，用作他挡箭牌。”

紫衣少女缓缓转过头来，说道：“其人外貌伪和，内心险诈，一望即知。难道他还能骗过我吗？”

锦衣大汉道：“师妹才智过人，世无其匹，小兄难及万一……”

紫衣少女忽然叹息一声，道：“唉，凡是见我之人，无不赞我聪明，美丽，可是过人的才智，绝世的容色，又有什么用呢？”

那锦衣大汉一时之间，想不出她言中之意，但又不便置若罔闻，干咳了两声，仍想不出该说什么。

紫衣少女盈盈一笑，道：“大师兄，你瞧我是不是真的美丽？是不是真的有过人的才智与绝世容色？”

锦衣大汉道：“貌羞花月，容沉鱼雁，师妹当之无愧。至于才智确有过人之处。”

紫衣少女忽的举起罗袖，掩住面孔，转过身去，低声说道：“由来红颜本薄命，何必有羞花之容，我要毁了这副美丽的容颜，也许就没有烦恼了……”

那锦衣大汉如受重击一般，吓得向后退了一步道：“师妹受了什么委屈？”

紫衣少女缓缓放下掩面罗袖，回过脸来说，“我很好。”

锦衣大汉沉吟了良久，道：“师妹心中如有不悦之事，甚望能对小兄说明，小兄身受师门培育之恩，重如山岳，日夜感念于怀，思报无门……”

紫衣少女微微一笑，接道：“我爹爹已把你逐出门墙，你心中不恨他也就够了，对师门还有什么恩义可言。”

那锦衣大汉正容道：“师恩浩荡，如汪洋大海，小兄怎敢一日忘怀，别说把我逐出师门，纵然要我粉身碎骨，赴汤蹈火，小兄也是万死不辞。”

紫衣少女笑道：“爹爹一生不计毁誉，我行我素，世间从无他畏惧之事，师兄是爹爹首座弟子，怎的行事为人和爹爹大不相同？”

锦衣大汉一皱眉头，道：“我虽因一时莽撞，触犯了恩师禁忌，被逐门墙；但自信生平之中，尚未做过有失咱们南海门声誉之事。”

紫衣少女道：“那你为什么畏首畏尾，怕助神州一君，和中原武林各大门户冲突？”

锦衣大汉道：“这个……”

紫衣少女黯然一叹，说道：“别说啦！你们若不愿相助于我，我自己去找神州一君晤谈也就是了。”

锦衣大汉侧目望了梅娘一眼，说道：“神州一君和咱们素无渊源，师妹又何苦帮他和天下武林同道作对？”

紫衣少女正待答话，忽见一道火焰，冲天而起，半空中砰然爆响，散出一片火花。

锦衣大汉双眉一耸，道：“有人闯进咱们庄中了。”

原来这爆裂火花，乃碧萝山庄中紧急警讯，除非来人闯入了庄中禁要之区，才准燃放。

那紫衣少女不知碧萝山庄传递警讯之法，侧目问道：“大师兄，这火焰可是庄中紧要的传警信号？”

锦衣大汉心中虽甚焦虑，急于出去查看，但又不好不答那紫衣少女的问话，一面探首窗外查看，一面答道：“不错，来人已闯过花树阵的拦阻，进入庄中禁要之区了。师妹请独坐片刻，小兄去查看一下就来。”

紫衣少女笑道：“不用去看了，神州一君来啦！”

## 第二十一回 盗侠难辨

只听窗外传来一阵朗朗的笑声，道：“姑娘果是不凡，料事如神。”一阵微风过处，大厅上多一个身穿长衫，头戴儒巾，胸垂黑色长须的中年文士。

锦衣大汉冷笑一声，道：“易兄果有神鬼莫测之能……”

易天行抱拳笑道：“王兄请恕兄弟擅闯贵庄之罪，兄弟要非如此，如何能见得这位姑娘之面。”

王冠中冷笑一声，正要发作，那紫衣少女抢先笑道：“大师兄暂请息怒，是我约他来的。”

易天行满脸和蔼的笑容，拱手说道：“令师妹飞函相召，要兄弟把生擒之人送上贵庄，听候发落，兄弟已遵命照办……”

王冠中道：“要你送人不错，难道还约你晤谈不成。”

易天行道：“如是令师妹没有相约在下，兄弟敢在夜中闯入贵庄……”

王冠中道：“依武林规矩而论，易兄擅闯我们碧萝山庄，分明是不把兄弟放在眼中。”

易天行转脸望了那紫衣少女一眼，微笑不答。

紫衣少女接口说道，“师兄如要问罪，但请责怪小妹。我如不飞函相请，他也不致违背江湖规矩，夜闯咱们碧萝山庄中了。”

王冠中双眉一皱，道：“师妹身怀白凤令旗，有如恩师大驾亲临，小兄怎敢出言责怪。”

紫衣少女笑道，“既是如此，师兄暂请回避片刻，小妹有几句话要和这位易先生说。”

王冠中怔了一怔，道：“小兄告退。”转身下楼而去。梅娘摇摇头，暗自叹息一声，忖道：“这孩子，不知道在耍的什么花样。”

紫衣少女目睹王冠中背影消失不见，才转脸对那红衣小婢道：“你也去吧！”

红衣小婢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紫衣少女又回头望了望梅娘，正待开口，梅娘已抢先说道：“什么话连我也不能听了？”

易天行接口说道：“这位老前辈不用避了吧！”紫衣少女走到梅娘身旁，扶在她肩上笑道：“你在这只听我谈话可以，但是要答应我，别告诉大师兄，好吗？”梅娘皱皱眉头，道：“什么话不能告诉你大师兄？”紫衣少女道：“不是不告诉他而是晚几天再告诉他。”梅娘叹口气，道：“好吧！”

紫衣少女微微一笑，才回头望着易天行道：“你说那孤独之墓中藏有珠宝一事，不知是真是假？”

易天行道：“此事乃中原武林中一大秘闻，知道此事之人，虽然不多，但却千真万确，一点不假。”

紫衣少女道：“既是中原一大秘闻，不知你如何知道？”易天行道：“此事说来话长，一言难尽，但在下可担保此事不是误传。”

紫衣少女道：“那墓中藏宝富可敌国，又有金蝶、玉蝉二件武林奇宝，你怎么不单独去取，为什么要找我？”易天行道：“墓中机关重重，非姑娘这等绝世聪明之人，难以参解得透。”

紫衣少女瞧着易天行，微微笑道：“既是墓中机关重重，你又怎知道我能参解得透呢？”

易天行正容说道：“易天行游侠天下，虽不精鉴人之术，但还信得过这双老眼，尚不致昏花。自见姑娘以后，就觉得姑娘兰心惠质，才智超众，聪颖绝伦，况且家学渊源，所以这墓中机关，放眼当今之世，除了姑娘之外，实在没有他人能参解得透的了。”

紫衣少女默默听他说了一阵，又沉思了片刻，道：“你来此既是诚心与我相商此事，我有一个问题，不知当问不当问？”

易天行笑道：“姑娘有话只管相询，只要我知道无不以实相紫衣少女点头，道：“你适才所说孤独之墓中机关重重。

你是听人传说呢？还是已经亲自勘查过的。”

易天行似是没有料到她会猝然问到这上面，转眼望着梅娘，干咳了一声。

紫衣少女道：“我是她从小带大的，什么事都不瞒她，你有什么话，只管请说就是。”

易天行干笑一下，道：“我虽没有亲身勘查过，但是依我所知，跟亲往勘查，相差并不太远。”

说到这里，探手在怀中取出戮情剑匣，递交给紫衣少女。道：“匣上的花纹，就是墓中图案，姑娘不妨参祥一番，便知我所说不虚……”

紫衣少女接过戮情剑匣，就着台上的纱灯，仔细察看，室内是一片沉寂。她看了约一盏热茶工夫之久，才点头叹道：“墓中布设，安置之巨，设计之精，真是独具匠心，鬼斧神工，令人叹服……”

她说话之时依然目注剑匣，看了一阵，又道：“传说金陵杨家堡的布设已是巧夺大工了；但是依我想，要是比起我们南海的布设，那就怕是差得远了。不过，今日一看这墓中的布设，比起我们南海来，毫不逊色，有些地方更是叫人自叹弗如哩。”

易天行见她看得高兴，接口道：“南海神叟学究天人，胸罗万有，姑娘聪明盖世又是家学渊源，自是一目了然……”

紫衣少女全神贯注的在审视剑匣上的花纹，并没有答易天行的话。

忽然她黛眉轻锁，又轻轻的“咦”了一声，捧着剑匣向灯光移近了一点，屏息凝神的看了看，又用纤手轻轻的摸摸按按，然后似自言自语他说道：“奇怪，这匣上图案，虽然细如毫发，但是纹路分明，分毫不乱，怎么这个地方竟是一片混乱呢？”

易天行听得心中微微一震，不由张大眼睛瞧着剑匣。

紫衣少女微闭星目，默思了一阵，把剑匣放在桌上，向易天行道：“我看过了，不过上面的纹路却有一二处模糊不清，一时之间，我也无法理出头绪，如果你放心，就将这剑匣暂存我这里三天，让我仔细的看看，如若是不放心，就请你带去……”

说着，向易天行莞尔浅笑。

易天行忙道：“姑娘怎的说出此话，不用说姑娘只留用三天，就是十天半月又何妨？姑娘请留下就是了。”

紫衣少女笑道：“你不怕我吞没了你的戮情剑匣吗？”

易天行道：“我如怕姑娘吞没，也不会拿出来了。”

紫衣少女道：“就这剑匣上图纹查看，墓中布设不但巧夺天工，而且还似有着甚多的凶险埋伏，不知墓中机关，生机十分渺茫，眼下我能否由这剑匣图纹之上，参解透那墓中机关，还虽难料；但咱们最好先把平分那墓中存物之事谈妥，免得届时争执不下。”

易天行道：“墓中存宝，难以数计，在下之意均作两份，各取一半……”

梅娘突然插嘴对那紫衣少女说道：“孩子，咱们南海故居，珍藏名书古玩，不下千件，明珠宝玉，斗量车载，你何必为了珠宝，去那古墓涉险？”紫衣少女笑道：“可是金蝶、玉蝉、举世间只有两件点！单是那金蝶、玉蝉两件奇宝已值得到那古墓中一行易天行道：“金蝶、玉蝉，咱们各得其一，而且由姑娘先行选择。”

紫衣少女道：“可是两件我都想要啊！”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鱼与熊掌兼得，姑娘不觉着太贪心吗？”

紫衣少女笑道：“我要是不贪心，也不愿到那古墓中去涉险了，这么吧，金蝶、玉蝉归我，金银珠宝归你，不知你意下如何？”

易天行道：“那金蝶、玉蝉，一个剧毒无比，一个专解奇毒，分由两人各执其一，运用上亦感不妥，姑娘既是喜爱，那就一并归姑娘所有吧。”

他微微顿了一顿，又道：“金蝶、玉蝉在下奉让姑娘，但除金蝶、玉蝉之外，所有之物，都该尽为在下所有了。”

紫衣少女略一沉思，笑道：“你说的可是指古玩玉器，金银明珠……”

易天行拂须一笑，接道：“那古墓中藏物甚多，但以金蝶、玉蝉，最为有名，姑娘已两者并掬，难道还不甘心么？”

紫衣少女娇笑一声，道：“以我推想，那古墓之中必有较金蝶、玉蝉更为珍贵之物。”

易天行笑道：“这个在下还未听人说过，姑娘既出此言，想必已知何物了。”

紫衣少女道：“那座古墓，何以被称作孤独之墓？”

易天行道：“因那墓中所葬之人，自号孤独老人，是以被称孤独之墓。”

紫衣少女道：“这就是了，如那孤独老人把他一生之能，留在那古墓之中，是否比金蝶，玉蝉更为珍贵呢？”

易天行吃了一惊，但他表面之上，仍然保持着镇静，脸上微笑依然，轻轻一捋长须，道：“姑娘才智确有过人之处，在下难及万一！”

紫衣少女道：“我不过举此一端，此外尚有甚多。”

易天行道：“愿闻高论。”

紫衣少女笑道：“以孤独二字为名，想来他生平之中，定然寡欢，茫茫世间，没有他一个可亲可近之人……”

易天行接道：“孤独命名，虽然暗示了他一生的寂寞，但一人生性冷僻，行径怪异，似和他遗留在墓中藏宝无关。”

紫衣少女道：“那孤独老人，既能造成这等精巧之墓，必是一位才智卓绝，胸博玄机的奇人，以他的才智，如想把自己遗体毁去，百世不为人知，自非困难之事；但他却化费了极大的精力，建筑了这样一座孤独之墓。”

那墓中机关布设的精巧，不去说它，单是这浩大工程，也非三五年可以完成，一个人能在十年之前，预布他死后的葬身之地，其人心机之深，当非常人能及万一。

此人孤独了一生，但死后却是不甘寂寞，建造了一座机关重重的古墓，要和后辈人物一较才智，他一生之中未逢敌手，引为毕生大憾，命名孤独，除了暗示他寂寞之外，还隐含讥笑世人之意，放眼世间，无一人配和他相提并论，结交为友。

唉！你们中原武林中，正该以此为耻才对，却还沾沾自喜，以求得墓中

遗宝为荣……”

易天行怔了一怔，叹道：“宏论高见，使在下茅塞顿开，果是逾越世人之论，闻所未闻。”

紫衣少女淡淡一笑，道：“建了这座孤独之墓，卖弄他卓绝才智，聊慰人生苦短之叹，也还罢了，却又故意把墓中机关布设雕刻在戮情剑匣之上。

戮情剑削铁如泥，断玉切金，武林中人，个个见爱，借宝剑之名，暗示和后人一较才智的心意，可惜碌碌世人，有几个能揣透他的一番心意……”

易天行拂须赞道：“姑娘之言，字字金玉，句句珠玑，实叫在下佩服。”

紫衣少女下理易天行颂赞之言，继续说道：“金蝶、玉蝉埋存古墓一事，我虽不知如何传诵在江湖之上，但想来亦不是那孤独老人有意的安排，而且传播深而不广，更增加了古墓的神秘和尊崇，其实这些安排，都是诱人之饵，旨在完成和后辈中人一较才智的心愿。”

易天行道：“与姑娘一席清谈，胜读十年书，古人诚不我欺。”

紫衣少女道：“其人死后，仍存有和后人一争雄长之心，决不甘心自己的才智永远埋没于古墓中，以此推想，那古墓中定然留有他一身本领……”

易天行点头说道：“姑娘之意，可是说他把一身本领著作书册，留存在那古墓中吗？”

紫衣少女微笑道：“我没有说呀！他留下手著书册也好，或是……”

话至此处，突然停口不语，过了一阵，才缓缓接道：“或是运用其他办法也好，反正那古墓中除了珠宝和金蝶、玉蝉之外，定然还有越逾金蝶、玉蝉的珍贵之物，我如单单取得金蝶，玉蝉，岂不太吃亏了？”

易天行道：“那以姑娘之意，该当如何呢？”

紫衣少女道：“依我之意，只怕你不肯答允。”

易天行笑道：“财宝身外物，生难带来，死不带去，姑娘不妨先说出来，只要能够稍稍顾全到找，在下即可答允。”

紫衣少女笑道：“也许我的主张，不太公平，不过，世间很少绝对公平的事，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以彼补此，或可扯成公平之局。”

易天行笑道：“姑娘先请说出分取墓中存宝的办法，咱们再谈其他之事，至于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因果之论，对在下虽有适用之感，对姑娘也不尽然无用。”

紫衣少女笑道：“这句话对我就不通了。”

易天行道：“姑娘每一高论，都有超越世俗的见地，在下洗耳恭听。”

紫衣少女道：“我们南海门和中原武林道中人物，无怨无仇，纵然有不少人，偷觑我们南海门下奇书，到处存着窥盗之心，但也不致结群成队，联手对付我们，何况利害冲突，根本就无联手相结之可能……”

易天行心头一震，但表面之上，仍然维持着镇静的笑容，说道：“姑娘言中之意，可是说在下即将遭受中原武林道上各大门派中人的联手围攻，是吗？”

紫衣少女冷冷接道：“除了我南海门可能助你抗拒中原各大门派联手之势以外，天下再也没有助你之人……”

她微微一顿之后，接道：“其他之人纵有心助你，但也无力。”

易天行拂须大笑，道：“别说此事可能性甚小，纵然确有其事，也难使我易天行低头服输。”

紫衣少女道：“孤掌难鸣，你虽有出神入化的本领，也难拒挡天下武林

联手之力。”

易天行道：“中原武林道上，彼此嫌怨复杂，少林、武当等自诩正大门户中人，极不愿意和一宫、二谷，三大堡中人物往来，要他们联手对付我，只怕很难调和的起来。只要在下略施手段，立将先引起他们自相残杀一场。”

紫衣少女笑道：“如若我也和你为敌，你自信能够胜得了吗？”

易天行道：“姑娘确是在下心目中唯一担忧的强劲之敌，故而在下接到相召之函，赶来碧萝山庄并以同分墓中存宝之议，想和贵派结成联手之盟。”

紫衣少女道：“你如诚心而来，此事并非不能，难在双雄并立，以谁为首。”

易天行道：“这个，不妨秋色平分，大事未成之前，不妨各尽其能？”

紫衣少女道：“各尽其能？”

易天行道：“不错，运筹帷幄，在下听命姑娘，决胜战阵，调度人手，姑娘请听在下之命，武林大势一定，彼此立时划分地域，各据一方，互不相犯，各为尊首。”

紫衣少女笑道：“咱们两人，谁也不愿屈居人下，并立江湖，也决难相安无事，不是你兼并我，就是我并吞你。”

易天行道：“如若姑娘能遵守平分地域之约，在下决不会无故相犯。”

紫衣少女道：“此乃画饼充饥之言，说也无用。咱们还是先谈妥墓中存宝的分取之法，再说以后的事吧。”

易天行道：“姑娘尽管提出高见，如若在下难以同意，咱们再作论争。”

紫衣少女道：“金蝶、玉蝉归我，金银珠宝归你，其他之物，咱们再各取一半。”

易天行道：“如其物价值不同，双方都予求取，岂不又生争执？”

紫衣少女道：“那就各凭才智，打赌决定，胜者先取。”

易天行笑道：“赌有千法，咱们各有擅长，姑娘虽有绝人才慧，也难样样都比在下精通，最好能先把题目讲好，免得临时争执不下。”

紫衣少女笑道：“你想的倒是满周到啊！我有两个法子，任你选择其一。”

易天行道：“愿闻其详。”

紫衣少女道：“第一个办法，是咱们进了古墓之后，各依手段去抢，谁抢到就归谁所有，另外之人，不得再争。”

易天行道：“办法虽是不错，但恐难免引起争执。不知那第二个办法为何？”

紫衣少女道：“第二个办法，除了金蝶、玉蝉，金银珠宝之外，咱们文比词赋一句，武比手法一招，如若仍难分出胜败，那就以猜拳决定胜负。”

易天行笑道：“这办法倒是可行，就此一言为定。三日后，在下再来相访姑娘。”

紫衣少女笑道，“咱们眼下是敌是友，很难分得清楚，恕我不送了。”

易天行笑道：“亦敌亦友，非敌非友，敌友之分，全在姑娘一念之间。”

抱拳一礼，转身行到窗口之前，忽然又回过头来，接道：“友则天下无敌，敌则两败俱伤。敌友一事，还请姑娘三思，三日后，在下当踵门敬候佳音。”

忽的纵身一跃，穿窗而去。

紫衣少女拿起戮情剑匣，自言自语他说道：“这剑匣上的图纹，又可消磨我两日光阴了。”缓步登上三楼。

梅娘追了上去，说道：“孩子，你当真要插手中原武林是非之争吗？”

紫衣少女一面缓步登楼，一面答道：“咱们已被卷入漩涡中了，再想抽身而退，为时已晚。”

梅娘道：“眼下虽然小有纠缠，咱们可以早回南海，一走了之。”

紫衣少女笑道：“我心中烦恼得很，如不找些麻烦，排遣时光，只怕难再活得下去。”

梅娘怔了一怔，不敢再追问下去，心中暗暗忖道：“这孩子一向任性，她既然决心置身是非之中，看来劝她也是无用，倒不如由她去吧！”

且说徐元平背着金老二连翻越过两座山岭，在一处避风的山谷，停下身来，问道：“叔父可觉着身体不适吗？”

老二力忍着痛苦，微微一笑道：“平儿，我只怕难以活过明日午时了……”

徐元平吃了一惊，道：“什么……”

金老二尽力使激动的心情保持镇静，笑道：“孩子，你必须镇静，听我把话说完，只要易天行存心要一个人死，没有人能逃过他的毒手，你惊疼悲苦，于事无补。

易天行把我解送碧萝山庄之前，已经强迫我服下药性缓慢，但却绝毒无救的药物，他仍不放心，又下手点了我三处要穴，纵然能解得药物之毒，也无法使我全身行血畅通，三处要穴涌血而死……”

徐元平急急接道：“不知他点伤叔父哪三处穴道，平儿或有解救之法。”

金老二道：“别说他下手险毒，解救不易，纵然是能解了穴道，也无法解药物之毒……”

徐元平黯然一叹，垂首不言，而心中却在暗暗想道：“可惜相从慧空大师学艺时日过短，想他一代神僧，武功既已登峰造极，医道定也十分精深……”

只听金老二叹息一声，说道：“我身受之伤，除了易天行本人之外，世间再无解救之人。”

徐元平忽然想起那紫衣少女来，暗道：“那紫衣少女既能解救丁玲伤势，又能替铁扇银剑于成疗治身受之毒，想来对金叔父的伤毒亦可疗治，怎生想个法儿，要她出手相助……”

他一直在想着心中之事，对金老二相问之言，浑似未闻。

金老二长长吸一口气，提起精神接道：“我现在清醒时间，只怕已无多长，我要在死去之前，把胸中之事，全都告诉你，你知道徐元平突然接口说道：“叔父，我倒想起一个人来，可疗治叔父身受的伤毒。”

金老二满脸不信神色，摇着头，说道：“你说的什么人，能疗治我的毒伤？”

徐元平道：“就是‘碧萝山庄’中那紫衣少女。”

金老二淡然一笑，说道：“你父母被害之事，我还没有对你说完，趁着我现在还很清醒之时，告诉你吧！”

他心中似是不信那紫衣少女能疗治他的伤势，对徐元平的话，置若罔闻。

徐元平急道：“平儿父母被害之事，以后再说不迟，眼下先要想法子替叔父疗治伤势要紧。”

金老二正容说道：“我已没有生存之望了，何苦要多费心思。难道让我抱恨而终，把心中未完之言，带到墓中去吗？”

徐元平也提高声音道：“这茫茫世界上，平儿只有叔叔一个亲人，你当

真忍心舍我而去吗？”

金老二也高声说道：“你怎么知道那紫衣少女一定能疗治好我的伤势，又怎么知道她会答应替我疗治伤势？”

徐元平听得呆了一呆，暗道：“这话倒是不错，那紫衣少女纵有疗治金叔父伤势之能；便却未必会答应替他疗治伤势……”

沉吟了良久，才长长叹息一声，说道：“不论她答不答应，平儿总要尽到最大的心力。”

凄凉的身世际遇，使他对金老二生出极深的孺慕之情，爱他护他的亲人长辈，一个个先后死去，好像他生就了孤苦伶仃之命，这又使他心中生出了无比的愧恨，是以，对金老二的生命，看的比什么都重，觉得天地间万物可舍，不论如何的委曲自己，也要疗治好金老二的伤势。

心念转动，勇气忽生，站起身来，说道：“走，咱们重回到‘碧萝山庄’中去！”

金老二亦不忍再责骂昔年故友留下的唯一骨肉，摇头叹息一声，道：“孩子，如我能知求生之法，难道还愿意去死不成？万一求谋不遂，或是那紫衣少女无能疗治我的伤势，岂不误了大事？唉！我如不把心中之事告诉你，死也难以瞑目。”

徐元平道：“咱们一面赶路，叔叔一面把心中要说的话，告诉我听。”

也不待金老二答话，伸出手去，把他背在身上，转过身子，正待向前奔走，忽见二丈远外月光之下站着一个人影。

此人来的无声无息，徐元平竟不知他何时到了身后。

凝神望去，只见那人一脸苍白之色，发挽道髻，背插宝剑，屹然而立，动也不动一下，宛如一座泥塑石雕的人像。

那人面形，并不怎样难看，但越看越不像一个活人脸。

徐元平一手抱紧背上的金老二，腾出一手来准备迎敌，口中大声喝道：“什么人？”

那道装之人口齿启动，有如弹琴一般，一个字一个字的由口中蹦了出来，道：“不用去找别人了，眼下就有疗治伤势之人。”

声音阴冷，深夜中听来，叫人惊然而栗。

徐元平本为他那毫无人形的面孔吓了一跳，但转念一想丁玲、丁凤曾经常戴人皮面目，心中胆气一壮，大声喝道：“什么人能疗治我金叔叔的伤势？”

那人冷冷答道：“就是区区在下。”

徐元平正在耽心那紫衣少女不肯答应时，该怎么办，他说能疗治金老二的伤势，不觉问道：“老前辈可是鬼王谷中的人吗？”

那人冷笑一声，道：“本观主是何等人物，岂肯和鬼王谷中人物交往？”

徐元平道：“你既不是鬼王谷中人，为什么要戴着人皮面具？”

那人纵声一阵大笑，道：“难道只有鬼王谷中人才有人皮面具吗？”

徐元平怔了一怔，付道：“这话倒是不错，并非鬼王谷中才有人皮面具……”

只听金老二微带颤抖的声音，起自身后道：“道长可是玄武宫的观主，天玄道长吗？”

那人纵声大笑道：“本观主已封剑十年，未离玄武宫一步，想不到江湖上还有人能认得我。”

金老二道：“道长威名远播，大江南北武林道上，有谁不知？”

天玄道长似是被金老二一番话说得心花怒放，拂须微笑道：“就凭你这几句话，本观主也要替你疗好伤势……”

话至此处，微微一顿，缓步直逼过来，一面接道：“神州一君易天行极擅用毒，当今武林之世，除了本观主，只怕再无人能疗治得他手调奇毒。”

徐元平从未听过天玄道长之名，半信半疑他说道：“一个人生死大事，非同儿戏，道长如能医得我金叔父身上之毒，在下感激不尽，如若无能疗治，且莫延误我求医时间？”

金老二急急接道：“平儿不要胡说，天玄道长乃当今中原有数高人之一，盛名远超二谷、三堡，岂会和你说笑！”

言下之意，已隐隐示出这天玄道长身份。

徐元平除了江湖阅历不足，生性易于冲动之外，人本绝顶聪明，听得金老二之言，心中暗暗忖道：“难道此人就是盛传江湖之上—宫、二谷，三大堡中—宫首脑之人。”

当下一掌横胸，躬身一礼说道：“老前辈请恕在下不知之罪天玄道长脸上戴着人皮面具，无法看清楚他喜怒神情，只听他冷笑一声说道：“还不快把你背上中毒之人放下，说的什么废话？”

徐元平依言放下背上的金老二，向后退了两步，目光却一直盯在天玄道长身上。

这数月之中，他目睹江湖上的机变诡诈，提高警觉之心不少，暗中提聚真气，全神监视着天玄道长，只要一发觉他有暗害金老二之心，立时出手抢救。

金老二身上三处要穴被点，行血已开始涌积，不但站立不住，脸色亦变得苍白起来。

天玄道长缓缓蹲下身子，在金老二身上，仔细查看了一阵，说道：“眼下还难查出你所中之毒……”

徐元平急道：“你连我金叔父中的什么毒，都瞧不出来，哪里还能替他疗治？”

天玄道长冷冷说道：“易天行一向用毒，都是把几种绝毒的药物调合在一起，如是只用一种毒物，何用本观主，天下解得之人何止千百？”

徐元平一沉吟道：“老前辈究竟能不能解，如是无能疗救，别再耽误我们时间了。”

天玄道长似是对徐元平这等轻藐自己之言，异常愤慨，怒道：“本观主如不能救他的伤势，只怕当今武林之中再也无人能救得他了。”

徐元平暗暗想道：“你这般夸口自诩，有什么用。”

但口中却恭恭敬敬地答道：“老前辈只要能疗救好我金叔父的伤势，在下定当重相报答……”

天玄道长冷哼一声，突然探臂一抱，把金老二抱了起来，放腿向前奔去。

徐元平这一急非同小可，大喝一声，纵身急追过去。

天玄道长对徐元平大喝之声，恍似未闻，头也不回的直向前面奔去。

此人轻功之高，极是惊人，抱着金老二仍然奔行如箭，月光之下有似一道轻烟。

徐元平只觉此人轻功之高，生平少见，自己空手施出全力疾追，仍然难以追赶得上。

两条人影在月光下奔驰有若天马行空，衣袂飘带起的啸风之声，不绝如

缕。

追出了四五里远，仍然保持着三丈多远的距离，徐元平未能追赶上一步，天玄道长也未能再把徐元平距离拉远。

两人轻功脚程看来虽然一样，但天玄道长肋下夹持着了金老二，相形之下，较徐元平显然差了一截。

天玄道长虽然未回头望过一眼，但他已从徐元平奔行时衣袖带起的飘风声之中辨出了徐元平始终追随在自己身后三丈左右，不禁心头大感惊骇，暗忖道：“此人小小年纪，竟然有着这等超绝的轻功。”

当下一提丹田真气，用出十成功力，向前奔行，速度陡然加快一成，徐元平登时彼抛后了数尺。

徐元平眼看对方奔行速度突然加快了甚多，距离愈来愈远。心头大为焦急，大声喝道：“老前辈再不站住，我可要开口骂人原来他心中一急，忽然想到，凡是武林中有着身份地位的人物，最是怕骂，他在万般无亲之下，只好用此法了。”

果然，天玄道长听得此言之后，停下了脚步，霍然转过身来。

徐元平奔行之势迅快无比，天玄道长一停脚步，他已追到身后，待天玄道长转过身时，徐元平右手已然递到天玄道长的胸前，直点玄机要穴。

天玄道长双肩微微一晃，身子突然向旁侧闪让三尺。

徐元平一击不中，第二招紧随出手，右掌、左掌，连绵攻出。

天玄道长冷声一笑，身子一挺，忽然向后退三尺，让过徐元平的掌指，说道：“百招之内，你如能打中本观主一拳一脚，本观主立时重返玄武宫中，再封剑十年，十年内不离宫一步。”

徐元平原本要欺身攻上，但听天玄道长之言后，反而不肯立时出手，静站不动，沉吟了一阵，道：“咱们无怨无仇，何必定要比试武功，万一我在百招之中，伤到了道长，岂不平添了一桩恨事……”

天玄道长不待徐元平话完，哈哈大笑一阵，道：“你如在百招之内，伤到本观主、我立时替他疗好毒伤，然后再回玄武宫去。”

徐元平道：“这么说来，道长是定要和在下动手了。”

天玄道长怒道：“本观主是何等身份之人，岂肯和你白费口徐元平想道：“这道士也很奇怪，如是存心和我比试武功，应该拳来脚往的和我打出一场胜负才对，就是相让几招，也不过三招两式，哪有一让百招之多的道理。”

就算你武功强胜过我，但你不能还手，我可以放手施展，十成武功，可以发挥出十二成的威力。”

心念转动，正待答应下来，忽然心头一颤，暗道：“我徐元平堂堂男子，岂能占人这等便宜。”

立时大声说道：“道长一定要和在下动手，不必相让，咱们各凭武功动手就是。”

天玄道长说道：“你先打我一百招后，看看能否和我动手，咱们再动手不迟。”

徐元平应道：“那倒不必，咱们各依真功实学动手，败者也可心服口服……”

天玄道长低头望望肋下挟持的金老二，截住了徐元平的话道：“他身中剧毒，你再延误时光，只怕难以救治了。”

这几句话，字字如刀如剑，刺入了徐元平的心中，只觉一股血气冲了出

来，大声喝道：“我金叔父如无事也就罢了，如是有了三长两短，道长就替他偿命。”

天玄道长毫不动气的哈哈大笑了一阵，道：“你如果想救他之命，那就快些动手吧！”

徐元平虽然不解天玄道长何以要让他百招，但形势紧急，无暇多问，欺身而上，一招“西天雷音”当胸直击过去。

天玄道长看对方掌势若点若劈的击来，竟是生平未见之学，不禁微微一怔。

徐元平目睹天玄道长竟不避自己的掌势，心中甚感奇怪，暗道：“难道他练有护身罡气，故意要我掌势击中他之后，好以内家反震之力伤我不成。”

心念转动，去势一缓。

天玄道长直待徐元平掌势将要近身之时，才突然一吸真气，身躯忽的向后缩退五寸，刚好把徐元平击来掌势让开。

徐元平一掌未中，左脚随着踏前半步，击出的右掌不收，左手由下疾翻上来，一招“金索缚龙”扣拿天玄道长左腕脉门。

他左掌尚未近对方左腕，忽听天玄道长轻轻的哼了一声，身子陡然向后退了三步。

原来天玄道长虽然退让开他的掌势，心中却大感困惑，暗暗想道：“此人年纪甚轻，怎的出手招术这等怪异……”

正在忖思之间，忽觉一股暗劲，撞在前胸，但感心头一震，不自主向后退了三步。

徐元平只道他故意向后避，也未放在心上，微一长身，如影随形般追了上去，左手疾向天玄道长脉门上面抓去。

天玄道长吃了一个暗亏，心中又是气恼，又是惊骇，哪还敢有一点轻敌之念，身形侧转，似进实退，眼看他身子向前探去，哪知却突向后滑退了四五步。

徐元平吃了一惊，暗道：“这是什么身法，我如变招向前进袭，被他这般意外的滑退到身后，举手一招袭来，那可是太难防备，至低限度，也要被他抢去先机。”

当下一沉丹田真气，硬把向前行去的身子稳住，一个旋身转了过来。

天玄道长功力深厚，虽然吃了一个暗亏，但人并未受伤，略一运气，立时复原。

徐元平忽然向后退了两步，抱拳一揖，正容说道：“老前辈武功高强，晚辈自知难敌，但咱们无怨无仇，老前辈何苦定要和晚辈动手，胜败之分，无关宏旨，但如因而延误在下叔父性命，老前辈心中也……”

他生平最不愿意求人，如今为形势所迫，不得不说出求人之言，但是话到口中之时，又觉得实在难以出口。

天玄道长冷冷说道：“平常之人，纵然想和本观主动手，本观主也不屑和他动手，我要和你动手，还是器重你了。”

徐元平略一沉吟，道：“老前辈如果定要和晚辈动手，晚辈自当舍命奉陪，但请老前辈先答应晚辈一件事情。”

天玄道长道：“什么事？”

徐元平道：“老前辈先把在下叔父毒伤医好，咱们再动手不迟，晚辈就是伤亡在老前辈手中，死也瞑目。”

天玄道长沉吟了一阵，道，“好吧！”

转身向前走去。

徐元平紧随在天玄道长身后，走到一处山谷之中。

天玄道长放下金老二，缓缓说道：“十年前本观主尚未封剑，经常在江湖之上走动。武林中人替我下了八字评语。如今想来，倒是不错……”

徐元平接道：“不知哪八个字？”

天玄道长笑道：“亦正亦邪，亦侠亦盗。”

徐元平默然不语，心中却暗暗忖道：“看你忽喜忽怒的举动，只怕这八字下的甚是正确。”

只听天玄道长又是一阵朗朗大笑，道：“这评语是好是坏，本观主不愿求解，但我一生作事，常以自己喜怒为之，现在本观主突然觉到……”，徐元平心头一震，暗道：“糟糕，莫不是他又突然变了卦啦。”天玄道长探手入怀，摸出一只玉瓶，倒出来三粒白色药丸，道：“我这九花醒神丹，功能解除百毒，纵然难解易天行调配的毒药，至低限度，可延缓他药性发作的时间，你先要他服下，咱们动过手后，再想法子替他彻底疗治。”徐元平皱皱眉头，接过药丸，心中暗暗忖道：“看来我和此人这场架是非打不行了。”

大步走到金老二身旁，说道：“叔父请把这三粒丹丸服下。”

金老二三道经脉已被易天行打伤，再被天玄道长夹着一阵奔走，气血运行加速，促使伤势提前发作，此刻已是四肢瘫痪，神志半昏，但他究竟是身负武功之人，强提一口真气，勉强支持着身子，还未躺下，望了徐元平一眼，张开口来。

原来他已无能伸手接药。

徐元平目睹金老二的神情，不禁悲从中来，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天玄道长冷冷说道：“还不快让他把丹丸服下，当真要等他毒性发作吗？”

徐元平没好气地答道：“他这般神情，只怕毒性早已发作了。”

天玄道长道：“他哪里是毒性发作，易天行定然点伤了他什么经穴，这是伤势发作，但此刻他行血涌集，毒性容易发作，你如不让他早些服下九花醒神丸，只怕真要引发毒性了。”

徐元平暗暗忖道：“不错，金叔父早已告诉过我他被易天行点伤了数处经穴，我真的是急糊涂了。”

当下把手中三粒九花醒神丸，投入金老二口中。

天玄道长忽然向后退退出三丈多，高声说道：“不要再惊动他，咱们在这里动手吧！”

徐元平本想侍守一侧，看看金老二服用九花醒神丸的反应，但听天玄道长连声催促，心中又有些恼怒起来，暗道：“我承认打你不过，也就是了，那有这等苦苦逼人比武的道理。”但觉心中血气上冲，回身走了过去，抱拳一礼。

天玄道长奇道：“你这是干什么？”

徐元平道：“动手相搏，必有伤亡，不是你死，便是我亡。这一礼相谢老前辈赠药之情。”

他似是已被天玄道长相迫动手的情事，激起怒火，言下之意，大有以命相拼之心。

天玄道长冷笑一声，道：“怎么，你要和我拼命吗？”

徐元平道：“你武功高强，功力深厚，我如不存下必死之心。怎能够打得过你？”

天玄道长道：“好啊！武林之中，都说我刚愎自用，好胜之心太强，但你却比本观主尤强几分，难道你当真存心胜我不成？”

徐元平道：“我如不存胜你之心……”

他本想说我如不存胜你之心，那咱们干脆就别比了，话到口中之时，忽然想到金老二的生死，还掌握在天玄道长手中，倏然住口不言。

天玄道长似已窥透他的心意，变得和蔼起来，微微一笑，说道：“这好胜之心，本观主算遇上一位知己，看来咱们两人确有甚多相同之处……”。

他微一停顿之后，又道：“你尽管放心出手，大概你那一点武功，还无法伤得我，你先攻我一百招，我不还手，待这一百招打完之后，你那叔父服下的药力，也可以散行开了，等我替他疗好毒伤之后，再决定咱们是否再打一场。”

徐元平沉思了一阵，道：“只有九十七招。我刚才已经攻你三招了。”

天玄道长笑道：“好吧！就算九十七招。”

徐元平道：“我本不愿接受你相让百招之约，但我叔父性命在你掌握之中，为了救我叔父，只好答应你了。”

天玄道长似是极希望和徐元平比试武功，居然连连点头说道：“好吧！不论你为什么，只要你答应比武就行了。”

徐元平再想不出推拒之理，只好出手抢攻，欺身而进，一拳直捣。

天玄道长微微一侧身，让过拳势，凝神而立，等待徐元平再次出手。

他刚才吃过一次暗亏，这次竟是不敢再存大意之心。

徐元平一击未中，心中暗道：“反正还有九十六招，我如不把九十六招攻完，他决计不会还手。”

当下欺身而进，拳脚并施，一味猛攻过去。

天玄道长双手紧贴在两腿之上，施展开迅捷的身法，飘忽游走，莫可捉摸，徐元平虽然拳落如雨，足起似风；但一连攻了四十五招，别说打他不中，连天玄道长飘起的衣袖，也未碰过一徐元平究竟还是少年性情，虽明知天玄道长不会还手，自己也存心把百招应付过去之后，让他疗治好金老二的毒伤，天玄道长如再相迫比武，那就好好打上一场；但四五十招未能沾得天玄道长衣角，不觉之间动了怒火，突然倒跃疾退，反臂发出一掌。

天玄道长也正感不耐徐元平等虚应故事般的打法，忽见徐元平施出奇招，知他心中已动了怒意，默算还有五六十招好打，不禁精神一振。

只觉一股潜力暗劲，逼了过来，一面运气护身，一面横向左边闪让五尺。

徐元平反臂发出一掌之后，重又欺身攻上，挥拳攻来。

这次攻势，和上次大不相同，忽指忽脚，迅辣兼具；忽拳忽掌，威势惊人。拳如铁锤击岩，掌似落英缤纷，指风似剪中挟着少林绝学一十二招擒龙手，着着变化奇奥，招招来势难测。

天玄道长渐觉徐元平的拳掌攻势，对自己威胁增大，几次被险招迫的身法散乱，紧贴在腿上的双手，几乎抬起封架，幸得他及时惊觉未致出手。

眨眼之间，又是三十余招过去，徐元平一面动手，一面默数攻出拳掌，再攻九招，就满了百招之数，心中暗暗忖道：“此人武功，果是非凡，看来比神丐宗涛尤高甚多，如我百招之中连他双手都无法逼他挥动，那可是大失面子的事。”

心中虽甚焦急，但却想不出致胜之法。

他虽能默诵《达摩易筋真经》全文，但因经文字字含意博大，句句蓄蕴玄机，除了慧空相授他的实用法门，和经上原文相同之处，他可以用来克敌之外，空记了一腔绝世武学的真诀，但却无法施展出手，他愈是用心去想，愈觉想不出一点名堂。

要知徐元平的武功，尚无法把真经全意贯通，偶尔触景生情，危难机生，才能用出一两招惊世骇俗的武功之外，平常和人动手，甚难触动灵机。

忖思之间，九十九招已经攻完，倏然收住掌势，纵身而退。

天玄道长疾转如轮的身子，也突然停了下来，笑道：“为什么不打了？”

徐元平道：“我百招已经攻完，自是不能再打。”

天玄道长笑道：“只有九十九招，尚有一招之差。”

徐元平突感一阵羞忿，泛上心头，暗道：“我在百招以内，连人贴在腿上的双手，也未能逼的动用一下，还有何颜在江湖之上行走……”。

心中在想，口中却接道：“既然如此，那我再攻一招。”举手一掌拍了出去。

这一掌去势轻描淡写，犹如儿戏一般。

原来他举掌拍出之时，忽然又想到了金老二的安危，赶忙把掌中蓄含的真力，重又收了回来，只想凑足百招之数，让他早些疗治金老二的伤势。

只觉丹田中一股热流直泛上来，有如洪流怒涛，不可遏止，不禁大骇。

他接纳慧空大师的真元之气，尚未完全引归经脉，收归己用，这一股剩集的真元之气，平日潜伏丹田之中，被他发出的人力一送一收，忽然引发，热流泛行而上，一股无声无息的暗劲，随他那轻描淡写的一拍之势，行了出来。

屹立在数尺外的天玄道长，看他随手作势挥动，只道他虚应故事，也未放在心上，微微一笑，还未来得及开口，突然一股暗劲，袭上身来，心中大吃一惊。

他功力精深，见闻广博，一触之下，立觉这股暗劲来的大不寻常，力道已然近身，闪避已是不及，如不运功把它硬挡回身，只怕又吃次暗亏，当下一提真气，前胸微微向前一倾，暗发罡气，准备把袭来暗劲推挡回去。

哪知一挡之下，那袭来暗劲突然增强，有如怒潮狂涛般，直撞上来。

但觉心头一震，足下马步不稳，血翻气动，一连向后退了五步。

对面而立的徐元平，紧接着闷哼一声，一屁股坐在地上。

原来天玄道长运罡气一挡，徐元平忽觉一股强劲绝伦的反震之力，弹了回来，只感全身一麻，骨节如散，双腿忽软，竟难再站得住，一交跌在地上。

天玄道长退了五步之后，勉强拿桩站住，吐出了一口鲜血，才就地而坐，闭目运气疗息。

足足有顿饭工夫之久，才觉浮动的气血完全平复。

抬头看去，只见徐元平仰脸躺在地上，似已失去了知觉。

天玄道长心中本有一股愤怒之气，但见徐元平被自己反震之力伤的更重时，心中怒气忽消，缓缓走了过去。

清澈的月光，照在徐元平的脸上，他脸上一片铁青之色，嘴角间，向外泛着血迹。

天玄道长蹲下身去，伸手在徐元平口鼻间轻轻一探，不禁一皱眉头。

原来徐元平已是气若游丝。

天玄道长抬头望望月光，长长吁了一口气，他已面临了一个甚难决定和选择，是否要救活徐元平，这时他只要轻轻加上一掌，立时可把徐元平震毙掌下。

金老二身受重伤，杀他灭口，更是易如反掌，深更半夜，四外无人，这手段虽然卑劣一些，但世间除他之外，再也无人知道。

徐元平这最后一掌，使天玄道长心中产生了无比的惊骇，暗暗忖道：“此人这等年轻，功力和拳掌，都已有极高的成就，如再假以时日，实在难以限量……”

但徐元平那惊人的一击，也使天玄道长心中动了惜才之念。

见闻博广，盛誉卓著的天玄道长，面对着仰卧在地上，气若游丝的徐元平，忖思了良久，仍是想不出该如何处理。

这是个异常简单的问题，但却是异常的困扰。

正在他犹豫难决的当儿，忽听身后传来了一声轻微的笑声，道：“前面可是天玄道兄吗？”

天玄道长霍然一惊，但他却仍然站在原地未动，对那呼唤之声，恍若未闻，暗中却已运气戒备，防人突袭。

只听一阵呵呵的轻笑，道：“道兄别来无恙，十年封剑期满，兄弟还未向道兄道贺呢！”

天玄道长觉着那声音十分熟悉，缓缓转头望去。

只见两丈外月光下，站着一位儒巾儒衫，胸垂长须的中年文天玄道长脱口说道：“易天行……”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不错，正是兄弟，道兄几时满了封剑十年限期。”说着话，缓步走了过来。

天玄道长道：“贫道已离开玄武宫三个月了。”

易天行道：“可喜可喜，兄弟行将又见道兄的豪风剑影，飞扬于江湖之上……”

低头望了徐元平一眼，又接口笑道：“这人可是道兄重踏江湖后，首挡锋锐的第一人吗？”

天玄道长道：“此人小小年纪，武功却是不弱，贫道封剑十年，想不到后辈中出了此等人才！”

易天行漠然的望了徐元平一眼，淡淡笑道：“道兄这次重入江湖，不知有什么打算没有？”

天玄道长原想易天行听得自己颂赞徐元平武功之后，定是一派惊疑之情，哪知易天行听而不闻，视如未见，漠然一看之后。竟然不再看徐元平第二眼，似乎根本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易天行冷漠的神态，使天玄道长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同时也泛起了一种漠视徐元平生死的心情，暗道：“易天行这等漠视于他，想来这娃儿定非什么有名之人，如若留下他的性命，难免他不谈今宵之事，以我在武林中的声誉，被一个无名之人打伤，是何等的丢脸之事。”

一念浮动，杀机忽起，一点惜才之心，随着荡然无存，暗运起功力，借着翻动徐元平身子的机会，藏指袖中，暗点了他“神封”死穴。

易天行冷眼旁观，早把天玄道长暗下毒手的举动，瞧在眼中，诡计得售，心中甚感畅慰，但他外形仍是一片冷漠，说道：“道兄如若没有打算，兄弟倒是有一件事，烦请道兄相助一二。”

天玄道长点了徐元平死穴，心中忽觉一阵轻松，暗道：“今宵之事，大概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了……”，心中忽然一动，抬头望着易天行，反问道：“易兄来的有一阵工夫了？”

易天行道：“刚来不久。”

天玄道长道：“不知易兄有什么事想请贫道相助。”

易天行笑道，“兄弟素不和人结仇，请道兄相助之事，决非和人斗气比武，这方面道兄尽管放心。”

天玄道长怒道：“当今武林之世，贫道怕过哪个，哼！纵是和人比武斗气，也不放在心上。”

易天行道：“道兄武功，兄弟一向最为佩服，十年前恨天一姬和道兄比武一事，兄弟至今仍有着一股不平之气……”

天玄道长只觉脸上一热，接道：“我这次重离玄武宫，第一桩事就是要找恨天一姬，弄清当年比武之时，什么人暗中下手助她。”

易天行道：“道兄以连胜四阵的疲劳之身，再斗恨天一姬，虽然输了两招，也是虽败犹荣……”

天玄道长道：“如非暗中有人助她，我虽已连斗四阵，但那老妖婆也难胜我……”

易天行微微一笑，接道：“恨天一姬已破例收了衣钵传人，想道兄定已知道此事了？”

天玄道长道：“不知收的何人？”

易天行道：“甘南上官堡堡主的掌珠，上官婉情，道兄如要和恨天一姬作对，又多了一个强敌。”

天玄道长冷笑一声，道：“区区一个上官堡，岂放在本宫的心上。哼！难道我十年封剑期间，江湖上的跳梁小丑，都成了气候不成？”

易天行看他逐步陷入自己谋算之中，心头甚是欢慰，但仍保持一片镇静，淡淡一笑，道：“道兄十年封剑期间，江湖上却已有甚大变化，二谷三堡，声名大噪、已渐成分据江湖之局，被誉为武林中泰山北斗的少林、武当两派，相形之下，已有些黯然失色了。”

天玄道长道：“贫道的玄武宫近年在江湖上声誉如何？”

易天行道：“一宫之名虽未减色，但已不如道兄昔年行走江湖之时来得响亮，二谷三堡之名，大有扶摇直逼之势。”

天玄道长突然抬腿一脚，把已遭点了死穴的徐元平踢飞起六七尺高，摔出一丈开外。

易天行暗中留神徐元平的身体，手脚未动，知已死去，拂须一笑，道：“道兄的生性，仍和封剑前一般模样，兄弟这里告别。”

抱拳一礼，转身而去。

天玄道长轻轻的咳了一声，望着易天行的背影逐渐在月光之下消失。

他愿想叫易天行回来，问问有什么相求之事，话将出口之时，忽又想到自己身受之伤尚未痊愈，必需再运气调息一阵，如若唤他回来，万一有了冲突，岂不要束手待毙？

他回头望了望徐元平横卧的尸体，心中忽然觉着不安起来。忖道：“此人并未相犯于我，是我要迫他出手，我这样相待他，手段未免太残酷了……”

他呆呆想了一阵，自言自语他说道，“我已点了他‘神封’死穴，纵是华陀重生，扁鹊复活，也难再救活于他。唉！眼下我只有解救他叔叔的毒伤，

也可稍减心中一点愧疚，……”

转身急向金老二停身之处奔去。

这时，金老二伤脉发作，人已晕了过去。

天玄道长不顾自己的余伤未愈，扶起金老二来，默运真气，连点他一十八处要穴，打通他三条经脉。

只听金老二长长吁一口气，缓缓睁开双目，打量了天玄道长一阵，问道：“我那平侄儿哪里去了？”

天玄道长轻轻的咳了一声，答道：“死了。”

金老二如被毒蛇突然咬了一口，霍的跳起身来，急道：“什么？”

天玄道长冷冷说道：“你受伤经脉初通，不宜大惊小怪，快些坐下运气调息一下，我还要去你身受之毒。”

金老二究竟是久走江湖之人，略一忖思，激动的心情，立时镇静下来，依言盘膝而坐，淡然地问道：“他可是和道长比试武功时，伤在了你的手下吗？”

天玄道长启动双目望了金老二一眼，又缓缓闭上，答道：“不错，我失手伤了他的性命。”

金老二道：“那也不能责怪道长，比武过招，拳脚无眼，难免有所失误，只怪他学艺不精。”

天玄道长霍然睁开双目，盯在金老二脸上问道：“本观主久在江湖上行走，阅人何止千万，你如想在我面前耍什么花招，那可是自寻死路……”

他微一停顿之后，又道：“我已答应了那娃儿，替你疗治毒伤，现在他虽然死了，但本观主却不愿自食承诺之言。”

金老二笑道：“道长如害怕替我疗好伤势之后，替他复仇，最好也把我杀了以绝后患。”

天玄道长目中凶光暴闪，冷冷说道：“纵然要杀你灭口，本观主也要替你疗好毒伤之后再杀。”

金老二心中微微一动，暗道：“他说杀我灭口，不知何意，难道他和平儿动手之时，用了什么卑劣手段伤害于他不成？”

心念转动，杀机暗起，但他自己如凭武功，难挡对方一击，是以必得想个法子，暗中下手，才可报雪此恨，当下淡然一笑，默然不言。

天玄道长一面暗中戒备，一面暗中运气调息，体力大复，霍然站起身来，说道：“我要用金针过穴之法，放过一些气，然后才能迫出你身受之毒，估计约需一日夜的工夫，但本观主无此闲暇，为你疗治，我用金针打通你穴脉，你可带我一信物，走往玄武宫中，说明经过，自有人替你治疗。”

金老二笑道：“我毒伤虽然被疗好，但今生今世，也别想再出你的玄武宫了。”

天玄道长冷笑道：“那总比死了好些。”

金老二心知此刻如若稍露反抗举动，立时将送命在天玄道长掌下，当下闭双目，笑道：“玄武宫乃当今江湖上的胜地，纵然埋骨其中，死亦无憾。”

天玄道长似是不愿和他多说，探手入怀，摸出三枚金针，双手齐出，三针并中，分扎在金老二‘云门’、‘气户’、‘俞府’三穴之上。

他并不立刻拔出金针，一探手，又从怀中摸出三只针来，挥手之间，又分刺三大要穴。

片刻工夫，金老二全身连中了一十二针。

天玄道长又从怀中摸了两粒丹丸出来，让金老二张口吞下后，说道：“我这金针过穴之法，当今武林之中，还未闻有人具此手法，你暂时静坐别动，我去替你找匹坐骑。”话出口，人也同时凌空而起，一掠而杏。

金老二睁开眼时，已不见天玄道长人踪。

不大工夫，忽听蹄声得得，天玄道长不知在哪里牵了一匹健马回来。金老二睁开双目，瞧那马背之上，并无鞍橙，不禁一皱眉头，道：“你要我骑马走吗？”

天玄道长笑道：“我把你捆在马上赶路，决不致跌下就是。你已服用了我两粒金丹，一日一夜中决不会感觉到困倦，只要你记得此去玄武宫的路程，不要十二个时辰，这匹健马，就可以把你送到玄武宫了。”

金老二道：“不用捆了，在下自信还可骑得无鞍之马。”

天玄道长道：“你身上金针不能取下，半身瘫软难动，如不捆上，势难坐稳。”

也不待金老二同意，伸臂把他抱了起来放在马上，解下腰中一条丝带，把马缰捆在金老二手中，又把他身体缚在马上，说道：“此行生死，看你造化，如果十二个时辰之内还未到玄武宫中，不等毒发，单是我那十二支金针所中要穴，被气血冲偏移了位置，就可以置你死地了。”

金老二黯然一叹，默不出声。

他不是感叹自己的生死，而是失去替徐元平报仇机会而惋惜。

天玄道长笑道：“你叹的什么气，此事看去虽甚凶险，但我料想你十有八成能如期赶到玄武宫中。”举手在马臀之上拍了一掌，但闻那健马长嘶一声，放腿向前奔去。

因金老二的手和马缰捆在一起，尚可操纵那健马奔行的方向。

马行如飞，一口气奔出了二十余里。

金老二看马首，已然见了汗水，轻轻一带马缰，健马放缓了步子。

此际残月西照，天色已是四更时分，他仰脸长长吸两口气。顿感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几滴英雄泪，滚滚而下。

正自感伤莫名之际，忽听身后传来了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道：“叔叔可知道玄武宫的路吗？”金老二吃了一惊，道：“你是平儿吗？”那熟悉的声音又从身后传来；道：“是啊！”

## 第二十二回 误陷水牢

金老二只觉一股热血泛了上来，道：“平儿，咱们是在做梦吗？”

徐元平道：“叔叔不要伤心，咱们都还好好的活着。”

金老二定定神道：“你与天玄道长比武，不是被他打死了？”

徐元平道：“我被他强猛的反击之力，震晕了过去，四肢百脉，都如瘫痪一般，难以伸动；但心中却仍然很明白，只是连说话的气力也用不出来，天玄道长大概已认为我死了，先点我死穴又踢我一脚，把我踢飞出八九尺远……”

金老二急道：“你没有被他踢伤吗？”

徐元平笑道：“我本已不能动了，但却被他一脚踢的全身气血通畅起来。”

金老二喜道：“有这等事？”

徐元平道：“是啊！我虽已气血通畅，但不知伤势是否已好，是故不敢乱动，听他和易天行谈了甚久的话，后来易天行走走了，天玄道长却转回去替叔叔疗毒，我怕他忽起杀心，伤害叔叔，想赶快运气调息，哪知一运气，全身伤势竟似完全好了一般，而且精神充沛，犹胜伤前……”

金老二喜道：“我活了五十余年，从未听到过此等之事，难道是大哥、三弟的阴魂，保护着你吗？”

徐元平道：“我也想不通原因何在……”，他微一停顿后，接道：“我一直追在天玄道长身后，看他用金针扎入叔叔穴道，看他将叔叔诸般无礼举动，心中极甚愤怒；但又想到叔叔身受之毒，除他之外，无人能医，纵然有人能医，也没有时间去找，后来看他替叔叔找来一骑坐马，要你赶到玄武宫去，我便跟在叔叔身后来了。”

金老二心中忽然一动，道：“平儿，你现在什么地方和我说话？”

徐元平道：“我在叔叔马上……”

金老二把身体向后轻轻一靠，只觉身后空无一物，心中大感奇怪，说道：“平儿，你在什么地方？”

徐元平道：“我在马尾上。”

金老二怔了一怔，道：“马尾乃柔软之物，如何能够骑呢？”

徐元平道：“我用双手抓住马尾，并没有坐在马尾上。”

金老二暗暗忖道：“一个人身体重量，能在马尾上，奔了数十里。不但马儿奔行的速度不减，而且我竟然毫无所觉。再说，一个人武功再好，也不能长久的稳住丹田一口真气……”心中疑窦重重，甚是不解。

只听徐元平笑道：“本来我想坐在马背之上，但见叔叔背后几处要穴，扎着几支金针，我害怕一不小心，碰在那金针之上，不敢坐在马背上，只好抓住马尾了。”

金老二道：“你抓着马尾，跑了几十里路，就不觉得累吗？”

徐元平道：“我当时心中想着抓住马尾，定然很累，哪知奔行了几十里，竟然一点也不觉累。”

金老二十分吃力的转动身子，回头望去，只见徐元平双手抓住马尾，身体横垂成水平面，距地大约有尺许左右。

看他神态悠闲，好像横躺在一座吊榻上般，心中大感奇怪。笑道：“你真的一点也不觉得累吗？”

徐元平点头笑道：“一点也不觉得。”

金老二道：“平儿，天玄道长用什么方法伤了你？”

徐元平道：“他用内家反弹之力，震伤我的。”

金老二又道：“易天行看到了你没有？”

徐元平道：“看是看到了，不过他已认为我死了。”

金老二又缓缓转过身去，顿时觉着心中轻松不少，双手一抬，抖动马缰，健马登时又放快了脚步，向前奔去。

奔行的健马，竖起尾巴，徐元平身躯登时随着马尾，向前移去，有如马尾上一根稻草。

金老二浪迹江湖，行踪遍及天下，对那扬名武林的一宫、二谷、三大堡所在之地，都了若指掌，徐元平仍然健在在世，使他突然生出了强烈的求生之念。

他觉着这孩子每遇上一次大难，或是和高手相搏一次，武功都精进了甚多，雪恨报仇，手刃易天行，看来并非是绝无希望之事，他觉得自己应该以丰富的江湖阅历，去帮助他完成这件大事，然后才能死的瞑目……

一念动心，求生之欲，突然转变的十分强烈，急欲赶到玄武宫去，疗治身受之毒。

又赶出二十余里，天色已然天亮，东方天际，幻起了一片彩霞，半轮红日，探出地面。

金老二轻轻一收马缰，奔行的健马，突然停了下来。

徐元平松开马尾，绕到前面，拦住马头，说道：“叔叔一夜奔行，想腹中必已饥饿，平儿去找些食用之物，给叔叔食用之后，再赶路吧！”

转脸望去，只见道旁不远处，有一座竹篱环绕的茅舍。

徐元平抱着他，直向那茅舍走去，金老二一皱眉头说道：“平凡，我这等样子，如若闯入民宅，势必把人家吓一大跳，倒不如先把我放在一处僻静地方，你独自去找些食用之物，咱们胡乱吃上一点，就要赶路了。”

徐元平道：“叔叔身上扎满金针，把你一人留下，叫我如何能放得下心？”

金老二笑道：“你去不过片刻工夫，哪里就会遇上事故？”

徐元平想了想，把金老二放在相距道路十丈外的一株大树下，单身直向竹篱环绕的人家奔去。

当他讨得食用之物，重返那大树下，金老二已然不见。

这一惊非同小可，只觉一股悲愤之气，直冲上来，振腕把手中食用之物，投飞出手，一掌击在那大树之上。

但闻一阵索索之声，落叶纷纷，那巨树被他一掌击的枝摇干动。

耳际间响起了一阵哈哈大笑，神丐宗涛双手抱着金老二，纵身而下。

徐元平见叔父无恙，心中怒火顿消，讪讪说道：“想不到此处又和老前辈见面。”

宗涛笑道：“老叫化有意找来，并非是碰巧相遇。”

徐元平道：“老前辈找晚辈，可有什么事？”

一向爽直的神丐宗涛，突然变得阴沉起来，沉吟了良久，道：“有一件紧要之事，特地赶来奉告。”

徐元平道：“老前辈尽管请讲，只要有需用晚辈之处，在下决不推辞；不过，不论什么事，都得压后两天再说，我要先赶到‘玄武宫’去，找宫中老道士替我叔父治毒伤。”

神丐宗涛摇头说道：“玄武宫戒备森严，宫中道士，个个都身怀上乘武

功，你一人之力，只怕难以抵得群道围攻……”

徐元平道：“我又不是去和他们打架，只求替叔叔疗好毒伤。”

宗涛道：“老叫化本来找你有事，但就眼下情势而论，不如先助你赶到‘玄武宫’去，替他疗好毒伤再说。”

徐元平本待拒绝，但转念一想，此去“玄武宫”说不定要和宫中道士动手，有宗涛这等誉满江湖，武功高强之人相助，实力增强不少。

心念一转，一个长揖，说道：“老前辈这等隆情高谊，晚辈感激不尽。”

宗涛笑道：“事不宜迟，咱们现在就上路吧！”

徐元平望了金老二一眼，说道：“宗老前辈请相候片刻，我再去讨些食用之物。”

宗涛道：“不用啦！老叫化身上带有干粮。”

徐元平接过金老二，扶他上马，回头望着宗涛，问道：“我叔叔身上，满是金针，难以坐稳，要不要把他捆在马上？”

宗涛道：“如不捆上，如何能瞒得过玄武宫中道士？”

徐元平犹豫了一下，终于依言把金老二捆了起来，轻轻在马背上拍了一掌，健马立时放蹄如飞而去。

宗涛和徐元平展开轻功，紧追那健马身后，向前奔去。

徐元平忽然觉得步履轻松无比，只要轻轻一抬脚步，身子立时往前冲去，不禁心中大感奇怪，暗自忖道：“这是怎么回事呢？”

宗涛似是看出了徐元平举重若轻，行云流水般的身法，不禁问道：“小兄弟，你这是什么身法？”

徐元平道：“我也不清楚啊！”

宗涛皱皱眉头，只道他不愿说，也不好再深问下去。

健马奔行如飞，片刻之间，已跑去十四五里，徐元平只觉愈跑愈是轻松，毫无半点吃力之感。

宗涛从怀中取得干粮，分给两人食用，为了早些赶到玄武宫，几人并未停下休息，待夕阳西下时分，已到了玄武宫外。

一座巍峨的宏大建筑，屹立在广阔的荒野，四周竹林环绕，蔓延数里方圆，把那座巍峨的玄武宫，环抱在竹林中。

宗涛轻轻一带马辔，健马停了下来，回头对徐元平道：“据老叫化所知，玄武宫中的道士，平时难得出门一步，从不和外界人物来往，但对擅自闯入宫中之人决不留活口，江湖上不少人，到过玄武宫外，但却无人知道宫中情形。到目前为止，凡是进过玄武宫的人，还没有一个活在世上，是以这座平凡的庙宇却变得十分阴沉……”

徐元平心中惦念金老二疗伤之事，接口说道：“咱们要不要进去瞧瞧？”

宗涛笑道：“咱们如若跑了进去，宫中道士，决不会替金老二疗治毒伤了。”

徐元平道：“如若咱们不去，我金叔父一个人，又毫无抗拒之能，岂不任人摆布？”

宗涛道：“天玄道长虽然刚愎自用，介于邪正之间；但他究竟是一代武学宗师的身份，不致有背承诺，他既然要金老二来宫中疗伤，定有疗伤之能，咱们可在外面等候，先让他独自进入宫中，待天色入夜之后，咱们再到宫中查看，如若他毒伤已除，咱们再借机把他救出来，只此一法，别无可循之径。”

徐元平道：“万一宫中道士不替他疗治伤势，或是对他有了不敬的举

动……”

宗涛微微一笑道：“疗伤定然会疗，但不敬的举动，也是一定的了，求人疗伤，事所难免……”

徐元平道：“如若玄武宫中道士对我叔叔有了什么伤害，或是把他囚禁了起来，咱们到哪里去找？”

宗涛道：“江湖上事，无法一点风险不冒，据老叫化推想，玄武宫中道士决不会想到咱们还有后援，纵然被他们囚禁起来。也不难找到下落，可虑的是咱们如果擅闯玄武宫，定将和天玄道长结下不解之仇，日后在江湖之上，又多了一个强敌。”徐元平道：“事已至此，哪里还能顾到许多，老前辈如若害怕和天玄道长结仇，那晚辈一人入宫就是……”

宗涛道：“老叫化如怕和天玄道长结仇，也不会和你到玄武宫来了……”，他微微一顿之后，又道：“眼下不宜再多拖延时间，再拖时刻，只怕对他伤势不利。”当下举手一掌击在马背之上，那健马立时放腿如飞，直向玄武宫奔去。

徐元平只觉心情随着那奔行的健马，紧张起来，圆睁双目，望着金老二的背影。

马去如飞，逐渐接近了玄武宫。

神丐宗涛轻轻一扯徐元平的衣角，说道：“快些隐起身子，那健马已快接近了宫门，如若咱们不藏起来，势必被他们发觉不可。”当先隐入一片草丛之中。

徐元平微一闪身，也隐入了草丛中。

那时金老二骑着健马，冲近了玄武宫边，两扇紧闭的大门，突然大开。

五个道装佩剑的中年大汉，一排并立，站在门口之处，挡住了去路。

但见正中一人一举手，抓住了金老二的马缰，冷冷喝道：“你是什么人，胆敢擅闯玄武宫。”

金老二道：“在下承蒙天玄道长相助，施展金针过穴绝技。疗救在下身受奇毒，道长身有要事，不能替在下用法逼毒，且命我赶来玄武宫中求治。”

正中一人，仔细看了金老二身上金针，微一点头，轻轻向旁侧让开了一步，放过了金老二，大开的宫门，立时闭上。

徐元平眼看着金老二进入宫中，心中忽然觉着不安起来，便感胸中热血沸腾，恨不得立时拔步冲入宫去。

宗涛似已瞧出徐元平激动之情，轻轻一拉他衣袖说道：“江湖上事，无一不冒着重重凶险，你这般沉不住气，如何能办得大事！”取过背后葫芦，咕咕嘟嘟，一连喝了几口酒，又道：“咱们先找处地方养养精神再说。”

徐元平无可奈何的跟在宗涛身后，在一处草丛中，坐了下来。

神丐宗涛举起葫芦，又喝了两大口酒，笑道：“你那戮情剑得自何处？”

徐元平想不到他话题突然转到戮情剑上，怔了一怔，道：“那戮情剑乃一位老前辈相赠在下之物，老前辈怎的会突然想起了此事？”

宗涛道：“那戮情剑，可是少林寺和尚的东西吗？”

徐元平只听得大感奇怪，暗道：不知他怎的知道，戮情剑乃少林寺中之物。当下说道：“这个老前辈怎的知道？”

宗涛道，“少林寺中和尚已然知道戮情剑是他们寺中之物，而且也知道落入了你的手中，派出大批门下弟子，追寻于你，要追回戮情剑。”

徐元平道：“有这等事？”

宗涛道：“而且少林寺僧侣，已查出你就在附近，已派人赶回嵩山本院，召请大批高手，看来大有不得回戮情剑，决不甘心之意。”

徐元平轻轻哼了一声，仰天望着满天晚霞出神，心中却暗暗忖道：那戮情剑本是慧空大师所有，算来也该是少林寺中之物，只是此物乃慧空私人遗赠于我，不知是否该还给少林寺中和尚。一时之间，想不出该如何答复。

神丐宗涛看徐元平一语不发，只管默默沉思、微微一笑，旋又问道：“那戮情剑究竟是不是少林寺中之物？”

徐元平道：“虽是少林寺一位大师所有，但却算不得少林寺中之物……”

神丐宗涛笑道：“老叫化走了大半辈子江湖，南北方言，无所不通，但对老弟这几句话，却是有些不尽了了。”

徐元平道：“那戮情剑虽是少林寺中老前辈所有；但却是他私人之物。他在圆寂之前，送了我这柄戮情宝剑。”

“就事而论，这柄戮情室剑，该算是那位老前辈遗赠于我之物，现下少林寺中和尚，找我讨取，不知该不该还给他们。”

宗涛皱了皱眉头道：“数十年少林寺中僧侣，甚少这等大举出动，据老叫化所知，这次已然尽出寺中高手。看样子，不惜大动干戈，非要讨回那戮情宝剑不可……”，他微微一停顿之后，又道：“少林派实力壮大，就当今江湖而论，首屈一指，小兄弟似不宜和少林派正面为敌，不如挺身而出，和他们首要人物当面对面相见，据理力争，或能罢去一番干戈。”

徐元平沉吟了一阵，叹道：“晚辈并无贪得那戮情宝剑之心。不过宝剑乃是别人遗赠之物，岂能轻易送人？”

神丐宗涛沉吟了良久，道：“那戮情剑仍在你身上吗？”

徐元平探手入怀，摸出一支寒光耀目的短剑，道：“宝剑仍在此，但剑匣却被易天行手下夺去了。”

神丐宗涛望了那短剑一眼，笑道：“少林寺僧侣们，恐怕其志也在那戮情剑匣，你如不愿和少林僧侣们正面冲突，不妨把戮情剑匣的下落，转告少林僧侣……”

徐元平摇头说道：“不行，交出戮情宝剑事小，但有伤那赠剑人清誉事大。此物既非我偷窃而来，少林僧侣们依什么向我讨取？”

宗涛暗暗想道：“这话倒也不错，如若奉还戮情宝剑，反将落下窃盗之名……”

一时竟也想不出适当之法，轻轻叹息一声，道：“传言之中此剑乃极为不祥之物，几个保有此剑的主人，都落得极为凄惨的下场，不知何故，仍然有人千方百计的谋求此剑……”

话还未落，突觉一阵疾风，紧掠两人身侧而过。

神丐宗涛见多识广，阅历丰富，一闻风声，霍然挺身而出，右手一招“云龙喷雾”拍出一掌，左手急向戮情剑上抓去。

他发动虽然迅快，但来人手法似是尤高一着，但见眼前人影一闪，戮情剑早已被人抢到手中。

定神看去，只见一个全身黑衣，黑纱笼发的老妪，站在四五尺外，手横戮情剑，正低着头仔细鉴赏。

以宗涛阅人之多，一时间，竟似也认不出那老妪是谁，不觉呆在当地。徐元平一挺起身怒声喝道：“你是什么人？”

那老妪神态沉着，悠闲之极，慢慢抬起头来，随手把戮情剑丢在地上，

答道：“瞧瞧总不要紧吧！”

缓缓转身，慢步而去，眨眼间，隐失在竹林中。

此人动作怪异，一时间把宗涛和徐元平都瞧的愣在当地。

直待那老姬去远之后，徐元平才忽然想到她抬头之时，偏着半个脑袋，只记得和她目光一触，面貌却是丝毫记它不起。

忖思了良久，才觉着根本就没有看清，只觉那老姬任何举动，看去虽然漫不经心，迟迟缓缓，其实迅快至极，似是她一转身中有很多行动在一齐动作，叫人目不暇接。

灵机一动，忽然想到慧空相授“达摩易筋经”上两句真诀来：寓变于慢，虽缓实快……心分二用，一搏双击……但觉脑际灵光连连闪动，这久思不解的两句真诀，突然开朗于胸。

神丐宗涛目睹徐元平呆呆的站着不动，连那老姬丢在地上的戮情剑也不望一望，心中甚感奇怪，伏身捡起宝剑，递了过去，口中却重重的咳了一声。

徐元平如梦初醒，望了宗涛一眼；笑道：“老前辈可认识那老婆婆吗？”

伸手接过宝剑，藏入怀中。

宗涛摇摇头道：“不认识。”

徐元平叹息一声，说道：“武林之中奇人高手，当真是难以数计，那老婆婆武功之高，怕不在老前辈和易天行之下……”

宗涛奇道，“你认识她吗？”

徐元平道：“我虽不认识，但已看出她身怀着惊人武功。”

宗涛道：“何以见得？”

心中却暗暗说道：此言倒是不错，单以她抢剑身法而论，轻功造诣，就不在老叫化之下。

徐元平道：“老前辈可曾留神她的衣着形貌吗？”

宗涛道：“全身黑衣……”忽然想到未看清那老姬形貌，轻轻的咳了一声，道：“面相倒是没有看清。”

徐元平道：“她和咱们相距不过数尺，而且又是对面而立，这武功高是不高？”他素不善言词，心中虽然十分明白，一时之间，却想不出适当措词，形容出来。

宗涛微微一皱眉头，沉吟不语……

徐元平也不再解说，缓缓坐了下去，闭上双目，默想那寓变于慢，虽缓实快……心分二用，一搏双击……两句真诀之中包含的武功。

落日西沉，天色逐渐暗了下来，但徐元平的心中却是一片清明，这一刻捕捉灵机的沉思，被他悟解了“达摩易筋真经”上甚多武功。

宗涛久走江湖，目光锐利，目睹徐元平眉宇忽喜忽忧的神色，知道正在用心思解着一件难题，也不去惊吓于他。

蓦的，几只飞鸟振翼之声，划破夜空，传入耳际。

宗涛轻轻伸出右手，轻轻一扯徐元平，低声说道：“有人来了。”当先隐入草丛之中。

徐元平还未来及藏起身子，耳际间已响起说话之声，道：“道兄如若不信，不妨先去瞧瞧。”

只听一人答道：“此事咱们明日再谈，我先要赶回宫中瞧瞧。”

声音熟悉，分明是天玄道长。

徐元平暗暗吃了一惊，忖道：“怎么这老道士会连夜赶了回来？”

另一个声音说道：“道兄的玄武宫，从来不许外人涉足，兄弟不便相请破例，明日午时，我在宫外等待道兄回话。”

只听天玄道长冷漠的声音，答道：“贫道不愿多生无谓是非，我看你还是别留此地等待了。”

但闻脚步之声，愈来愈近，相距不过数尺远近。

徐元平暗暗提了一口真气，运功戒备，屏息凝神，连大气也不敢出。

只听那刚才说话的声音，重又响起，道：“道兄虽然无意那墓中珠宝，难道连那玉蝉金蝶，也不屑一顾吗？”

行走的脚步声，突然停了下来，过了片刻，才听天玄道长的声音说道：“那玉蝉、金蝶，果真在那古墓中吗？”

另一人十分庄严地答道：“此事千真万确，决错不了。”

天玄道长又沉吟了一阵，道：“好吧！容贫道先想一夜，明天再答复你吧！”

只听一人步履之声，重返来路，想是那人听得天玄道长答应之后，告别而去。

徐元平心中突然一动，暗暗想道：“我如能一举把天玄道长擒住，以天玄道长之生死，威胁宫中道士替我叔叔疗伤，岂不是一件十分容易之事……”

正当他心念转动之际，突听一声凄凉的惨叫之声，遥遥传入耳际。

天玄道长怒声喝道：“什么人……”

话声未绝，耳际已响起一个尖冷的女子声音，道：“是我，你想不到吧！”

天玄道长迟疑了一阵，才道：“恨天一姬……”

那尖冷的女子接道：“不错，你十年封剑限期已满，咱们约期也到了。”

天玄道长突然纵声大笑，声音如长风摇林，惊得宿鸟群飞。

徐元平借机站起身子，隐入一丛深茂的草中。

但闻那尖冷的女子声音又响起，道：“你不用借笑声招呼宫中道士，可是想要他们出来助拳吗？”

天玄道长冷冷答道：“你来的很好，咱们这笔帐，早晚是要算的。走！这林外有一片空旷的草坪，咱们去哪里动手，今晚上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了！”

恨天一姬尖冷的笑了两声道：“你先回宫中去交代一下后事吧！我在那草坪之上等你。”

天玄道长道：“不用了。”

纵身而起，足踏林梢，向外奔去。

恨天一姬紧随着纵身跃起，疾飞追去。

两人去势奇快，倏忽之间，已走的声息全无。

神丐宗涛当先由草丛中走了出来，说道：“趁此良机，咱们到玄武宫中救人。”

徐元平本想跟去瞧瞧当代两大顶尖高手比武情形，但听宗涛一说，立时又想起金老二的安危，应道：“老前辈说的不错……”

他本想说晚辈想的糊涂，引咎自责一番，但宗涛不容他下面之言出口，人已穿林而去。

徐元平急急追出竹林，两人施展提纵身法，直向玄武宫奔去。

宗涛一面奔行，一面说道：“咱们如果动作迅快，救出金老二后，还可以看天玄道长和恨天一姬一番龙争虎斗。”

说话之间，人已到玄武宫外三丈左右之处。

宗涛停下脚步，探手入怀，摸出两条黑绢，分给徐元平一条，说道：“天玄道长除了刚愎自用之处，并无大恶，说来他和老叫化的脾气还有些相似之外，咱们此番入宫，得饶人时且饶人，不要伤人太多。”

徐元平道：“晚辈初涉江湖不久，对江湖中高人性格，所知有限，但和老前辈几度相逢，数次相处，已使晚辈心生敬慕，老前辈胸怀正义，仁风可钦，乃一代大侠气度，天玄道长岂能与老前辈相提并论。”

神丐宗涛微微一笑，道：“好啊，你也会替人戴高帽子了。当真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说完，举起手中黑绢，包在头上，纵身跃起，直向玄武宫中飞去。

徐元平忽然觉着宗涛那微微一笑，笑的异常黯然，不禁心中一动，还未来及出口相问，宗涛已振袂而起，斜斜飞入宫中，当下一振双臂，一招“潜龙升天”直跃而起。

只觉一股真气，由丹田直冲而上，竟自身不由主的升起三丈多高。

抬头望去，只见玄武宫内剑光闪闪，想是宗涛已和宫中道士动上了手，赶忙凝神提气，一个旋身，疾向宫中落去。

他身躯还未落着实地，暗影中已疾跃出两条人影，双剑并出，分袭上下两盘。

徐元平心中正熟记刚才悟解出来的武功，一见双剑齐齐刺到，想也未想的左手推出一掌，右手食中二指疾向剑上夹去。

击出左手到了中途，突然一沉，由下面向上一翻，易打为拿，手指合处，自自然然抓住了那道人握剑右腕，手指微微一用力，已把长剑夺入手中。

左手夺剑，右手食中二指一合之下，竟然也夹住刺来的长剑，随着来势向后一送，带动那道人身躯向前一转，飞起一脚，踢在那道人膝间。

那道人闷哼一声，仰面倒了下去。

这正是心分二用的上乘武功、手法，一瞬间分搏双敌。

神丐宗涛正被两个施剑道人夹击，眼看徐元平举手投足之间立时把两个打倒，不觉激起了好胜之心，暗中一提真气，呼呼劈出两掌。

这两掌威力强盛，有如排山倒海一般，迫得两个道人各自向后疾退三步。

宗涛面冷心慈，不愿伤人，逼开两个道人之后，立时纵身而起，施出“八步登空”的上乘轻功身法，凌空越三丈多远，停在一座屋面上。

徐元平紧随着一跃而起，赶落在屋面之上。

这时，那两个被宗涛掌力逼退的道人已然缓过了气，一个挥剑急跃，追了上来，一个却从怀中摸出竹哨狂吹。一阵阵尖锐的哨声，划破夜空。

玄武宫中的道人个个武功似都不弱，那挥剑疾追的道人，一连两个急跃，竟也追到屋上。

徐元平手中仍然握住夺得的长剑，一见那道人追了上来，立时低喝一声：“看剑。”手中长剑疾掷而出，直向那追来道人飞去。

那道人双足刚刚落着屋面，徐元平掷出的长剑，已然挟着尖风撞到。

来势劲急，一闪而至。

那道人来不及闪避，本能挥剑架去。

只觉那冲来长剑，来势沉猛无比！一剑竟然未能封开，暗喝一声：“要糟！”连人带剑吃徐元平掷来的剑势劲道，撞了下去。

剑势余力不衰，疾由胸前行过，只觉右臂上一凉，鲜血急喷而出，再也提不出丹田真气，砰然一声，着着实实的摔在地上。

徐元平一剑撞退那追来道人，头也未回的又疾向前面跃去。

宗涛见识博广，一听那道人摔在地上的声音，低声说道：“你伤了人了？”

余音甫落，蓦闻几声厉叱，十几条人影，疾奔而来，寒光闪闪，剑气漫天，四面八方向两人攻到。

宗涛低声喝道：“小心拒敌。”

左手一招“挟山超海”打出一股强猛的掌风，直向正北方向攻来的三人撞去，右掌“力屏天南”，击向正东方行来的三人，掌力强猛绝伦，有如风雷迸发。

徐元平右手一招“神龙掉首”拍出一掌拒挡正西之敌，左手却疾向正南方当先一个道人长剑上面拂去。

徐元平的掌力，却是柔中带刚，那正西方攻来道人直待中了他掌力之后，才觉出他击来的力道，强猛异常，四人一齐被震的后退了五六尺远。

徐元平右掌发出的内力震退正西方攻来的道人同时，左手已施展出十二擒龙手中的一招“北海缚龙”，夺下那当先一人手中的宝剑。

长剑入手，如虎添翼，剑势一挥，一阵金铁交鸣之声将另外两个道人逼退开去。

十二个道人分由四个方向攻来，被两人四掌齐出，逼退开放眼看去，只见不远大殿之上，亮起了一盏红灯，屋下人影翻飞，剑光闪动，不下百位之多的道人，纷纷赶奔过来。

徐元平一皱眉头，道：“对方人数众多，咱们不能伤人，不知要打到几时。”

玄武宫中这样多人，也大出了宗涛的意料之外，不禁微微一怔，暗暗忖道：这话倒是不错，如果我们手下留情，不肯伤人，这样多人，不知要打到几时。

一时之间，真还想不出适当之言答复。

那十二个道人联袂一击未中，反被两人掌力逼退，又被夺去了一只长剑，心知遇上劲敌，当下布成一座剑阵，阻挡住两人去路，既不喝问对方姓名，也不出手抢攻。

徐元平眼看宫中道人蜂拥而来，房上房下，人数愈聚愈多，心中暗道：再这样对耗下去，非长久之策，何况天玄道长就在宫外，如若他闻声赶回，事情就更棘手……

心念转动，一挥手中长剑说道：“老前辈，咱们先冲到大殿去看看再说。”

突然挥剑，向前行去。

这时，两人停身的屋面上，已聚集二十余人之多，徐元平一发动，群道立时散布开去，霎时间闪耀一片剑光。

神丐宗涛扬手击出一掌，凌空而起，横越群道，向屋下跃去。

他掌力雄浑，一掌拍出，逼得群道纷纷向两侧避让。

徐元平挥剑舞出一圈银虹，紧随着闯入群道剑阵之中。

他自经天玄道长以玄门罡气的强劲反震之力震伤之后，慧空大师转纳于他常存丹田的一口真元之气大部分流转于经脉之中，又被天玄道长点了“神封”死穴，使那行转经脉中的真气，凝结于经脉之中。

如天玄道长不再动他，那凝结于经脉中的真气，逐渐硬化，势将成伤，时间一久，即将全身气血凝固而死。

哪知天玄道长想把他尸骨踢飞入草丛之中，无意之间，踢中他任、督二

派的交接之处。

这一脚不但把他凝结的真气踢活，而且促使那流转真气行上了十二重楼，直逼生死玄关，几乎打通任、督二脉。

这一次重伤，使徐元平因祸得福，省了他三年静坐苦修的时间，把存于丹田的一口真气，尽收经脉，收归己用，片刻时光，使他的武力、内力，精进数倍。

但闻一阵金铁相触的锵锵之声，群道布成的剑阵，吃他强力一击，竟然波分浪裂，纷纷向两侧退去。

纷乱中，几支长剑被他强劲的剑挥击，脱手飞去。

徐元平似是亦未料到自己这挥剑一冲之力，竟然有这等强大，不禁微微一怔。

玄武宫中道士个个久经训练，虽遇上生平未见的强敌，但仍然心神不乱，就在徐元平微一怔神的瞬间，散而复合，又布成一座剑阵。

但见房下剑光闪闪，宗涛已被群道包围，挡住了冲击之势。

徐元平微微一皱眉头，晴遁：今日之局，已成欲罢不能之势，如若再顾虑伤人之事，难以放手猛攻，只怕难突群道之围。

心念一转，豪气忽生，沉声喝道：“挡我者死！”

挥剑疾行而上。

但见一道寒光，直射入群道剑阵之中。

群道吃了一次苦头，哪里还敢大意，避开锐锋，分从两侧袭击。

十数道闪动的剑光，分由西侧攻到。

徐元平长剑回抡，划出了一圈银虹，一阵金铁交鸣之声，封架开群道长剑，左手突然由护身剑光中疾伸而出，探手一抓，抓住了一个道人右腕，顺手一带，把那道人拉近身侧，右手长剑反手一招“云雾金光”，挡架开身后侧背攻来的四支长剑，那道人乘机，纵身一跃，直向屋下跳去。

徐元平只觉那道人下坠之势，十分强大，当下一沉丹田真气，双脚稳如磐石，用力向上一抬。

但闻一阵裂瓦断木之声，那下坠的那人，虽然被他一把提了上来，但那屋面却被他踏破了一个大洞，身子直向屋下陷去。

八柄寒光闪闪的长剑，分由四面袭到。

徐元平匆急之间，右手长剑一点屋面，微一借力，左手仍然紧扣那道人手腕，用力向上一抬。

八柄疾袭而来的长剑，眼看闪闪的寒光，直向那道人身上落去，迫得不得不疾把长剑收回。

徐元平借势一提丹田真气，人又登上屋面。

转脸望去，那被擒道人已是面色铁青，气若游丝，心中忽生不忍之感，一松手，放了那被擒道人，急扑而下。

这时，神丐宗涛已被玄武宫道人重重包围。

玄武宫中道士们久习的合搏之术，发挥了甚大的威力，穿梭游走，紧密配合，组成了一座剑山，竟然把宗涛困住，难越雷池一步。

徐元平瞧了宗涛被困之处，全力抡动长剑，幻出一片剑光，硬向那剑林中冲去。

只听金铁交鸣之声大震，不绝于耳，那密布的剑阵，竟被他击开了一条缺口。

宗涛目睹徐元平豪风神勇，不禁暗赞一声，精神一振，猛力发出两掌，把正西之敌，逼退两步。

徐元平扫开袭来的五支长剑，道：“晚辈开路，老前辈断后，咱们冲到那大殿上瞧瞧去。”

宗涛暗暗忖道：“玄武宫中道人如此之多，武功又都不错，他们轮流休息，分队轮攻，就是武功强过老叫化子的高人，也难这等长久的支撑下去，必得想法子不可……”

听得徐元平说冲到大殿中去瞧瞧，忽然触动灵机、高声应道：“好啊！”

徐元平大喝一声，全力运剑，直向正北方向冲去。

他出手剑势，含蕴了雄浑无比的内力，群道手中之剑，一和他剑势相接，不是被震的脱手飞出就是直逼开去，锐不可当，迫得群道剑阵散乱，纷纷向两侧退让。

宗涛连掌相击，发出掌风，忽强忽弱，阻挡侧背和紧追之敌。

片刻之间，两人已冲出群道剑阵，联袂并飞，疾如雷奔电闪，片刻之间，已到了大殿下面。

徐元平略一打量大殿形势，两臂一振，平空拔起，当先飞落到大殿之上。

宗涛疾发一掌，逼退了当先追到的两个道人，双脚一顿，纵跃而起，半空中一个倒翻，也跃落大殿之上。

殿脊上盘膝坐着一个身着道袍的老人，手中高举着一盏红灯。

此人手中虽无兵刃，但神态却沉着的很，微闭的双目，连睁也未睁动一下。

徐元平暗暗忖道：这人似是全不把生死大事放在心上，如此豪气，倒是少见。不觉引起好奇之心，仔细瞧了他两眼。

口见他长垂白髯，在夜风中飘浮，结髻的头发，也已白如霜雪，满脸皱纹；虽然坐着，仍可见他背脊微驼。

徐元平一挥手中长剑，低声说道：“老前辈……”

那道人缓缓睁开眼来，瞧了徐元平和宗涛一眼，道：“两位面垂黑纱，难道是有见不得人的苦衷吗？”

徐元平听他言词犀利，不禁微微一怔，道：“在下和贵宫中人为敌，不愿以真面目相见，何况贵宫之主天玄道长，也戴着人皮面具，难道他也有见不得人的地方？”

那老道哈哈一笑，道：“喧宾夺主，不答贫道之言，也还罢了，倒还反问起贫道来了！”

徐元平道：“在下无暇和你这等耗费口舌，我尊你年长，才叫你一声老前辈，其实咱们彼此为敌，在下大可不必和你言语之上客气。”

那老道人笑道：“你手中现有长剑，既然彼此为敌，何不杀了贫道？”

徐元平道：“你这等年纪，在下甚难忍心下手……”

那老道人突然纵声大笑道：“你倒是满好的心肠啊！贫道也留你们两人一个完尸吧！”

徐元平怒道：“什么？”

那老道人两手突然一松，高举的红灯，疾向徐元平身上倒去。

徐元平暗道：这老人连手中一盏灯也拿不住了……

心念初动，突觉两足向下一沉，身子直向下面陷去，暗叫一声：“不好！”正待提气上跃，一股强猛的暗劲，当头罩了下来。

耳际间响起了那老道人大笑声道：“密室中布置严禁，机关重重，两位最好别妄生……”下面已听不清楚。

徐元平只觉眼前一片漆黑，身子如坠下千丈绝壑一般，直向下面落去。

伸手抓去，但觉四周壁石光滑如削，无一点可以借力之处。

直沉落四五丈深，耳际间，响起了淙淙水声。

但感身子一凉，落入一深水潭之中，水深过丈，冰寒透骨，两人下坠之势，又极迅快，直没入顶，足着实地，才站稳了身徐元平急取下脸上蒙的黑布，双足用力一点，浮出了水面。

抬头看去，只见神丐宗涛坐在一浮出水面的大石上，正取过背后的葫芦，拔开塞子，准备喝酒。

原来他江湖经验丰富，身子跌下屋面之后，立时拉去蒙面黑纱，待身子接近水面时，发觉突出一块石头，当下一提真气，横里一跃，飞落那突出水面的石头上。

徐元平双手用力一划，游近巨石，爬了上去，望了宗涛一眼，心中暗暗忖道：此人酒瘾当真是大，陷身绝地，生死难测，他还有心情喝酒。

宗涛举起手中红漆葫芦，咕咕嘟嘟一口气喝了七八口酒，笑道：“此地阴寒无比，喝上几口酒，可以驱除寒意。”

徐元平满肚闷气，也不理他，目光流动，打量四面形势。

这是一座一丈见方的水潭，四面都是石壁，上面一片漆黑，不见天光，除了正中一块浮出水面两尺左右的石头之外，四周都是寒冰一般的潭水。

神丐宗涛微微一笑道：“你见过水牢吗？”

徐元平摇摇头道：“没有。”

宗涛哈哈大笑道：“今天你可开了眼界啦！这座水牢建筑之坚，只怕当今之世中，首屈一指……”

徐元平没有好气地答道：“宗老前辈，你心里很快乐呀！”

宗涛大笑道：“老叫化年过花甲，死了也不算夭寿啊！”

徐元平忽然觉着人家全为相助自己而来，这般对人，实是不该，轻轻叹息一声，道：“这区区一座水牢，未必就能把咱们困死此地……”

宗涛笑道：“以老叫化的看法，咱们生出这水牢的机会，百难有一。”

徐元平道：“哼！我在那孤独之墓中所遇的凶险，比这水牢险百倍，还不一样生脱而出？”

宗涛讶然问道：“你进去过孤独之墓？”

徐元平道：“我在墓中被困了有数日之久，未能一见天日，那墓中机关重重，杀机步步，这水牢难及万一……”，他微微一顿之后，又道：“我想这水牢之中，定有放水的机关，只要咱们想法把水放去，就有办法脱出此困。”

宗涛大笑道：“纵然放去牢中之水，也无法出那粗似儿臂的铁栅。”

徐元平道：“我身怀戮情剑削铁如泥，破坚壁铁栅有如摧枯拉朽。”

宗涛合上酒塞道：“不错，咱们找找那放水的机关吧！”

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从石壁一角中透传出来，说道：“可惜这控水机关装在牢外，两位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宗涛纵声大笑道：“纵然牢水不放，但十日半月也未必能冻死我们两个。”

那冰冷声音又从一侧传出道：“想置两位死地，只需放下上面石闸，把你们逼入水中，活后闷死！”

宗涛道：“在下能在长江大河之中，沉伏三日三夜，生食鱼虾充饥，岂

怕你这座区区水牢？”

那人似已被宗涛激怒，冷笑一声，道：“两位如若不信这水牢中布设奇巧，不妨一试。哼！我们没有工夫和你两个斗口。”

宗涛大声说道：“你如不信在下水里工夫，放下石闸试试！”

他一连大喝数声，不再闻那人答话。

徐元平低声说道：“老前辈当真能在水中沉伏三日夜，生食鱼虾？”

宗涛笑道：“你能不能？”

徐元平道：“晚辈不识水性。”

宗涛取过葫芦又喝一口酒，道：“老叫化么，也从未习过水里工夫。”

徐元平道：“如那人被老前辈言语激怒，当真放下石闸，咱们岂不要活活被闷死水中。”

宗涛摇头笑道：“老叫化出言激他，就是要看他们是否存有立时杀咱们之心，他刚才既然不放水闸，看来咱们还得在这水牢中蹲上几日再死！”

徐元平道：“他为什么不立刻想法杀了咱们呢？”

宗涛道：“这个，原因很多，一时也说它不清，你尽管放心好了，咱们至少还有一日半天好活……”忽然叹息一声道：“可惜老叫化葫芦中酒不多，只怕难再撑过一日时间。”

徐元平听他尽说些不着边际之言，似是毫无脱出水牢的打算，当下不再理他，闭目静坐，运气调息。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醒来时只见宗涛手中抓着一条形如鳝鱼的东西，不禁一皱眉头，问道：“老前辈你手抓的是什么？”

宗涛道：“水蛇。”

徐元平道：“抓水蛇干什么？”

宗涛道：“如果他十天八天不杀咱们，咱们饿不死了，牛鼻子想把咱们冻饿到全身无力之时，生擒咱们，却不料千算一失，这水牢之中，有一个水蛇穴，据老叫化子刚才所见，三二十条总是有的，咱们省吃俭用，吃上个十天八天，不致有虞。”

徐元平生平之中从未吃过蛇肉，不觉听得一怔，道：“怎么？蛇肉也可以吃吗？”

宗涛笑道：“既嫩又香，好吃至极，足可和狗肉比美。”

徐元平轻轻叹息一声，道：“就算能吃，这水牢之中，没有灯火，难道咱们生吃不成？”

宗涛笑道：“老叫化共会一百二十八种做蛇之法，不用炉照样可以做出嫩美可口的佳肴，唉！可惜的是老叫化酒葫芦剩酒不多了。”

徐元平道：“咱们如果把一大穴水蛇吃完，仍然不能出此水牢，又怎么办？”

宗涛道：“那就等着饿死算了。”

徐元平忽然觉着此人丝毫没有陷身危境的忧苦、焦虑，初时感到他有些太过轻狂，但仔细一想，却又感到他这等豪迈绝伦大豪大勇的气度实非常人能及。

身陷绝地，九死一生，仍然谈笑自若，全不把生死大事放在心上，一如平常神情，这等镇静的工夫，是何等博深，不觉之间，也激起豪迈之气，微微一笑道：“老前辈，咱们在这水牢之中，太过寂寞了……”

宗涛道：“叫化子有蛇，住上三五年，也不会生出寂寞之感。”

徐元平接道：“玩长虫晚辈无能奉陪，便晚辈心中却有一个消磨这漫长时光的办法。”

宗涛笑道：“你喜欢的事，老叫未必爱玩，先说出来给我听听再说。”

徐元平道：“晚辈心中熟记了几段武功真诀，可惜无法贯通，此刻咱们陷身绝境，如果能抛开生死之事，心神最易宁静，晚辈想把默记在胸中的几段真诀，提出来和老前辈研讨研讨。”

宗涛笑道：“既是武功真诀，想必是甚难求得的绝学，你和老叫化子研讨，岂不是泄露胸中之密？”

徐元平微微一笑，心中却暗暗忖道：“此人仁心侠骨，武功愈是高强，对人间好处愈大，我借研讨真诀，传他武功，不好现露痕迹，亦可相报他一番相待深情。当下低声吟诵道：“万变于缓，虽慢实快……”

宗涛武功精博，听得心中一动，只觉这两句平平常常的话，竟然说出了蕴藏自己心中甚久的疑难，不知不觉间，精神为之一振，手指一松，抓在手中的一条水蛇，趁机脱出手掌而去。

徐元平微微一笑，道：“这两句真诀之中，不知蕴藏的什么武功？”

宗涛叹道：“淡淡两句话，平平常常八个字，但却包罗武学中极上乘的真谛，但在未听这两句八字之前，老叫化竟是想它不出。”

徐元平道：“这两句真诀，是否可适用于所有武功之上？”

宗涛沉思了一阵，道：“武功不到一定的限度，只怕难以体会出真诀之上的涵义，老叫化把毕生精力用于沟通武功之上，但却常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困阻难通；但自一闻高论，恍然大悟，半生来穷思不达，迟滞不前之因乃不知寓变于缓之中……”

徐元平自目睹恨天一姬之后，启动灵机，把闷在心中的两句真诀，思解透彻，但他见闻甚少，习练时间亦短，听宗涛一番话后，反觉有甚多不解之处，接口问道：“老前辈闻一知十，想已了然两句真诀全意，不知可否相示于晚辈一闻？”

宗涛笑道：“一个人虽然潜能无际，但体能究属有限，武功到了体能极限之后，想求寸进亦是难如登天……”

徐元平道：“宏论卓见，使晚辈茅塞顿开。”

宗涛微微一笑，接道：“武功到了一定的限度之后，如再求更上一层，势必要另辟蹊径，求发潜能，打破体能极限，但潜能只可为用，视之无形，至此境界，必需求变……”

话至此处，倏然停止，沉思了片刻，接道：“武功一道，原本求快；但快到体能极限之后，就无法再快，但如把武功上巧、力，寓变于行动之中，看去虽甚缓慢，其实一发之中已兼具迅快，只是变化已多，看去较慢而已……”

徐元平微微一笑道：“多谢老前辈指教，晚辈已经明白了。”

两人在水牢之中，相互研讨武功，徐元平把胸中默记的《达摩易筋经》文中许多真诀，口述出来，宗涛以广博的见闻，相助求解，疲累之时，就闭目静坐调息，牢中不见天光，也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

起初之时，两人还觉出水牢之中，太过阴冷，常有难耐酷寒之感，数日之后，竟然不再觉有寒意。

原来徐元平口述了洗髓易筋的上乘内功修习心法，两人不知不觉中，竟然开始练习起来。

要知两人都已有极深的内功基础，一通窍要，进境奇速，数日夜中，内功大进，水牢中的酷寒，已难相侵。

这日，宗涛调息醒来，伸手向水中摸去，一手抓空，心知牢中的水蛇，已被两人吃空，默想在水牢中的时间大约已有二十余日之久，想此后吃食无着，不觉一叹。

徐元平正在运气调息，听得宗涛叹息，突然睁开双目，问道：“老前辈为何叹气？”

宗涛道：“老叫化没有长虫玩了，今后咱们空着肚子练武功啦！”

徐元平暗想道：这些时日之中，生吃蛇肉度日，苟延残喘，生不如死，如非陶醉在武学之中，只怕急要急发疯了，此后吃食无着，势难再拖下去，与其等到饿的武功尽失，束手被擒，倒不如趁现在尚有拒敌之力，设法破牢而出，死里求生。

心念转动，当下说道：“咱们如若不进饮食，不知能饿多久？”

宗涛沉吟了一阵，道：“大概难以撑过半月时光。”

徐元平道：“咱们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尽半月之力，试破牢壁而出，或有一线生机。”

宗涛笑道：“四面石壁，不知多厚，咱们武功再强一些，也难破此坚壁。”

徐元平笑道：“老前辈忘了晚辈怀中的戮情剑吗？”

宗涛笑道：“不错，先把你怀中宝剑取出试试，看看能否破此石壁。”

徐元平探手入怀，摸出白绢包裹的戮情宝剑，去了白绢，阴暗的水牢中，顿时闪起一道寒芒。

当下举剑向突石上刺去。

只听一阵轻轻的波波之声，宝刃破壁直入，没及剑柄。

宗涛讶然说道：“无怪此剑被武林人物视作奇宝，原来这等锋利，有此宝刃，咱们生脱此牢之机，大了不少。”

当下站起身来，纵身一跃，飞落石壁旁边，施展壁虎功，背脊贴在石壁上面，一面游走，一面不停用手指在壁上敲打。

徐元平知他在选择动手破壁之处，也不多问。

宗涛在石壁之上游走约一盅热茶功夫，忽然停了下来，静静贴于石壁上面不动。

徐元平心中甚感奇怪，正待出言相询，忽听一个冷冷的声音，传入耳中，说道：“奇怪呀，那老叫化子哪里去了。”

徐元平心中一动，赶忙把戮情剑压在身下，斜斜倒卧在突石之上。

另一个声音又道：“刚才那砰砰之声，不知是何原因。”

徐元平斜卧在浮石之上，微闭着双目，静听两人谈话，心中却默默的算计着那传话过来的位置所在，先从两人清晰的声音之中，判断定有通风传音的空隙……

正忖思间，突觉眼前一亮。

徐元平心知因这水牢之中，过于黑暗，无法看清牢中景物，守牢之人，才用特制的孔明灯照射探看，心道：“那灯射入处，石壁决然不会太厚，倒是一处可破之壁……”，正自心念转动，灯光突然隐去，心中大感奇怪，忽然挺身坐起。

但闻宗涛大笑道：“事情有了变化啦！”纵身飞落在浮石之上。

徐元平道：“什么变化？”

宗涛道：“这就难说了，不是很好，就是很坏。”

## 第二十三回 脱困玄武官

忽觉牢中之水急剧而减，转眼之间已落下数尺，隐隐闻排水声。

那排水之口，似是甚大，片刻牢中积水，已被排完，一阵轧轧之声，天光微现，一座石门逐渐大开，四个佩剑道士，鱼贯而入。

当先一个道人，抬起头来，说道：“两位请下来吧！”宗涛纵身而下，大笑说道：“放去牢水，启门而入，不怕老叫化冲出去吗？”

那道人面容庄肃他说道：“本观观主请两位大殿相见。”当先转身，出了牢门。

这意外的变化，连久历江湖的宗涛，也有些茫然不解，回头望了徐元平一眼，紧跟在那道人身后出了牢门。

牢门外，是一座斜度甚小的石阶，共一百二十八级，想来这座水牢建瓴工程，定然十分浩大。

出口处，紧依大殿后面，满院修竹，几畦时花，景物异常清幽，一溪潺潺清流，横越花畦，绕到一座人工堆砌的假山后面，徐元平仰天望着几片浮动的白云，长长吁一口气。

那带路道人走的很慢，但却始终未回头望过宗涛等一次。绕过了一片花畦，到了大殿正门，那道人双手高举过顶，高声说道：“水牢中人犯带来。”

宗涛大声笑道：“小牛鼻子，好大的口气，连你那师傅，天玄道长，也不敢这般称老叫化子。”大步冲上石阶。

那道人伸手欲挡，却被徐元平疾探而出的左手抓住了右腕，向后一拉，紧随宗涛冲上了石阶，抬头望去，不禁一呆。

只见大殿正中，站着面容庄肃的天玄道长，他这时已取下了人皮面具，面如满月，长须垂胸，道袍飘飘，一派仙风道骨，只是眉宇间泛现出一丝淡淡的忧愁。

在他左面站着蓬发垢面的小叫化子，和剑眉朗目的闪电手查玉。

右面并立着鬼谷二娇，丁玲仍然是一身黑衣，丁凤依旧白衫白裙，二女姿色如昔，一样的娇若春花。

那小叫化子最先奔了过来，叫道：“师傅……”

下面的话还未出口，宗涛却挥挥手，接口道：“你先别问老叫化，我得先问问你这是怎么回事？”

查玉一抱拳，接口笑道：“晚辈们得知宗老前辈蒙难水牢，特地赶来相救……”

宗涛摇摇头，接道：“事情这么简单吗？少给老叫化掉花枪吧？”

查玉微微一笑，奔了过来，握着徐元平的右手，叫道：“徐兄丰采依旧，怎么会传出你去世之言。”

徐元平目光一瞥天玄道长，只见他满脸庄肃之容，已变成讶然之色，淡然一笑，答道：“兄弟两世为人，自难怪传言失实。”

丁凤展颜一笑，说道：“姐姐，我说他不会死吧！你看他现在还不是好好的活着？”

天玄道长目光凝注在徐元平脸上，冷冷问道：“你当真是那夜和本观主动手的人吗？”

徐元平笑道：“咱们打了一百招，我被你内家反弹之力震伤后，又被你点了‘神封’死穴。”

天玄道长点点头，道：“本观主一向敢作敢当，不用重复多提了。”

徐元平笑道：“但我却没有找你报仇之心。”

天玄道长冷哼了一声，道：“纵然你存心报仇，只怕也难以如愿。”

徐元平淡淡一笑道：“不过，有一件事，晚辈却是无法忍受……”，话至此处，突然转变的声色俱厉地接道：“在下金叔父的毒伤好了没有？”

天玄道长道：“只要本观主答应了替他疗毒，再重些也能医好……”忽的觉着自己这等答复之言，似被对方威势所慑，立时提高了声音：“我点了你神封死穴，你怎么还能到我玄武宫来？”徐元平听他说金老二毒伤已愈，心中大感轻松，微微一笑，道：“那要感谢老前辈踢我那一脚了，你那一脚踢中我任、督二派交接之处，真气衔接，自解了‘神封’死穴。”天玄道长啊了一声，道：“有这等事？”

徐元平笑道：“如不是你那一脚，踢的恰到好处，我早已尸骨无存了。”

天玄道长轻轻叹息，回头吩咐身后站立的一个道童，道：“你去请那金老二来。”

言词之间，忽然转变的十分客气。

那道童轻轻应了一声，转身急奔而去。

丁凤忍了又忍，但终于忍不住，奔了过去，对徐元平道：“你没有看到我们吗？”

徐元平道：“看到了……”

丁凤道：“看到了为什么不和我们打招呼呢？”

徐元平只觉脸上一热，赶忙抱拳说道：“两位姑娘好。”丁凤忽然举袖掩住鼻子，道：“你几年没有换过衣服了。”徐元平道：“大概有一个多月了吧！”

原来他在那阴湿水牢之中，住了近月之久，衣服早已生霉，臭味甚大。

丁玲听妹妹老是说些不关紧要之事，不觉一皱柳眉，娇声叱道：“野丫头，十六七岁了，还是没规没矩，哼！也不怕人家笑话、快些给我回来。”

丁凤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姐姐斥责，不禁生出羞意，晕上双颊，垂下头去，缓步退到姐姐身侧。

天玄道长望了徐元平一眼，问道：“本观主有一事心中不明，你们在水牢中，用何物充饥，难道事先有备，带了干粮不成？”

神丐宗涛哈哈一笑，道：“你在那水牢之中，早已备下美味，难道自己就不知道吗？”

天玄道长知他素来不说谎，不禁一愕，道：“备了什么美味？”

神丐宗涛大笑道：“牛鼻子千算一失，你想不到那水牢中繁生着一窝水蛇，天不绝老叫化子，那一窝水蛇作了老叫化子一月食粮！”

天玄道长怔了一怔，道：“那水牢中阴寒逼人，你们纵然带有引火之物，也难用上一日工夫，必被阴寒的冷气浸湿，难道你生食蛇肉不成。”

宗涛道：“老叫化会一百二十八种吃蛇之法，单是生食蛇肉，也有一十二种食法，谅你牛鼻子也没有见过……”

忽然徐元平哇的一声，吐出一口酸水。

他在那水牢中勉强生食蛇肉，延续着体力不致消失，那时心中求得以延续生命，在宗涛哄说之下，吃了下去，如今听得宗涛一提，只觉胃肠翻腾，恨不得一齐吐了出来，但他肠胃未有食物，哇哇恶呕，却是吐不出东西。

丁凤星目转动，瞧了徐元平一眼，脸上满是怜惜之情，但在众目睽睽之

下，不便过去慰藉于他。

宗涛却是纵声而笑，大谈水牢中吃蛇之事，花样层出不穷，连说一十二种生食蛇肉之法，而且每种吃法，都有着一个是动听的名字。

他愈说的兴高采烈，徐元平愈是呕的厉害，只听宗涛长笑之声和徐元平的哇哇呕吐之声混在一起，形成一种极不协调的乐章。

丁凤目睹徐元平愈吐愈是厉害，心中大是惜怜，忍不住高声说道：“老叫化子，别说啦，生食蛇肉有什么值得高兴之处，哼！难听死了！”

丁玲吃了一惊，想喝阻时，已来不及，暗道：糟糕，不知天高地厚的鬼丫头，宗涛是何等人物，你岂能叫老叫化子……

哪知事情大出了丁玲意料之外，宗涛不但毫无怒意，反而微微一笑，住口不言。

天玄道长回头望了丁凤一眼，道：“你这丫头胆气不小，可愿拜在贫道门下？”

他说的神色庄肃，显然不是玩笑之言。

全殿中人，都不禁微微一怔，目光一瞥投注在丁凤身上，看她如何答复。

这是千载难遇的机缘……

丁凤呆呆的站着不动，神情间紧张异常，但却默然不语。

只听天玄道长冷笑一声，道：“你可是怕你那鬼王爹爹不同意，哼！如若他敢不同意，本观主当尽出玄武宫中精锐，把他辛辛苦苦建立的鬼王谷，烧他个寸草不留。”

丁凤道：“我们谷中那是岩石砌成的房子，再大的火也烧不了。”

天玄道长道：“火不能烧，我就翻地三尺，间室不留……”

丁凤接道：“我们谷中戒备森严，不等你深入谷中腹地，定被发觉行踪……”

天玄道长道：“发觉了又怎么样？”

丁凤道：“我们鬼王谷的‘迷魂药物’天下驰名，凡是入谷之人，无一能逃得出去……”

天玄道长截住了丁凤的话道：“我哪有时间和你斗口，你究竟是否愿拜在我的门下？”

丁凤沉吟了一阵，道：“我心中虽愿意，但也得告诉爹爹之后才能决定。”

天玄道长道：“我收你作徒，传你武功，与你爹爹何干？”

丁玲转过脸去，低声对丁凤道：“妹妹你答应下吧！我立时赶回谷去，告诉爹爹，我想爹爹一定不会反对。”

丁凤知道姐姐一向料事如神，她既然说爹爹不反对，心中就深信不疑，微微一笑，转脸仰望着天玄道长，问道：“一宫、二谷、三大堡，素来齐名江湖，你和我爹爹武功不相上下，有什么好的武功传我？”

她胸无城府，心直口快，想到了什么，随口就说了出来。

天玄道长倒是未料到她会有此问，不禁微微一怔，道：“你爹爹所知所学，岂能比得本观主，就单以武功而论，也难和本观主相提并论……”

神丐宗涛突然插口道：“你们鬼王谷中的武功，如何能和牛鼻子的剑术相比，你尽管放心拜师，你那鬼王爹爹知道了，高兴还来不及，哪里还会怪罪于你？”

天玄道长拂髯笑道：“不知宗兄是否相信贫道之言，三年内我能把她调教成当代武林第一流的顶尖高手，足可和眼下几个江湖上高手一较长短，就

以宗兄而论，三年后也未必能再胜过她！”

宗涛笑道：“这个么，老叫化只信一半。”

天玄道长奇道：“要信就信，不信咱们就等过三年试试，怎么只信一半？”

他微微一顿之后，又道：“宗兄可是觉着贫道武功、剑术高出宗兄有限，故而不肯相信是吗？”

宗涛道：“论轻功、剑术、老叫化子自知不如……”

天玄道长道：“何止轻功、剑术，贫道的玄门罡气吗，天下也不作第二人想。”

徐元平暗暗忖道：“此人当真是自傲的可以，自己夸赞自己的武功，竟是这等滔滔不绝。”

但闻宗涛大笑道：“你在三年中能把那小鬼女调教成第一流中高手，老叫化深信不疑，而且老叫化还可断言你如全心全意去培养她，十年内青出于蓝……”

天玄道长黯然一叹，道：“宗兄果有过人之能，洞观细微，一芥不遗……”

宗涛微微一笑道：“夸奖，夸奖！”

丁凤听两人谈的怦然心动，回头望了姐姐一眼，转向老道问道：“你收徒弟，只肯收我一个人吗？能不能连我姐姐一起收到门下？”

天玄道长望了丁玲一眼，说道：“如论天资聪明，你不如你姐姐甚多，不过本观主绝艺不传二人。”

丁玲微笑道：“观主肯把我妹妹收到门下，我也一样感激……”

忽听步履声响，那道装童子带着金老二走入大殿。

徐元平急急奔了过去，叫道：“叔叔，你毒伤痊愈了吗？”

金老二点头笑道：“我很好，这一月时光，你在什么地方？”

徐元平笑道：“我在水牢中过了二十五天；但叔叔毒伤痊愈，这点苦总算没有白受。”

金老二不知是高兴过度，还是忽然间想起了什么伤心之事，两行泪珠，滚下面颊，笑道：“孩子，苦了你啦！”大步走了过去，先对宗涛抱拳一揖，然后又对天玄道长施了一礼说道：“多谢观主除我身受剧毒之恩。”

天玄道长似忽然开心起来，拂髯笑道：“数十年来，求我疗毒以后，生出玄武宫的，你可算第一个人！”

金老二道：“观主盛情在下终身不忘。”

天玄道长道：“不必了。”

徐元平回头瞧了宗涛一眼，道：“宗老前辈，还有什么事？”

宗涛道：“我和牛鼻子老道，从未说过这么多后，咱们也该走了。”

丁凤樱唇启动，正想说话，天玄道长已抢先说道：“老叫化不要急，咱们话还没有说完。”

宗涛道：“咱们还有什么话说？”

天玄道长道：“你刚才说的话前后矛盾，尚未解说清楚如何能走？”

宗涛笑道：“一月之前，你说小鬼三年后能胜老叫化子，老叫化深信不疑；但此时非彼时，老叫化已非一月前可比了！”

天玄道长略一沉思，怒道：“你满口胡说八道，这一月时光，你在我水牢之中度过，难道还有什么奇遇不成？”

宗涛笑道：“这个请恕老叫化歉难奉告，你如不信老叫化之言，三年后咱们试试，那时只怕你牛鼻子也不是老叫化的敌手了。”

原来他在水牢之中，和徐元平相互研究《达摩易筋经》上武功，短短二十五日，武功精进极多。

天玄道长知他素来说一不二，既说歉难奉告，多问也是无用，当下举手一挥，道：“你们擅自闯入我玄武宫来，格于本观戒条，贫道不能相送，除非你们参拜本观祖师遗像，许为记名弟子……”

宗涛笑道：“做叫化无拘无束，何等自在，岂肯改头换面，皈依三清教下……”

天玄道长接道：“贫道早已料你一定不肯，大殿外七重门户，都已摆好剑阵，诸位怎么来，还请怎么出去。”

徐元平道：“这是什么戒条？如此不通情理，你摆下七重剑阵，难道我们就怕了不成？”

心中愤怒，不自觉的流现于神情之间，只见他剑眉微动，两目中神光闪闪。

宗涛一看徐元平的神态不对，怕他出言顶撞，闹成僵局，赶忙接口说道：“七重剑阵，非同小可，不论老叫化是否能够闯过，只怕难免有所伤亡。”

天玄道长笑道：“你们手下留神一些，也就是了，快些走吧！”

宗涛知他确实格于宫中戒规，并非有意相难，拱手一笑，道：“老叫化就此拜别了。”

双肩一晃，人已出了大殿。

闪电手查玉抱拳对天玄道长一揖，道：“晚辈也要告辞了。”天玄道长挥手一笑，道：“你们都该走啦！”

丁玲拉着丁凤右手，无限依恋地说道：“妹妹安心留此学习武功，过些时我再来看你！”

丁凤黯然说道：“姐姐武功尚未全复，路上要多多保重，小妹不能随侍身侧，照顾你了。”

丁玲婉然一笑道：“不妨事，我一离开此观，就直回鬼王谷去。”

丁凤星目侧顾了天玄道长一眼，看他面无愠意，低声求道：“师傅，我想送姐姐一程。”

天玄道长道：“只准送出大殿。”

丁凤道：“弟子遵命。”牵着丁玲玉手，缓步向殿外走去。那小叫化和金老二紧随丁氏姐妹，徐元平走在最后。出了大殿，小叫化和查玉立时加快了脚步，急追宗涛，丁玲丁凤却握手对立，依依不舍。

徐元平暗里叹息一声，大步由两人身侧而过。

丁凤忽然高声喊道：“徐相公……”

徐元平回身走去，说道：“姑娘有何教示？”

丁凤凄凉一笑，道：“你对我这般客气了，数月不见，咱们好像陌生了不少。”

徐元平眨眨眼睛，笑道：“二位姑娘相待徐元平诸般好处，在下终身难忘。”

丁凤幽幽说道：“但愿你过些时和姐姐同来看我。”

徐元平沉吟一阵，道：“玄武宫素不许外人擅入，我如来看姑娘，只怕难逃宫中的道人拦阻……”

他心地纯直，觉着如要答应了来看丁凤，不论如何险难，也要依约而来；但想到玄武宫的重重警戒，来时难免一场拼搏，单单为了探望丁凤，和宫中

道人动手，岂可贸然应允。

丁凤嫣然一笑，道：“你真的肯来看我，我就到宫门外面接你。”

徐元平道：“我身负大仇，今后行踪难定，纵然答应了来此看你，也不知何年何月才来……”

丁凤道：“不论你何年何月来，我都将耐心等待！”

丁玲轻轻叹息一声，接道：“妹妹，徐相公要事缠身、你怎能这般的强人所难……”

丁凤微微一怔，道：“姐姐说的不错……”

丁玲接道：“天玄道长乃当今武林中一代人杰，肯自愿收你为徒，可算千载难求良机，你要善为珍重这段时光，下番苦心，莫负恩师之望。”

丁凤道：“姐姐之言，我当深铭肺腑，恕我不远送了。”

徐元平突然一扬双眉，接道：“一年后，徐元平如尚活在此世、当会旧地重游，相探姑娘。”抱拳一揖，转身大步而去。

丁玲挣脱了丁凤紧握的右手，笑道：“妹妹快请回到大殿去吧！”

丁凤点头微笑，缓缓转过身去，慢步踱入殿门。

丁玲加快脚步，追了上去，转过殿角，只见神丐宗涛等，正在等她。

徐元平低声说道：“姑娘请走中间，宗老前辈领先，在下断后。”

丁玲不谦辞，急赶两步，随在金老二身后。

宗涛回头笑道：“闯阵之时，切勿出手伤人。”大步当先冲去。

这是紧依大殿的第一重门户，八个中年道人各执长剑，并肩而立，拦住去路。

宗涛左掌一扬，大声道：“小心啦！老叫化要出手了。”余音未绝，掌力已发，一股强猛的掌风，直撞过去。八个道人忽然齐齐向旁边闪开，动作纯熟，身形一错而过。就这一瞬工夫，宗涛使出上乘轻功，抢到门口，双掌“分花拂柳”分向左右拍出。

八个道人的长剑也同时挥洒出一片精芒，封住了出路。宗涛拍出掌力强猛，八个道人剑势未及宗涛，人已失被震退。

那八个道人各自向后退了两步，手中长剑已无法再封住出路，宗涛大步出门而去。

查玉走在宗涛后面，早已暗中蓄势戒备。

哪知意外的是，八个道人竟未再出手拦住宗涛身后之人，查玉、金老二、丁玲、徐元平都平安而去。

几人都已连出了六重门户，闯过六座剑阵，那些道人们似都是虚应故事，挥剑拦阻宗涛几招，只要宗涛闯过去，随后之人，都平安而出，再无人出手拦阻。

这等容易易的出了六重门户，连宗涛心中也动了怀疑，暗暗忖道：这牛鼻子老道为人一向冷傲，虽是有意放我们出观，也不会这等轻轻松松的就放了我们。

忖思之间，已到了最后一重门户。

这是玄武宫的大门，出了这道门户，几人就算离开了玄武宫。

抬头望去，只见剑光闪动，数十个执剑道人，团团守在一起，一见宗涛等，立时散布开来。

这一座剑阵，声势大不相同，散布开足足三丈方圆。

徐元平侧身探头向前一看，不觉失声一叫。

只见两个白髯老道，盘膝坐在剑阵之中，每人面前放着一面红旗，一支特制的长剑，估计那两柄长剑，足足有五尺以上。

徐元平低声说道：“宗老前辈，你看那两位盘坐在剑阵中的老道长，可有一位是诱咱们入水牢的道人吗？”

宗涛笑道：“我还道牛鼻子真的对咱们另眼看待，摆摆拦截的样子，哪知他却把全宫中精锐，尽都集结在最后一重门的剑阵之中，刚才六重剑阵，倒不是和咱们客气，那些人都是三四流的人物，如果真要和咱们动手，只怕立时拆穿，当场出丑。”

徐元平道：“以老前辈的说法，这座剑阵，只怕要得真才实学方能闯过去了。”

宗涛道：“天玄牛鼻子纵然没有真的存心把咱们拦在宫中，羞辱咱们一阵，至低限度，要给咱们一点颜色看看。”

徐元平忧虑他说道：“如果他们尽集全宫精锐，咱们不能出手伤人，先已吃了大亏，何况我金叔父所中毒伤初愈，丁姑娘病体未复……”

宗涛忽然转过身来，接道：“最可怕的还是那两个白发蓬乱，盘膝而坐的老道人，那夜咱们被诱陷入水牢之时，老叫化曾经接了他一记掌力，彼此虽未接实，但就老叫化感受而言，其掌力的雄浑，似不在老叫化之下，一个已够麻烦，怎的又加了一个出来，这一仗不好打，咱们得先商量商量。”

查玉、金老二、丁玲等，听神丐宗涛说的这等严重，都知事非小可，以宗涛的身份，决不致随随便便的称赞敌人、都不禁把目光向那盘膝坐在剑阵中两个白发地老道看去。

丁玲为人，心细如发，看那两个人特制的长剑，心中忽然动了怀疑，暗道：用剑之人，大都要以轻灵为主，这两个道人用的宝剑，不但特别长大，重量似亦故意加重了甚多，不知是何用心。

她素慎言行，虽然看出蹊跷，但未想出其中之意，不愿随便说话。

徐元平目光流动，环扫了布成的剑阵一服，心中亦不禁微生惊骇。

只见那布成剑阵道人，个个垂首闭目而立，没有一个抬头望过几人一眼。

这等凝神内视，正是上乘剑术出手的准备。

宗涛默数那布成剑阵的人数，除了两个盘膝而坐白髯老道之外，共有三十六人，暗合三十六天罡之数，但加了那两个道人之后，这阵式，似是又有点不对。

徐元平忽然叫道：“宗老前辈，晚辈倒想出一个办法，不知是否适用？”

宗涛道：“什么办法？”

徐元平道：“晚辈一个人先冲入阵中试试，如若能够闯得过去最好，闯不过去，老前辈等也可借机会看看这剑阵的变化。”

宗涛沉吟了一阵，道：“这办法虽然不错，但此阵显然是玄武官中精萃所聚，除了个人的功力之外，尚要加上这剑阵的变化，不如让老叫化子试闯一下看看。”

徐元平道：“老前辈见识博广，留此阵外，观察剑阵变化，如若要老前辈闯阵，那就失去试闯剑阵的意义了。”

查玉一挺胸说道：“在下陪徐兄一起入阵如何？”

神丐宗涛笑道：“你们查家堡以奇门变化驰名江湖，想来对这剑阵变化，早已了然于胸了。”

查玉笑道：“晚辈看是看出了一点门道，但因阵中多了两个人，怕变化

上有所不同……”

丁玲突然插嘴说道：“晚辈有一点浅见，只不知对是不对？”

徐元平接道：“丁姑娘向来料事如神，在下……”

丁玲道：“那两个老道士都是残废，只不知是缺一条腿，还是缺两条腿。”

此言一出，宗涛、查玉，连那鬼精灵的小叫化子，都为之一怔。

宗涛道：“这个你怎么知道。”

丁玲道：“我初见两人坐着不动，心中就有点怀疑，如若两人是主持这剑阵的主脑，只要站定方位、带动剑阵，就可主裁变化，要那两面红旗有何作用？还有两柄又重又笨的长剑，和这种以变化灵快的剑阵，实在有些格格不入！如是天玄道长相信这两个道人的武功足以阻挡住咱们去路，似是大可不必再排这样一座剑阵出来。”

忽见那两个闭目而坐的老道，突然睁开眼来，四目中神光闪动，一齐投到丁玲身上。

大概两人已听得她评论之言。

丁玲故意提高了声音，道：“两个老道长因为行动不便，所以特制了两柄又长又重的宝剑施用，至于那两面红旗，是用来指挥这剑阵变化之用。”

徐元平道：“姑娘料事如见，一点不错，那晚上我和宗老前辈被诱陷水牢之中，也是一盏红灯所为。”

丁玲瞧了查玉一眼，笑道：“有查少堡主相佐，徐相公进阵，不论武功应变，都可对付，相辅为用，万无一失，不知宗老前辈意下如何？”

宗涛笑道：“好啊！你已给分派好了，还给老叫化脸上贴的什么金？”

丁玲笑道：“晚辈只能出主意，取舍之权，还要听者前辈的裁决。”

宗涛笑道：“你想的处处都比老叫化的周到，就以你的意思办吧！”

徐元平侧脸望了查玉一眼，道：“查兄，咱们进阵去吧！”丁玲道：“你们入阵时，要带着兵刃。”

查玉目光环扫了一周，笑道：“可惜咱们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带有兵刃。”

徐元平道：“不要紧，咱们入阵之后，再从那些道人手中抢吧！”大步直向阵中走去。

查玉紧随徐元平身后而行。

徐元平走向剑阵，身子一侧迅如电掣般，直向阵中冲去。

那些道人们虽然闭着双目，但是感应却极灵敏，徐元平纵身向阵中一冲，阵势立时发动，只见人影闪动，四支长剑，分由四个方向刺到。

徐元平一沉丹田真气，向前疾冲的身子，突然沉落实地，身子向后一仰，全身倒卧在地面，长剑距他不过寸许光景。

这一招平平常常的铁板桥工夫。但徐元平用来迅快异常，看去也大不相同。

四支长剑一齐落空，徐元平迅快的挺身而起，双手齐出，疾向两个道人手腕之上抓去，想夺过两支长剑。

但对方剑阵已然发作，但见所有的道人，都开始穿行游走，相互交错而过，人影摇动，剑光闪闪，组成了严密的连锁攻势。

徐元平两手刚刚触到两个道人的宽大袍袖之上，斜里疾刺来四支长剑，分袭双腕。

剑阵的连锁呼应，逼得徐元平不得不先求自保，双臂疾收，横身向一侧空隙中跨了两步。

双脚刚刚站稳，又是四支长剑攻到，徐元平一提气，又向左面空隙中跨了两步。

就这样一连被那连锁的剑势，逼的移动了四五次位置。

他忽然发觉了自己每次都是移向左面位置，而且每次攻向自己都是四支长剑。

分神看去，只见自己被逼剑阵中间，相距那两个盘膝而坐的白髯道人，只不过四五尺远近了。

查玉远停在阵外观望，似是这剑阵发动之后，没有入阵的空隙。

丁玲虽然比妹妹矜持甚多，但见徐元平已被逼入剑阵中心，即将和两个白发、白髯的道人接触，芳心之中大为焦急，急急催促查玉道：“你还不快些进入阵中，站在这里等什么？”

查玉给丁玲一催，不得不冒险向阵中冲去，大喝一声，先打出一记百步神拳，一股疾劲的拳风，应手而出。

移动的剑阵，吃查玉全力运拳一击，登时有一个方位微现混乱。查玉借机一跃入阵。

查玉的武功，虽不如徐元平，但他却知这阵势的生克变化，占了不少便宜。

这些道人都是玄武宫中一代精英之选，人人武功，都有着甚好的基础，查玉虽然知道这阵势生克的变化，但却无法抗拒群道紧密连接冲击的巨大压力，亦被节节逼入剑阵中心。

查玉的入阵，使徐元平承受的压力减去了不少。

回目望去，见查玉已被群道连环剑势的急袭，逼得有些手忙脚乱，应接不暇，立时大喝一声，疾发两掌，冲了过去。

旷绝千载的奇遇，使他武功的进境突破了时限，短短数月中，成就惊人，这两掌全力发出，威势非同小可，激荡的潜力暗劲，有如巨浪排山一般。

严密的连锁剑阵，登时被他雄浑的掌力冲乱，两个首挡锐锋的道人吃他掌力一震之下，直向后面飞去，手中的长剑，也脱手落地。

徐元平似是未料到自己的掌力，已到了这等惊人的地步，不禁微微一怔。

查玉借机冲入围困，一探手捡起了地上两支宝剑，高声说道：“徐兄，接着！”振腕投了过来。

徐元平接住长剑，查玉已跃落到他的身侧。

散乱的剑阵，也在这一刹工夫之中恢复了原状，两个失剑道人迅快的退到了后面，源源不绝的剑势，纷纷攻到。

查玉一剑在手，胆气大壮，笑对徐元平道：“徐兄，咱们先硬接几剑，试试这些道人的真功实力，再设法破这剑阵……”。

挥剑一架，封开两支疾袭过来的长剑。

徐元平道：“兄弟不知这剑阵的变化，破阵之事，还得查兄指点……”，长剑左挥右扫，震开了三支袭来的剑势。

两人不再闪避，贴背而立，挥剑硬接群道连绵不绝的轮攻。

这一来就可以看出两人武功的高下了，徐元平不但身躯纹风不动，而且出手剑势又重又稳，凡是和徐元平长剑相触的道人，不是长剑被震的直荡开去，就是被他剑上蓄蕴的强劲之力，连人带剑一齐震退。

查玉却被那些道人们连绵不绝的攻势，冲撞的步履不稳，如非和徐元平贴背而立，借徐元平的身躯阻挡之力相助，只怕早已难支持下去了。

这时，那两个盘膝闭目而坐的道人，都已经睁开了眼睛，看群道连番猛攻，难以奏效，右面一人立时取过放在地上的红旗摇了两摇。

红旗一动，群道轮番的猛攻，突然停了下来。

只听左面那白发道人，轻轻咳了一声，说道：“两位能在剑阵之中，支持了这么长时间，十分难得，现在只要两位能再冲过贫道师兄弟两人拦截，我们立时大开宫门送客。”

说完，也取过地上红旗，随后挥了两挥。

那排列整齐的剑阵立时散去，三十六个道人，雁翅般分排在白髯白发两道人的身边。

宗涛哈哈大笑道：“我还道你们两个老牛鼻子，要借那剑阵的威力相助，拦阻老叫化子等去路……”

右面老道人冷笑一声，接道：“单是贫道师兄弟两人之力，只怕你们也难以闯得过去。”

徐元平看两个道人苍老之态，猜测其年龄定然比天玄道长大出甚多，难道这两人是天玄道长的长辈不成？……

愈想愈觉不错，不禁暗自忖道：天玄道长的武功，已是那等高强，他的尊长之辈，定然是比他又高出甚多了，看来今日要想闯过，只怕不是易事……

只听丁玲娇脆的声音传入耳际：“不知两位老前辈，是天玄道长的什么人？”

原来她心中也起了怀疑，见两人白发苍苍，年纪老迈，误认为天玄道长的长辈。

两个白髯白发的老道，一听到天玄道长之名，立时满脸庄严，恭恭敬敬地答道：“天玄道长乃贫道恩师。”

丁玲怔了一怔，笑道：“二位师兄好啊！”

左边道人冷然答道：“年轻的小姑娘，怎的这等出言无状？”

丁玲正容说道：“我妹妹拜在天玄道长门下，论起辈份，我不该向两位叫师兄吗？”

两位老道人怔了一怔，道：“当真有此等事吗？”丁玲道：“你不会数数我们的人吗？”

只见排列在两个白发白髯道人身侧的三十六个道人，齐齐把目光投注到丁玲身上。每人脸上都露出讶然神色。

两个白髯白发的老道，互相望了一眼，说道：“既然如此，师妹请过！”

肩头晃动，原坐姿势不变，突然向旁边闪开三尺。

但见那排列两侧的三十六个道人，齐齐垂下宝剑，对丁玲躬身作礼，口称师叔。

这样多人，最小的也要比丁玲大二十岁，郑重其事，恭恭敬敬的叫她一声师叔，饶是她见多识广，也不禁有些儿羞红泛颊，呆了一呆，才还了群道一礼，又转身对两个老道人一礼，说道：“两位法号如何称呼？”

左面道人答道：“小兄还恩。”

右面道人接道：“小兄快仇。”

丁玲轻轻一皱眉头，暗道：好怪的名字，这是什么法号？口中却笑着说道：“原来还恩、快仇两位师兄，小妹有件不情之求，不知两位可否赏给小妹一个面子？”

还恩道：“师妹有话请说！”

快仇道：“小兄力所能及，无不答应。”

丁玲微微一笑道：“小妹想请两位师兄让开去路，放我等出去。”

还恩皱皱眉头：“这个……”

快仇接道：“你这个什么？小师妹初次向咱们仨口，就是拼受师傅一顿责骂，也不能失她面子。”

还恩哈哈一笑，道：“师弟说的不错……”，举手一挥接道：“送你们师叔出宫。”

只见那分列两侧的三十六个道人，齐齐合掌说道：“弟子等恭送师叔。”

丁玲欠身还了群道一礼，侧脸望着两位白髯白发道人说道：“多谢两位师兄。”

大步直向宫外走去。

徐元平等随在丁玲身后，出了宫门，果是无人出手拦截。遥闻宫中传出来还恩、快仇两人的声音道：“师妹多多保重，有人欺侮你时，只管到玄武宫来。”

神丐宗涛哈哈大笑道：“老叫化走了数十年江湖，还未见到过这等怪事！”

丁玲微微一笑，道：“我也没遇上过……”。

徐元平道：“这两位老道长年纪虽已老迈，却还有赤子之心。”

查玉道：“我瞧两人有些浑人之气……”。

丁玲忽然轻轻叹息一声，道：“啊！我明白啦！”

宗涛道：“你明白了什么？”

丁玲笑道：“宗老前辈见闻博广，判事之能，强胜晚辈甚多，可知道他们为什么放咱们出来吗！”

宗涛道：“老叫化要能想到也不会问你了、哼！小鬼女，花样真多！”

丁玲故意长长叹息一声，道：“个中之情，一言难尽，我肚子快要饿死了，哪里有气力说，等一会再谈吧！”

神丐宗涛和徐元平在水牢中生食蛇肉度日，腹中早已大闹恐慌，刚才为了对付那剑阵，忘记了饥饿之事，如今听得丁玲一提，立觉饥肠辘辘，甚难忍耐，宗涛长长叹一口气，道：“你这一提，老叫化倒觉饥肠难忍。”

徐元平虽未说什么，但却不禁皱皱眉头，咽了一口口水。丁玲举起左手，理理鬓边散发，右手却从怀中摸出一包干牛肉来，说道：“唉！可惜我这包干牛肉不多了，大约只够我一个人吃。”

拿起一块，放在口中，吃的沙沙直响。

宗涛轻轻的咳了一声，道：“小鬼女，你妹妹拜在天玄道长门下，将来成就，只怕要比你强多了。”

丁玲咽下一口牛肉，说道：“是啊！我的命苦，没人怜惜，那有什么法子？”

宗涛道：“老叫化记得一招武功，乃我金牌门中九招奇学之一，最适宜女子习练，而且易学，不要多用时间……”丁玲拿出一块干牛肉，笑道：“老前辈如若答应传我，我就给你一块牛肉。”

宗涛笑道：“老叫化要是不想吃肉，也不会告诉你了。”接过牛肉放入口中，大嚼起来。

徐元平侧过脸来，望了丁玲手中的牛肉一眼，又匆匆别过头去。

宗涛咽下牛肉说道：“小鬼女，一块干牛肉，传一招武功，老叫化吃亏太大了吧？”

丁玲笑道：“你如答应再传我一招，我就一下给你两块！”宗涛道：“好吧！就再传你一招吧！”

丁玲捡了两块小的干牛肉，递了过去。

查玉轻轻叹了口气，道：“可惜在下忘记带点干牛肉了。”宗涛瞧了那两块干牛肉一眼，道：“小鬼女这两块加在一起也比刚才那一块大不了许多，人人都讲你诡计多端，看来传言不错。”

丁玲笑道：“者前辈自己想要，关我什么事？”

宗涛一口把两块牛肉吞下，说道：“再传你一招，不知能值几块牛肉？”

丁玲道：“给你十块，还余十五块……”

宗涛道：“好吧！就是十块，快拿过来。”

丁玲捡了十块牛肉，交给宗涛后，娇声说道：“徐相公接住！”玉腕一抖，把手中余下的干牛肉，直向徐元平投了过去。徐元平左手一伸，接住了干牛肉，说道：“丁姑娘腹中亦甚饥饿，在下怎好食用？”

丁玲格格大笑道：“我哪里饿，我是故意骗他武功的。”

宗涛纵声大笑道：“你认为老叫化子当真上了你的当吗？”

丁玲道：“老前辈有意成全？”

宗涛道：“那也不是，老叫化想吃干牛肉也是真的，老叫化吃了一十二块牛肉，传了三招武功，虽然吃亏些，但却不欠你什么，日后在江湖上，也免得留人话柄。”

徐元平正在大嚼牛肉，听得宗涛之言，不禁心中一动，接道：“丁姑娘，我吃了十五块干牛肉，就传你五招武功吧？”

丁玲突然流现出凄怆神色，默然一叹，道：“徐相公好意心领了，我纵然尽得你们两人绝学，也是无用。”

徐元平奇道：“为什么宗老前辈传你武功，你就欣然，而在下……”

丁玲摇头说道：“你忘了我内伤未愈吗？近日之中，我已觉着内腑有了变化，但我一直欺瞒着妹妹，不让她知道。”

咱们走到官道上，就要分手，我要尽早回鬼王谷去，再在外面停留时日，只怕无法生还故居了。”

徐元平沉吟了一阵，道：

“在下答应姑娘，要设法给你疗好内伤，此言一日未能实现，就有效一日。姑娘如能信得过我，暂请晚返鬼王谷几日，容我再尽心力。”

丁玲笑道：“我和妹妹离家时日已久，很多事都要得禀告家父，万一死在外面，岂不抱恨终生？”

徐元平默然不言，心中却暗暗想道：疗她内伤，势非相求那紫衣少女不可，我已强忍羞辱，求她救我叔父一次，难道还要再求她一次不成？

但我已答应丁玲替她疗好伤势，如今伤势未愈，又势难毁弃诺言，袖手不问……

查玉突然插口说道：“丁姑娘，咱们由金陵一路行来，相处时日不短，我怎么一点也看不出你负有内伤？”

丁玲道：“如你早看出我负有内伤，咱们一路上也不能相安无事了。”

查玉冷冷说道：“原来丁姑娘还对在下存有戒心。”丁玲道：“江湖凶险，步步杀机，我对谁也不能相信。”宗涛接口笑道：“不错啊！老叫化也不相信你们赶来玄武宫，是帮忙小叫化救我！”

丁玲抬头望望天上浮动的白云，避不作答，恍如未闻其言。查玉似想接

口，但见他口齿启动，轻轻的咳了一声，却未言语。

宗涛回头望望那小叫化子，说道：“人家不愿说话，你也变成哑子了？”

小叫化道：“弟子在赶往玄武宫途中，遇得了查少堡主，和两位姑娘……”

宗涛皱皱眉头，道：“你怎么知道老叫化被人家困在玄武宫中了？”

小叫化道：“弟子……弟子……”

宗涛怒道：“我看你越来越不成材，连话也说不清楚了？”小叫化道：“弟子是听神州一君易天行说出师傅失陷玄武宫！”

徐元平道：“易天行……”

小叫化道：“易天行还告诉小叫化，要我转告家师，是否需他出手相助？如若有用他之处，他决不推辞！”

宗涛冷笑一声，道：“好一片虚情假意，老叫化如是不知道他的为人，倒是要被他一番虚情所动！”

徐元平道：“我们被困在水牢中，如非天玄道长同意，只怕见面也不可能，易天行如何能够救得？”

金老二接道：“平儿！你未免太小觑易天行了？他只要答应出手相助，决不会无的放矢……”。

宗涛道：“天玄道长虽然剑术绝世，但如和易天行一争长短，决然不是敌手，老叫化也信他能把咱们救出水牢！”

徐元平心中虽是极不同意两人之见，但却没有出言反驳。

那小叫化侧脸望了徐元平两眼，欲言又止。

宗涛却似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回头问查玉道：“你见过你爹爹没有？”

查玉微微一笑，道：“见过了，如果不是家父赶到金陵，只怕晚辈和两位丁姑娘现在还被困在杨家堡中！”

言下面露喜色，似是十分得意。

丁玲道：“查老堡主相救我们姐妹，我们姐妹十分感激……”

查玉笑道：“感激大可不必，贵谷和敝堡一向交谊深厚，礼应略效微劳。”

丁玲道：“如果杨文尧不肯释放，凭令尊一人之力，只怕也难救我们出堡，我对此事……”

查玉大笑道：“兵法曰：‘不战而屈之兵，上策。’家父单凭三寸之舌，说服杨文尧，使咱们安然脱险，岂不比一场动刀恶斗，好上百倍？”

丁玲笑道：“就事论事，就只怕不会这样简单，所以我对此事存疑甚多……”。

查玉微微一笑接道：“不知丁姑娘怀疑的何事？”

丁玲道：“咱们离开杨家堡时，只和令尊匆匆见过一面，杨文尧立时起身逐客，单单留下你们父子见面，此等大背常情的举动，自非无因。”

查玉笑道：“兄弟倒是忘记告诉丁姑娘了，令叔父丁老前辈，和兄弟一起被困杨家堡花园之中……”。

丁玲听得微微一怔，道：“是我三叔父吗？”

查玉道：“不错……”

丁玲道：“我怎么没有见到他呢？”

查玉道：“姑娘问的太急，在下只有一张嘴，如何能说得及。”

丁玲暗暗骂了一声：死不要脸，口中却微笑道：“那么，查少堡主请慢慢说吧！”侧转娇躯，欠身一礼。

查玉重重的咳了两声，道：“那花园荷花池旁铁网之下，一共困了三人，

除了兄弟之外，就是令叔丁炎山丁老前辈，还有一位，只怕诸位也难相信。”

宗涛冷哼一声，道：“在我老人家面前，也卖关子，我看你是活的不耐烦了。”

查玉侧脸望着宗涛笑道：“家父曾告诫晚辈，以后见到宗老前辈要多多拜领教益，要不是家父相嘱，晚辈也不会陪着他们冒险到玄武宫来了……”

宗涛知他说的是实话，不好再出言斥责，连连的咳嗽几声，应付过去。

查玉思忖了一阵，接道：“还有一位是千毒谷中的冷公霄……”

宗涛笑道：“杨文尧胆子不小啊！凭他一个杨家堡竟敢和鬼王、千毒二谷，还加上个查家堡作对。”

丁玲心急着想知丁炎山的下落，怕宗涛把话岔远，赶忙接口说道：“我三叔和冷公霄哪里去了？怎么我们离开杨家堡，只见到今尊一人？”

查玉道：“个中详情，我虽不尽了然，但想来令叔父和冷公霄已被杨……”。

突然住口不言，重重咳了一声……。

宗涛冷冷说道：“又犯了老毛病啦！”

查玉啪的一声，吐出一口痰来，接道：“晚辈这几天有点伤风，说话不大便利，丁老前辈和冷公霄都先晚辈离开了那被困铁网，行踪何处，晚辈就不清楚了。”

宗涛冷笑道：“你不说，老叫化也能猜得出来，几个人臭味相投，利害冲突之时，不惜拼个你死我活；但如利害一致时，又会尽弃前嫌，相互为谋；丁老三、冷老二，不计杨文尧被困之辱，查子清也不追究爱子被围之差，有志一同，联手结盟，还会做出什么好事？哼！近日之内，江湖必有大变。”

丁玲微微一笑，道：“好啊！老前辈一口气骂了我们鬼王、千毒两谷，查家、杨家二堡……”

宗涛接道：“老叫化想骂谁就骂谁？你这小鬼女有点不服气？”

丁玲笑道：“服气，服气！老前辈骂是骂过了，但不知是否想出来，江湖会有些什么大变？”

她似是有意让宗涛和徐元平等，为她惊人的智慧留下深刻的印象，故意卖弄她判事的才华。

宗涛怔了一怔，说道：“这个老叫化也能想到，岂不成了神仙？”

丁玲笑道：“不用神仙，人也照样可以想到！”

宗涛皱皱眉头，道：“今日和你这小鬼女半日相处，使老叫化深觉到鬼谷二娇之名，并非虚传，你既能猜得出来，老叫化倒是得请教请教。”

言词之中，似已对丁玲大为赞赏。

查玉侧脸望了丁玲一眼，笑道：“丁姑娘素有才女之称，定有惊人高论，在下也洗耳恭听。”

他而现洋洋自得之意，显然他早已知悉个中稳秘，至低限度，也知道一点端倪。

丁玲眼珠已转了两转，笑道：“看查兄得意神情，定已知悉个中之秘……”。

查玉摇头笑道：“这个吗？兄弟一点也不清楚。”

丁玲笑道：“贵堡和杨家堡虽无交往，但彼此尚无嫌怨，而我鬼王谷交谊深厚，来往较多……”

查玉接道：“查家堡鬼王谷唇齿相依……”

丁玲道：“所以令尊有所谋图之时，常和家父相商，但贵堡和千毒谷却是水火不容，结怨甚深。”

查玉忽然警觉，暗道：这鬼丫头逗我说话，别着了她的道儿，说溜了嘴，让她找出破绽。当下微微一笑，不再接口。

丁玲看他不肯接口，心中暗自急道：他不肯开口说话，我如何能找出他的破绽，看来今日这次大话，非要出丑不可了……

心中虽自暗生焦急，但神色仍甚镇静他说道：“令尊和杨文尧暗相谋计，要我三叔和冷公霄先行涉险……”

偷眼一瞧查玉，果见他脸色微变，赶忙着说道：“令尊和杨文尧好坐收渔利，这法子虽然不错，可惜谋虑不周，一着失错，落得个满盘皆输了。”

查玉微微一怔，道：“哪里谋……”忽然觉出失言，赶忙住口。

丁玲微微一笑，道：“我是说，杨文尧不该放我们姐妹和查少堡主一齐出来，这点他只怕没有想到？”

查玉奇道：“为什么？”

丁玲脸色一整，庄严他说道：“杨文尧外表和蔼，内心却是阴险……”

查玉被丁玲言词挑拨的再也忍耐不下，接道：“利害相关，他难道还敢暗算家父不成？”

丁玲道：“查少堡主只见眼前一时利害，缺乏深谋远虑，令尊和我叔叔，以及那冷公霄等都非平常之人，决不会为小利动心，杨文尧能使他们甘心受命，自是极大的利功诱惑，杨文尧决不甘心把巨大的利益，平均分作四份。

最上之策，就是把令尊和家叔利用之后，再予诛害……”。

查玉怔了怔，道：“姑娘这话倒是不错。”

丁玲道：“决错不了。为令尊安危计，查少堡主应该早作预谋……”。

她轻轻叹息一声，道：“本来令尊和家叔及那冷公霄，都是阅历极丰之人，凭杨文尧那心计，也未必能够算计他们；但一个有心，一个无意，在重利相诱之下，只怕他们鬼迷心窍，失了平日的机智，而且所有谋划行动，均操杨文尧之手，令尊和家叔有如盲人骑在瞎马之上，一切都听人摆布了。”

查玉脸色大变道：“姑娘一语提醒在下，我得赶去知会家父一声。

忽听金老二啊了一声，道：“杨文尧定然带他们赶往孤独之墓去了……”。他缓缓扬起断臂，说道：“我这条手臂就送在杨文尧的谋算之下，如非我见机的快，遇上平儿，早已横尸在孤独之墓中了。”

查玉更是焦急，目注丁玲道：“家父和丁老前辈安危相关，此事姑娘总不能袖手不管吧？”

宗涛哈哈大笑，道：“好啊！先让他们自相残杀一场，老叫化可以坐收渔人之利。”

金老二道：“那戮情剑匣已落入神州一君易天行的手中，只怕他也有了行动。”

宗涛笑声更是嘹亮，说道：“那是最好也不过，加上个易天行，这场战斗就更热闹了！”

徐元平忽然回头望了查玉一眼，道：“查兄，令尊可是往孤独之墓中去吗？”

查玉缓缓点头道：“时间仓促，家父只用我们查家中暗语，告诉我和杨文尧结伴去取一批宝物，想来定是去孤独之墓了！”

徐元平道：“那墓中珠宝翠玉多不胜数，如是心有贪念之人，难免不为

它动心。”

宗涛双目神光一闪，问道：“你既见过那墓中珠宝翠玉，难道就不动心吗？”

徐元平微微一笑，道：

“珠宝翠玉虽然人见人爱，但那总是身外之物，有它不多。无它不少；何况物原有主，岂可随便取得……”。

丁玲微微一笑，道：“杨文尧素有收集珠宝玉器之癖，金陵杨家堡富可敌国，那孤独之墓珠宝翠玉愈多，家叔和查老堡主的性命，也愈是危险了。”

查玉转目望着徐元平道：“徐兄既然到过那孤独之墓，不知可否指示兄弟一条去路？”

徐元平微微一皱眉头道：“墓中机关重重，查兄纵然赶到，也是难以擅入一步……”

宗涛大笑道：“老叫化虽无取财之意，但却想去赶场热闹他突然收敛笑容，接道：“少林寺已查出戮情剑重现江湖之上，尽出寺中高手，访查此剑下落，数十年来，江湖上都说那戮情剑乃最为不祥之物，凡怀此剑之人，不论武功何等高强，都难逃死亡一途，看来这传言倒是不错了，此物重现江湖不过数月工夫，已引起中原武林混乱之局。”

徐元平默然一笑，道：“唉！要是我早把此剑交还慧因大师，也许不致引出这场风波了。”

金老二接口说道：“少林寺和尚旨在追取那戮情剑匣，宝剑本身，倒还不是他们主要追寻之物，现在剑匣既已落入了易天行的手中，你大可不必再为他担待风险，不如赶往孤独之墓，找到元通大师，当面说明此事。”

徐元平沉吟一阵，道：“此事容我想想再说……”

他虽然不赞同金老二的办法，但却又不愿使他难堪，只好借词推托过去。

金老二脸色忽然一变，道：“平儿，那慧空圆寂之前，可有什么事托你办吗？”

徐元平凄凉一笑，道：“没有，他虽然传了我武功，但我们却无师徒名份……”

宗涛道：“你这两句话连老叫化也糊涂了，师伦大道，岂可忤逆？他既然传了你的武功……”

徐元平急急接道：“老前辈有所不知，他传我的武功，连那柄戮情剑，都是打赌输给我的！”

宗涛哦了一起，望着丁玲道：“老叫化还有一事不明，你们如何会跑到了杨家堡，又怎么和天玄碰在一声？玄武宫素来不许闲人进去，你们怎么会和那牛鼻子攀上了交情？”

他见徐元平急得面红耳赤，怕他一时冲动，口没遮拦，尽泄胸中之密，赶忙扳转话题。

丁玲瞧了徐元平一眼，才笑对宗涛说道：“此事说来话长……”

宗涛摇头接道：“删繁从简，愈短愈好。”

丁玲似在筹措措词，沉吟了一阵，道：“我和妹妹归途遭擒，被杨文尧押解金陵，半月后又被放了出来……”。

徐元平插嘴问道：“杨文尧为什么把你们押送杨家堡？岂不是自惹麻烦？”

丁玲道：“他认为我和妹妹发觉了他的隐秘，其实他不过自己多疑……”。

她微微一顿后，接道：“我们被不明不白的关入杨家堡水牢……”。

徐元平奇道：“杨家堡也有水牢？”

丁玲道：“一宫、一谷、三大堡中大概都有水牢的设置。”

徐元平奇道：“怎么一宫一谷呢？难道千毒谷中没有水牢？”

丁玲道：“是我们鬼王谷没有水牢，不过有火牢，坐来比水牢还要苦了！”

徐元平叹了一口气，欲言又止。

丁玲微微一笑道：“我们又被糊糊涂徐放了出来，以我之意，要赶回鬼王谷去，妹妹却偏要到此来，后来又遇上了宗老前辈的高足……”

宗涛哈哈一笑，道：“客气，客气，小叫化子。”

丁玲接道：“小叫化子告诉我们两件大事：一件是宗老前辈陷身在玄武官中；一件是徐相公死在了天玄道长手中。”

宗涛突然一皱眉，道：“怪呀！这玄武宫中之谜，如何会泄了出去？”

丁玲望了徐元平一眼，轻轻叹了一口气，接道：“妹妹听到此讯，坚持要来玄武官一行，帮助小叫化相救宗老前辈……”

宗涛笑道：“你们可是当真存心来救老叫化吗？只怕是言不由衷吧？”

丁玲嫣然一笑，道：“我妹妹不知从那来的感应，他坚信徐相公不会死，非要找天玄道长问问明白不可……”

宗涛望了查玉一眼，道：“你可也是帮助小叫化来救老叫化子吗？”

查玉道：“晚辈一来相助搭救宗老前辈，二来想证实一下徐兄生死之事。”

宗涛仰天打个哈哈，道：“玄武宫是何等险凶之处，就凭你们几个娃娃也敢来老虎口中拔牙，胆子倒不小啊！小叫化子冒死而来，还有得可说，三位明知万无一生，却也甘愿赶来相救老叫化，实叫老叫化难以置信！”

丁玲道：“这有什么稀奇！一个人不把生死之事放在心上，还有什么好怕？”

宗涛怔了一怔，道：“这话倒是不错……”

查玉微微一笑，接道：“可是徐兄死讯，激起了两位姑娘效死之心？”

丁玲淡然一笑，接道：“是不是你管不着，最好少说风凉话，免得延误时间，误了令尊的性命。”

宗涛忽然哈哈大笑道：“以后你们在途中遇上了身受重伤的天玄道长，帮助他疗好伤势，牛鼻子感恩图报，破例带你们进了玄武宫。”

丁玲笑道：“老前辈言来有如亲眼所见，猜的一点不错她转脸望了查玉一眼，道：“我们这一行人中，都没有见过天玄道长，还是从那一身装束中，猜出来他的身份。他伤势甚重，人事不省，当时我们如要杀他，实是不费吹灰之力……”。

徐元平道：“杀一个奄奄一息，毫无抗拒能力之人，岂是大丈夫的行径？”

丁玲道：“江湖上如都像你徐相公这等光明磊落，武林中也不会有很多是非了。”

宗涛道：“那你们为什么不杀他？”

丁玲道：“我们一共四个人，但对处理天玄道长，却有着三种不同的意见，令高足主张挟持他赶往玄武宫走马换将；查少堡主却主张杀了他，再设法搭救老前辈，我妹妹却力排两人之议，主张帮他疗好伤势……”

查玉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丁玲冷笑一声，道：“你怎么不说呀？你不说我也猜得出你要说什么！哼！有我在，你最好少卖弄口舌！”

查玉原来想说，你妹妹要救天玄、还不是想从天玄道长口中探听徐元平的生死之事，哪里是真想救人，话到口边之时，忽然觉着这几句话有些不对，慌忙住口不说，对丁玲刺激之言，也充耳不闻，一笑置之。

丁玲继续说道：“我们几人争执了甚久，结果依了我妹妹之言，帮助天玄道长疗好伤势，以后之事，老前辈是亲眼所见，那就不用说了。”

## 第二十四回 侠女柔情

几人边走边谈，不觉间已走出七八里路，到了一处岔道所在。

丁玲转身对宗涛躬身一礼，说道：“老前辈请多保重，晚辈就此告别了。”

宗涛还未来得及答话，徐元平已抢先答道：“丁姑娘要到哪里去？”

丁玲道：“我要回鬼王谷去……”

徐元平道：“你内伤未愈，如何能独自行动？”

丁玲道：“我伤势虽重；但在一两个月之内，还死不了，埋骨桑梓，总比要死在外面好些。徐相公日后有暇，能到玄武宫去，看望我妹妹一次，也不枉她对你一番怀念之情。”

默然一笑，转身向南而去。

徐元平纵身一跃，拦住了丁玲去路，说道：“姑娘身负内伤，如何单身上路？”

神丐宗涛突然接口说道：“天玄牛鼻子，乃当今武林疗治毒伤的圣手，咱们再到玄武宫去要他替你疗治伤势就是。”

丁玲摇头笑道：“我中了三阳气功，内腹真气凝结成伤，南海门下那鬼丫头，给我药物之时，已料到我难以按她所嘱养息，金针过穴，把我凝结的伤势，逼入内腑，我未能按时服药养息，致内伤转成痼疾，不瞒几位说，我早已难再和人动手，天玄道长曾经看出了我负有内伤，他把我叫到一侧，替我把脉之后，告诉我还有三月好活，而且在这三个月之中，还要心情欢愉，要不然寿命要少一半，几位好意丁玲拜领了……”。

宗涛道：“这么说来，天玄牛鼻子也束手无策了。”

丁玲点头笑道：“他亲口告诉我，早回鬼王谷，还可埋身桑梓。”

宗涛叹息一声，道：“无怪那牛鼻子肯收小鬼女作徒弟，而不肯收你。”

丁玲道：“那也不是，我妹妹心地善良，一派天真，待人诚心诚意，不善虚假，而且她练我们本门内功基础不深，容易改变，我已病入膏肓，收了我也不能传他绝世武功。”

徐元平仰脸望天，神情沉痛地道：“姑娘如不是照顾在下疗伤，如何会和绿衣丽人相遇，追根究底祸由我起，我如不能想法子疗治姑娘内伤，不但变成了言而无信之人，且将有负一番相救之恩。”

丁玲想不到他对自己竟这般的情意深重，只觉心头一甜，接道：“这如何能够怪你，只怪我过去作孽太多，身遭天谴，能听你这番话，我已经心满意足……”。

她缓缓把目光移注到宗涛等脸上，羞怩一笑，道：“我已是快死的人了，难免言词失检。”

宗涛笑道：“江湖上都说鬼谷二娇，面和心冷，手段毒辣，杀人尽在轻颦浅笑之中，今日一看，传言到是未必……”

忽听一阵急促的马蹄之声，传了过来，一个遥遥的声音说道：“师傅，你老人家在这里，害得弟子一阵好找。”

宗涛转眼望去，只见何行舟快马加鞭，如飞而来。

他仍然穿着一身华丽的衣服，神色间惊喜交集，但那匹长程健马，却跑的满身大汗。

宗涛皱皱眉头，道：“你跑来干什么？”

何行舟一跃下马，说道：“弟子今日如果还找不到师傅，那就……”，

目光移注到徐元平脸上，突然一呆，接道：“你还没有死吗？”

徐元平淡然一笑道：“怎么？你很希望我早些死？”

何行舟喃喃自语，道：“奇怪呀！这是怎么回事呢？”

查玉冷笑一声，接道：“你这人毛病不小，大惊小怪的干什么？”

何行舟想起过去在碧萝山庄之中，也是遇上这几个人，不但被戏耍的不亦乐乎，而且还几乎丢了性命，如非有金牌在身，借宗涛之力，挡了一阵，只怕现在已尸骨化灰，不觉心中一寒，回头对宗涛深一揖，道：“弟子奉了金牌令谕，找寻师傅，限期归报，今日是最后一天限期，如果再遇不上师傅，势非受责不可。”

宗涛道：“你找我有什么事？”

何行舟道：“师傅和师娘相订之约……”

宗涛脸色一整，说道：“你回去吧！除非你师叔愿先把金牌交回，老叫化决不再和她晤面。”

何行舟先是冷笑一声，但立时又换成一副笑脸，说道：“金牌令谕乃咱们金牌门中无上权威之令，难道师傅也要违抗吗？”

丁玲突然插口说道：“金牌令谕能管到宗老前辈，难道还能管得到我们不成？”

何行舟呆了一呆，纵身跃上马背，一抖僵绳，那健马冲出去二丈多远，然后又勒马转过身子，高声说道：“师叔命弟子转达金牌令谕，限师傅十日之内，赶往碧萝山庄，如有违背，以欺师灭祖大罪论处！”

说完话，也不待宗涛答话，带转马头，放马疾奔而去。

查玉侧脸望了宗涛一眼，道：“徐兄，咱们下次再遇上此人时，非得把他结果了不可。”

暗中观察宗涛神情，看他有些什么反应。

哪知宗涛恍似未闻其言，神情冷寂，呆呆站着，似在考虑着一件极大的难题……

徐元平轻轻叹息一声，道：“看来人生在世，谁也难免烦恼，以宗老前辈的豪放，也有着无法解决之苦。唉！只是每个人的际遇不同，烦恼也就各异了。”

丁玲侧脸对宗涛道：“宗老前辈，咱们早些走吧！”

宗涛轻轻啊了一声，道：“走吧”！当先向前走去。

大家心中都似是有着极沉重心事，一时间默默无言。

走约四五里路，宗涛突然停了下来，回过头来说道：“你们先到孤独之墓去，老叫化去办件私事，随后就到。”

徐元平道：“老前辈可是要和你那师妹见面吗？”

宗涛摇摇头，还未来得及答话，忽听一声高昂的佛号，一群身披袈裟，肩负禅杖的和尚，陡然间从路旁一片杂树中转了出来，拦住去路。

当先一个身披黄色袈裟的和尚，单掌立胸，欠身说道：“诸位施主，不知哪个姓徐。”

徐元平微微一怔，挺身而出，道：“在下姓徐，诸位师父可是少林寺中的吗？”

那当先的和尚道：“不错，贫僧正是嵩山少林本院而来，施主大号可是元平二字吗？”

徐元平目光如电，扫掠群僧而过，只觉这些人面目陌生，无一个相识之

人，缓缓点头道：“徐元平正是在下，有劳诸位大师父跋涉相寻了。”

言下之意，似是知道少林僧侣们，正是为他而来。

那身披黄色袈裟和尚，似是想不到徐元平这等言词坦荡，不禁微微一怔，道：“徐施主快人快语，贫僧等甚是感佩；但不知施主有何打算？”

徐元平奇道：“这要问你们了。你们跋涉风尘，苦苦相寻在下，不知是何打算？”

那和尚微微一笑，道：“徐施主既然敢挺身而出，为何又不敢承认其事？”

徐元平道：“什么事？”

那和尚修养甚好，仍然心平气和地说道：“徐施主曾经取了我少林一件镇山之宝，不知是交还贫僧带回呢？还是同去一见我们掌门方丈？”

徐元平道：“在下不知取了贵寺什么镇山之宝？”

那和尚微现愠色，道：“施主是当真不知呢？还是故意相问？”

徐元平道：“自然当真不知。”

那和尚突然提高了声音，道：“戮情剑！”

徐元平冷笑一声，道：“戮情剑乃在下所有之物！不知和贵寺何干？”

那黄衣和尚怒道：“明明是我们少林慧空先师所有，怎么成了你的东西，难道还想讹诈不成？”

徐元平笑道：“不错，戮情剑虽是慧空大师之物，但他打赌输给在下，贵寺之中，只有一人可以向在下讨回！”

那黄衣和尚笑道：“不知是敝寺中哪位大师？”徐元平朗朗一笑，豪壮地说道：“慧空大师！”

身着黄色袈裟的和尚一时之间，未能想出他话中含意，不加思索地答道：“可惜敝寺中慧空大师，已经圆寂皈依我佛了。”徐元平道：“那戮情剑乃慧空大师输给在下，除了他复生之外，贵寺中再无人能向在下讨回那支戮情剑了。”

那黄衣和尚怒道：“这么说来，小施主是有意同敝寺为难了？”

金老二道：“平儿，不必代人受过，把事情真相告诉他们吧！”

徐元平回头望了金老二一眼，摇摇头，坚决的对那黄衣和尚说道：“请大师上复贵寺方丈，那戮情剑已是在下之物，如想讨取，只有先把在下……”

那黄衣和尚一顿手中禅杖，接道：“贫僧受命而来，小施主如不肯把戮情剑交付贫僧带回，只有委屈大驾，随贫僧等，去见敝寺方丈，小施主有什么话，对敝寺方丈说吧！”

徐元平冷笑一声，道：“在下既没有窃取贵寺之物，去见贵寺方丈，岂不成了笑话。”

黄衣僧人道：“施主既不肯去，说不得贫僧等只好动手相请。”

徐元平大步向前走了三步，说道：“诸位大师尽管出手！”

那黄衣和尚看徐元平赤手空拳，也放下手中禅杖，大步而出。

只听身后一声阿弥陀佛，一个身着浅蓝僧袍和尚，大步而出，低声说道：“师叔暂请住手，弟子有话禀告。”

那黄衣和尚怔了一怔，道：“你有什么话说？”

蓝衣僧人道：“掌门方丈之命，只要咱们找出徐施主的下落，并未要咱们押解他去见掌门方丈，弟子之意，不如和这位徐施主订下后会之约……”

那黄衣和尚微一沉吟，合掌对徐元平道：“小施主豪风侠胆，自非怕事之人，贫僧千里跋涉，追寻小施主的行踪，既能相遇，总算有缘，但望小施

主订下后会之约，贫僧也好回报敝寺方丈，届时亲向施主讨剑。”

徐元平皱皱眉头，沉吟了半晌，道：“好吧！十日之后，咱们在孤独之墓相见。”

黄衣和尚合掌答道：“施主言重九鼎，贫僧就此告别。”探手捡起地上禅杖，率领群僧，急奔而去。

宗涛目注群僧急急而去的背影，笑道：“好啊，加上少林群僧，孤独之墓这场好戏，就更热闹了。”

丁玲忽然微微一笑，道：“宗老前辈不用再去找令师妹了……”

宗涛道：“什么？”

丁玲道：“何行舟骗你的。”

宗涛道：“小鬼女胡说八道的什么？”

丁玲笑道：“老前辈一向看不起我们鬼王谷中的人，对我们姐妹俩更无好感；晚辈对老前辈侠行却是久已仰慕，如有所知，无不奉告。何行舟如若真要老前辈十日之内赶往碧萝山庄，却不会把咱们的行踪，告诉少林寺中和尚，就晚辈推论令师妹可能就在左近。

他急急而去，分明要兼程赶往禀告咱们行踪，心中却又耽心咱们行动迅速，追赶不及，故意泄露咱们行踪，先让少林寺僧侣他们拦挡一阵，以争取时间。老前辈如若不信晚辈之言，不妨在此稍候一阵，一个时辰之内，何行舟定然会带人追来。”

徐元平道：“不知姑娘何以能断言咱们行踪是何行舟故意泄露于少林寺僧侣。”

丁玲笑道：“徐相公请仔细看看四周形势，当可同意贱妾之见。这片杂林紧依道旁，少林寺中和尚如向咱们迎面而来，遥遥可见，如说他们早已在林中休息，决不会一开口就问哪位姓徐。依此而论，必是何行舟先行遇上这些和尚，泄露了咱们行踪，那些和尚才沿抄捷径，赶到此地而来。”

查玉笑道：“丁姑娘推断不错。”

丁玲回目望了宗涛一眼笑道：“宗老前辈如果愿和他们相见，不妨就在此地稍候片刻；如果不愿和他们相见，尽可加快脚程远走。”

正说之间，徐元平忽然叹息一声，道：“姑娘所料不差，他们已经追上来了。”

转脸望去，只见正东方四匹快马风驰电掣而来，那快马之后，风尘滚滚中，隐隐可见几条人影，放腿紧追。

人比马快，不大工夫，那马后人影逾越马前，直向几人停身之处奔了过来。

宗涛叹口气，道：“大鬼女果是才智过人，老叫化今天算佩服你了。”

丁玲笑道：“好说，宗老前辈过奖了。”

几句话完，那两条人影，已然到了三丈左右，正是十年前名满中原武林的驼、矮二叟。

两人一齐收住了脚步，四只眼神却盯注在徐元平的脸上，神色间满是惊奇。

徐元平被两人瞧的不耐，冷冷说道：“你们瞧什么？”驼、矮二叟还未来得及回答，四匹健马已经冲到。第一匹马上坐着碧萝山庄的庄主王冠中，第二匹马上坐的何行舟，另外两匹马上坐着两个黑色劲服，佩带兵刃的大汉。王冠中也把目光投到徐元平脸上，瞧了一阵，笑道：“原来阁下还在人世？”

徐元平正要发作，忽然想起丁氏姐妹初见自己时的神情，也和这些人一般模样，不禁暗自一笑，道：“托福，托福。”王冠中忽然轻轻叹息一声，目光缓缓由宗涛、丁玲脸上扫过，说道：“诸位准备到哪里去？”

宗涛一皱眉头，道：“这个你也要管吗？”

王冠中道：“兄弟想和这位徐兄弟单独谈几句话，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徐元平笑道：“别说谈几句话，就是动手相搏几招也无不可！”

王冠中大笑道：“徐兄豪气干云，武功高强，在下一向佩服。不过，王某并未存有和你动手之心。”一带马头，向前飞驰而去。徐元平纵身急追，眨眼间两人已远离群豪数十丈外。王冠中忽然一点马蹬，身子由马背腾空而起，半空一个大转身，头下脚上，直对徐元平扑去。

徐元平一吸丹田真气，向前疾冲的身子，突然停了下来，左掌护胸，右掌蓄势待敌。

王冠中将近徐元平时，忽的一挺身子，轻飘飘的落在徐元平身前三尺之处，笑道：“江湖传言，阁下已死在天玄道长掌下，不知此事是真是假？”

徐元平笑道：“传言一点不错，但事情却半真半假。”王冠中道：“恕在下难解阁下言中之意。”

徐元平道：“我如死在天玄道长手中，现在哪里还能和你说话；但其事确然是有，不过我没有被他打死而已。”王冠中道：“是被掌力震晕了过去？”

徐元平道：“也可以这么说吧！”

王冠中神情严肃地说道：“但你这一场假死，却引起了江湖上一场风波……”

徐元平奇道：“此话怎讲？”

王冠中道：“徐兄死讯传到碧萝山庄之时，在下师妹还未深信，他说徐兄不是早夭之相……”

徐元平哦了一声，道：“你可是说那紫衣少女？”王冠中道：“不错，徐兄看她人品如何？”

徐元平怔了一怔道：“这个，在下很难评论。”

王冠中叹息一声，道：“但徐兄行踪忽隐，死讯就愈传愈盛，在下师妹由全然不信，到半信半疑，兄弟暗差铁骑，访查旬日，终于找到了徐兄的尸体。”

徐元平道：“我好好活着，怎么找到了我的尸体？”王冠中轻轻叹息一声道：“荒草丛中有一具腐烂的尸体，年龄和衣着都和你完全一样，而且那尸体就在你传言中丧命之处。”徐元平道：“有这等事？”

王冠中抬头望着天空中飘浮的一朵白云，神情黯然地说道：

“唉！如我当时能多加思考，或不致造成大错，可悲的是那时我竟然也有些心神紊乱，竟错把腐尸当你……”

徐元平道：“咱们毫无交往，更谈不上什么情义。那尸体纵然是我，王兄亦大可不必为在下之死感伤。”

王冠中道：“不错，如果不是为我师妹，兄弟也不会尽挑碧萝山庄中精明健仆，查访你的下落！”

徐元平奇道：“你师妹怎么样了？”

王冠中道：“在下听得此讯之后，连夜把那具腐尸运回，准备仔细辨认，是否真是徐兄。哪知那具尸体面目已遭破坏，无法辨认，而且身上已发出腐臭之味……”

徐元平忽觉胸中热血上冲，深深叹息一声，道：“王兄这般关心兄弟生死，不知是何用意？”

他问话言词，虽然十分强硬，但神情激动，目光中满是感激之情。

王冠中继续说道：“不知何人，把我运回尸体之事，告诉了我师妹，她竟然闯入了陈尸房中……”

徐元平哦了一声，黯然垂下头去。

王冠中道：“我师妹容色绝世，徐兄已经见过，不用兄弟再说，但她的天赋才华，徐兄恐还不知，不是在下夸赞于她，可算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绝世才貌，使她具有了强傲尊高的性格，做人行事，也和常人大不相同……”

说到此处，突然神色凄伤，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徐元平急道：“王兄怎么了？”

王冠中拂拭一下脸上的泪痕，纵声长笑，声如龙吟，直冲霄汉。

徐元平听那笑声，充满着无比的悲伤，似是满腔悲愤尤苦，要借那笑声发泄出来。

徐元平呆呆的站着，他已从王冠中伤痛的神情中，预感发生了惊人的变故，心中惶惶难安。

王冠中收住了长笑之声，接着道：“我师妹看到那尸体之后，只淡淡问道：‘那尸体可是徐元平吗？’”

徐元平道：“王兄如何答她？”

王冠中道：“她自制工夫，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心中虽已柔肠寸断，肝胆俱碎，但表面之上，却是异常镇静。我看她神色如常，也未想到会有事故，随口答道：大概不会错了。那知道这随口一语，竟成了我终身悔恨之大错……”

徐元平一时之间，想不出王冠中话中含意，摇摇头道：“怎么成了你的悔恨大错……”

王冠中道：“她当时又追问了一句，我就该有所觉悟才对，哪知仍然执迷不醒……”

他说到痛恨之处，突然举起手来，乒乒乓乓在自己脸上打了两记耳光。

这两掌打的甚重，不但脸上指痕宛然，而且嘴角间鲜血汨汨而出。

徐元平道：“王兄不必这等自责，纵然你错认了那具尸体，也是无关紧要之事……”

王冠中悲愤地说道：“其实那尸体是否徐兄，我心中毫无把握，不知何故，当时竟冲口而出，她当时脸色突然一变，我已觉出有些不对，谁知她竟淡然一笑说道，死了就死了，这人又和咱们南海门毫无关系，快去拿具棺木把他收殓起来埋了算啦，瞧来瞧去干什么呢……”

徐元平道：“是啊，在下死与不死，都和贵庄毫无关系，她说的一点不错。”

王冠中道：“她说话之时，神情已变得十分轻松，叫我无法猜测她心中之事，而且说完后，就转身而去，更是叫人无从捉摸，我当时还暗自好笑，自作聪明，派的什么人去找你尸体，想不到她却早已暗中想好了主意……”

徐元平听得有些糊涂起来，说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越听越不明白了。”

王冠中仰脸长长吐出一口闷气，道：“我师妹乃人间绝才，为人作事，自非常人能够想到。”

徐元平忽然转过身去，说道：“说来说去，尽是你们南海门中的事，在下已无兴致再听下去……”，纵身一跃，人已至三丈开外。

王冠中大声叫道：“她把我们南海门下至宝紫玉钗放……”

徐元平遥遥嚷道：“你们南海门下至宝，和我无关。”

连着几个飞纵，跃回到宗涛等停身之处，说道：“咱们快些走啦。”当先放腿而去。

驼、矮二叟等未得王冠中出手拦阻之命，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才好，看着几人联袂飞跃而去。

这等高手，个个身负上乘轻功，时机稍纵即逝，王冠中又被徐元平绝袂而去的举动，气的呆在当地，待他神智恢复，下令追赶之时，徐元平等早已走的没了影儿。

且说宗涛等疾行如飞，跑约十余丈时，丁玲已是满头汗水，娇喘说道：“你们先走吧，我已经跑不动了。”

宗涛哈哈一笑道：“老叫化带你走吧！”

丁玲道：“不行，我要回鬼王谷，咱们不一条路。”

宗涛道：“老叫化年登古稀，一身蛇腥之气，大概不会有人说我们闲话吧！”抱起丁玲，绝尘疾行。

丁玲伏在宗涛肩头，娇声笑道：“老前辈一向敌视我们鬼王谷之人，不知今日何以对晚辈这等爱护起来？”

宗涛笑道：“大鬼女不似传言中的那等奸诈……”

丁玲道：“夸奖，夸奖，晚辈能得老前辈这等称赞，死也无憾了。”

宗涛道：“鬼丫头少灌迷汤，老叫化不吃这个。”丁玲道：“可惜我已不能再活好久了，如果不是身有内伤，定要认你作师，拜在你们金牌门下。”

宗涛道：“不行，你纵然想拜，老叫化却未必愿收。”丁玲笑道：“你已答应传我武功，纵然没有师徒名分，但已有师徒之实了。”

两人谈话之间，已然奔出了十几里路，金老二毒伤初愈，断臂旧创，亦未全复，经过这一阵迅如电掣的奔行，人已有些支持不住，满头大汗，滚滚而下。

徐元平回头望去，已不见王冠中一行追踪之人，立时放缓了脚步，笑道：“宗老前辈，咱们停下来休息一下吧！”宗涛目光转动，打量了四周景物一眼，说道：“走！咱们到那面大树下去坐坐。”

几人走到大树之下，坐了下去，金老二立时闭上双目，运气调息。

查玉和小叫化也有些微微喘息，徐元平和宗涛却是面色如常，毫无感觉。

丁玲忽然回头望了徐元平一眼，笑道：“那锦衣大汉和你谈的什么？你怎么回头就走，听也不愿再听下去？”徐元平道：“他尽谈他们南海门中之事……”

丁玲笑道：“只怕未必，难道就没有提过那紫衣少女吗？”徐元平道：“提过了，不知何人在我受伤之处，放了一具尸体，那尸体和我穿着的衣服一样，他们就把尸体认作我的真身。”丁玲柳眉轻轻一皱，道：“奇怪呀！他们找你尸体作甚？”徐元平道：“这我就不清楚了。”

丁玲道：“不知那具尸体，现在何处？”

徐元平道：“好像埋了啦……”，忽然想起临行之际，王冠中高声叫喊之言：她把我们南海门下至宝紫玉钗放……下面之言被自己回答之言打断，当时并无任何感觉，现在想来，此言实非寻常，心有所念，不自觉失声叫道：

“紫玉钗……”

丁玲道：“什么紫玉钗……”

徐元平摇摇头道：“紫玉钗是他们南海门下至宝……”

丁玲气得眨眨眼睛说：“你有点神不守舍，紫玉钗和你何关？”

徐元平仰脸望天，沉吟了良久，答道：“这我就知道了……”

丁玲虽然聪明绝顶，但这等无头无脑的一句紫玉钗，一时之间也想不出是何含意，不禁低声复诵道：“紫玉钗、紫玉钗，南海门下至宝……”

忽听徐元平急声说道：“几位在这里等我一会，我得找他问个清楚。”

纵身一跃，人已到三丈开外。

丁玲高声叫道：“不用去啦！”

徐元平回头问道：“为什么？”

丁玲道：“人家早去远了，你如去追他们，还不如等我想上一阵，或可猜出话中含意。”

徐元平已知她判事之能，当下又缓步走了回来。

只见丁玲举起手来，理理鬓边散发，自言自语地说道：“紫玉钗，顾名思义，其形定然是女人用的金钗一类之物相同。”

查玉微微一笑，接道：“那定是一只宝钗了。”

丁玲知他有意讽刺，也不反驳，仍然缓缓接道：“不错，一支金钗，不解的是一支玉钗能值几何？怎能称作南海门下至宝她微微一沉吟，急急接道：“徐相公，不知那人如何和你提起了紫玉钗，上下之言，衔接一起，或可有助贱妾参悟。”

徐元平想了一阵，道：“他说那紫衣少女把他南海至宝紫玉钗放……”

丁玲道：“放到哪里？”

徐元平道：“下面的话被我打断了。”

丁玲啊一声，道：“可是放到那棺木之中？”

徐元平怔了一怔，道：“这个大概对吧！她曾要人找具棺木，收殓那具尸体。”

丁玲婉然一笑，道：“不错啦！她把她们南海门下至宝紫玉钗，放入了收殓那具尸体的棺中。”

徐元平道：“放入棺木之中，有何作用？”

丁玲淡淡一笑道：“她误把那具尸体，认作是你，才把紫玉钗放入棺木之中，那紫玉钗既称南海门下至宝，想来定然有它的妙用，再不然就是以钗代人，常伴君侧。唉！那姑娘用情很痴了！”

徐元平听她说的入情入理，不禁呆了一呆，皱了皱眉头，道：“当真会有这等事吗？”

丁玲道：“但愿我猜的不对。”

徐元平默然垂下头去，倚在树上，那紫衣少女绝世的姿色，如花的笑容，悠悠的展现脑际……

秋风阵阵，林木萧萧，夕阳残照，归鸦噪鸣，辽阔的原野上一片肃杀景象。

沉默了足足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查玉再难忍耐，低声对宗涛说道：“宗老前辈，此地相距孤独之墓不知道还有多少路程？”

徐元平忽然一挺身子，接道：“没有多远了，咱们走吧！”当先向前走去。

宗涛、丁玲等相继随在他身后而行，丁玲暗中留意查看，只见徐元平眉宇间满是忧郁之情，不禁暗中一叹，忖道：这样看起来，他对那紫衣少女倒已用情甚深了，可怜妹妹一片痴心，哪知心中情郎，却已情有别钟了。

她要存心看个究竟，也不再提告别之事。

查玉心悬父亲安危，宗涛和金老二也都希望早些赶到孤独之墓，看看情形，一路上奔行甚速，夜晚之后，仍然兼程赶路，曦光初露时光，已到了那荒凉的孤独之墓。

徐元平伸手指着百丈外一处乱坟起伏、古柏环绕之处，说道：“那就是孤独之墓了。”

查玉凝神望去，不见一个人影，侧耳静听，也不闻打闹之声，心中甚感奇怪，说道：“怎么不见一个人呢？”

丁玲道：“只怕咱们来晚了，已经死的死，伤的伤，曲终人散了。”

查玉怔了一怔，道：“我替几位开道，先去瞧瞧。”纵跃如飞而去。

金老二一皱眉头道：“就算他们真的已经拼出了胜负，也必有可寻迹象，咱们去瞧瞧吧！”加快了脚步赶去。

几人走过那环绕古柏，但见起伏荒坟上片片白霜，找不出一点可资追寻的痕迹。

查玉心念父亲安危，比别人更是用心仔细，他绕行墓地一周之后，垂头丧气地走了过来说道：“宗老前辈见闻广博，不知是否已瞧出一点迹象……”

丁玲冷冷说道：“不论哪一方胜，也不会在这里留下尸体她微微一顿又接道：“纵然无人收埋，也早被野狼吃了。”

查玉脸色微变，但他仍然装作镇静之态说道：“在下的看法，只怕咱们早来了一步，如是此地当真经过相搏，必将留下暗器、兵刃之类。”

丁玲道：“满地枯草，白霜掩遮，你如不仔细拨开草丛寻找，哪里会找得出来？”

丁玲本是有意捉弄于他，但查玉心念父亲安危，早已乱了方寸，听丁玲说的甚有道理，果然折了一根柏枝，拨开草丛寻找。

这墓地之中，荒草及膝，秋末冬初季节，浓霜如雪，查玉用树枝拨动枯草，浓霜溅飞，沾了一身，片刻之间，衣履尽湿。

丁玲看他找的十分起劲，忍不住噗的一声，笑了出来。

查玉回头望去，看丁玲罗袖掩口，双肩耸动，笑的花枝乱颤，心中恍然大悟，她乃有意捉弄自己，不禁心头火起，大步走了回来。怒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丁玲脸色一整，说道：“怎么？你自己要听我话，怪的那个？”

查玉道：“此时此地，丁姑娘还有心捉弄我，难道令叔的生死，你就毫不关心吗？”

丁玲道：“谁说我不关心了！你自己不能镇静，就不想想如若他们真已到这孤独之墓内，相遇火并，总有一方获胜，胜方入墓寻宝，这墓外定有守望之人，如若已寻得宝物而去，这累累青冢，哪里还能这等完整无恙？”

查玉虽有被捉弄的愤怒，但丁玲这一分析，无疑已说明杨文尧等还未来到此地，放了一桩沉重的心事，一喜一怒，两相抵消，轻轻的咳了一声，默然不语。

查玉打量了四周一服，说道：“如果这孤独之墓中，真有存宝，倒是大可不必去寻什么原图，一样可以取得出来。”

宗涛道：“好啊！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你们都比老叫化强多了，用什么方法不用原图可取出墓中存宝，老叫化听听高论。”

查玉道：“此事说来简单的很，只要雇用大批年富力强的工人，日夜赶工，挖地三尺，不愁取出墓中存宝。”

徐元平道：“这墓中建筑牢固而且机关重重，这等作法，那不知要断送多少无辜的性命。”

查玉微一沉思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他们贪图重金而来，死了也怨不得别人。”

徐元平暗暗一叹，默然无语。

金老二道：“查少堡主想的虽是不错，但却不知这墓中惊人的浩大工程，如无原图，纵然雇用上千人工，也无法破除坚壁。何况那墓中机关，布设精巧无比，只要没有破坏操纵那墓中机关的枢纽，它一直运转不息……”

忽听丁玲咦了一声，说道：“快些隐起身子。”

她说的十分慌急，众人来不及抬头观看，立时各自向一处藏身之处奔去，丁玲却随在徐元平身后，隐在一处茂草丛中。

这是一座突起的青冢，周围的荒草，高可及人，徐元平和丁玲隐入了草丛之中，藏好身子之后，徐元平探头张望了一阵，不见一个人影，心中甚觉奇怪，回头对丁玲说道：“当真有人吗？”

丁玲摇摇头，笑道：“没有啊！”

徐元平怒道：“你这人怎么搞的，说话做事没轻没重，不论什么时间，都乱开玩笑。”

站起身来，向外走去。

忽听丁玲低声说道：“等一等好吗？我有话要对你说。”伸手拉住了徐元平的衣角。

这两句话虽是平平常常，但声音却有着无比的凄凉，徐元平不自主的停了脚步。

回头望去，只见丁玲星目之中蕴满了盈盈泪水，濡濡欲滴，不禁吃了一惊，急急说道：“姑娘有什么话，尽管请说，只要在下力所能及，定当全力以赴。”

丁玲道：“刚才我突然觉到了内部伤势，起了变化，也许很快就要死了。”

徐元平吃了一惊，道：“什么，当真有这样厉害吗？”

丁玲道：“难道我还会骗你么？”

徐元平蹲了下来，突然伸出手去，一掌按在丁玲“玄机”穴上，低声说道：“你快些运气相和，我以本身真元之气助你，看看能不能把你伤势稳住。”

他此时内功，已极深厚，一运内功，丁玲立时感觉着一股热流攻入了穴道之中。

只觉徐元平掌心之中，热流如泉，不停的涌入“玄机”要穴，畅行百脉，流通四肢。

丁玲初时只不过觉着那攻入穴道热流，畅行百脉，十分舒服；但当那热流攻入内腑时，却突然觉着一阵刺心的剧疼，不禁一皱眉头，本能的向后一仰身躯，让开了徐元平的手掌。

睁眼望去，只见徐元平顶门之上，满是汗水，显然他已集了全身功力……

丁玲歉疚的微微一笑，道：“我很疼……”，从怀中摸出一块雪白的手帕，接道：“看你累成什么样了……”，挥动绢帕，擦去他头上的汗水。

徐元平轻轻叹息一声，道：“你如能忍受一些痛苦，也许我能打通你因伤硬化的经脉。”

丁玲凄凉一笑道：“别怨我，我受不住那种痛苦，还是让我死了吧！”缓缓把娇躯偎了过来，伏在徐元平肩头之上。

徐元平看她一副楚楚可怜的神态，不禁生出怜悯之心，轻轻在她背上拍了两下，笑道：“不要紧，等一下我点了你两点晕穴，再用真气打通你受伤经脉，那你就不会感觉苦疼难耐了。”

丁玲忽然抬起头来，一脸缠绵悲凄之情，望着徐元平缓缓说道：“你真认为我是忍受不了那打通硬化经脉的疼苦吗？”

徐元平怔了一怔，道：“这是你自己说的啊！我怎么会知道呢？”

丁玲幽幽叹一口气，默默不言，瞪着一双大眼睛，凝注在徐元平脸上，似乎要从他神情间，找回她失去的什么。

四目相对，望了一阵，徐元平忽觉她目光之中，蕴藏着无限的情意，默默传了过来，不觉心头一震，慌忙别过头去，低声说道：“你别这样瞧着我。”

丁玲还未来得及开口说话，忽听一个宏亮的声音，传了过来，“紫玉钗当真能和那玉蝉功用相同？”

丁玲轻轻一扯徐元平的衣领，附在他耳边悄声说道：“我没骗你嘛，真的有人来了。”

徐元平怕惊动来人，不敢答话，回头一笑，轻轻移动身躯，借草丛空隙向外望去，但见青冢累累，遮去了视线，哪里还能看见来人？

只听另一个清冷的口音，说道：“那紫玉钗的功用，岂只和玉蝉相同，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除此之外，还有一宗大大的好处！”

那宏亮的声音，重又响起，道：“不知有什么好处？”

那清冷的口音接道：“不知吾兄是否喜爱南海门下奇书？”

只听一阵纵声大笑道：“南海奇书，人见人爱，兄弟自是不能免俗。”

徐元平低声对丁玲说道：“有一个好像是易天行的口音。”

丁玲怔了一怔，道：“你见过易天行吗？”

徐元平道：“见过两三次了，这口音听来很像，但不知他和何人走在一起。”

丁玲举手摇了两摇，附在他耳边说道：“易天行盛誉满天下，武功也不在天玄道长之下，咱们再要说话，非要被他察觉不可。”

徐元平点点头，不再言语。

丁玲看他忽然变的十分听话，心中大感高兴，微微一笑，轻轻把粉颈偎在他肩膀之上，凝神听去。

那声音清冷之人说道：“……信得过兄弟的话，除了那紫玉钗，和南海奇书可以到手之外，还可得到一位容色绝世，美艳无匹的妻……”那声音愈来愈小，渐渐不闻，显然两人忽然又改变了行向，折转他去。

徐元平侧耳再听，已难听到任何声音，松了一口气，忽觉耳根后热气轻拂，幽香扑鼻。

侧目望去，只见丁玲正伏在他肩头之上，樱口轻启，在他耳根后面呵气，幽幽香气，也从她身上散发出来。徐元平皱皱眉头，说道：“他们走了，咱们也出去吧！”丁玲笑道：“不用慌，他们马上就要回来。”

徐元平已对她料事之能佩服得五体投地，果然十分相信，依言坐着不动。

丁玲微微一笑，拉着他站了起来，道：“骗你的，你真的这样相信我的

话吗？”

徐元平被她闹的瞪目结舌，不知如何回答。

丁玲牵着徐元平一只手，当先跃出草丛，徐元平却仍然站着不动，丁玲用力一拉，道：“出来呀！”

只听一个朗朗大笑之声，接道：“两位挺热呀！”徐元平在丁玲一拉之下，不自主的跃了出来，面红耳赤地说道：“查兄不要取笑了。”

丁玲忽觉一阵羞意泛上心头，急急松了徐元平右手，转过身子。

抬头望去，只见查玉背负着双手，站在八九尺外，满脸微笑地接道：“徐兄艳福不浅啊！”

徐元平被他取笑的无言可答，咕咕吧吧的说道：“这个，这个，查兄……”

丁玲突然一扬柳眉说道：“怎么？你有点看不顺眼吗？”查玉笑道：“哪里，哪里，兄弟为两位恭贺还来不及呢！”丁玲突然横跨了两步，紧依徐元平身侧而立，说道：“你要想看你就多看两眼吧！”伸出纤纤玉手，抓住了徐元平的右腕。徐元平怔了一怔，接道：“丁姑娘别闹玩笑。”急急向后退了两步，让避开去。

查玉微微一笑道：“徐兄这等拒人于千里之外，也未免有些太过……”

忽觉一阵疾风直罩下来，查玉顾不得再接下去，纵身向一侧跃开五尺。

回头看去，见宗涛站在他让开的位置上，冷冷地说道：“易天行和一位中年大汉，还有一个书生装扮的人物，由此向东南方而去，这一阵工夫，老叫化发现了十几起江湖人物赶往那个方向，此事看来甚不寻常……”。

徐元平道：“刚才晚辈隐身在草丛中，曾听得易天行和人谈什么紫玉钗，只怕和此事有关，咱们要不要赶去瞧瞧？”

宗涛略一沉吟，道：“瞧瞧去吧！”

当先转身，直向东南方向奔去。

查玉道，“既然甚多武林人物赶去，说不定家父也在那里。”

振袂而起，紧迫宗涛身后行去。

徐元平左顾右盼，不见金老二现身出来，心中甚感奇怪，正要出言呼叫，忽听一株古柏之后，传过来金老二的声音道：“平儿，过来，我有事要对你说。”

徐元平依言走了过去，只见金老二依在树身之上，抱拳一揖道：“不知叔叔有何教示。”

金老二道：“平儿，以后再遇上少林寺中和尚时，不要再和他们动手。”

徐元平怔了一怔，道：“叔叔教言，平儿自当紧记在心中。”

金老二道：“你们去吧！我在这附近等你，事情如完，早些回来。”

徐元平奇道：“叔叔为何不和我等同行？”

金老二沉吟了一阵，道：“一则此地藏宝已然轰传江湖，武林中人知道的，已为数甚多，我要守在此地，暗中瞧瞧，都是些什么人物，要动此墓中藏宝的脑筋；一则易天行在那边，一旦遇上，极不方便。”

徐元平本想劝他同去，但心念一转：“他已为易天行积威所慑，强他同去，他心中也不快活，不如就留他守在此地吧！如若事机赶巧，能把易天行杀了，也好消去他的心病。”也不点破，躬身一礼，道：“叔叔守在此地，不要离开，免得我们回来找你不到。”

金老二笑道：“这个不用你费心，我借这机会，在此养息尚未全复的伤势，你们来时，我自会现身招呼你们。”

徐元平一揖到地说道：“叔叔保重了……”。

回头望了丁玲一眼，道：“丁姑娘，咱们走吧！”

丁玲摇摇头，笑道：“你一个人去吧！恕我不奉陪了。”

徐元平怔了一怔，道：“为什么？”

丁玲道：“我伤势快要发作了，你何苦要我跟去在路上受罪？”

徐元平道：“你一人留在此地，如何能叫人放心？”

丁玲道：“不用多费心了，咱们没有相识之前，我不是一样活了这么大吗？”

徐元平被她言语顶撞得瞠目无词以对，愣了半晌，道：“这个，这个在下……”

丁玲道：“别这个那个了，快些上路啦！我和金老前辈守在此地等你们。三两天内大概我还死不了，也许还有相见之日。”

说完凄凉一笑，转过身子，缓步而去。

徐元平急急叫道：“丁姑娘，快请回来……”

他一连叫了数声，丁玲头也不回，一直向前走去，隐入一个突起的青坟之后不见。

徐元平无可奈何地叹息一声，道：“叔叔请费神照顾丁姑娘，平儿去看过那边情形，便尽快回来。”

金老二笑道：“你放心去，丁姑娘不用人照顾，她足智多谋，机灵无比，说不定她留在这里，还会帮我的忙。”

徐元平站着想了半晌，想不出该再说些什么，回身一跃，人已到三丈开外，施展开轻身提纵之术，夫如电掣风驰。

金老二望着他去如离箭流矢的背影，嘴角间泛起来一丝安慰的笑意，一月不见，徐元平的武功，又似长进了许多。

徐元平心中似是积存无比的忧闷，他对款款多情的丁玲心事，似是半知半解，但却不知如何才能相慰她一颗芳心，这困扰使他觉着心灵上似是压下来一块千斤重铅，使他有着一一种喘不过气的感觉。

他似是把一腔忧闷之气，发泄在赶路之上，用尽了全力，拼命急奔，只觉两旁的树木、景物，闪电般向后倒去。

这一口气也不知跑出了多少里路，也不知跑了多少时间，只待听到有人呼唤他时，才停了脚步。

转脸望去，只见宗涛和查玉一前一后，急急奔了过来。

原来他心中烦恼，只顾低着头拼命奔跑，已然超过了宗涛、查玉。

查玉拂拭一下头上的汗水笑道：“徐兄好快的身法！”

徐元平这一阵不要命的疾奔，顶门之上，也隐见汗水，长长吁一口气道：“兄弟急于追上两位，故而放腿狂奔。”

宗涛笑道：“十里之内你已经赶上了我们，为什么还是急奔不停？”

徐元平道：“我只顾赶路，没有留心道旁行人。”

查玉道：“如果兄弟不叫你一声，你要跑到那里才停？”

徐元平怔了一怔，道：“这个，就很难说了，我跑不动时，总要停下来吧？”

宗涛皱皱眉头，道：“大鬼女没有来吗？”

徐元平摇摇头道：“没有，她留在哪里养息伤势。”

查玉回头望了望道：“金老前辈也没有来？”

徐元平点点头，没有回答。

宗涛道：“唉！你应该把大鬼女带来才对，咱们说不定还有需她之处。”

查玉笑道：“丁玲姑娘智谋过人，一代才女，徐兄天生神勇，武功无匹，郎才女貌，珠联璧合，这个大媒，宗老前辈非作不可……”。

宗涛笑道：“老叫化对你们二谷三堡中人，素无好感；但最为厌恶的还是千毒、鬼王二谷中人，想不到这数日相处，竟然对那以阴毒驰名江湖的大鬼女，生了甚多好感，看来老叫化这个媒人，大有希望。”

查玉朗朗一笑道：“可惜丁玲姑娘没有这个福份，得了不治之症。”

宗涛怔了一怔，怒道：“好啊！你胆子不小，连老叫化也敢捉弄！”

查玉道：“晚辈话还未完，老前辈就接了过去，如何能责怪晚辈。”

徐元平望了查玉一眼，正容道：“此等玩笑，查兄以后少开为妙，和人名节有关，岂是儿戏之事。”

查玉道：“武林儿女，大都不太计较小节，徐兄岂可以世俗之见，量度兄弟。”

徐元平仰脸望天，默然不语。

宗涛看他双眉深锁，心事重重，突然纵声大笑一阵道：“老叫化最是见不得愁眉苦脸，走！咱们快些赶路了。”

徐元平心头一凛，回顾了两眼，说道：“宗老前辈……”

宗涛笑道：“你可是想问小叫化吗？”

徐元平道：“是啊！不知哪里去了。”

宗涛道：“老叫化、小叫化素来是各行其是，我们谁也不用管谁。”振袂而起，向前奔去。

查玉伸手拉住徐元平右腕说道：“走吧！”联袂而行，行约十余里路，到了一处山坡前面，只见宗涛隐在岭上一棵大树后面，举手相招。

徐元平心知宗涛不是发现了最厉害的强敌，就是遇上生平未见的奇事，否则以他的身份，决不会这般隐身不现。

微一用力，挣脱了查玉握住的右腕，低声说道：“查兄，宗老前辈定然遇上了强敌，咱们别惊动了他们。”放缓行速，轻步而上。

查玉似是也觉得事态严重，随在徐元平身后，悄无声息的向上爬去。

两人走到宗涛停身之处，探头向下一望，同时觉着心头一震。

只见一座新堆坟墓前面，供奉着鲜花水果，一个全身紫衣，面上垂着重重黑纱的少女，盘膝坐在那新起孤墓前面的草地上，不停的烧着纸钱。

她身后站着白发苍苍的梅娘，左面站着一个红衣缺腿的大汉，右面站着驼、矮二叟，那身着锦衣，身体伟岸的王冠中却站在那紫衣少女的身后七八尺处，满脸忧戚之容。

在王冠中的身后，并站着数人，这些都是雄主一方，名重江湖的一时高手。

这些人中包括神州一君易天行，查家堡主查子清，金陵杨家堡堡主杨文尧，鬼王谷的索魂羽士丁炎山，千毒谷的冷公霄等，除了这些名满武林的高手以外，还有一群肥瘦不等，高矮不同人物，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有一个身穿白绫，手摇坠玉折扇的少年，和一个四旬左右身着黄袍的大汉。

这些人身后丈余处，站着一十二个全身黑衣，背插宝剑的健汉。

这是一幕庄严的葬礼，但却不知那新坟中埋葬的什么人。

神丐宗涛轻轻叹息一声道：“不知什么人，死的这等威风。”

徐元平忽然心中一动，欲言又止。

查玉目睹爹爹也在那观看葬礼的行列之中，几乎忍不住失声大叫。

徐元平强行按捺下激动的心情，打量了一下四周的景物。

这是四面丘陵抱环的一块盆地，大约有十亩方圆大小，盆地中生满着青草。

宗涛愈看愈觉奇怪，忍不住好奇之心，说道：“走！咱们下去瞧瞧吧！”

徐元平道：“瞧什么呢？”

宗涛道：“这些人天南地北，各极狂傲，甚难聚会一起，碰上头必有惊心动魄的大事发生，老叫化要是不赶这场热闹，那可是终生一大憾事。”

查玉接口说道：“此地距谷地不下三十余丈，难见细微，兄弟也主张下去瞧瞧那墓中埋葬的是何人物，死的这般叫人羡慕。”

徐元平摇摇头道：“我不去了，你们两个去吧！”

宗涛奇道：“为什么？”

徐元平道：“我见着易天行，决难忍受得住胸中一股愤怒之气，势非动手不可。人家正在举行葬礼，个个心中沉痛，动起手来，只怕不大方便。”

宗涛道：“好吧！老叫化一向不愿强人所难，你既不愿去，就在这峰上等我们吧！”当先举步，奔向岭下而去。

徐元平想回头而去，又想看个究竟，他虽预感到那新坟之中，可能埋的被人误认作他的那具尸体，但又不能肯定，那容色绝世，目中无人的紫衣少女，会对他一个凡俗之人，那等钟情。

他犹豫了一阵，终是抵不住好奇之念，纵身一跃，飞上大树，找一处枝叶密茂之处，隐住了身子。

只见宗涛、查玉一前一后，直向谷底走去。

## 第二十五回 玉钗之盟

也许那庄严肃穆的葬礼，使那些在场的人都有些黯然神伤，耳目失去了灵敏，两人将要走近谷底，仍然无人回头望他们一眼。

宗涛重重的咳了一声，直向那新坟走了过去。

查玉却奔入群豪行列，站在爹爹身边。

查子清回顾了儿子一眼，低声说道：“你来这里干什么？快走！”

查玉怔了怔道：“要我到哪里去？”

查子清道：“最好回咱们查家堡去。”

杨文尧挨查子清身旁而立，微微一笑，接道：“查兄不用费心，令郎机智绝伦，当知自重保身。这等场面，不要他见识一下，岂不可惜？”

查子清突然侧过脸，低声对查玉道：“玉儿，等一下有了什么冲突时，切不可擅自出手，尽快躲到那岭脊上去。”查玉低声应道：“孩儿记下了。”

这时，宗涛已缓步走近那坟墓前面，相距紫衣少女不过四五尺远。

易天行忽然回头对身边那一身白绫的少年说道：“常兄，那衣着破烂之人，就是驰名我们中原武林道的神丐宗涛。”那白衣少年淡淡一笑，道：“等一下本公子要领教领教他的武功。”

冷公霄听得谈话之声，回头望了那白衣少年一眼。

那白衣少年身侧的黄袍大汉冷笑一声，骂道：“瞧什么？混蛋忘八羔子。”他大概是刚刚学会这几句骂人之言，咬字发音，口齿不清。

王冠中突然回头接道：“诸位有什么过不去，等一会再吵不迟！”

那黄袍大汉脸色一变，正待反唇相讥，那一身白绫的少年突然侧脸说道：“不许再多接口！”

那黄袍大汉看去威威武武，但对那白绫少年，却似十分敬畏，果然不敢再言。

冷公霄是何等人物，如何能忍得下那黄袍大汉相骂之气，一面暗中运气，一面低声对杨文尧和丁炎山说道：“那身着黄衣的大汉，从哪里来的，不知两位是否认识？”

杨文尧转脸侧望了那黄袍大汉一眼，摇摇头道：“易天行请来的帮手。”

冷公霄道：“此人出言不逊，兄弟想暗中出手教训他一次。”

杨文尧淡淡一笑，道：“冷兄先请忍耐一下，咱们犯不着先和南海门中的人动手。”

这番话弦外之意，无疑是说此刻出手，南海门中人定然要出手干涉，先挡锐锋，大不利我，劝冷公霄忍下算了。丁炎山接道：“杨兄说的不错，今日之局十分微妙，南海门自成一派，易天行亦似是有备而来，与会之人虽多，但严格的划分起来，不过三足鼎立之势，咱们虽不弱于他们，但如先挡南海门的锐势，实力大耗，势将留给易天行以可乘之机。”杨文尧突然移动身躯，向前走了两步，挡在冷公霄的身旁。他素知冷公霄十分孤傲，两句劝慰之言，未必能按得下他心头怒火，怕他突然出手，暗中向那黄袍大汉偷袭，故意把他挡住。

这时宗涛已到了那紫衣少女身后三尺处，忽觉一股暗劲，袭了过来，身形一震，赶忙向后跃避开去。

只见梅娘白发颤动，满面怒意，望了宗涛一眼，但却没有出言喝问。

转目四顾，只见那缺腿大驼，驼、矮二叟，一个个向他怒目相视，奇怪

的是没有一个人出言喝问。

宗涛望了那紫衣少女背影一眼，心中一动，恍然大悟这些人何以怒目相视，却不肯出言喝问。

原来那紫衣少女正在低声嚅泣，只是她声音低微，不用心很难听到。

梅娘和那红衣缺腿大汉，似都在侧耳用心静听，似是怕喝问之声，打断了那紫衣少女的哭声，所以不肯喝止。

宗涛一看之下，觉着想的不错，但再仔细一想，心中又生疑问，暗道：如若那紫衣少女是在哭泣，他们纵不敢出言解劝，也正好借故喝止我的机会，使她停下哭泣才对，何以不肯出声。

凝神听去，只觉那紫衣少女哭声如诉，似是在低声诉说自己的心事。

声音低弱凄凉，叫人一听之下，立时引起共鸣，以宗涛等豪放的性格，听了一阵之后，也不禁为之黯然神伤，泫然欲泣。

只听她说道：“……君已死，留下我身谁与共，空负羞花貌，为谁容，多少相思对谁诉，伤心对青坟……”

这声音低微的隐隐可辨，但字字句句，都有着强烈无比的感人之力。

宗涛听到了伤心之处，竟不觉滚下来几滴老泪，暗暗的叹道：不知她对什么人竟然这等钟情。

正自感叹当儿，突听身后响起了步履之声。

回头望去，只见一个全身白绫的少年，手摇着坠玉折扇，一步一摇走了过来。

他似是有意使自己步履声，惊动别人，故意落足甚重。

梅娘也似为那步履之声惊动，转过脸去，狠狠的瞪了白衣少年一眼。

但那白衣少年恍如未见一般，仍然大摇大摆的向那紫衣少女身后走去。

梅娘欲待出手拦阻，但又想听那紫衣少女诉说之言，一时之间，竟然拿不定主意。

那白衣少年突然加快了脚步，行云流水一般，由宗涛身侧而过。

神丐宗涛一瞥之间，已看出那白衣少年满脸浮滑之气，探手一把，抓了过去。

出手一抓之下，已施大擒拿手中一招绝学，心想那白衣少年纵然身有武功，但在骤不及防之下，也难躲开。

哪知事情大出了他意料之外，别说抓人，连那白衣少年的衣角，竟然也未碰着，不禁心头大吃一惊，暗道：“这名不见经传的小子，居然能轻松无比的让开老叫化这一抓，看来又遇上高手了。”

就这心念一转之间，那白衣少年已到紫衣少女的身后。

这时，只要他一举手间，立时可以揭去那紫衣少女头上垂遮的黑纱。

宗涛突然对那紫衣少女生出了怜悯、惜爱之心，只觉她这等至情至性的人，才是天地间最为可敬的人，眼看那身着白绫的少年即将侵犯到她，心中大为愤怒，厉声喝道：“快给我站住，动一动手，老叫化剥你的皮！”纵身而起，直向那白衣少年扑了过去。

就在宗涛纵身而起的当儿，那站在紫衣少女身后的白衣少年，突然向一侧横跨两步，霍的转过身来。几点金芒疾闪而过，不知哪一个无声无息的发出了暗器，把那白衣少年逼的疾向一侧。

那紫衣少女沉着无比，虽然停了低诉之声，但对身后发生的事，恍似不觉，连动也未动一下。

一阵疾风划空而过，萧萧白发的梅娘，竟然先宗涛而到那紫衣少女的身后。

她似是以保护那紫衣少女为重，先把那紫衣少女护住，才挥动手中竹杖，向那白衣少年点去。

这些事情，几乎是在同一瞬间发生，而且个个动作迅快，先后分别，不过是毫厘之差。

那白衣少年回过身来，本要喝问什么人暗算于他，话还未说出口，梅娘竹杖已经点到。

就在梅娘竹杖点向那白衣少年的同时，神丐宗涛的劈空掌力，也同时击到。

那白衣少年一张手中折扇，身子向旁边闪开了三步，身法快速绝伦，同时让开了梅娘的竹杖和宗涛的劈空掌力。

这时，四周群豪一拥而上，团团把青坟围住。

驼、矮二叟和红衣缺腿大汉，一齐奔到梅娘身侧，四个人站成一个圆圈，把那紫衣少女护在中间。

梅娘一杖点空，立时收回了杖势，目光盯在那白衣少年身上，但却未再出手。

宗涛劈了一掌，也未再出手扑击，局势一阵混乱过后，又恢复了暂时的平静。但这平静不过是大风暴前的一段沉寂。

易天行回顾了那白衣少年一眼，轻轻一皱眉头，心中似是对那白衣少年惹出这场麻烦，甚为气恼，但只是不便出言叱责，回头却对宗涛说道：“这等庄严肃穆的场合，被宗兄扰成这等混乱之局，真不知宗兄是何用心？”

轻描淡写几句话，把混乱全局的责任，完全加诸在宗涛的身上。

神丐宗涛冷笑一声，道：“老叫化扰乱了全局，你又能怎么易天行微微一笑，道：“这个自有南海门中之人找宗兄理论，兄弟只不过为宗兄莽撞的举动抱憾惋惜而已。”

杨文尧突然插口按道：“易兄如若识得那身着白衣的少年，甚望能为兄弟引见引见，中原武林道上，似是从未见过他的行踪。

这几句话听去虽是平平常常，但却暗中对宗涛帮忙甚大，全场中人都看到了那白衣少年最先走近那紫衣少女去，杨文尧却明知故问的把那白衣少年和易天行连在一起，这无疑替宗涛作辨白。

易天行缓缓把目光移注到杨文尧身上，微微一笑道：“杨兄常在金陵杨家堡中纳福，甚少在江湖上走动，自是识人不多。”

杨文尧竟也毫无怒意，佛髯笑道：“兄弟孤陋寡闻，如何能和易兄相比？”

这两人都是老奸巨猾之辈，虽然词锋相对但面容之上，都带着微笑，毫无动气的样子。

这时，王冠中已带着二十个佩剑的黑衣武士，走近了易天行，面色冰冷的望着神州一君说道：“易兄识得那白衣人吗？”

这等单刀直入的问法，易天行一时倒是不易筹思出适当的回答措词，微微一皱眉头，说道：

“武林道上人物，兄弟识得甚多……”

王冠中冷冷地接道：“兄弟只问易兄是否识得此人？”目光一转，投到那白衣少年身上。

那身着白绫少年，似是有意使易天行为难，抬头望天，默然不语，似是

根本没有听到王冠中、易天行对答之言。

易天行被情势所迫，难以再措词唐塞，拂髯一笑，道：“识得又怎么样？”

王冠中道：“易兄如若和他相识，兄弟自应先对易兄招呼一声，然后再教训他，如若易兄不识，兄弟今天要开杀戒了。”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兄弟识得……”，他回头望着那白衣少年，大笑道：“常兄，请过来，兄弟替你引见几位中原道上有名的人物。”

那白绫少年挥着手中折扇，大摇大摆的走了过来。

此人面目陌生，除了易天行，全场再也无人认识他。

王冠中强忍着愤怒之气，目光中满是愤怒之意，盯在那少年身上。

易天行指着王冠中道：“这位是南海奇叟门下大弟子王冠中，王兄。”

王冠中大度雍容，心中虽甚恨那白衣少年的浮狂，但仍不失礼数，欠身微一点头；但那白衣少年却是狂傲毕露，轻挥折扇，不言不语。

易天行皱皱眉头，指着那白绫少年说道：“这位是关外拂花公子，两位一个极北，一个极南，真是天涯何处不相逢了！”

王冠中冷笑一声，道：“兄弟在中原武林道上居住十余年，从未听人谈过阁下之名！”

那白绫少年不但狂傲无比，而且脸皮也厚的可以，王冠中那等讥讽于他，他仍然面不改色，一面挥摇着手中折扇，一面说道：“本公子甚少涉足中原，知我之人，自是不多。”

王冠中突然欺进一步，冷冷问道：“拂花公子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拂花公子道：“荒野土岭，不毛之处，难道还会有什么名字不成。”

王冠中大声喝道：“兄弟并未相邀阁下，不知你跑来此地作甚？”

拂花公子道：“本公子久闻南海奇叟有女貌如娇花，艳若天人，特地赶来见识见识，看她比本公子娇妻如何？”

王冠中气得全身抖动，怒声说道：“好一个没廉没耻之人，这等放肆之言，你也敢说出口？”

拂花公子大笑道：“黑水白山之间，有谁不知本公子风流之名，我是特地赶来看她，她应该引以为荣才对！”

王冠中暗中运动功力，冷冷说道：“像你这等人，活在世上，也难做出什么好事……”，缓缓举起右手，准备劈出。

他举掌之势，虽然缓慢，但场中之人，都知道这一掌当是他毕生功力所聚，一击之下，决非小可。

忽听一人沉声说道：“王兄暂请住手，听兄弟一言如何？”

王冠中回头望去，看那说话之人，正是查家堡主查子清，说道：“查兄敢是要替他出头吗？”

查子清干咳了两声，道：

“这位拂花公子之名，不但王兄没有听过，就是兄弟生长冀北，紧临关外，也未听过拂花公子之名……”

他微微一顿之后，又道：“这等浮狂之人，死有余辜，兄弟岂会替他出头，不过王兄在动手之前，应该先问清楚他如何知道令师妹艳若天人？”

王冠中暗暗忖道：“是啊？我师妹僻居南海，难得和生人见上一面，遨游中原，不过是近数月的事，此人既是初到此地，何以会知我师妹秀丽之名？”

正欲出言相询，那拂花公子已哈哈大笑道：“本公子无所不知，无所不

晓，这点……”

忽听一声冷笑，接道：“老叫化走遍一十三省，见过冷僻桀骜之人不少，却从未见过厚脸皮的人，今天算开了眼界啦！”

那白绫少年似是被宗涛这两句伤到要害之言，说的难再忍受，突然暴喝一声，挥扇直攻过来，折扇划起一片尖啸之风。

此人出手一击，势道凌厉绝伦，武功之高，不在场中几位驰名江湖的高手之下。

宗涛纵身向旁侧闪避三尺，让开折扇，挥拳反击，双拳连续劈击了八招。

他自在玄武宫中和徐元平互相揣摩《达摩易筋真经》中记载的武功真诀之后，不论拳掌内功，都有了惊人的进境，一望即知武功非凡，心中突然一动，想起一个人来，立时挥拳反击，连攻八招，想以迅快无比的迫攻之势，看那少年闪避的武功路数，是否就是自己心中想到之人。

但见对方身子一阵急转，连连移动位置，竟然把宗涛一气呵成的八招完全让避开去；但因两人打的和闪避的均极迅快，以致场外之人，无法看清楚两人拳路身法。

易天行暗暗一皱眉头，忖道：看来武林间几个顶尖高手，都还未消去争名之心，这老叫化的武功，不但没有因年迈减退，而且还大有进境。据此类推，一宫、二谷、三大堡中人物，恐都要较昔年进步了。

忖思之间，那白绫少年已展开反击，折扇摇舞，撒上重重扇影。

全场中高手，似都未料到拂花公子武功如此之高，不禁为之一呆。

宗涛一面挥拳还击，一面暗暗忖道：这小子身法拳路似属长白一派，但却又有些不像，招术诡异，大是难挡，老叫化如不在玄武宫水牢之中，参悟甚多精奥武功，今日之战，势难占得上风。

一念及此，心中对徐元平更是感激。

两人扇来拳往，片刻间已动手相搏了四五十招，仍然是一个不胜不败之局。

全场中人，都不禁怦然动心，目光一齐投注那白衣少年身上，显然这一干高手，都为这白衣少年高强的武功，感觉到震惊。

那白衣少年脸上也有些神情微变，似是对宗涛能和他相搏如此之久一事，甚感讶然。

但见两人越打越快，争抢先机。

原来两人心中都明白遇上生平罕见的强敌，这一战胜败之分，关系甚大，谁也不敢有半点马虎之心，斗到酣处，忽听那白绫少年叫道：“老叫化子果非浪得虚名之人，再试试我夺魂三扇如何？”

宗涛大声笑道：“你有什么看家压箱底的本领，尽管拿出来吧！”口中虽是说的轻松，但心中却是毫无轻视对方之心。

拳势一变，左手一拳金牌门绝招“斗转星移”？，右手却劈出一掌达摩真经上的“西天雷音”。

这两种拳势，一个变化奇奥中挟着无比刚猛，一个却缓缓的掌势，含蕴着潜力暗劲。

拂花公子来不及施展夺魂三扇，神丐宗涛的左拳已当头罩下，迫得他只好先对敌势，折扇一转，划出一道扇光，封住了神丐宗涛一招“斗转星移”，左率食中二指一并点了出去，反向宗涛右腕脉门上指袭。

要知高手过招，一发觉对方攻势猛恶时，立时以制敌机先的方法，迫使

敌人自行收回，让他无法把威势发挥出来。

拂花公子究非等闲人物，看出宗涛左掌缓缓劈来一招“西天雷音”，暗藏内劲，只怕掌势之中，还蕴藏着极厉害的变化，突出一招“画龙点睛”，奔袭宗涛右腕脉门，想以抢得三分先机的优势，把宗涛这一击迫的自行收回，使他无法发挥出来。

他想的虽是不错，但这《达摩易筋真经》上的绝学，变化是何等的奇妙！岂是他能够预测。

宗涛眼看拂花公子点袭过来，立时微微一沉腕势，右掌倏然收了回来。

就借那腕势微微一沉之间，已把含蕴在掌势内的暗劲发了出去。

一股无声无息的潜力，直逼过去。

拂花公子眼看宗涛的掌势，被自己抢制先机的还攻，迫得中途收回，正等施展夺魂三扇，忽觉一股暗劲，袭上身来，不禁大骇，暗暗惊道：中原武功，果是不可轻视，百艺杂陈，无所不包。赶忙运集内功，抗拒那袭上身来的暗劲。

这一运功抗拒，顿感全身一震，不自主的向后退了三步。

场中群豪，都看的有些茫然，不知宗涛用的什么武功，竟能在缓缓一击之中，无声无息的发出暗劲，把拂花公子震的向后退去。

拂花公子受此一击，狂傲之心，消去不少，一面运气调息，一面注目宗涛说道：“阁下武功，果非虚传，如你能躲开本公子夺魂三扇，本公子立时率领手下，转回关外，三年之内，再不涉足中原一步。”

宗涛纵声笑道：“莫说夺魂三扇，就是九扇十扇，老叫化也不放在心上。”

拂花公子折扇一振直欺过来，人还未近宗涛，手中折扇已开始抡动疾转，逼近宗涛，已是人扇不分。

但见重重扇影，挟着丝丝尖风，分由四面八方的环绕在宗涛身侧。

忽听那重重扇影中的白衣少年大喝一声，千重扇影突然间合而为一，直向宗涛前胸点到。

这一变化不但大出意外，而且绝猛的劲道集中到一点攻来，单是那劲锐之势，就叫人难以抵挡。

宗涛吃了一惊，右拳疾变一招“冰河开冻”，拳势斜斜击出，横向拂花公子右臂上面击去。

耳际间响起了拂花公子冷笑之声，那疾点而来的折扇，突然一张，又化出重重扇影，斜削横劈，变化难测。

宗涛吃了一惊，匆忙倒跃而退。

他应变虽是不够快，但仍是晚了一步，只见扇风拂袖而过，原已破烂的衣袖，立时又增加了两道裂口。

宗涛低头望了望被折扇划破的衣袖，脸色突然大变，默然不语，向后退了三步。

杨文尧忽然接口说道：“宗兄已经胜他在先，如以江湖间比武规矩，拂花公子早已落败，至于生死相搏，那自是又当别论，一两招应变不及，乃武林常有之事。”

查子清接口说道：“杨兄说的不错，须知各人擅负绝学，不相雷同，万一对方之长，刚好和自己短处相接，吃点小亏，在所难免。偶有失误，自是算不得什么丢人之事。”

宗涛微微一笑道：“两位之言，并非没有道理，但老叫化……”

易天行突然接口说道：“宗兄乃大豪大侠，一向恩怨分明，不容混淆。”

宗涛怔了一怔，道：“这个老叫化子担当不起。”

要知易天行的声望远在二谷、三堡之上，当着群豪之面，这等对他赞扬，纵然别有用心，但在宗涛听来，也不觉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

杨文尧突然干咳了两声，说道：

“易兄这几句话，说的不觉太肉麻吗？当今武林之世，有谁不知宗兄是唯一和你作对之人……”

他微微一顿之后，拂须接道：“只因你掩饰得法，一手遮尽天下英雄的耳目，连我们二谷、三堡中人也被你骗了过去，对你敬重无比……”

易天行哈哈大笑道：“怎么？你们现在对我不敬重了？”

杨文尧微微一笑，道：“你自己不想想所作所为，值得别人敬重你吗？”

易天行从未平复过的笑容，突然敛失不见，冷冷的瞥了杨文尧一眼，道：“不敬重又能怎么样？”

杨文尧微微一笑，道：“这个吗？那就很难说了，易兄在天下各大门派以及二谷、三堡中，全部埋伏下奸细，对天下武林道上的举动，自是了如指掌。易兄却又装出一副悲天怜人的心肠，排纷解难，坐享英名……”

易天行冷笑一声，接道：“杨文尧，你见过英难怒吗？”缓步直对杨文尧走了过去。

面对着神州一君满脸杀机，杨文尧不自觉的微生寒意，江湖上没有人知道易天行武功究竟有多高深，数十年来也没有一个人和他作过生死之搏，这一位善誉满天下的人物，武功和行踪，也充满着神秘。

有一件江湖上盛传的事，那就是他脸上嘴角间，永远挂着一份和蔼的笑容。这笑容虽不是人人常见，但异口同声的传说，早已深入武林人心，永不发怒的微笑，成了易天行的一种标志。

此刻，易天行突然收敛了数十年没有平复过的笑容，更显得杀机浓重，神威逼人。

杨文尧一面暗中运集功力戒备，一面回顾了左右的查子清和冷公霄一眼。

查子清、冷公霄是何等人物，如何看不出杨文尧早已心生了怯敌之意，那左右一眼相顾，已暗传向两人求援之意。

冷公霄、查子清潜意识中感觉到神州一君易天行的武功似是高过他们，但平常又从未想到过这件事，如果有人要他们单独和易天行相搏，事先两人都将会毫不考虑的答应下来；但此时，两人亦似被易天行那威严神情所慑，和杨文尧产生了一般的感受，不知不觉中生出了怯敌之心。

但见易天行缓步行来，在三人身前四五尺处停了下来，高声说道：“杨文尧，你向前移动三步。”

这两句话说的十分威严，似是每句每字中，都有着使人无法抗拒的力量，杨文尧不自觉的依言而行，向前走了三步。

但他究竟是久走江湖人物，身子刚刚站好，已经觉悟到事情做错，双手微微一召，查子清和冷公霄立时跟了上去。三个人又成了并肩之势，三人心意相同，如若易天行不顾一切的出手猛击，三人合力接他一掌，亦可减少一份危险，在一试易天行实力后，再设法对付他。

只见易天行双眉一扬，声音十分低沉地说道：“杨文尧，我是要你一个人向前三步，听到没有？何苦牵连上别人呢？”

这等在众目睽睽下的指名挑战，别说以杨文尧在江湖的身份地位难以忍受，就是稍有些许名气的武林人物，也是难以忍受。

但阴沉无比的杨文尧，面临到生死关头的时候，竟然把虚名凌辱，置之度外，略一沉思，说道：“易兄大可不必恼羞成怒，就是要动手，兄弟也要把话说完才能奉陪……”

忽见梅娘一顿手中竹杖，大声说道：“诸位如果要动手相搏，天地这等辽阔，哪里不好拼命，为什么单单要选在此地？”

本来易天行和杨文尧已成了剑拔弩张之局，易天行已摆出非打不可的姿势，杨文尧虽然不愿打，但已被逼到退无可退之境，但听得梅娘一阵大喝之后，双方面都为之冷静下来，想到此来之意，旨在墓中的紫玉钗和戮情剑匣，哪一方不能忍受气怒，哪一方就要先挡锐锋。

眼下之局，南海门、易天行、杨文尧成一个三足鼎立之局，三方面的实力，似是都很强大，任何一方，也无法估计出另外两而的实力。但易天行和杨文尧都有一个共同的见解：那就是任何两方先动手，都将是一个玉石俱焚，两败俱伤之局。是以两人的用心，都希望挑起对方和南海门的正面冲突，先让别人拼个死活出来，自己好坐收渔利。

杨文尧挑拨双方相斗的用心过切，以致行动太过激烈，弄巧成拙，竟然和易天行正面冲突起来。

梅娘如不接口，双方在无法下台之下，最后势非一拼不可。

但她这一阵大叫，使易天行甚少被人激起的怒火消了下去，暗暗忖道：今日之局，本来稳操胜算，想不到竟被拂花公子一扰，闹成一个天下大乱之局。但此人所以肯为自己助拳，就是为那紫衣少女美色而来，想一想也无法责怪于他，以目下情形而论，局势对己大是不利，不如暂先撤离此地，再俟机而动。

心念一转，目注杨文尧道：“杨文尧，兄弟这一生中，从未对人发过脾气，今日破例相对杨兄，衷心甚是不安。”

杨文尧接道：“哪里，哪里，兄弟讲话多欠思考，以致得罪易兄。”

易天行淡淡一笑，道：“世间从没有得罪过兄弟之人，杨兄可觉着得罪了兄弟吗？”

杨文尧听出口气不对，但一时间却又难测他用意何在，怔了一怔，道：“易兄这话是什么意思？”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当今之世，还没得罪过兄弟的人？”突然转过身去，挥手对那白绫少年说道：“常兄，咱们先走一步吧！”

当先转身而去。

那白衣少年自和宗涛动手相搏了几招之后，似是已觉出中原武学，果是不可轻侮，狂傲之态，减了不少，但他又似对那面垂黑纱的紫衣少女恋恋难舍，竟然呆在那里，不肯离去。

忽听一个清越甜脆的声音，飘入了群豪耳际，道：“易天行，不要走，我有话问你。”

易天行因佛花公子的留恋不去，心中大感懊恼，但势又不能强行迫他同行，如若离他而去，又减少了一个难得的有力帮手。

正感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的为难之际，突然听得那紫衣少女呼叫之言，立时停了下来，朗朗说道：“姑娘有什么话要对在下说吗？”

紫衣少女娇若银铃的声音，重又透出那浓重的复脸黑纱道：“你站的太

远了，走近些我有事问你。”

易天行为难的皱了皱眉头，依言走了过去，走过拂花公子身侧之时，拂花公子竟然随在他身后向前行去，易天行回头瞪了他一眼，也未阻止于他。这时杨文尧等不再出口干涉，冷眼旁观着局势发展。

易天行相距突起坟墓，尚有六七尺时，自动停了下来，说道：“姑娘有什么话，快些请说。”

紫衣少女突然轻轻叹息一声，道：“你和我相约的事情，忘了吗？”

易天行怔了一怔，心中忖道：这等机密大事，她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说了出来，口中却应道：“姑娘先自不守约言，如何反来相责于我。”

紫衣少女幽幽说道：“我这几天心里太乱了，无暇顾及咱们相约之事。”

易天行道：“那今天姑娘心中平静了吗？”

紫衣少女道：“平静了，而且今生今世，永不再乱了。”

易天行若有所思地叹道：“姑娘才华绝世，为人做事，都难以常情测度。”

紫衣少女道：“不要谈这些了，咱们还是谈谈正经事吧！”

易天行心中怦然一跳，忖道：你这是什么用心，当着这多武林人物之面，讨论他们的办法，那岂不是告诉别人，咱们杀他们的计谋，好让别人早些防备。

只听那紫衣少女继续说道：“你心里害怕吗？为什么不讲话了？”

易天行心中大感气愤，暗暗骂道：你这鬼丫头，存心揭破隐秘，好让天下英雄先行对我发难。他心中虽然气愤，但神情间，仍然保持着平静神情，笑道：“姑娘请说，在下洗耳恭听！”

她脸上复垂着重重的黑纱，无法看清楚她脸上神情，只见她垂面黑纱一阵颤动，说道：“咱们相约第一件事，是取出那孤独之墓中的存宝，金蝶、玉蝉归我，金银翡翠归你，如果再有其他之物，咱们打赌决定属谁，对吗？”

易天行道：“在下已经记不清楚了”。浓重的黑纱中，飘传出那紫衣少女娇脆的笑声，道：“咱们第二件相约之事，不知你记住没有？要不要我再重述一遍？”

易天行道：“不必了，在下对第二桩相约之事，记的一字不错。”

拂花公子突然插口接道：“易兄，你们第二桩相约的什么事？本公子是否可以参与一闻？”

易天行道：“此事说来一言难尽，待会儿兄弟再讲给常兄听就是。”

紫衣少女忽然站了起来，姗姗莲步，走近梅娘身侧，说道：“易天行，那穿白衣的是什么人？”

易天行还未接口，拂花公子已抢先接道：“本公子世居关东长白山中，家父名震白山黑水……”。

紫衣少女接道：“好啦，别说了，你要把祖宗三代都背诵给我听吗？”

拂花公子呆了一呆，道：“那我要怎么说？”

紫衣少女银铃般的笑声，响荡在辽阔的山野，声音奇特，充满轻俏和诱惑，群豪听上一阵，都不禁怦然心动，拂花公子更是难以克制心中的激动，忘其所以的举步直走过去。

易天行突然向前两步，探手一把抓住了拂花公子的右臂，说道：“常兄你要到哪里去？”

拂花公子道：“只听她这勾魂动魄的笑声，已使人如登仙界，如归故乡，难以抑制住满怀思慕之情，姿容肤色，恐更是秀绝人寰，本公子如不看她一

眼，岂不是终身大憾？”

易天行脸色微微一变，低声说道：“常兄也是武林世家，令尊被称关外一代武学宗师，这做人养气的工夫，常兄就一点不懂吗？”

这时，那紫衣少女笑声已敛，群豪如解重缚，心神一畅。拂花公子突然大步而行，直向那紫衣少女走了过去。

这次易天行没有再阻止他。

王冠中大喝道：“站住”。疾跨两步，拦住了拂花公子的去路。

紫衣少女道：“大师兄，不要拦他。”

王冠中怔了一怔，道：“此人轻浮的很，如何能让他走近师妹千金之躯。”

紫衣少女道：“不要紧，大师兄让开路罢。”

王冠中犹豫了一阵，闪身让到一侧，神情之间，显然对紫衣少女的任性甚感不满，但却又无可奈何。拂花公子走到紫衣少女身前两尺左右时，站在紫衣少女身侧的梅娘，突然挥动手中竹杖，在地上划了一道痕迹，沙土横飞，弥目难睁，阻止住了拂花公子前进之势，说道：“站住，有什么话可以说了。”

拂花公子流目四顾，只见那紫衣少女身侧之人，个个蓄势戒备，十几道目光，全都投注在他的脸上，看样子只要自己一有什么轻薄举动，四面八方立时将一齐出手。

只听那紫衣少女媚声说道：“你跑到我身旁，可是有话说吗？”

她的一言一行，都充满柔媚、深情，同样的话，从她口中说出来，似是都和别人不同，悠美的声音，加上她语词间充满的感情，顿使拂花公子忘其所以，一改狂傲之态，深深一揖，说道：“本公子不知是否有幸一睹姑娘玉容。”

复面黑纱中，传出了清脆的笑声，道：“只为了要看看我吗？”

拂花公子道：“除了想一睹姑娘玉容之外，还有一件事情想请教姑娘。”

紫衣少女道：“我可以先问你吗？”

拂花公子略一沉吟，道：“好吧！姑娘请先问就是。”

紫衣少女道：“你和易天行结伴来此，除了他告诉你看我的容色之外，不知还有什么事情？”

拂花公子毫不思索地答道：“除了一睹姑娘玉容之外，帮助易天行夺取姑娘的戮情剑匣和紫玉钗。”

他这般坦坦白白的说出来，使神州一君易天行大感尴尬，他虽是久经风浪之人，遇事镇静无比，也不觉脸上一红，轻轻的咳了一声，道：“只伯今日来此之人，都非无因……”

紫衣少女娇声笑道：“不用解释了，他纵然不说，难道我还想不到吗？”

易天行道：“姑娘先破坏咱们相约之言，自是不能怪在下言而无信。”

拂花公子突然向前欺进一步，接道：“姑娘问完了吗？”

紫衣少女道：“问完了。”

拂花公子道：“在下来此，首要之意，是一睹姑娘玉容……”

紫衣少女笑道：“此地众目睽睽，我纵然有心让你瞧瞧，但也没有这样厚的脸皮！”

拂花公子道：“如此姑娘之意呢？”

紫衣少女道：“今夜三更，你到对面峰顶之上相见，咱们对月清谈，那才够旖旎风情，此刻去我面纱，见者非你一人，岂不大煞风景？”

这几句话，说的情意款款，而且声音娇柔，如闻笙簧。拂花公子顿觉那

柔媚的声音，挑得心神荡漾，回头扫视群豪一眼，说道：“在下先行告别，姑娘言而有信，想不致有负今夜三更之约。”转过身子，大步而行。

那黄衣大汉紧随在拂花公子身后行去。

梅娘目注拂花公子背影消失不见，摇摇满头白发，低声对那紫衣少女说道：“孩子，你在玩的什么花样？连我这双老眼，也被你搅花了。”

紫衣少女缓缓把身躯靠在梅娘身上，附在她耳旁，说道：“梅娘，我被骗了。”

梅娘怔了一怔道：“谁骗了你？”

紫衣少女道：“不要说啦！说也没有用了，就算他真的没有死，反正我这样也不愿再见他了。”

那紫衣少女说话声音虽低，但场中人都是武林中一流高手，耳目机敏无比，而且个个又都存了偷听之心，是以那紫衣少女倚在梅娘肩上之后，大都把耳朵伸了过来，想听到一些隐秘。

王冠中冷哼一声，双掌挥动，潜力应手而出，劲风激荡，把紫衣少女原已低微的音波，行散开去，群豪竟然都未听得那紫衣少女说的什么梅娘若有所悟地啊了一声，道：“孩子，咱们早些回南海吧！你爹爹无所不能，或能使你恢复……”

紫衣少女突然一挺娇躯，离开梅娘怀抱，接道：“我不要回去，你回去吧！”

梅娘碰了一个钉子，黯然叹道：“任性的孩子，你当真要把我折磨死吗？”

紫衣少女不再理会梅娘，大步向易天行走了过去。王冠中身子一横，拦住去路，低声说道：“师妹有什么话，站在此地说说也是一样……”

紫衣少女黯然叹息一声，道：“你还要管我的事吗？难道你害得我还不够，快些闪开去吧！”

王冠中怔了一怔，依言闪到一侧，脸上满现忧愧之色。

紫衣少女走近易天行身前，停了下来，探手入怀摸出戮情剑匣，和一本薄册子，说道：“这册子上面，记载有入孤独之墓的方法，只要你按照我册子上记载的方法，可保畅行无阻。”

易天行怔了一怔，终于伸手接了过来，看也不看一眼，就放入怀中。

紫衣少女道：“这样你就可以放心了吧！”

易天行脸色十分难看，但神情仍然十分镇静，勉强一笑，道：“姑娘盛情，在下感激不尽！”

紫衣少女突然提高了声音，道：“我们南海门的紫玉钗，就放在这座新冢之中，谁要想取，尽管请便吧。”

杨文尧、冷公霄、丁炎山、查子清等人的目光，一齐投在易天行的身上，脸色十分凝重，似是正在想着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群豪虽然无法看到那册子中记的什么，但那戮情剑匣，却是货真价实之物，一目了然，毫无半点虚假，仅此一物，已足引起群豪相争之心了。

易天行一扫四周群豪神情，心中暗暗忖道：“这鬼丫头已把所有的隐秘，大都抖搂出来，此时我如再加否认，徒然招致讥笑。心念一动，说道：“姑娘既然愿回复旧约，在下自是欢迎万分，不知咱们几时再见。”

紫衣少女道：“怎么？你要走吗？”

易天行道：“在下想先告辞一步。”

紫衣少女道：“你不怕别人出手抢你的戮情剑匣？”

易天行捻髯大笑，道：“在下一生，甚少和武林同道相争，但并非惧怕于人，放眼当今武林之世，能使在下心生敬畏的，实难找出几人……”

这几句话说的狂傲自大，一反平时为人的谦和。紫衣少女见目的既达，挥手笑道：“要不要我派人护送于你。”

易天行道：“不必了。”转过身子，大步而去。

杨文尧转过脸去，低声和查子清耳语几句，高声说道：“易兄，慢行一步，咱们结个伴儿如何？”

易天行停下脚步，回头笑道：“杨兄一人，不觉着人单势孤吗？请他们一齐来吧！”

杨文尧知他出言讥笑自己，不敢单人和他同行，但他心地阴沉，听懂装作听不懂，呵呵大笑两声道：“兄弟恭敬不如从命……”；回头对查子清说道：“查兄、冷兄、丁兄，咱们一起吧！”

查子清、冷公霄齐声说道：“杨兄相邀，兄弟敢不应命。”果然一齐举步，追了上去。

这几人一走，场中余下之人，似是也都动了追去之心，交头接耳的说了一阵，纷纷欲去。

紫衣少女突然高声说道：“怎么，你们也要走么？”

宗涛闪目望去，见场中之人，大都是绿林道上人物，其中虽不乏武功高强、声名甚著之人，但如比起杨文尧、冷公霄等一流高手，相差就远了。

其中有一个身躯高大的汉子，听得那紫衣少女喝问之言，转脸应道：“怎么？我们不能走吗？”

紫衣少女娇笑之声，传出那重复面黑纱，说道：“你说的一点不错，你们不能走了……”，突然举手一挥道：“给我围起来。”

远站在数丈外的黑衣武士，立时应命而来，迅快无比的散布成一个圆周，把余下群豪一齐围住。

神丐宗涛一皱眉头，暗暗忖道：这女娃儿只怕另有用心，今日之局，恐怕要得费上一番手脚，说不定要闹个伤亡遍地。

只听紫衣少女高声说道：“大师兄请数数他们一共有几个人？”

王冠中也不知她在干什么，但却依言数了人数，说道：“总共三十四个。”

紫衣少女道：“那老叫化算了没有？”王冠中道：“一并在内。”

紫衣少女道：“宗涛你站出来！”

神丐宗涛犹豫了一下，大步走出了包围圈，说道：“姑娘要老叫化出来，有什么事？”

紫衣少女道：“你瞧瞧这些人，你认识几个，哪几个武功最好？”她微微一顿，又道：“不论他素行如何，是好是坏，我只要武功最高的人。”

宗涛缓缓扫视了群豪一遍，道：“姑娘要干什么？”

紫衣少女道：“这个你不用问，只替我找一十二个武功最好之人就是，如若你无法分辨，那就找出几个算几个。”

宗涛道：“姑娘不肯说出用心，老叫化恕难应命。”

紫衣少女突然格格大笑了一阵道：“你不肯选出，难道我没有办法吗？今天给你见识一点南海门的绝学。”

宗涛道：“姑娘可是要把这一干武林同道，全数歼灭于此……”

紫衣少女道：“动手杀人，何足为奇？如何当得南海门中绝学？”

宗涛口虽不言，心中却暗暗想道：这个老叫化倒是要瞧瞧了。

但见那紫衣少女伸出雪白的玉腕，从梅娘手中取过竹杖就地画将起来，片刻之间，画成了两丈见方一幅十分美丽的图案。

在场群豪大都听说过昔年衡山大谈之事，南海奇叟大会中原武学一事，听说她要施展南海门绝学，无不凝神静听，见她随手在地上划了一幅图案，都有些不明所以，无不圆睁双目，望着那紫衣少女。

只听那紫衣少女娇声说道：“老叫化子，在这般人中，大概以你的武功最高了，你先过来瞧瞧这幅图案吧！”

宗涛早已暗中留心查看，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听那紫衣少女喝叫之言，大笑应道：“老叫化素仰南海门的武功，倒是得见识见识。”

大步走了过来，站在相距那图案三四尺处，凝神望去。

紫衣少女道：“你的方位不对，只怕难以瞧出个所以然来。”

宗涛冷哼一声，道：“瞧一个图案，还得有一定的方位不成？”

紫衣少女道：“不错，你如不信站在南边方位看看。”

宗涛心中虽然不愿，但仍依言走了过去。

紫衣少女缓缓移动娇躯，挥手中，随手划了一个圆圈，接道：“你站在那圆圈中瞧吧！”

宗涛脸色微微一变道：“老叫化生平之中，还是第一次这等受人摆布……”，口中虽是这般说法，却依言走入了那圆圈之中。

凝目望去，登时被那图案吸引，全神贯注那图案之上。

其他之人眼看以宗涛的武功，在一瞧那图案之后，竟然神情一呆，心中大感奇怪，都不自觉的移动脚步，向那图案旁走去。

紫衣少女挥动手中竹杖，绕着那图案周围一连划了十几个圈子，高声说道：“凭你们那点智慧本领，决无法随便看出图案中的奥妙，想看就站在圈子中看吧！”

群豪原本都不相信，这图案上还会有什么奇异事物。

但以宗涛的声誉地位，都为那图案吸引，每个人的好奇之心，早已难再控制，听得那紫衣少女一说，立时纷纷奔入那圈子之中。

凝目望去，只见图案正中写着“南海奇技，弹指打穴，神意集中，受益无穷”，一十六个拳头大小的字。

这十六个字，形如一朵莲花，角度取的不对时，根本就无法辨识；但是众豪进入那圈子之后，如角度取对，立时一目了然。

不知她如何划成了这样一幅图案，群豪目光一瞥十六字后，同时缓缓向下移动目光，只见一个斗大的手掌，五指半伸半屈，旁边四个小字，写道：“蓄劲指尖。”

再向下看，一条手臂上，一道突起的筋脉，旁边也写着五个小字：“气走太阳经。”

群豪都不自觉的依照练习起来，一运气，逼入太阳经中，果然内力暗劲，齐齐涌入指尖。

目光下移，是一个缓缓握住的拳头，旁边写着：“缓缓握指”四字。

群豪已被那武功所述，都不自觉的依照图上所示，缓缓一握拳头。

再向下面看去，只见缓缓握住的拳头，伸出了食中二指，中指压食指背上，旁边写道：“提聚丹田真气，闭住呼吸，劲移食中二指。”

群豪已被那武功吸引，个个依照所写，闭住了呼吸，暗提丹田真气。

再向下看，只有“紧闭呼吸”四字，再下面是一个梅花图案，旁边写道：

“默数花瓣”。群豪虽然觉着数花瓣无甚用处，但由于上面记载的武功，步步真实，心神已不自觉的依照所示，数起花瓣。

那花瓣画的交差错综，看起来虽然简单，但数起来却甚麻烦，待把花瓣数完，都已经憋的满腔闷气，急于一畅。

但数完花瓣，下面却写着：“不能呼气，否则前功尽弃。”

练武之人，原来要较平常之人，闭气时间较久，一看那行字迹，只好勉强忍住呼吸，向下看去，只见写道：“缓缓把左臂向左伸去。”

群豪又依照所嘱，左臂一齐缓缓伸出。

再往下看，只见一幅图画，食中二指已然弹出，旁边写道：“劲力已聚，向左弹出。”

这时，群豪都已被胸中闷气憋得有些头晕脑胀，心神又为一路下来的武功窍诀控制，忘了身侧有人，依照所示，食中二指突然弹了出去。

那紫衣少女画的圆圈部位、距离，早已算好，群豪左臂一伸，刚好可及身侧之人，这一弹出，都是全力而发，但闻一阵扑扑通通之声，三十四人中，倒了三十二个，只有宗涛和那站在最后一人，没有倒下。

宗涛看那图案，正自入神，直待最末一人倒摔的身躯，撞到他的身上，他才霍然警觉。

转头望去，只见在场群豪，倒摔了一地，他被图案吸引，全神贯注，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见此情形，不禁一呆。

和他相隔数尺，站着一个人身躯修伟的中年大汉，和他一般的呆呆望着那倒摔在地上之人。

耳际间传来了那紫衣少女的娇笑之声，道：“老叫化，南海门武功如何？”

宗涛轻声一叹，道：“姑娘一代绝才，老叫化十分敬服。”

紫衣少女缓步走了过来，说道：“中原武林道上，你算得一个好人，我不留难于你，快些走吧！”

宗涛目注那倒摔在地上之人，说道：“不知姑娘如何处理这些伤倒之人？”

紫衣少女道：“你独善其身，难道还不够吗？”她微一停顿，又道：“这些人个个未存好心，都是为觊觎我们南海门奇书以及紫玉钗而来，我要对他们薄施惩戒，罚他们守这孤坟三月。”回过头去，望着那精壮大汉，接道：“罚你们守这孤坟三月，你心中服是不服？”

那大汉似已为紫衣少女惊人的才华所慑，嗫嚅说道：“这个……这个……”

紫衣少女冷笑一声，道：“什么这个那个，现在有两条路，任你选择其一，你运气好站在最先一个圈子之中，就算是这般人中首领，如有不听从命谕之人，尽管处死。现在你说一句话，就算代表他们三十二人！”

那大汉道：“不知哪两条路？”

紫衣少女道：“第一条路，我立时下令，把你们三十三人乱剑分尸，这办法虽然残忍一些，但却干脆的很。”

那大汉道：“这第二条路呢？”

紫衣少女道：“第二条路我用天蚕丝索，把你们三十三人，连环扣起，绕着这孤坟一周，因这孤墓之中，藏有我们南海门的紫玉钗，定然有不少人觊觎上此物。你们守护这孤墓周围，不许任何人近此孤墓，三月之后，我自会解去天蚕丝索，放走你们。”那大汉微微一笑，道：“这个，大概不会有

人反对，眼下这数十条人命，尽握在姑娘手中……”

紫衣少女突然截住了那大汉之言，说道：“你不要妄动歪念，到时可后悔莫及！”回目对梅娘说道：“把身上的天蚕丝索，借我用上三个月吧！”

梅娘略一犹豫，探手入怀，取出一个锦袋，送交那紫衣少女手中。

宗涛和身躯修伟的大汉，四道眼神一齐投在紫衣少女的身上，只见她缓缓打开锦袋，取出一盘雪白的索绳，玉腕挥动，结成活结。

她手法奇快，宗涛目光眨也没有眨动一下，竟然还未看清她如何挽成了结扣；但见纤纤十指，挥动不停，片刻之间，已打成三十三个活结，回头对驼、矮二叟说道：“你们两个把这活扣套在这几人颈上。”

驼、矮二叟依言走了过来，把那活扣分别套在三十二人颈上。

紫衣少女高产说道：“你们两人分拉两侧，各用出一百斤的力量。”

宗涛急道：“姑娘不可，这么一来，岂不要把这三十二人活活勒死。”

紫衣少女道：“你尽管放心，我打活结之时早算好了承受的力量，八十斤以上，一百五十斤以下，刚好把第一道活结收死，这些活扣紧套颈项之间，都将成为一个绳枷了。因为套这颈上，他们纵有缩骨法的本领，也无法把那索绳取下；但如用出二百斤以上力量，那索绳就开始收缩了。”

宗涛轻轻一叹道：

“生死大事，不是儿戏，姑娘千万不能……”

紫衣少女道：“不要紧，死了我替他们偿命。”

驼、矮二叟依言施行，拉着两侧绳索，各用一百斤左右的力道一扯，但闻几声轻轻簌簌之声，套在三十二人颈上的绳索，突然收缩数寸，紧紧的扣在颈上。

紫衣少女回头对那大汉笑道：“这最后一道活扣，你自己套在颈上吧！”

那大汉犹豫了一下，伸手接了过来，套在颈上，不用驼、矮二叟动手，自己把第一道活扣拉死。

紫衣少女娇笑道：“你倒是一位很识时务的人，这天蚕丝索，也是我们南海门中一宝，别看它只有线香粗细，但坚牢的程度，非天下任何宝刀宝剑所能斩断，环扣了你们三十三人；但用去的长度还不及索绳全长的一半，这余下的索绳，就带在你的身上吧！”

话至此处倏然而住，回头对王冠中和那红衣缺腿大汉，道：“有劳两位师兄，解了他们的穴道吧！”

两人纵身而起，飞跃过来，一个手拍，一个脚踢，片刻之间，三十二人一齐醒了过来，看颈边套了条索绳，本能举手拉去。

宗涛心地仁慈，怕他们拉松了第二道活扣，急急大声喝道：“住手！”

这喝声如雷贯耳，群豪全部听得怔了一怔，停下了手。

紫衣少女高声接道：“诸位颈上绳枷，乃天蚕丝索，坚牢无比，刀剑难断，如若有人不信，不妨先行一试。”

群豪中果然有不少人从身上拔出兵刃，向那索绳上面斩去。

要知武林人物，所用兵刃，大都是百练精钢制成的锋利兵刃，别说索绳之类，就是碗口粗细的树木，也一挥而断，但那烧香粗细的天蚕丝索，在十几把锋利利剑连连斩劈之下，竟然毫无损伤。

紫衣少女等所有之人全部停下手后，才高声说道：“诸位颈上之结，只能承受百斤的力量，如若超过此数，那活结立时开始收缩，不论你有何等精深的武功，也要被活活勒死……”，她微微一顿之后，又道：“我打这结扣，

敢说天下没有第三人能够解开，如果妄想自解活扣，脱去此厄，那可是自寻死路，只要结扣上两个小结，被人拉开，那索绳上即再无承受力量，只要那索绳稍一收动，结扣立时将随之缩小，决难逃死亡之劫。我这话，字字句句，都是真实之言，谁要不信，谁就不妨试试。”

群豪大都已知她的所能，刚才又有试斩天蚕丝索之事，这儿句话，大都信了七成。

只见那紫衣少女夏面黑纱缓缓移动，环扫了一同之后接道：“目下你们三十三人已然是生死同命，只要索绳被别人抓住，用出二百斤以上的劲道一扯，立时将有人被活活勒死，一人死去，全体受累，在行动、拒敌之间，就难以灵活运用，所以：“你们必需同心协力，相互救应，纵然是有过节之人，也应该暂抛成见，同舟共济。”

只听她叹息一声，又道：“眼下有一件事，要相托诸位，就是劳请诸位替我守这孤墓三月，因墓中存放着我们南海门的紫玉钗，定然有甚多武林高手，企图盗取，诸位合力拒敌，对自身的功力，也有甚大帮助，想来你们已把那弹指打穴的绝技窍诀，都已熟记胸中，单是这一招武功，足以克制强敌，如果诸位能够彼此协调，同时弹出，纵是当今武林中第一流高手，也难擅越雷池一步……”

她微微一叹，又道：“还有一件事，我要说明白，就是诸位之中万一有人受了重伤，或是死去，必须早把他的尸体斩碎，免得他拖累你们全体……”

一个粗豪的声音，打断了紫衣少女的声音。“姑娘：但我们这一生算是毁了，被人用绳枷锁起，守墓三月，那墓中埋葬的又是默默无名之人，单是这一桩事，就叫人设法子再在江湖上立足、走动！”

紫衣少女银铃般的笑声，响盈在耳际，道：“这么说来，声誉身份，当真比生命还重了！诸位既然这等相惜声誉，那只有死亡一途可行了……”

群豪心头一震，都不自主的把目光投注那刚才说话之人的身上，似都怪他多言。

紫衣少女又是一声幽幽的叹惜，道：“我决不勉强你们，守墓和死亡，任你们选择一样……”

话至此处，似是给群豪一个考虑选择的机会，停顿良久，才说道：“如果不愿守墓的，我也不敢相强，那就请站起来吧！”

无人知道站起来以后，是怎样的一个后果，但却都预感到是一个十分可怕的后果。

只有那刚才说话之人，左顾右盼了一阵，缓缓站起了身子。

场中所有之人的目光，都投注到那站起大汉的身上，每人的脸色都异常严肃，但谁都无法预料到他会是什么样的遭遇。

那紫衣少女缓步直对站起身子的大汉走了过去，停在他身前，柔声说道：“你当真不怕死吗？”

在那紫衣少女移动身躯时，满头白发的梅娘，一直紧随在她的身后，她脸上黯然忧伤的神情，显然对紫衣少女的举动，十分不满，但她已不再出言劝阻。

那站起身子的大汉，脸色一片青白，死亡的恐惧，已流现于神情之间。

只听他长长叹一口气道：“动手互搏，强存弱亡，算不得什么大事，但眼下我束手就戮，毫无反击之能，自是死难瞑目。”武林中人，把名气看的太重，他神色间虽已流现了死亡的恐怖，但口中却是不肯示弱。

紫衣少女娇声大笑道：“你可有妻子儿女？”

此言问的太是突然，全场中人，无不为之呆。

那大汉道：“有又怎样？”

紫衣少女道：“你如有妻子儿女，我就放你回去。”那大汉奇道：“这话当真吗？”

紫衣少女道：“我几时说过谎言……不过……”

那大汉道：“不过什么？”

紫衣少女道：“你先答复我有没有妻子儿女再说。”那大汉略一沉思道：“有！”

紫衣少女道：“你女儿今年几岁了？”

那大汉犹豫了一下，道：“我女儿吗？今年一十三岁了。”紫衣少女突然举起右手，在他颈上结的索结上一阵拂动，低声说道：“你用力扯开两面索绳，拉开绳结去吧！”那大汉只道她存心相戏，突然大声喝道：“反正我是死定了！”举手一掌当头劈下。

只听一声冷笑，紫衣少女身后的梅娘，迅快绝伦的伸出右手，迎着那大汉掌势一拂，立时响起一声大叫，但见那大汉身躯摇了两摇，一屁股坐了下去。紫衣少女回头对梅娘说道：“拉开他颈上活结。”

梅娘望了那紫衣少女一眼，欲言又止，但却依言拉着那大汉颈间索结一扯，果然应手而开。

紫衣少女不容梅娘开口，又抢先说道：“梅娘，推活他被你震伤的脉穴，放他去吧！”

梅娘对她忽而残酷，忽而仁慈的举动，似是大感困惑；但却不忍忤逆于她，满脸迷惘地叹息一声道：“孩子，当真要拍活他的穴道？”

紫衣少女幽幽说道：“梅娘，求你不要多问我，照着我的话去做吧！”

梅娘怔了一怔，举手拍活那人的穴道。

那大汉挺身而起，愕然望着那紫衣少女说道：“姑娘当真要放我走吗？”

紫衣少女玉手一挥，道：“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那大汉突然深深一揖，说道：“今日之情，在下当永铭肺腑之中，日后如有需用在下之处，定当粉身碎骨以报。”

紫衣少女道：“你快些走吧！别再多噜嗦了。”

那大汉垂下头来，思索了一阵，缓缓抬起头来，目光由群豪脸上扫过，突然一挺身子，说道：“请姑娘再把那天蚕索绳套在我的颈项上吧！我不走了。”

紫衣少女道：“这是你自己之意，可不能再怪我了！”

那大汉道：“自然是不能再怪姑娘。”

紫衣少女伸手捡起天蚕索绳，套在他颈间，双手在他项颈之间，一阵拂动，又把那索绳结好，笑道：“我知道你会自己留下。”

宗涛忽然想起徐元平还在那山顶树上藏着，立时对那紫衣少女一挥手，道：“老叫化子告辞了。”

紫衣少女对宗涛似是十分客气，微一欠身，说道：“不送，不送。”

宗涛转过身子，大步而去，一口气奔到那山顶大树下面。耳际间响起了一阵枝叶簌簌的响声，徐元平电射而下，落在山峰背面，举手一招，说道：“老前辈，咱们这边谈吧！”

## 第二十六回 生死关头

宗涛走了过去，微微一叹，道：“老叫化走了一生江湖，心中还未佩服过什么人，如今古稀，行将就木之时，却为两个年轻的孩子心折。”

徐元平奇道：“什么人能使老前辈这等信服？”

宗涛突然放声大笑，道：“你是当真不知呢？还是明知故问？”

徐元平道：“自然是当真不知。”

宗涛笑道：“这两人现在左近之处。”

徐元平不自觉转眼四处张望一下，若有所悟的啊了一声，道：“可是那南海门下紫衣少女吗？”

宗涛道：“那紫衣女娃儿天分之高，乃老叫化生平所见中第一奇人，当真是胸罗玄机，才绝人寰，每一举动，都非人能够料到，唉！老叫化对她不能不服。”

徐元平笑道：“她不但聪明，就是那张嘴巴，也够厉害，能说会道，词锋逼人。”

宗涛突然把目光凝注在徐元平的脸上说道：“还有使老叫化心中佩服的一个年轻娃儿，你可知他是哪个？”

徐元平略一沉思，道：“老前辈可是说那上官堡主的女公子？”

宗涛摇头笑道：“上官姑娘武功成就虽高，但她已将达极限，而且在良师陶冶之下，循序渐进，虽有大成，乃势所必然。”徐元平腼腆一笑，道：“老前辈可是说的晚辈吗？”

宗涛哈哈大笑道：“不错，对你的武功进境，我一直感觉奇怪，日新月异，大背一般习武常规……”。

他轻轻叹息一声，道：“咱们在那玄武宫水牢之中，你告诉老叫化甚多口诀，无一不是修习上乘武功的要窍，武林中梦寐以求的东西……”。

徐元平微微一笑，道：“晚辈胸中，尚熟记甚多，老前辈如有兴致，晚辈甚愿尽相传告……”。

宗涛急急接道：“够了，够了，玄武宫水牢中所得之学，老叫化这一生已受用不了……”。

他仰脸望着无际碧空，默然良久接道：“有一件事老叫化一直想不明白。”

徐元平奇道：“什么事？”

宗涛道：“你熟记着甚多武林中极上乘的武功真诀，招术精奇那是当然之事；但你雄浑的内力，却使老叫化百思不解。这等内家真力，不论天资何等聪慧之人，也难打破时间的限制。但你目下年龄成就却超越这太多，而且还似正在增进之中，这实使人难以想出一点道理。”

徐元平微微一皱眉，道：“老前辈见多识广，晚辈实有特殊的际遇，不过，不过……”

宗涛道：“不用说啦！既为特殊际遇，自是不便告人，只要老叫化知道你内力的雄浑不是自行练成，已经够了。”

徐元平道：“老前辈雅量容人，晚辈感激不尽。”

宗涛淡然一笑，道：

“老叫化行踪江湖数十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一直甚为自负，一宫、二谷、三堡中人，也未放在老叫化的眼中，想不到短短月来见闻，使我自傲一生的心情大变……”。

徐元平叹道：“际遇不同，成就自是各异。晚辈得一位老前辈恩宠，才有今日；但那位老前辈却已归化登天，使晚辈今生今世，也无法相报他一番恩情了。”想到慧空大师传授真经，赐纳真元之恩，不禁一阵感伤，泫然欲泣。

神丐宗涛轻轻叹息一声，道：“易天行和你有什么仇恨？”

徐元平愤然说道：“杀父凌母，不共戴天，诛师灭弟，仇深如海。”

宗涛略一沉思，道：“你虽然身怀绝世奇技，但恐还未到手刃易天行的功力，此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狡猾绝伦，明结善缘，暗树党羽，他手下究竟有多少党羽，只怕举世间没有人能知底蕴……”。

他仰天长长吁一口气，道：“世人只知他武功高强，但却没有人知道他武功高强到何种程度，据我所知，当今武林之世，除了老叫化之外，还没有人和他动过手，老叫化和他相搏三招，已经自知不敌……”。

徐元平接道：“这么说来，易天行的武功，当真是高不可测了！”

宗涛道：“如若假以时日，十年后你胜他当无疑问。”

徐元平道：“晚辈心急亲仇，终日如坐针毡，十年时光，我如何能够等待？”

宗涛忽的黯然一笑，道：“老叫化老了，这一生中只怕已永无胜得易天行之日，如若你天分过人，这时日或能减少一些。”

徐元平满脸痛苦，望了宗涛一眼，默然垂下头去。

宗涛叹道：“不过眼下易天行的伪善面目，已被揭穿，天下正邪各派，都已成了他的对头，对你复仇一事，倒是大有帮助……”。

徐元平道：“我要生擒老贼，活祭家父、恩师，一尽人子之心。”

宗涛呆了一呆，道：“死拿或许有望，生擒决难办到，纵然你武功能够胜他，智计却要输他三分，此人造孽无数，手段残酷，难道还不会想到被人生擒的惨情？”

徐元平忽然流下泪水来，接道：“老前辈这等说法，晚辈今生之中，永无报仇之望了？”

宗涛一皱眉头，道：“别哭了，老叫化一见眼泪，就没有主意了。”

徐元平举起衣袖拂拭一下脸上泪痕，抬头一声长啸，登时豪气飞扬，神采奕奕，大笑道：“大丈夫泪贵如金，岂肯畏难弹泪，易天行纵然是铁打金刚，铜浇罗汉，我也要把他粉身碎骨，凌迟于家父、恩师灵前。”

神丐宗涛哈哈大笑，道：“好啊！就凭这一股豪壮之气，已足先夺易天行三分斗志。”

大笑声中回目一瞥，忽然见丈余外处，站着身躯修伟，一身锦袍的王冠中，他身后并肩站着四个黑衣武士。

两人正谈到了兴头之上，竟然不知王冠中何时到了身侧。

宗涛目光一扫王冠中，停下了大笑之声，说道：“你可是找老叫化来的吗？”

王冠中道：“不错，有一事特来相求。”

宗涛道：“不敢当，什么话，请说就走。”

王冠中道：“两位如若没什么重要之事，可否请早些离开此地。”

宗涛道：“你可是要赶老叫化吗？”

王冠中道：“兄弟是好言相求。”

宗涛道：“好！我们就是。”王冠中又说道：“兄弟另有一个不情之求，

不知徐兄是否能够答应？”

徐元平怔了一怔，道：“这个，得先请你说出来，让在下斟酌斟酌，才能答复。”

王冠中道：“此事说易不易，说难不难，全要徐兄的豪情雅量了。”

徐元平被人高帽子一扣，登时有些茫然无措，皱眉抓耳，答不出话。

宗涛冷笑一声，道：“王兄不必多费心机，什么话还是明说出来的好。”

王冠中道：“兄弟想请这位徐兄今日之后，不要再和在在下师妹见面……”。

他似是自知此言有些不大合理，长长叹息一声，又道：“兄弟实有难言苦衷，不便明言相告，好在此事对徐兄也没有损伤，如蒙见允，兄弟感谢盛情……”

徐元平微微一笑，接道：“我道是什么为难之事，原来如此，在下从今之后，决不……”。

神丐宗涛大声喝道：“且慢答应。”

徐元平呆了一呆，道：“怎么？”

宗涛道：“王兄别怪老叫化多嘴，这件事说来简单，只怕……”。

王冠中怒道：“关你什么事，哪个要你多嘴？”

宗涛冷笑一声，道：“老叫化生平之中，最爱管人闲事，中原武林道上，有谁不知……”

王冠中双目神光闪动，瞪了宗涛两眼，忽然消去满脸怒容，叹道：“中原武林道上，你倒是一个值得可敬之人。”

宗涛仰天大笑道：“好说好说，老叫化受宠若惊了。”

王冠中沉声说道：“在下师妹实有难再和徐兄相见的苦衷，两位如若不肯答应，兄弟，兄弟……”，下面之言，似是甚难出口，兄弟了半天，仍是兄弟不出个所以然来。

徐元平接口说道：“大驾既然不肯说出原因何在，在下也不便冒昧答应，山河辽阔，天涯路长，只要彼此不存心相寻，偶然碰面谈何容易，在下还有要事待理，就此别了。”拱手一礼，转身大步而去。

宗涛轻声一叹道：“王兄请再想上一想，此策是否可行？老叫化言尽于此，日后咱们还有见面之机，此事何必急于一时而决。”

也不待王冠中回答，转身一跃，人已到二丈开外，和徐元平联袂疾奔而去。

王冠中望着两人急急奔去的背影，怅然若失，直待两背影消失不见才黯然一叹，垂头丧气的向来路走去。

且说徐元平和宗涛奔出去四五里路，回头瞧不见王冠中，才放声大笑道：“此地乃是非之地，咱们早些走吧！”

宗涛道：“不错，金老二和那大鬼丫头在孤独之墓中，已等的不耐烦了……”

他微微一顿之后，急道：“易天行已收回戮情剑匣、此人作事，一向兼顾全盘，只怕早已赶到孤独之墓去了，咱们如再晚去一阵，只怕两人还有性命之险。”

徐元平想到金老二受毒之后，费尽手脚，千辛万苦，才把他救了回来，易天行已对他恨如芒刺，再见面势非立下毒手不可。

一念及此，心焦如焚，一提真气，施展开上乘轻功，急急向前奔去。

两人有如竞赛脚程一般，奔行之势，愈来愈快。

月前两人初度相遇竞走，徐元平脚程还略差宗涛一筹，此刻并肩奔行，竟是并驾齐驱，毫厘不差。

宗涛已用出九成内力奔走，眼看徐元平从容相随，毫无吃力之感，不禁激起了好胜之心，当下加足了十成功力，速度又快了甚多。

回首看时，徐元平仍紧相追随，不觉暗自一叹，忖道：此子不但胸怀绝世武功真诀，而且禀赋过人，武功进境如此之速，老叫化如能设法激他刻苦厉进，一两年内，当有大成。

两人身法奇速，大白天奔行在大道之上，有如两道滚滚尘烟，人影难辨。大约有半个时辰之后，孤独之墓，已遥遥在望。

宗涛突然放缓了脚步，低声对徐元平道：“咱们走慢一点。”徐元平闻言放缓了脚步，随在宗涛身后。

宗涛弯下身子，借荒草掩护，缓缓向前走去，相距那古柏还有两丈左右时，突然拔身一跃，飞落到那古柏之上。徐元平紧随其后跃起，飞落宗涛身侧。

凝目望去，不禁心头一震。

只见两座荒冢之旁，站着衣冠楚楚的易天行，在他旁边，站着拂花公子。丁玲双手抱膝，坐在荒冢前的供台之上，长发飘飞，抬头望天，神态从容，望也不望两人一眼。

宗涛回目望了徐元平一眼，不住点头，神色间满是赞赏之意。

徐元平也暗自佩服丁玲的胆气，一个身负内伤的弱女子，在两个强敌威迫之下，仍然这等神色从容，单是这一份镇静的工夫，就非常人能及。

两人目光交换、点头微笑。

只听易天行敞声大笑道：“鬼谷二娇，秤不离锤，你既在这孤独之墓现身，你妹妹不在此地，此言说来，谁能相信？”丁玲微微一笑，道：“你要不信，那有什么法子？”易天行道：“你敢对我这般强嘴，难道我不能杀了你吗？”丁玲笑道：“我如哭求于你，你就当真肯放了我吗？”易天行笑道：“好个利口丫头，江湖久传你们鬼谷二娇之名，看来果然是难以对付的角。”

丁玲道：“好说，好说，易大侠过奖了。”

易天行笑道：“你纵然舌翻莲花，今日也别想逃得性命……”丁玲道：“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这举世之间，只要你易天行欲杀之人。哪里能逃过你手。”

易天行笑道：“你知道那就好了……”，他微微一顿后，又道：“人活百岁，难免一死，这死亡并不可怕，有道是活罪难受，你如敢再避重就轻，不讲实话，我就先让你试试分筋错骨的滋味如何？”

丁玲抬头望着天上一片浮云，笑道：“易大侠把我丁玲粉身碎骨，寸刚凌迟，又该如何呢？反正今天我是死定了。”

徐元平早已听得怒火大起，忍不下胸中愤怒之气，正待纵身而下，却被宗涛摇手阻止。

只听拂花公子哈哈大笑了一阵道：“这样美貌的红粉，娇滴滴的人儿，易兄却要把她立时处死，岂不太可惜了吗？”

易天行道：“然则常兄之意如何？”

拂花公子道：“不如易兄把此女交给兄弟……”

丁玲突然转过脸来，目光盯注在拂花公子脸上，说道：“交给你又怎么样？”

拂花公子道：“这下面的事，兄弟就不便说出口了。”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这么办吧……”，突然向前欺进两步，举手一拂。

只听丁玲娇嚶一声，全身微微一阵抖动。

易天行哈哈一笑道：“兄弟先拂中她三处脉穴，让她失去自绝之能，也没有了反抗之力，常兄要怎么样，也不用和她商量但闻拂花公子哈哈大笑之声，响彻耳际，道：“易兄这等厚爱，兄弟感激不尽。”右手一抄已把丁玲抱入怀中，大步而去。徐元平眼看丁玲被绅拂花公子挟持而去，不禁心中大急，低声对宗涛说道：“老前辈去追拂花花子，易天行由我对付。”

也不待宗涛答话，双足微一用力，人已矫如游龙，直扑而下，脚落实地，人已到易天行身前三尺之处。

易天行神态镇静，虽闻得衣袖飘空之声，但头也不肯轻动一下，直待徐元平落着实地，他才缓缓的转过头来。

显然，徐元平的现身，大出易天行的意外，他目光一瞥徐元平后，微现惊愕之色。但瞬息之间，又恢复了平静，微笑说道：“我道是谁，原来是你！”

徐元平冷冷答道：“你没有想到吧？可是以为我早已死了吗？”

易天行目光一掠高耸的古柏，瞥见一条人影，闪空而过，冷然一笑道：“宗兄也来了吗？”

那人影并不理易天行，施展“八步登空”的身法，有如天马行空，流矢划空般一闪而逝。

易天行目光环扫了四周一眼，笑道：“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怎不一起出来？”

徐元平冷然一笑，接道：“对付你易天行，只有在下一人！”

易天行笑道：“你的胆子够大，当今武林之世，还没有人敢这般对待于我……”，他朗朗大笑一阵，接道：“也许有不少人妒嫉在下，但他们真敢当面向我这般挑战，我还没有遇过，就凭你这股豪勇之气，我也该饶你一次不死！”

徐元平剑眉一扬，圆睁星目，冷笑一阵，道：“以在下之见，大可不必，鹿死谁手，还难预料，先别把话说得太满了！”

易天行双目一阵浮动，登时眼神逼人，冷电般的神光，投注徐元平的身上，道：“我已年过花甲，你不过弱冠之年，动手相搏事小，但事情必须先讲清，你和老夫，何仇何恨？”

徐元平冷笑一声，道：“杀父凌母，诛师灭弟……”。

易天行突然一扬双眉，冷冷接道：“你是什么人的后辈？怎敢认定是老夫所为？”

徐元平满脸悲愤，大声说道：“在下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你在我师傅榻前自诉罪状之后，突下毒手把抚育我长大的恩师震毙掌下，又把我十五岁的师弟，一掌击毙……”

易天行突然放声大笑道：“你的师傅，叫什么名字？”

徐元平冷冷说道：“你可是造孽太多，杀的人已经记不清了吗？”

易天行双目神光一闪，道：“你敢对老夫这般无礼？”

他平时总是带着和蔼的微笑，一旦发起怒来，威力逼人。

徐元平为他威严的气度所慑，先是微微一怔，继而大怒道：“我要手刃亲仇，奠祭家父灵前，对你无礼，还算客气了！”

易天行仰脸望天，嘿然冷笑，道：“很好，很好，老夫今天成就你一番孝心了。”缓缓举起右掌。

徐元平面对强敌哪敢大意，抬头望去，日光下，只见他掌心鲜艳，一片血红。不禁心头一震，暗道：这是什么武功？

他见闻不多，难辨对方是何掌力。

易天行举掌不发，又恢复了和蔼之色，笑道：“你能和甘南上官堡主的女儿上官婉倩打一个两败俱伤，想来武功定然不错了，可识得老夫这是什么掌力吗？”

徐元平已把全身功力，提足十成，大声说道：“不论什么武功，只管出手吧！”

易天行笑道：“老夫要让你明白自己是死在何等武功之下，这叫‘红焰掌’。”高举的掌势，突然一挥。

徐元平已准备挥掌硬接，忽见他又把掌势收了回去，心中甚为奇怪，正待抢先发掌，忽觉一股热力，直袭上身，不觉心头一惊，一面运功抗拒，一面发掌还击。右掌平推而出，遥空击去。

易天行见闻博广，一看徐元平推出掌势，不带破空的风声，来势异常柔和，心头也是一惊，暗道：“这娃儿小小年纪，武功怎的已练到这等境界？”当下又加了三分谨慎，“红焰掌”一挥，疾向徐元平击来掌力上迎去。

两人动手相搏之情，和一般搏斗大不相同。一般相搏，都是以快打快，掌力、拳势，讲究劲力威猛；但两人出手掌势，却是缓慢一推，轻描淡写。

但那缓慢一推之中，却是含蕴了极强的潜力暗劲，只因两人武功已高出无相之境，掌力没有击实，没有遇上抗力之前看不出来罢了。

易天行“红焰掌”掌力刚刚发出，已和徐元平发的掌力相撞。

忽然间两人之间飞掠一股极强的旋风，激起了地上的沙石、枯草，如一片灰色布幕，把两人生生分开，互难相见。

易天行吃了一惊，万没想到，对面这位年轻人的武功，竟然这般高强，内功的充沛，竟似不在自己之下。

徐元平推出一掌之后，骤感心神一震，只觉对方涌来暗劲，有如排山倒海一般，几乎承受不住，当下左手一提，又全力推出一掌，双双齐齐推出，才把飘飘欲飞的身躯稳住。

那袭上身来的热力，立时消失。

原来，他一掌劈出了佛门上乘掌力，硬把易天行那绝毒的“红焰掌”力抗住。

易天行久经大阵，内功又到了炉火纯青之境，双方一撞之下，立时知道自己的“红焰掌”力并未伤到对方。

正忖思间，忽觉身躯一震，对方的潜力暗劲，突然又加强了甚多，身躯被逼的向后退了一步，心中既惊又怒，当下冷哼一声，左掌也随着推出一掌。

又一阵旋风突起，沙石齐飞。

两人之间，暴起了一片浓厚的尘沙，彼此虽都有过人的目力，但也没法瞧见对方的身形，想从对方神情间看出一点胜败的端倪，也不可能。

这情形对徐元平帮助甚大，他虽然缘遇旷世，但火候究竟还差上一筹，慧空大师转纳于他的一口真元之气，尚未练到运用随心之境，如若易天行能够看到他的吃力神情，运集全身内力逼攻，徐元平势非被当场重创不可。

但老奸巨猾的易天行和徐元平两掌硬拼之后，已明白遇上了生平未遇过

的劲敌，暗留三分实力，准备最后应变之用。

一个全力出手，一个用七成内力对敌，这一来，成了平分秋色之局。

徐元平连出两掌，已感到内力不继，第三掌不敢再贸然出手。

易天行也不再出手相迫，因为这等真功实力的硬拼，一旦功力悉敌，势将两败俱伤。

两人同样的凝神而立，运气调息。

徐元平得慧空相授佛门中上乘调息之法，生死玄关，又被天玄道长无意打通，运气特别迅快，不大工夫，已气息均匀。

两人之间的横飞沙石尘土，逐渐消落，已可相互看到。

易天行睁眼望去，只见徐元平气定神闲，面色如常，心头更是震骇，暗暗叹道：“此人如若不除，一两年后，我就难在他手下走上百合了……”

正在忖思之间，忽听身后传来了一阵哈哈大笑之声，道：“易天行，你一生伪善面目中，装作起来是何等艰难，今天一日之中，两度暴露，尽弃数十年之功，岂不可惜的很吗？”

易天行头也不回的冷笑一声，接道：“身后说话的。可是宗兄吗？”

宗涛纵声大笑道：“不错啊！正是老叫化子！”

易天行道：“好像咱们过去曾经动手相搏两次，是吗？”

宗涛笑道：“你可是后悔那时节没有杀了老叫化子吗？”

易天行笑道：“好说，好说，宗兄武功高强，兄弟就是有心想杀，也是杀不了的！”

宗涛沉吟了一阵，道：“你不肯下毒手伤了老叫化子，只不过为了要得伪善之名，这个老叫化绝不领情！”

易天行呵呵一笑道：“山不转路转，错过今天，宗兄和兄弟都死不了，咱们日后总还有见面机会。”

宗涛道：“老叫化活了快七十岁，早就腻了，咱们再相遇上，倒是真该好好的比试一下，拼个死活出来……”他微微一顿之后，又道：“易兄今日恐已无再战之能，咱们这场比斗之约，只好留在下次见面机会之中了。”

易天行举步一跨，突然间欺到了宗涛身侧。

宗涛知他武功高过自己，早已蓄势戒备，易天行还未来得及出手，宗涛右掌已拍了出去。

易天行左掌一招“回风弱柳”反臂迎去。

两人掌力接实，如击败革，砰然一响，宗涛突然向后退了一步，易天行的身子也被震得转了一个圆圈。

易天行笑道：“宗兄的武功，又增进了不少。”右手食中二指一并，疾点过去。

宗涛右臂一挥“铁树开花”，硬封了易天行点来一招。

双方又是一招硬打硬接。

易天行借势又向前欺进了一步，左掌当胸击去。

这一招不但去势威猛，而且变化奇奥异常，宗涛左手一架，竟是没有封住。

易天行冷然一笑，掌势按在宗涛前胸之上，笑道：“宗兄也未免太……”

宗涛右手突然由下向上一翻，把易天行按在前胸的掌势接住，笑道：“易兄不是想和老叫化拼个死活吗？咱们各运内功，互较真力，这样谁也取不得巧，不死不休！”

说完话，目光一瞥徐元平，满脸庄严之色。

徐元平只觉他目光中含蕴着一股悲壮之气，但一时却是想不出目的何在。只听易天行朗朗大笑道：“宗兄，当真是要和兄弟拼个生死存亡吗？”说话之间，已暗运功力，一股暗动，直逼过去。神丐宗涛突然大喝一声，须发怒张。

易天行脸上的笑容也突然收敛起来，神色逐渐凝重。徐元平已知两人开始了生死之搏，各以数十年精修的内功力拼。

正自忖思自己是否该出手相助，忽听耳际间响起了丁玲娇脆的声音，道：“你想通了没有？”

徐元平回头望去，只见丁玲长发披散，随风飘飞，脸色一片沉痛，不禁一怔，道：“想通什么？”

丁玲道：“宗老前辈的苦心！”

徐元平道：“我一时想它不出，还望姑娘指教。”丁玲黯然一笑，说道：“宗老前辈一代大侠，仁心义胆，他要以自己之死，换取易天行的性命……”

徐元平吃了一惊，道：“什么？”

丁玲道：“他明知自己不是易天行的敌手，却偏要以数十年精修内功，和易天行相搏，你知道为了什么？”

徐元平道：“他为晚辈而战？”

丁玲道：“你只猜对了一半，他不惜自己性命，消耗易天行的真力，留你胜敌之力，好让你击死易天行，既可为父母报仇，亦可替江湖除害！”

徐元平凝目沉思，默然不语。

丁玲看他不理自己问话，凝目而立，不知在想什么心事。心中大感焦急，轻移莲步，走到他身侧说道：“徐相公……”徐元平由沉思中惊醒道：“什么事？”

丁玲道：“我给你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

徐元平道：“听到了，我正在想……”

丁玲叹息一声，接道：“不用想了，快些运气调息一下，准备接手吧，如果我预料不差，宗老前辈难以支持到半个时辰徐元平正待回答丁玲之言，忽觉脑际灵光连连闪动，当下闭上双目，屏弃杂念，用心思索。

徐元平的冷漠镇静，使丁玲大感羞愤，双手掩面，大哭起来。

哭了一阵，忽觉一只手轻轻拂着自己的秀发，只以为是徐元平来慰藉于她，心中又是惭愧，又是难过。

只听一个沉凝的声音，道：“姑娘不要着急，平儿会有办法的。”丁玲一听，立时分辨出是金老二的声音，一阵羞意泛上心拭了眼泪望去，只见徐元平仍然站在原地不动，脸上神情，极是奇异，摇头晃脑，口齿启动，但却听不出他说的什么。

忽见徐元平双目一睁，星目中神光如电，暴射而出，满脸喜悦之色，道：“丁姑娘，宗老前辈有救了。”

纵身一跃，凌空而起，飞落在宗涛和易天行两人之间，双手同时举了起来。

丁玲看的大为吃惊，急叫道：“徐相公，不要乱动他们。”大步追了过去，一把抓住徐元平的衣角。

徐元平回头瞧了丁玲一眼，道：“你快退开去，别碍了我的事。宗老前辈已露败象，只怕难再支撑过片刻工夫了！”

丁玲哭道：“宗老前辈功力不敌，你一动他们，吃亏的还是宗老前辈……”

徐元平微微一笑道：“你蛮不讲理，只好先委曲你一下了！”右手轻轻一拂，点中了丁玲两处穴道，抱起她的身躯，走到金老二身侧，说道：“叔叔请照顾丁姑娘一下。”缓缓把她放在草地之上。

阅历丰富的金老二，此刻却变的面无血色，两道眼神一直盯住和宗涛相搏的易天行，一脸惊怖，有如一头待宰的羔羊。徐元平和他说话，他也恍似未闻一般，口中含糊的应了一声。

徐元平轻轻叹息一声，转身又向宗涛和易天行动手之处走去，站在两人之间，举起双手，暗中运集功力，突然两臂齐伸，向两人肩胸之间拂去。

但见易天行和宗涛相抵的双手，齐齐缩了回去，好像两人身上的经脉，忽然间收缩了起来，全身晃动了一阵，一齐倒了下徐元平返身一跃，落在金老二身旁，低声说道：“金叔叔……”

金老二如梦初醒一般，啊了一声，道：“易天行死了吗？”

徐元平道：“没有死……”

金老二全身一颤，又啊了一声！

徐元平看他吓得这等模样，心中甚是不安，叹道：“叔叔不用害怕，易天行已经被我点了穴道，一时之间，难以行动。”

金老二道：“他如一行动，咱们就别想活了！”

徐元平心知他在易天行积威之下，受制已深，一旦见到，立时被往日惊怖的回忆，控制了心神，此刻相劝于他也是无用。

回头看去，忽然发现一条全身白色的花纹、长约三尺左右罕见怪蛇游行在丁玲身上，不禁心头大骇。

丁玲穴道虽被点制，但她神智仍甚清醒，眼看一条怪蛇，在身上爬行游走，心中大是急骇，但她穴道受制，动作不得，空自急骇，无法可想。

徐元平虽然身负绝技，但对蛇却是有几分害怕，迟迟疑疑，不敢用手去抓，暗道：如若宗老前辈能够行动，抓这怪蛇，那可是轻而易举的事。

只见那白纹怪蛇，缓缓向丁玲头上游去，口中红信伸缩，极是可怖，不禁心中大急，鼓足勇气，挥手向那怪蛇抓去。

如以他的武功和手法，别说一条小小怪蛇，就是猛虎、灵猿，也是闪避不开，抵挡不住；但他心中对那白纹怪蛇，先存了畏惧之心，手指触到蛇身之时，忽然心中一寒，手腕也随之一软。

就这一缓之势，那白纹怪蛇，已突然回过头来，猛向他手腕上咬去。

徐元平掌势一偏，拂在蛇颈之上。

他掌劲奇大，虽是无意中轻轻一拂，那怪蛇回转过来的蛇头，立时被震的转了过去，顺势一口咬在丁玲手腕之上。

徐元平眼看救人不成，反而害了丁玲被怪蛇咬了一口，心中又急又怒，突然大喝一声，五指加力，运劲若剪，生生把那怪蛇捏成两段。

低头看去，只见丁玲左手腕上，一片铜钱大小的紫痕，不禁大生愧疚之心，掌落如风，拍活了丁玲穴道。

但见丁玲一挺娇躯，坐了起来，长长吁一口气，说道：“我错怪你了，原来你真能解救宗老前辈之危，只不知他老人家伤着没有？”

她一开口就谈宗涛的安危，连自己的伤势也未望一眼。

徐元平虽是最关心她的伤势，但又不能不答她的问话，只好说道：“宗老前辈只是被暂时点了穴道，过一会就会醒来……”

丁玲道：“你快去替宗老前辈解了穴道，顺便把易天行杀了吧！”

徐元平面现难色，道：“我现在要杀易天行，虽是易如反掌，但他心中定然不服，何况……”

丁玲道：“何况什么？其人心地阴险，世人无出其名，手段毒辣，作恶多端，杀了他有何不可？”

徐元平道：“他对我有着杀父、凌母之仇，我活在世上的最大心愿，就是杀他以报父母之仇，但在这等毫无抗拒能力之时杀他，岂是大丈夫的行径？而且他对我还有过一番相救之恩，于情于理都应该放他一次……”

丁玲轻轻叹息一声，道：“你的话很对，但江湖的险诈，别人决不是你所想的那般正大……”

她突然微抖动一下娇躯，似是被人无声无息打了一拳般，徐元平扑的心头一跳，道：“你怎么了？”

丁玲道：“我快要死啦，希望你能听我几句话好吗？”

徐元平道：“如若我不抓那怪蛇，它也未必会咬姑娘。都是我害了你……”一种强烈的自我责备，使他产生极大的不安，目蕴泪光，濡濡欲滴。

丁玲微微一叹，接道：“不用自相责备，这事情如何能够怪你，纵然那毒蛇不咬我，我也难以活过今日……”

她轻轻的叹息一声，脸上横溢出无比的温柔缠绵，缓缓伸出右手，抓住徐元平，接道：“江湖上都说我鬼谷二娇心狠手辣，如蛇如蝎……”

徐元平道：“传言终归是传言，在下并无此感……”

丁玲接道：“多谢你的夸奖，事实上我所做的事，确然有些毒辣，人家说我们，决不是凭空捏造。”

徐元平啊了一声，想不出适当之言回答，只好轻轻的咳了两声，支吾过去。

丁玲道：“但我妹妹是无辜的，我们姐妹虽然相亲相爱，但生性却是大不相同，她天真纯洁，心地善良，常常规劝我做事要留人一步，但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每当事到临头，就不禁的下了辣手，刚才我明明知道你杀易天行有失英雄气度，但我仍然苦苦劝说。”

徐元平道：“姑娘为在下安危而谋，那自是又当别论。”

丁玲抓着徐元平的右手，突然增加了几分劲力，接道：“我求你一件事，不知你肯不肯答应我？”

徐元平道：“只要我力所能及，决不推辞！”

丁玲缓缓一闭星目，两颗莹晶的泪珠顺腮而下，道：“我活了不足二十岁，但却造了很多的孽，我不怕死，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情，唯一使我记在心中难以瞑目九泉的事，是我那可怜的妹妹没人照顾，她三岁的时候，就死了妈妈，那时候我不过六岁吧！

我们日日同食，夜夜同宿，十几年须臾未离，如今她虽得良师呵护，传授绝技，但她一旦知我死讯，定然痛不欲生，我爹爹因为练习一种独门阴功，养成一种冷僻古怪、六亲不认的脾气，对妹妹从未有过一点惜爱情意……”

徐元平似已从她言语之中，听出了一点苗头，轻轻一叹，垂下头去。

丁玲缓缓把娇躯偎了过来，徐元平看她一副楚楚可怜、娇弱无力的样子，不忍让她捧着，也不忍让她难过，只好轻轻张开双臂，抱着了她偎来的娇躯。

丁玲轻轻叹息一声，道：“我知道你心里感觉到十分为难，但我已经快要死了，这是我生平中第一次求人，也是我最后一次求人……”，两行清泪，

顺腮滚了下来。

徐元平有生以来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也从没有一个人这样的相求过他，只觉一股热血在胸中浮动，心中有着无比的受用，也有着无比的痛苦……

丁玲轻轻的仰起头来，看他呆呆的望着天空出神，知他在郑重的考虑这件事。

她聪慧过人，幼小就在险恶的江湖上走动，她年纪虽是不大，但却见过了各色各样的人，她心中明白凡是不愿轻作承诺的人，一旦答应下来，那就在他的心灵之中，埋下了一根铁桩，这诺言永久不变……

徐元平似是忽然有了决定，长长吁一口气，目注丁玲，说道：“我答应你，这一生一世，都把她当作亲生的妹妹般看待。”

丁玲慰然一笑，缓缓的闭上眼睛，梦似地说道：“我知道，你答应了，那就像一座巍峨的山岳，不论沧海几变，你的诺言却永远不会更改……”。

徐元平淡淡一笑，道：“姑娘太夸奖我了……”。

他微微一顿后，又道：“不过，我如死了，那就无法照顾她了，我既要报父母之仇，还有一件大事要办，这两件事都异常艰困，我很可能心愿未完人先死……”。

丁玲叹息一声，幽幽说道：“你如果现在把杀了，那就完成了一件心愿。”

她轻轻启动星目，看到徐元平凝重的脸色，接道：“我又说错话了，你是大英雄，大豪杰，做事要光明磊落，不像我这样尖刻，诡诈。”

徐元平微微一笑，道：“你现在怎么样了？”

丁玲道：“快啦！就要死了。”

徐元平黯然说道：“你自己觉着，没有救了吗？”

丁玲斩钉截铁地说道：“没有，你不认识那条咬我的毒蛇吗？”

徐元平摇头道：“不认识！”

丁玲道：“那蛇叫作白线娘，是很少见地毒蛇，不论何等武功高强的人，也无法抗拒它口中的剧毒，传说此蛇没有一定的父母，是一种杂交而生的毒蛇，每一次生出两条，一雌一雄，雌蛇满身白纹，雄蛇满身白斑，雌蛇绝毒，雄蛇奇淫……”

她脸上忽然泛现出一层羞红，别过头去，把粉颊埋入了徐元平的怀中，接道：“所以，武林中下五门中人物，视它有如奇珍异宝。”徐元平啊了一声，暗道：“这么说来，她必死无救了，纵然没有救活之望，我也该一尽心力，宗老前辈最喜玩蛇，定然有解救毒蛇咬伤之能……”

心念一转，双手一拍怀中丁玲，准备过去拍活宗涛穴道……

只觉丁玲抱在身上的双臂一紧，说道：“你要干什么？”

徐元平道：“我去拍活宗老前辈的脉穴，要他来替你疗毒。”

丁玲道：“太晚了，此蛇中人后，至多活不过一盏热茶工夫，不用多费心了！”

徐元平暗暗叹道：她身上三阳气功余毒未除，已在内腑凝结成伤，如今再被蛇咬了一口，两毒并发，别人纵是有救，她也没有救了。

只听丁玲轻柔的声音，起自耳际，道：“你抱紧我点好吗，让我死的安心一些。”

徐元平叹息一声，还未来得及开口，丁玲已抢先说道：“你叹什么气？”

徐元平道：“我看着你即将离别人世，却无能施救，心中实是难安。”

丁玲忽觉心脏一阵剧烈的跳动，心中暗道：完了。轻轻合上双目，说道：

“快啦，我已经感觉到了，再把我抱紧点！”

徐元平暗暗忖道：她就要死了，我岂能再以世俗礼教的束缚伤她之心，当下双臂加力，抱紧丁玲娇躯。

低头看去，只见她脸色镇静，微笑如花，毫无一点死亡的恐惧，甚至连一点毒性发作的痛苦也看不出，心中暗暗赞道：人云视死如归，她可算当之无愧，想我徐元平预知死亡临头之际，也难有她这样一份从容和镇静。

荒野的秋风，吹飘着丁玲披散的长发，簌簌的树叶声，和着她均匀的呼吸，一阵阵少女的幽香，扑入徐元平鼻息之中。

一个娇艳如花的少女，正当她散发着青春的容光时，却突然要离开人间，这是一件多么令人伤心的事啊！

奇怪的是死亡前竟没有为她带来一点悲怆和忧伤。

但见日光移动的树影，又向前推进了一尺，默算时间，已过一顿饭工夫之久。

凝神听去，只觉她呼吸均匀，毫无半点死前的迹象，倒像是春梦正酣。

嫩红的脸色，依然是娇艳欲滴，嘴角间樱唇微绽，笑容依旧。

徐元平愈看心中愈是怀疑，暗自忖道：人死前气绝，心脉行血均将静止不动，她呼吸照常，眉展色艳，哪里像要死的样子，当下把手臂摇了两摇，低声叫道：“丁姑娘，丁姑娘……”

丁玲缓缓睁开星目，望了徐元平一阵，茫然问道：“我死了吗？”

徐元平摇摇头道：“不会吧！你一点也不像要死的样子啊！”

丁玲忽然挺身而出，挣脱了徐元平的怀抱，举手理理散发，道：“奇怪呀……”，她举起右手，轻启樱唇，咬了一下食指，接道：

“我真的没有死啊！”

徐元平道：“江湖上盛传你们鬼谷二娇诡计多端，看来确实不错……”。

丁玲急道：“那白线娘绝毒无比，咬人必死，我为什么不死呢？”

徐元平笑道：“你没有死，倒是把我吓的心惊肉跳……”。

丁玲接道：“不信等一下你问宗老前辈，白线娘咬中人后，还有没有救？”

徐元平心中一动，忽然想到，达摩真经上一句真诀，极刚则柔，若有所悟的啊一声，道：“我明白了。”

丁玲急道：“你明白什么？我要是故意骗你，叫我不得好死！”两行珠泪，夺眶而出。

徐元平笑道：“你急什么？我没有说你骗我呀！”

丁玲拂拭一下脸上泪痕，道：“真奇怪，为什么我不死呢？”

徐元平笑道：“二毒两相冲，各失其性，医道上有以毒攻毒之说，大概就是的原理了，你体内留有三阳气功之毒，和这白线娘剧毒有着互相克制之妙……”。

丁玲嗯了一声，道：“是啦，白线娘毒属于纯阴，那三阳气功，却是阳刚的武功，两毒浸体，阴阳相克。”

徐元平笑接道：“就是这个道理啦……”。

忽然想到了答应丁玲之事，不禁默然一叹，修而住口，大步直向神丐宗涛走去。

宗涛和易天行仍外静静的躺在地上，但两人一般的满面红光，似是神志已复，都正在暗中运气打通受制脉穴。

徐元平伏下身去，暗运内力在宗涛胸前推拿了一阵，宗涛突然长吸一口

气，挺身坐起，目光一扫易天行，笑道：“他还得几时才能醒来？”

徐无平还未来及答话，易天行忽的挺身而起，接道：“不劳宗兄费心！”

宗涛怔了一怔，道：“易兄功力果然是高过老叫化子。”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如果兄弟不计身受内伤之害，一盏热茶之内，可以自解受制脉穴。”

徐元平时易天行自通脉穴，心头甚为惊骇，暗自付道：“此人武功，果是高人一等。”

易天行缓缓站起身子，目光掠过丁玲投注到金老二的身上，冷笑一声，道：“金老二，你过来！”

金老二身子一颤，但却又不敢违命，慢步走了过来。

徐元平双肩一晃，横跨五尺，挡住了易天行，大声喝道：“你功力是否已复？”

易天行道：“已复八成。”

徐元平道：“好，现在我可以动手了。”呼的一掌“神龙出手”直击过去。

两人已动手相搏过一次，对彼此的武功，心中都已有数，出手一击，用出了七成以上的功力。

易天行横向一侧让开，反手一招“冰河开冻”横里击来。

徐元平左手一招“穿云掌”硬接了易天行反手一击，长啸一声，欺身而上。

易天行右手一招“指天划地”幻出一片掌影，想把徐元平欺攻而进的身子挡住，哪知徐元平的身法奇奥，竟然避开了易天行护身掌影，直逼身前。

这奇奥的身法，不但使易天行大力一骇，就是旁侧观战的宗涛，也为其心神一振，只觉他那巧妙的一转，任何一招也无法封挡得住。

徐元平一欺近身，这时两手齐出，左拿右指，交相迫攻，倏忽之间，劈了五掌，点出四指。

这五掌四指，不但迅快绝伦，而且毒辣无比，指袭大穴，掌取要害，每一招都足以置人死地。

易天行被那一气呵成的快攻，迫得连连后退，躲过九招，人也刚好退了九步，到了一座高大的青坟前面。

这青冢四周，满生着尺余左右的青草，易天行被迫得退入了草丛之中。

忽听宗涛大声喝道：“住手。”纵身一跃，直扑过来。

徐元平、易天行听得宗涛大喝之声，都不禁为之一怔，齐齐向宗涛望去。

但见宗涛迅如电奔一般疾射过来，掠着易天行衣袖而过，右手挥处，在易天行身后一抓，又迅疾向后退了三步。

易天行怕他突然出手，伤了自己，早已暗中运功戒备，蓄势相待，见宗涛迅快的向后退了三步，才松下戒备之心。

转脸望去，只见宗涛手中抓了三尺多长，酒杯粗细，满身白点的一条毒蛇。

他见多识广，一眼之下立时认出那是绝毒无伦的白线娘，不禁暗道一声惭愧，忖道：如我刚才突下辣手，宗涛定然逃不过我那致命的一击；但我势非被身后毒蛇咬中不可，此蛇毒性奇烈，我也难逃此蛇毒吻之下……

他心中千念回转，但面上却仍是装的若无其事一般，拱手笑道：“宗兄侠名果不虚传，如非宗兄相救，兄弟今日势非丧命这毒蛇口下不可。”

神丐宗涛冷然一笑，道：“当今武林之世，只有老叫化和你为难，数十年来，你本有甚多机会可把老叫化置于死地，但你都手下留情，故放生路……”

易天行微微一笑，默然不语。

宗涛轻轻的咳了两声，接道：

“不过你并非是心地仁慈，只不过是到了要保持伪善的面目而已，杀了老叫化，害怕暴露你的伪善面目……”

易天行淡淡一笑，道：“宗兄随便说什么，兄弟仍然感谢今日一番相救之情。”

宗涛道：“老叫化相救于你，并无让你感谢之心，只望你今后能真正改过向善，表里如一，作几份有益于天下苍生之事。”

易天行仰头望天，若有所感的沉思了一阵，忽然纵声笑道：

“目前天下武林人物，联手结党，要合力对付我易某一人，宗兄这些话，不觉着说的晚了一些吗？”

徐元平冷笑一声，道：“你所作所为，人人得而诛之。天下英雄，被你一骗数十年，如他们能早些听宗老前辈之言，联手把你除去，也不致让你多造恶孽。”

易天行仰头看着天色，说道：“看你刚才不肯暗中下手伤我的份上，姑且放你一条生路，现在赶快走吧！”

徐元平怒道：“别人怕你吓唬，但我徐元平却是不怕，接掌！”呼的一招“起风腾蛟”直劈过去。

易天行大声笑道：“天下英雄人物中，也只有你配和老夫动手，来的好。”一闪避开，反臂点出了三指，把徐元平迫退了两徐元平心中暗道：此人武功当真是高，这点来三指，无一不是暗含拂穴截脉的手法。一提真气，还了五掌。

这五招都是慧空大师口授《达摩易筋真经》上的武功，招招暗藏大力金刚掌劲，也把易天行迫的退后两步。

易天行微微一皱眉，说道：“你和少林派渊源很深，这五掌都是佛门十八罗汉掌中招术，暗藏大力金刚掌劲。”

话说完，人也欺身攻来，左掌横扫，右拳直击。

徐元平只觉他一击之中，暗藏了甚多诡奇变化，一时间想不出破他之法，不敢硬接他的招术，纵身一侧闪去。

易天行道：“果然是识货之人，为什么不硬接老夫这一招‘平反乾坤’？”

徐元平冷笑一声，左掌虚空一扬，右手五指松松握拳，平胸击来。

易天行呆了一呆，只觉这一招，乃生平未见之学，隐隐觉到那松握五指中，暗藏着极厉害的杀手、变化，竟然也不敢硬接，双脚微一用力，疾向后飘退五尺。

徐元平道：“易天行，你为什么来接我这一招‘五弦齐弹’？”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好一招‘五弦齐弹’！”纵身一跃直冲过来，掌势平胸斜斜劈来，接道：“小娃儿，试试一招‘风雷并起’如何？”

徐元平大声喝道：“有何不可？”右手一挥，硬向易天行推来掌势上迎去。易天行冷笑一声，手掌去势陡然一沉，五指一张，由直拍变为斜切。

徐元平掌势一摇，拇食二指，突然圈了起来，但又迅快弹

## 第二十七回 尔虞我诈

两人由出掌相接，到双掌接实，其间竟各有三次变化，每一变化之中，都暗藏着极犀利的杀手武功。

但听徐元平、易天行同时一声冷哼，两人齐齐向后倒退开去。

在两人无声无息的一接掌势之中，似乎是都受了伤。两人退开之后，同时闭上双目休息。

易天行脸色苍白，徐元平却面泛红晕，有如吃了过量的酒。以宗涛和丁玲的目力，都没有看出来两人如何受伤，也未听到两人掌势相接的声息，但看两个人的神色，已知道都受了伤。丁玲急急奔了过来，低声问徐元平道：“你受了伤？”徐元平紧闭的双目微一启动，缓缓点头道：“嗯！不过易天行也受了伤！”

突听宗涛低声说道：“大鬼女、你叔叔来了！”丁玲转头望去，只见杨文尧、丁炎山、冷公霄、查子清、查玉等，缓步鱼贯而来，不禁心头一惊。

只听丁炎山大声叫道：“前面是玲儿吗？”

丁玲道：“三叔父大安。”

杨文尧等一行群豪，陡然停下步来，十道目光一齐投注到徐元平、易天行和宗涛的身上。

查子清遥遥一抱拳，道：“宗兄好？”

宗涛拱手还了一礼，道：“老叫化没有病，哪里不好？”杨文尧低声对丁炎山说了两句话，丁炎山扯开喉咙，高声说道：“玲儿，你过来。”

丁玲回顾了宗涛一眼，缓步走了过去，相距丁炎山还有五六步远，就停了下来，道：“叔叔有什么吩咐？”

丁炎山干咳了两声，道：“凤儿哪里去了？”

丁玲道：“被天玄道长，留在玄武宫啦。”

丁炎山回顾杨文尧一眼，又道：“怎么？天玄道长也在这里？”

摇头答道：“玲儿没有看见过他。”

宗涛暗暗赞道：这句话答的当真是妙，既然未作谎言欺骗长辈，又给他们一个揣测不透，疑神疑鬼。

果见丁炎山皱了皱眉头，说道：“你妹妹留在玄武宫的事，你事先知不知道？”

丁玲道：“玲儿知道。”

丁炎山道：“那你为什么不阻止于她？”

丁玲道：“天玄道长剑术卓绝一时，我和妹妹联手对敌，也不是他敌手，如何能阻挡得住？”

丁炎山似对丁玲回答之言，顶撞的无话可说，沉吟了一阵，道：“哼！一个女孩子，在江湖上跑来跑去，成何体统？还不回鬼王谷去，跑到这等地方作甚？”

丁玲不再言语，默然退到一侧。

神丐宗涛突然对丁炎山一拱手道：“丁老三，老叫化有件事和你商量，不知能否见允？”

丁炎山怔了一怔，道：“乐闻乐闻，宗兄有什么尽管请说，兄弟只要能办，决不推辞！”

宗涛微微一笑道：“江湖之上，都说云梦二娇诡计多端，大鬼女尤甚其

妹，但老叫化看着大鬼女倒满顺眼，想把她收作义女，不知你丁老三意下如何？”

这两句话，倒是大大的出了群豪意外，连丁玲也不禁一怔。

要知神丐宗涛乃江湖上一代游侠，为人作事守正不阿，鬼王谷却恶名卓著，二娇之毒，名满武林，一正一邪，格格不入，如何不叫群豪为之吃惊？

丁炎山沉吟了良久，说道：“宗兄能看起她们，实是我们鬼王谷之荣，不过此事，兄弟作不得主，必须请命谷主之后，才能答应。”

宗涛哈哈一笑，道：“老叫化一向做事，想到就干，丁兄纵然不肯答应，老叫化也要收她？”

丁炎山干咳了两声，道：“宗兄这样岂不是作难兄弟吗？”

宗涛笑道：“你打了老叫化的回票，岂不是诚心和我过不去吗？”

杨文尧借着两人说话的机会，目光一直投注到易天行的脸上，此刻却突然插口说道：“宗兄和丁兄之事，兄弟本不应该多口，不过这认女收徒之事，还未闻有过相强之举……”

他轻轻咳了一声道：“也许是兄弟孤陋寡闻，没有听人说过！”

宗涛冷笑一声，道：“杨文尧，你可是存心要和老叫化过不去吗？”

杨文尧道：“岂敢，岂敢，兄弟又没吃虎心豹胆，怎敢和宗兄作对？”

宗涛哈哈大笑道：“老叫化年登古稀，直到近几天中，才想透了一件事情。”

杨文尧突然脸色一冷道：“不知宗兄想透的是什么事？”

宗涛冷冷道：“外表越是文秀，穿着越是文雅的人，心地也愈是毒辣……”

他突然取过身后的红漆大葫芦，咕嘟嘟，喝了几大口酒，接道：“易天行善名满天下，被人誉为大英大豪；但他所作所为，却和他的声誉刚好背道而驰，假善名以为恶……”

杨文尧突然大声接道：“宗兄说的不错。”急步向易天行奔了过去。

原来他为人精细，早已发现了易天行和徐元平似是受了重伤，都正在运气调息，早已想冲过去瞧瞧，借宗涛口实，大步直奔过去。

神丐宗涛突然横跨两步，拦住了杨文尧去路，说道：“杨兄且慢接口，老叫化还没有说完！”

杨文尧道：“宗兄不用再说，兄弟已经不愿再听下去了！”宗涛笑道：“下面就是杨兄的事了，你如不听，老叫化还说个什么劲呢？”

杨文尧身子一侧，突然向左跨了两步，仍然向易天行走去。宗涛右臂一伸，又把杨文尧去势拦住。

杨文尧反臂一指，疾向宗涛时间“曲池穴”上点去。宗涛手臂一沉，五指疾向杨文尧脉门上面扣去，口中却哈哈大笑道：“杨兄就想走吗？”

杨文尧五指一并，立掌如刀，横向宗涛手腕上切下。这一招不但变得十分迅快，且是杨文尧著名独步武功九招“金沙散手”中之一记绝招。

宗涛被他凌厉的掌势迫得向后退了两步。

杨文尧却借势一跃，冲到了易天行的面前。

宗涛大声喝道：“杨文尧……”

杨文尧不理宗涛呼叫之言，伸手向易天行前胸之上摸去。但觉手指触处，一片冰硬，不禁微微一呆。

就在他微一错愕之间，易天行突然睁开了双目，笑道：“杨兄可是想趁

火打劫，暗算兄弟吗？”

杨文尧微微一笑道：“好说，好说。”其实他已发出含蕴在掌心的暗劲，想一举把易天行震毙当场。

哪知他力道一发，忽觉一股势力，山易天行胸前进发而出，反震过来。

易天行冷笑道：“杨兄摸错了位置，如若按在了兄弟的穴道上，这一次兄弟非被当场震毙不可。”

杨文尧默然不语，暗中却又加了几成劲力。

这时，神丐宗涛已到了杨文尧的身后，右掌一扬，迅速的按在杨文尧后背之上，冷冷说道：“杨兄快些放手，只要老叫化一发掌中内力，立时将震断你的心脉。”

一语甫毕，身后响起查子清的声音：“螳螂捕蝉，忽略了黄雀在后，宗兄就未把兄弟放在心中吗？”

宗涛心头一震，横向旁侧跨去，刚一举步，忽觉背后“命门穴”上一热，一只手掌，顶在后背之上。

查子清又道：“宗兄对兄弟虽然有恩，但此刻形势不同，兄弟也不能因私情而有伤公谊。”

神丐宗涛停下身子，静站不动，冷哼一声，道：“查子清，你就觉着你一定能伤了老叫化吗？”

查子清笑道：“兄弟决无伤害宗兄之心，只要宗兄能够置身事外，别管此事。”

宗涛心中极为明白，只要查子清一加掌力，立时可以把自己心脉震断，当下便不再言语。

只听冷公霄、丁炎山哈哈大笑之声，急步奔了过来，冷公霄站在易天行身后，丁炎山却举起右掌，按在徐元平背心之上。

易天行目光流动，打量四周情势，但身子却站在原地，动也未动一下。

徐元平仍然紧紧闭着双目，似是根本不知道丁炎山手掌已按在他背后的“命门穴”上。

查玉远远的站在两三丈外，看着场中情势变化。

丁玲虽然满脸漠不关心之情，但她心中却是焦虑无比，心中一直想着如何解救眼下情势。

金老二似是仍为易天行余威所慑，呆呆的站着，仰脸出神。

深秋的山风吹着高大的古柏发出一片沙沙之声，使这充满杀机的紧张局势，又增加几分阴森的气息。

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局面，彼此都有忌惮，彼此都有仇恨，眼下只不过为着一个较大的利害关系，使他们情势变得更为复杂，友情中渗入了利害，恩怨中又渗入友情。

冷公霄突然举起右掌，顶在易天行背后的“命门穴”上，说道：“如若兄弟和杨兄合力，前后夹击，不知能不能把易兄毙在当场？”

易天行目光一扫徐元平，若无其事地笑道：“如若兄弟命长，两位这合力之势震不死呢？冷兄是否想过？”

冷公霄怔了一怔，答不上话。

杨文尧已把全身内力运集于掌心之上，准备尽生平之力，震向易天行的前胸，他忖思自己的功力，易天行纵然运气抗拒，也难挡得住这强力的一击，纵然震他不死，但总要受伤在自己“金沙散手”之下，那时再和他力拼，决

然不致落败，退一步讲，也可邀冷公霄、丁炎山等助拳。

他心中虽然已算清了敌我形势，但后背的“命门”要穴，却在宗涛掌力的压制之下，担心自己一发内力，引起宗涛也发出掌力，那时自己在全力攻敌的毫无防备之下，宗涛只要轻一用力，立时可以把自己震毙在掌下……

唯一的希望，就是要查子清先行发掌，把神丐宗涛震伤掌下，以解自己之危。

查子清心中却在想着宗涛对待自己一番恩情，只希望把他逼的松开按在杨文尧背心上的手掌，并未真的存了伤害之心。但这心中所想之事，又不便说出口来，只好运起传音入密的功夫说道：“宗兄，今日之局，旨在对付易天行和那娃儿，如果宗兄答应置身事外，兄弟立刻撤去宗兄背心上的手掌。”

宗涛哈哈一笑，大声说道：“反正老叫化不会吃亏，你只要一发掌力，老叫化决不运功抗拒，我只要借你的力量，再加上老叫化的力量，震向杨文尧的后背。”

查子清道：“纵然你把杨文尧心脉震的寸寸皆断，但宗兄也是活不成了？”

宗涛笑道：“老叫化早晚总是要死，换上一条命……”

杨文尧冷冷接道：“如依宗兄之言，兄弟要借你和查兄之力，震向易天行！”

宗涛大笑：“好啊！这才叫同归于尽……”

易天行突然一瞪双目，盯在杨文尧脸上，接道：“一盏热茶工夫之内，只怕杨兄要自动放开按在兄弟要穴的右掌了。”

杨文尧道：“只怕未必见得！”

只听宗涛哈哈大笑，道：“如果咱们这一帮人，今天都死在此地，今后江湖上也可减少一些无谓的纷争……”，回头望了丁玲一眼，道：“大鬼女，趁着老叫化子没有死，快些叫我一声干爹吧！日后也好有个扫墓烧纸的人。”

丁玲略一沉吟，盈盈拜倒地下，道：“义女丁玲，拜见干爹。”

宗涛笑道：“老叫化本来最厌恶人间俗凡礼法，但今日情势不同，马马虎虎算了。”

丁炎山眼看丁玲真的拜认宗涛做了义父，气得哇哇大叫道：“好啊！鬼丫头，我看你是要造反了，我先结果这娃儿的性命，再和你算帐。”暗运劲力猛向徐元平身上震去。

但觉徐元平背心之处肌肉一软，有如推在棉花之上，不禁一怔。

就在他微一分神之际，徐元平已迅如电光石火般横跨数尺，欺到查子清身旁，一招“三阳开泰”三指疾伸，分取查子清三大要穴。

掌势未到，三缕指风。已先行近身。

查子清吃了一惊，暗道：好强劲的指风，身子一侧，避过正锋，按在宗涛背心边的右手不动，左手“倒转阴阳”横击过来，暗含擒拿手法，扣拿徐元平的脉门。

徐元平冷笑一声，点出三指突然一变十二擒龙手中一招，手指翻转之间，竟抢先搭上查子清的手腕。

高手相搏，优胜劣败不过是一刹那间，查子清丝毫之差，人已吃了大亏，但觉腕脉之上麻，脉门已先被徐元平扣上。

但他究竟是武功过人，经验丰富，临危不乱，虽被徐元平抢了先机，扣住脉穴，仍然不肯松开按在宗涛背上的右手，左手五指反上一翻，也抓住了

徐元平的右腕脉穴。

徐元平原想逼他松开按在宗涛背后命门穴的手掌，哪知他竟力拼不放，不禁大怒，五指突然加力。

查子清失了先机，五指随后搭在徐元平的脉穴，而且部位也稍有差错，心中暗道：我已吃失了先机之亏，不能再让他先用内力。立时发出内劲。

两人内力同时出手，彼此都觉腕脉一紧，如上了一道铁箍。

这时，丁炎山已追到身后，举手一拳，直向徐元平后背击去。

徐元平左手忽的向后一挥，身子突然转了一个半周，左掌一招“行云掩月”幻起一片掌影护住身子。

丁炎山看他掌势一挥之间，竟然找不出一空隙，心中暗暗一惊，收了拳势，疾退两步。

查子清一面运力扣紧徐元平的手腕，一面低声说道：“丁兄快请出手，先把此人结果再说。”

丁炎山应声而上，双拳齐出，分袭上下两盘。

徐元平左掌疾出一招“鸿雁舒翼”，直向丁炎山肋间划出，他掌势后发先至，迫丁炎山不得不先求自保，横向一侧跨出两步，双拳一齐落空。

丁炎山一连两次袭击，均被徐元平迫向后退去，心中又气又怒，大喝一声，重又冲了上来，一掌“飞瀑流泉”直击过去。

徐元平右手和查子清各运内力相较，单余一只左掌抵挡住丁炎山的攻势，拼了十三四个回合之后，仍然毫无败象。

丁炎山眼看徐元平只用一只手掌拒敌，竟能支持到十三四个回合，仍然应对从容，心中又是惊骇，又是羞忿，暗道：这娃儿的武功，似是和我们初遇之时，又有了甚大进境，今日如不能把他一举击毙，不但难以下台，而且将留下来极大的祸害。

心念一动，杀机突生，疾拍两拳，倏然而退，双手扬空虚抓四把，闭目而立。

徐元平看他动作甚觉奇怪，心中暗道：鬼王谷中人的行动，果然都是鬼鬼祟祟。

一侧观战的丁玲在暗自担心，知道丁炎山即将施展鬼王谷的绝技二十四招“玄阴鬼抓”，这武功不但诡奇难测，而且每一出手，都蕴含着极强的“寒阴气功”，这门武功虽属一种偏激的武学，但却是性命交修的一种武功，非遇劲敌，轻易不肯施展。

如果徐元平右手未和查子清相较内力，以他灵活身法，或可抵御，此际他已分了一半实力和查子清相拼，只怕难以躲开这歹毒、诡奇兼具的“玄险鬼抓。”

她心中虽然忧急如焚，但势又不能出手阻挡，只急得顶门间汗水滚滚而下。

查玉望了丁玲一眼，故意叹息一声，道：“唉，如若徐兄不是和家父动手，兄弟定要上前去助他一臂之力。”

丁玲冷笑一声，道：“哼！你不助徐元平，该去帮帮你爹爹啊！”

查玉怔了一怔，道：“我爹爹怎么了？”凝神向查子清看去。

丁玲随口应道：“你爹爹只怕已难再支持多久了。”

她本是随口说的一句气话，但见查玉的脸色，却因仔细的一看，显得凝重起来，不禁心中一动，仔细向查子清望去，只见他脸色十分凝重，似是力

有不胜，心中甚感奇怪，暗道：难道徐元平的功力，果真进步到此等境界不成？

查玉看了一阵，突然放步向前定去。

丁玲怕他暗下毒手，急急跟了上去，道：“你要干什么？”

查玉忽的一跃，纵落在查子清身前，低声叫道：“爹爹！”

查子清哼了一声，道：“快退开去！”

查玉还未来得及答话，忽听杨文尧大叫一声，突然收了按在易天行前胸的手掌，横向一侧跨出。

丁玲忽的尖声叫道：“白线娘！”

查子清低头一看，果见一条白线娘已到自己脚下，知此物绝毒无比，蛇中之最，本能的一抬左脚，向那蛇头踢去。

杨文尧向旁跨出之时，宗涛按在杨文尧背心上的手掌，也随着向旁侧移动，查子清左脚一抬，失去了一半支撑身躯之力，身躯向左面一侧。

这些事虽有先后之分；但其速度，却是有如同一瞬间发生一般。

查子清身子一动，宗涛却借力一闪身躯、抛开了查子清按在背上的手掌。

这些人一个个老奸巨猾，谁也不愿先挡锐锋，一看形势不对，立时先求自保，然后再审度形势出手。

只听易天行冷笑一声，道：“冷兄还不让开吗？”

冷云霄倒是听话，应声向一侧横跃过去。

剑拔弩张的形势，片刻间松懈了下来。

神丐宗涛自动放开杨文尧背上手掌，退后了两步，道：“老叫化不愿乘人之危，杨兄尽管先行运气调息，你自觉元气恢复之时，再和老叫化动手不迟。”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宗兄放心，杨文尧已被兄弟‘太极气功’震伤，两个时辰之内，料他无力再战。”

宗涛冷笑一声道：“易兄不要自作多情，老叫化并无助你之心。”

易天行长髯无风自动，显然宗涛这两句话，大大的伤了他的自尊心。

但此人实确有过人的涵养，沉吟了一阵，淡淡笑道：“不论宗兄是何用心；但是兄弟一样心领相助之情。”

这时查子清已把那逼近身侧的毒蛇踢了开去，纵身跃到一侧。

徐元平也收了掌势，停步不追，形势又恢复了一个对峙之局。

丁炎山突然睁开双目，大声叫道：“玲儿过来！”

宗涛探手一把抓起被查子清踢过来的“白线娘”，笑道：“这毒蛇救了老叫化一命，想不到这毒物，倒还有一点用处。”

随手把它盘了起来，从怀里摸出一个黑布袋子，把它装了起来。

易天行突然举手对宗涛一抱拳，道：“冲着宗兄之面，兄弟从此时起，不再追究金老二背叛之事。”

金老二紧张的神情突然一松。

宗涛却冷笑一声，道：“老叫化没向易兄求情啊！”

易天行拂髯一笑，答非所问地说道：“兄弟有件事，想请宗兄来作个见证，但不知宗兄是否答应？”

宗涛虽然不齿易天行的为人，但他在江湖的声誉，确实盖过自己，听他这般一说，再也狠不起来，轻轻的咳了两声，道：“你这般看得起老叫化子，那先请说出什么事，只要不是伤天害理的事，老叫化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易天行道：“一宫除外，二谷、三堡中人，到了二谷二堡，而且杨文尧、查子清，又是两堡中首脑人物，这也算得一场盛会宗涛沉吟了一下，道：“不错。”

易天行道：“请宗兄和那位小兄弟站在一侧做个见证，也好借机调息一下真气，兄弟教训他们四人一顿之后，再解决咱们的事！不知宗兄意下如何？”

宗涛万没有想到他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时之间，倒是不知该不该答应，呆了一呆，道：“这个你得让老叫化想想再说。”查子清怒声喝道：“易天行，你就自信能够抵得我们四人联手之力吗？”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只要宗兄答应愿做见证，你们就四人联手一战试试！”

宗涛心中暗道：易天行这般恭维于我，难道当真是畏惧老叫化呢，还是对徐元平的顾虑？不论如何，他是利用老叫化子；但鬼王、千毒二谷，杨家、查家两堡，也非善良之辈，倒不如让易天行出手和他们打一场试试，易天行武功再高，要想独力胜这四个武林高手，只怕也非常容易之事。

心念一转，冷冷说道：“老叫化两面不管。但也不愿替你做见证。”

易天行笑道：“只要宗兄答应不管就行了。”

徐元平一直留神着丁玲的行动，也未听到两人说些什么。

只见丁玲如拖千斤重担一般，一步一步的向丁炎山走去，相距还有三四尺远近时，停了下来，说道：“叔叔叫玲儿，不知有什么教谕？”

丁炎山冷冷说道：“你再向前两步。”

丁玲依言又向前走了两步，道：“叔叔……”

丁炎山怒声接道：“你再走近些！”

丁玲略一思忖，突然向前两步，停在丁炎山的身前。

丁炎山右手一挥，砰然一声脆响，丁玲被打得三个转身坐在地上，半面嫩脸，登时红肿起半寸多高，满口鲜血，泉涌而出。

这一耳光打的残忍无比，丁玲既不敢闪避，也不敢运功抗拒，丁炎山含忿的一击，她如何挡受得起？但她挣扎说道：“叔叔，你为什么要打我？……”，说完一句话，人就晕了过去。

徐元平看的心头火起，纵身一跃，飞落丁炎山的面前，道：“你为什么打她？”

丁炎山冷冷答道：“我为什么不能打她？”

徐元平怔了一怔，忖道：是啊！他是她尊长之辈，为什么不能打她？呆了一呆，向后退去。

宗涛大声喝道：“谁打了老叫化的干女儿？”纵身直掠过来，探臂把丁玲抱了起来。

只听易天行大笑三声，划空而来，道：“兄弟替宗兄令爱出口气吧！”声音甫落，人已到了丁炎山的身前，举手一掌，拍了过去。

丁炎山双肩一晃，退后五尺，道：“易兄要和兄弟动手吗？”

易天行笑道：“还有冷公霄、杨文尧、查子清，你们一齐算上！”举手一把向他右肩之上抓去。

丁炎山心中虽然对易天行有些畏惧，但形势逼得他不能不出手接架，只好硬起头皮，挥手一招“铁骑突出”，横向易天行抓来掌势封去。

也不知易天行诚心要现露一下武功呢？还是害怕查子清联手攻来难以抵

挡，有了速战速决之心，大喝一声，反手一把，抓住丁炎山的手腕。

这一招不但变势速快而且奇奥异常，丁炎山抽腕避让时，已来不及，但觉手腕一麻，全身功力顿失。

易天行一招得手，左拳当胸击出。

丁炎山一侧身，避过一拳，却不料易天行左拳击出的同时，右脚同时飞起，踢向丁炎山右膝关节之处。

但闻一声闷哼，一脚踢个正着，丁炎山一连向后退了四五百步，才拿桩站稳。

原来易天行一脚踢中丁炎山后，右手也同时松开。

徐元平看的一皱眉头，暗暗忖道：怎的丁炎山如此脓包，这几拳一脚除了出手迅快之外，并无特异之处，怎的丁炎山竟被踢中一脚。

要知丁炎山和易天行动手时，心中先已害怕，再被易天行一把抓住手腕，心中更是惊慌，他精神先崩溃，影响了反应，手脚也随着迟钝起来。

如果易天行乘胜出手，丁炎山势非被伤在易天行的掌下不可，但他却静站不动，任何人都可看出他是故意手下留情。

冷公霄看他举手投足之间，伤了丁炎山，不禁心中生出一股寒意，不知他下一个要对付哪个。

只听易天行纵声大笑，道：“兄弟久闻查家堡百步神拳和蜂尾毒针之名，今天倒要借此机会领教领教了。”

众目睽睽之下，查子清纵然不愿和易天行动手，但也无法退缩，何况易天行又是指名挑战。只好装出一副若无其事之态，笑道：“很好，兄弟也久仰易兄，今日能够一领教益，实是终身大幸！”说话之间，目光一掠冷公霄。

冷公霄心知查子清那一眼相望之中，已有了相邀联手拒敌之心，当下大步走了过来。

易天行大声笑道：“好极了，两位联袂出手，也免得兄弟多费上一番手脚。”

查子清、冷公霄同时觉着脸上一热，但形势危险，也顾不得面子问题，听到装作没听到，置之不理。

易天行目注丁炎山微笑说道：“丁兄右腿伤势不轻，最好能及时运气调息一下，免得落下残疾。”

丁炎山闭目装作不闻，默然不语。

只听易天行长笑之声响彻了空旷的山野，道：“两位快些摆好架势，兄弟就要出手了！”

查子清、冷公霄相互瞧了一眼，并肩而立。

杨文尧忽然一睁微闭的双目，神光电闪，冷冷的扫掠了易天行一眼。

易天行本已缓步向前走去，但见了杨文尧闪动的目光后，心中忽然一动，暗道：他眼神那般强烈，哪里像受伤的样子，难道此人练有什么外门奇功不成？心念一转，停下了脚步，高声叫道：“杨文尧！”

杨文尧冷哼一声，眼睛也未睁动的应道：“怎么样？”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你装的很像啊！”突然欺身而上，一掌“推山填海”猛向查子清劈了过去。

查子清低声喝道：“冷兄小心！”右腕一翻，竟然硬接易天行的掌力。

冷公霄身子斜斜一转，一招“回风拂柳”，疾向易天行背心拍去。

易天行想不到查子清竟然硬接自己的掌力，再想增加功力，但为时已晚，

双方掌力接实，砰然一声轻震，易天行借势向外飘出五尺，让开了冷公霄的一击。

查子清大声喝道：“神州一君，不过尔尔！”扬手一拳，虚空击去。

这正是查家堡驰名武林的百步神拳，一股拳风，疾如风轮般直撞过去。

易天行老谋深算，发觉杨文尧并未受伤后，不愿再以真功实力，硬和查子清、冷公霄两人相拼，保存内力，准备对付杨文尧急起发难，眼看查子清打出百步神拳，心中忽然一动，横向一侧跨了两步，遥空还击一掌。

这些人的武功，都到了收发随心之境，已把修为的内力，随手劈打成风，击向敌人。

查子清接实易天行一掌之后，觉着丁炎山、冷公霄等，畏惧易天行，大可不必，倏然胆生气壮，战志大增，左手一挥，挡住了易天行劈空掌力，觉出并不强大，右手又是一记百步神拳，遥遥击去。

易天行长衫飘动，人又闪避开去，这次两手齐出，分别击向冷公霄和查子清。

冷公霄眼看查子清硬接易天行的掌力，立时运气于臂，奋力硬接一击。

但觉一掌击空，身子不自主向前一栽。

原来易天行击来力道轻微，他用力过度，以致身体重心失了平衡。

查子清挡开易天行击来掌力，又是一记百步神拳打去。

这次易天行也默运内力，挥掌把拳风挡开。

这一掌力道甚是强猛，查子清忽觉手腕一震，当下大喝一声，又是一记百步神拳打出。

他准备易天行硬接自己拳势，这一击用出了九成力道。

哪知又一个出人意外的变化，易天行竟然不肯硬接拳势，陡然向一侧闪让开去。

一股凌厉的拳风，疾向杨文尧撞击过去。

易天行早有预谋，算好了查子清击出的拳势角度，站的位置，刚好是直线的挡住了杨文尧的身子，只要他一让开，那拳风非向杨文尧撞去不可。

查子清用力过猛，而且这等百步神拳，全是一股凝聚的内家真力，非其他拳势可比，打出之后，再想收回，自非易事，眼看拳风直向杨文尧撞了过去，只好高声叫道：“杨兄小心兄弟的拳风！”

其实不用他叫，杨文尧早已留神上心；但见他突然纵身一跃，闪避开去。

就在查子清这心神微一分动之际，易天行已借机欺攻而到，掌指齐出，一轮急攻，倏忽之间，攻出了五掌四指。

这九招不但招招辛辣，而且着着含蕴内劲，攻势凌厉无比。

但见查子清身形闪动，一连向后退了八九步，才算把这九招让过。

幸在这当儿，冷公霄及时挥拳向易天行身后攻去，才算解了查子清之围，如若不然，单是易天行这抢去先机的快攻，就足使查子清难有还手之力。

但闻易天行纵声大笑，道：“杨文尧，你为什么不上啊？”

杨文尧目光一扫查子清，冷冷答道：“自作孽不可活，易兄这般苦苦相迫我们三人联手出击，如若伤在我们手下，那可是自找苦吃！”

易天行掌势一变，一连劈出四掌，逼退了冷公霄，笑道：“杨兄如不出手，他们两个人决难挡我百合之上。”

查子清一看杨文尧没有受伤，好胜之念大增，喝道：“杨兄大可不必再和这等狂妄之人讲什么江湖规矩，他三番五次叫我们一齐出手，现有宗兄作

证，咱们今日如不能把他伤在手下，那倒是当真无颜再见江湖上朋友。”

言下之意，无疑告诉杨文尧和冷公霄，要他们全力出手，在这一战之中，把易天行歼灭掌下。

杨文尧忽然放声而笑，道：“查兄说的不错，咱们今天要不给易天行一点颜色瞧瞧，从今以后，三堡二谷，都将落武林朋友笑柄。”

冷公霄亦似被两人这对答之言，激起了豪壮之气，大声笑道：“两位说的不错，今天如不把易天行除了，今后二谷三堡恐永无安宁之日。”

易天行纵声大笑道：“动起手来，拳脚无情，三位要小心了。”纵身一跃，直向杨文尧欺攻过去。

查子清、冷公霄齐声大喝，欺身而上。

这是一场武林中甚是惨烈的搏斗，举世中几个有名高手，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恶战。

易天行身法飘忽如风，穿行在三人的拳掌交错之中，竟然还能出手反击。转眼间，四个人已相搏了二十余合。

杨文尧一面挥掌抢攻，一面高声说道：“查兄、冷兄请守住方位，兄弟和他硬拼几招试试。”

查子清、冷公霄愈打胆气愈壮，高声应道：“杨兄尽管出手。”

杨文尧掌势突然一变，施出独步武林的“金沙散手”，呼的劈出一掌。

日光下但见他手掌金黄，闪闪发光，劈出掌风，划起了一阵轻啸。

他这劈落的掌势并不迅快但却强猛绝伦，威力笼罩了数尺方圆。

查子清、冷公霄目睹杨文尧这等强猛的掌势，不禁暗暗惊心，忖道：此人身负这等绝技，江湖上竟然没有传闻。易天行似是亦为杨文尧“金沙散手”之威镇住，不敢出手硬接，突然向一侧让去。

他让避的方向，正是查子清防守之地，立时一拳击了过去，口中低声喝道：“回去！”

易天行挥掌硬接了查子清一击，两人同时震得向退了一步。就这一刻工夫，杨文尧的掌力已然当头罩下。

冷公霄一语不发，纵身欺了过来，举手一拳，猛向易天行背心之上击去。

忽见易天行脸色一整，双手疾台，缓缓向杨文尧掌力之上迎去。

杨文尧那强猛的掌势，易天行举起的双手轻轻一接，两人同时向后退去。

查子清心中一动，纵声大笑，道：“看兄弟替冷兄和杨兄出口气！”呼的一拳，直击过去。

易天行脸色微现苍白，只见他微闭的双目忽然一睁，迅速的推出一掌，迎向查子清击来的拳风。

这一次两人接实后，引起了一阵狂急的旋风，查子清低哼一声，缓缓的向后退了两步，易天行身躯虽然未动，但脸上却显得更为苍白，汗珠儿滚滚而下。

宗涛目光转动，横扫了三人一眼，叹道：“四个人都受了很重的伤，就目前而论，他们谁也没有了再战之力。”

查玉暗暗一提真气道：“晚辈去看看家父伤势如何？”

这时，丁玲早已被宗涛施展推宫过穴的手法，推活血脉，醒了过来；但她却装作未醒，赖在宗涛怀中不动，眼看查玉走了过去，低声对宗涛说：“干爹，查玉要伤易天行！”

宗涛一皱眉头，高声叫道：“查玉，快些回来，易天行天极气功海内独

步，你如想暗中打主意，那是自我苦吃。”

查玉向前奔行的身子，突然停了下来，回过头，装作没有听懂的说道：“什么事？”

宗涛冷哼一声，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易天行眼前虽已无再战之能，但凭你查玉那一点微末的功力，要想伤他，只怕还难办到。老叫化告诉你少打坏主意，免得自讨苦吃！”

查玉微微一笑，道：“老前辈厚爱，晚辈记下了。”又转身向前走去。

忽然间，一阵凌乱的步履之声传来，只见拂花公子衣衫不整，满身尘土的急奔而来。

丁玲轻轻的啊了一声，道：“干爹，那拂花公子自己把穴道解开了？”

宗涛浪迹风尘，行踪飘忽，除了他师妹之外，从未和女孩子接触过，也从未想到过儿女们承欢膝下的快乐，如今被丁玲左一句干爹，右一句干爹，叫的心中大感受用，哈哈一笑，道：“你不用怕，有老叫化在这里，谁也别想欺侮你！”

原来拂花公子抱着丁玲，跑过几座孤坟就停了下来。

他乃色中饿鬼，玉人在怀，哪里还能克制胸中的激动之情？但觉行血加速，欲火大炽，放下丁玲，正想施用强暴，被宗涛追了上去，点中穴道。

他当时正在欲火焚身之际，应变不够灵敏，被宗涛一击而中。

丁玲被宗涛救下之后，心中气忿不过，拳脚交加，好好的揍了拂花公子一顿。拂花公子穴道被点，无能还手，被丁玲打的鼻青脸肿，衣衫破裂。

宗涛口中虽说的轻松，但心中却对拂花公子能够自解穴道一事，甚感惊骇，忖道：看不出他还有自解穴道之能，倒是不可轻敌。

但见拂花公子两个急跃，人已到了易天行的身侧，叫道：“易兄……”，忽然发觉易天行双目微闭，面色苍白，赶忙住口不易天行睁开双目微微一笑，道：“我受了伤！”

拂花公子胸中原本一肚子气忿，觉着易天行下去援救是一件不可饶恕的事；但见他受伤似是甚重，心中怒气顿消。

抬头看去，只见查玉大步直走过来，心中一股怒气，立时发泄到查玉身上，大喝一声，一掌劈过去。

查玉看他掌势来的甚猛，原想让避，但又怕他借机伤到了父亲，默运真力，打出一记百步神拳。

掌劲、掌风，中途相撞，激起了一阵旋风，拂花公子纹风不动，查玉却被击的向后退了一步。

杨文尧、查子清同时微启双目，望了查玉一眼，但却默不作声。

要知此时几人都在争取寸寸分分的光阴，调息伤势，哪一个先行恢复元气，哪一个就是这场大战的主宰，这时的一寸光阴，对他们当真是千金难买。

拂花公子劈出一掌之后，耳际忽然响起了易天行的声音道：“常兄不要出手了，快些离开此地，西行五里，施放兄弟交给常兄的冲天火炮，召来咱们埋伏的人手，如他们能够及时赶到，可把眼下之人，一网打尽。”

他用的蚁语传音之法，全场中除了拂花公子之外，都难听到。

拂花公子怔了一怔，又狠狠的瞪了神丐宗涛一眼，突然转身而去。

如他不狠瞪宗涛一眼，也许还不致引起丁玲的注意，这一眼怒视之下，立时启动了丁玲的怀疑之心。

她望着拂花公子急奔而去的背影，低声对宗涛说道：“干爹，你快去叫

徐相公赶上，把那拂花公子捉住，只怕他要使坏主意宗涛怔了一怔，转脸向徐元平望去，只见他仰脸望天，似是正在想着一件极大的心事。

宗涛犹豫一下，才说道：“徐元平！”

徐元平嗯了一声，大步走了过来，说道：“老前辈叫我吗？”

宗涛道：“你快去追那拂花公子回来。”

徐元平抬头望去，哪里还有拂花公子的影子，呆了一呆，道：“他到哪里去了？”

